

珍珠舶（清）鸳湖烟水散人撰

又名《妙相寺全传》

目录

第一回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第二回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第三回 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第四回 穷秀才十年落魄第五回 老闺女一念怜才

第六回 贵门生千金报德

第七回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第八回 邬法师牒谴酆都狱

第九回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第十回 谢宾又洞庭遇故

第十一回 杜仙虬燕翼传诗

第十二回 严协镇幕中赠美

第十三回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第十四回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第十五回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第十六回 僧宝藏尼偶谐云雨梦

第十七回 佳人旋施大开方便门

第十八回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第一回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诗曰：

谁云结交易，结交苦不深。
结金罕结义，结面难结心。
羊左久不作，范张莫望今。
平时酒肉眼不白，才遇孔方心便黑。
纷纷翻覆似波澜，多少良朋变仇敌。
请君满泛手中觞，听我新编畅胸臆。

这一首诗，是说那人心叵测，交友最难。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无论士农工商，以类相从，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只是古道日非，人情浅薄。那仗义疏财，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以黄金多寡，为交谊浅深的最多。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终，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先富贵而后贫贱，则亦不终。当其显达与

殷厚相等，则意气类洽，把臂订盟，以为同胞，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及至事变临身，一朝颠沛，休指望赤胆相扶，就把那脸儿翻转，视如陌路，甚而惟恐祸害牵连，逢人推说从来不曾相识，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每见今世险刻之徒，往往乘友落难，阳为排解，阴实从中取利，更或假意说盟说誓，专等堕入局中，即便下手，有田产则利其膏腴，有妻妾则乱其闺阁。交道至此，岂不深可痛惜。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朱穆着绝交之论。还有一个杜工部，在长安时，每为旧交所薄，做下古体一章云：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据着这首诗意，可见人情恶薄，交谊鲜终，自古迄今，大都如此。然虽是这般说，难道世间，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财，有肝胆的真丈夫么？只因损友多，益友少，与人相处，也要察其贤否，方可定交。决不宜轻信受欺，以致厚始隙终，噬脐莫及。

近今有一少年，也只为一时误信，结交匪类，惹来夫妻子母分离，身陷囹圄，几乎性命不保。

这段话文，出在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人姓赵，名相，号唤君甫。在十二岁上，父即见背，其母王氏，年仅二十七岁，苦撑门户，抚养赵相成人。那一年，已交弱冠，娶妻冯氏，颇有五六分姿色。至亲三口儿，靠着祖遗房产过活。忽一日，壁邻有个做裁缝的，唤做董近泉，在里党中，恃着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凡系邻居有什么冠婚丧祭，礼应贺吊的，那董近泉惯会敛银买礼，做个公分头儿。你道众家之事，为何近来独肯效劳？只因那分金，也有一钱的，也有加厚至二钱、三钱的，若做了头儿，不但省了自家的一分，连那众人的公分中，还要把礼物克减些，落下几分使使。及至本家备酒，吃了正席，次日洗厨，还要请他独吃一杯。因有这些肥水，所以董近泉每常探听某家上寿，某家生子，他便撇了门前生意，往来奔走不迭。

这一日，急忙忙跨进门限，对着赵相说道：“东首卖酒的李家，昨已搬去，今晚就有一个姓蒋的朋友，自南门迁到这里。闻得那蒋大郎，年纪不多，倒也老成世事，我们这几家邻近，斗一公分作贺，要你也出一分儿。”赵相道：“这是该贺的，每分应派多少，就称了去罢。”董近泉道：“照众，先出一钱五分，等待备完了再算。”当下近泉取银，自去买办礼物，不消细说。

且表那姓蒋的，讳云，排行第三，乳名佛哥，表字公度。祖父三代，俱充本府吏员，遗下房产，也有千金家当。只为蒋云幼孤失教，嫖赌兼全，不上三载，竟把祖业花费罄尽。自此日渐无聊，单靠包揽词讼，为人衙门打点，并写几张呈状糊口。那一晚迁徙进门，董近泉就把贺礼送过，蒋云欣然收领，择日

具东相邀，酒果肴饌，备极丰盛。当夜饮酒中间，那众邻居，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免不得四个字，唤做粗俚朴实，碗酒块肉，是其所乐。若用水磨工夫，行令掷色，绝不在行。那蒋云又是一个假斯文，假世事的。只一张嘴，谈天说地，娓娓不休。致令四座寂然，莫措一语。惟有赵相，粗谙文理，温雅脱俗，兼值年卑，坐在席末，恰好与东家共桌，所以两个说得最是投机。话休絮繁。

当夜席散之后，赵相回家，向着王氏，备称蒋云衙门识熟，是一个能干的人，且又一团和气，待人礼数周匝。王氏道：“你既没有弟兄，这样人系在邻居，也该结识他。”次日早起，赵相独自过去谢酒。蒋云笑道：“深愧薄设简慢，殊为负罪不浅。幸获赐顾，樽中尚有余沥，屈兄少坐一谈。”赵相慌忙站起身来，再四推却。蒋云坚不肯放，便把董近泉邀过，一同坐下，直饮至日中始散。自此以后，酒杯往来，遂成莫逆。

忽一日，蒋云为有讼事在县，清晨梳洗，打从后门出去。只见井栏边，站着一个后生俊俏妇人，提桶汲水。近前仔细一看，那妇人果是如何？但见：

轻盈态度，袅娜身躯。只须这脸晕桃花，自应愧宋玉；堪羨那眉横纤绿，何必倩张郎。虽则云鬓蓬松，越显得天然媚丽；惟此綦巾縞服，却偏有别样风流。

蒋云立住了脚，直等那妇人汲了水，跨进门去，把众邻居屈指一数，才晓得就是赵相的浑家。一头走，一头暗想道：“怎知赵大的妻子，却有这般美就，必须寻计弄他上手，方遂我愿。”自后，不时买些新鲜果品，送与王氏。每事假效殷勤，与赵相愈加亲密。也是事该凑巧，赵相为因父亡，借了一主官债，历年还过本利，尚有债尾未清，意欲求让。怎知宦家的帐目，岂肯容你欠少分毫。当下差一管家，唤做顾敬，率领众仆到门厮闹。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执意不还。只是一人怎敌得几个狼仆，竟把一根麻索，套在赵相颈上，便要扯去禀官。隔壁董近泉，与对门几家邻舍，虽则上前相劝，都晓得是乡宦的势头，谁敢拦阻。里面王氏急了，也顾不得体面，直走出门外叫屈。正在分解不开，恰好蒋云同着一伙朋友回家。挤开众人一看，见是赵相，不觉吃惊道：“原来是赵君甫，为甚遭此殴辱？”便奋勇向前，把那几个扭住赵相的，夹耳根一连数掌，打得放手不迭。顾敬道：“蒋三官，不要管这样闲事。我们这个墙门，也不是好惹的。”蒋云回头，认得是顾敬。便道：“顾老兄，大家通是相识的。这个赵大官，是我表弟，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纵或宿逋未清，那有讨债就如捕盗的一般。凭你什么显宦，我蒋公度也是一个丧门吊客，那势焰是压我不倒的。幸得老兄曾经会过几次，且到城内去，待我做个薄东，大家讲一明白。”众人听说，俱道有理有理。遂至普照寺内，拣一个幽静的酒馆坐下

。饮至半酣，顾敬道：“这项债负，年远利多，要让也是说得过的。只是赵君甫须要央着原中，或求家老爷的至戚，当面说明，取出借契，方为了局。岂有关了门自改年号，并不曾说个明白，蛮做主要让。殊不知差了我们弟兄，若是帐目不能清楚，家老爷须要见责。及至催逼要紧，又道弟辈改有情面。终不然，难道我这几个弟兄，代你赔了不成。幸得遇着蒋三官，是个世事朋友，天大的人情，俱卖在他面上。只是古语说得好，还债须还债尾巴。若不还去根头叫绝，那时差着愚弟兄，再来冒犯，休要见怪。”蒋云道：“承教，足见厚情。今日已晚，诸兄且请回去，只在明日饭后，小弟自来见你家老爷。但求诸兄从中帮衬，家表弟决当重谢。”原来蒋云专管闲事，兼以写状出名，在郡乡绅，凡有讼事，都来相请。所以顾敬不敢违拗，只得唯唯作别，各自散去。

当晚无话，次早王氏催唤赵相起身，着到蒋云家里作谢，并求周旋完事。刚欲出门，只见蒋云已到，连忙邀进。王氏亲自出来，谢了又谢。蒋云道：“昨据顾敬的帐上，总结欠银十一两七钱，那里肯让这许多，只怕一半是决要还他的。那顾敬与众人，也须总谢他一两。惟恐吾兄一时措备不及，特向敝友处借得五两在此。待少顷，小弟自去面求一番。倘获停妥，就来回报。”说罢即欲起身。赵相一把留住道：“便饭已备，虽不是请兄的，聊表寸意耳。”蒋云道：“蒙爱，岂敢固辞。实因今早有一敝友，在总捕投文，约准厅前相会。且待调妥之后，那时叨扰郇厨未晚。”遂急急进城而去。王氏道：“难得蒋三官这样厚情，只怕嫡亲弟兄，还不能够如此出力。他既不肯吃饭，必须备下几品肴果，屈过晚间一叙，就与他八拜结为兄弟，方好往来，藉他照顾。”赵相点头道：“不待母亲慈谕，孩儿意亦如此。”遂持银出门，即时买办，无过是鸡肉鱼虾，以至时果小菜之类。那冯氏就往厨下整理，王氏暖酒。

正在忙做一堆，忽闻门响，赵相掀起布帘一看，只见蒋云已是笑嘻嘻的走进客座。便问道：“所托贱事，曾仗鼎力调停否？”蒋云道：“小弟一到厅前，会了敝友，即往见渠。初时坚执不允，被我力恳，要他全让。那顾敬亦从旁赞襄，说兄实系窘寒无措，始有肯让一半之意。弟又再四恳切相求，才允十分之六。连谢顾敬，共去银五两六钱。那原备契，亦被小弟立等检付。兄请验明收下。”赵相接过手中，略略看了一眼，便即扯毁，一边自在客座里说话，里面婆媳已站在帘边听得明白。王氏心下十分欢喜，整衣而出，向着蒋云谢道：“孤寡无靠，每每被人欺侮，若非托庇周旋，岂免鱼肉。其银当即加利措纳，尚容图报。只是老身更有一句说话奉闻，未识可否？”蒋云慌忙站起身来，笑容可掬，着地深深一揖道：“有甚尊谕，但说何妨。”王氏道：“老身已备下三牲酒果，不揣寒微，意欲屈与小儿结为弟兄，万勿见却。”蒋云正患无路进身，听得说到结为弟兄，不胜欢喜。掬着腰，连忙点头道：“贱意久欲如

此，为恐家下穷寒，难以结纳。今既蒙爱提携，幸出望外。”赵相遂把牲礼捧出，摆在桌上，点起香烛，共向神前设誓。蒋云年长五岁为兄，赵相为弟。两个拜毕，随即请出王氏相见。王氏道：“只消常礼罢，不要折杀了老身。”蒋云慌忙跪下去，纳着头拜了四拜。又请冯氏出来，亦相见毕。遂把酒肴罗列，尽欢而饮，直至更阑始散。只因这一番结义，险教赵相母妻不保，家破身危，几乎死于非命。曾有一诗为证：

自家骨肉尚难言，何必轻将异姓联。

千古英雄千古少，今人岂易说桃园。

二人自结义之后，比前愈加情密，俱不消细说。那一年，忽值荒旱，米价腾贵至四两一石。赵相打从城里走了一遭，回到家中，闷闷不悦。王氏再三诘问其故，赵相答道：“孩儿非因别事，只为天旱年荒，米珠薪贵，似此坐吃山空，将来何以度活。意欲出外为商，又虑家内没人照管，所以进退两难，踌躇不定。”王氏道：“我亦久欲令汝做些生意，只虑你从幼不曾远出，况兼行业颇多，不知做那一件，可以趁些利息。今汝既要出外，岂不闻男儿志在四方，我岂阻你。即家内之人，倒也不消忧虑，少不得自有蒋三官看顾。但不知去到何处地方，置那一件货，可是稳当的么？”赵相道：“闻得湖广米贱，有一朋友与儿同姓，唤做赵云山，家累千金，向在六陈行内撑贩。儿已与他计议，若到彼处余归，算来倒有五六分利息可趁。”王氏喜道：“既获好友提挈，不须疑虑，即应相约起程，我亦收拾些钗环典押，与汝凑作本资，多余得几担也好。”

当晚母子二人，商议停当。次日早起，先到赵云山家里，约准了起身日期。随后又去请着蒋云，午后小酌。遂即置备鱼肉等件，买了一坛好酒。到得下午时分，整理齐备，就把蒋云请了过来，摆开桌子，捧出杯盘，却是时果五色，小菜十碟，荤菜十碗。蒋云道：“今日此酒，不知贤弟请着那一位尊客，却是这般丰盛？”赵相道：“愚弟不材，全赖仁兄覆庇，为此特设蔬觞，屈作片时闲话。”蒋云道：“自家弟兄，只须便饭，若用客礼相待，下次便不敢叨扰了。”就此坐定。初时，把些衙门中事情闲叙，以后酒过数巡，赵相取出大杯斟满，双手递与蒋云道：“请兄满饮此杯。”蒋云再三推谢道：“贤弟，你悉知做兄的贱量最浅，为何今日把酒相劝，反是这般客套起来。”赵相道：“吾兄尊量，弟岂不知。只是这一杯鲁酒，非比等闲，兄若肯饮，小弟才敢有事相托。设或固辞，必然见怪，弟亦不敢启齿了。”蒋云只得勉强饮干，乃问道：“酒已领命，愿闻所谕。”赵相道：“弟因先父早背，老母相依，虽则痴长二十，未尝远越闾里。曾闻男子悬弧以志四方，况值先业飘零，若仍株守，岂为长策。今又蹇值荒旱，米价骤贵，幸有敝友相挈，偕诣楚中。所恋恋者故乡

亲友，一旦远别，岂能无感。所放不下者，老母弱荆，无人照顾。天幸仁兄谊同手足，向叨荫庇，谅不以弟出而即见疏，故特备一卮，屈兄言别。弟若出门之后，倘或有甚外事，并薪水空乏之处，俱赖一力周全，使老母得托惠存，荆人不致浩叹，皆出于仁兄之大渥也。倘蒙金诺，足荷口铅。”蒋云听罢，欣然笑道：“某虽谫劣，素以侠义自许。况与贤弟，曾经订誓，言犹在耳。尔母即我之母，尔室即我之婶也。但请放心前去，不必系怀。”赵相大喜道：“既蒙兄见许，望乞上坐，请受小弟一拜。”蒋云慌忙用手搀起，赵相已是拜了下去，遂一同拜了两拜。赵相不觉泪流满颊，蒋云解慰道：“吾弟挟计然之谋，此行必然得意，何乃效儿女子之态乎。”王氏亦再三叮嘱道：“吾儿但要途中保重，早去早回。若外面杂务，自有尔哥哥照管，家中薪水，吾自把持。只望你多趁得几分利息，也不枉辛苦一遭。”蒋云道：“吾弟主意既决，不知订于何日挂帆，劣兄当以杯酒作饯。”赵相答道：“只在明早起程矣。”蒋云道：“既已刻期，容当买舟相送。”

时已日暮，遂作谢而去。当晚，赵相又向冯氏，叮咛：“早晚谨慎门户，后生家切不可出头露脸。”冯氏道：“吾看蒋公度，虽则小节儿志诚可托，及细察其言貌动静之间，恐非良善君子。但虑君去之后，未必有益于吾家耳。”赵相笑道：“公度侠丈夫也，我试之已久，汝何多疑耶。”至晓起程，彼此互相嘱付，俱不消细叙。

单说蒋云回去，连夜整理酒肴，顾了船只，并那赵云山，一齐邀过舟中，殷勤相劝，直送至秀州始别。正所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客情。

要知赵相去后如何？下回自见。

第二回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诗曰：

浮生能得几多时，须学杨公畏四知。

綦缙足娱休妄念，不渔美色是男儿。

当下赵云山、赵相，过了自己的船，前往苏州进发。按下不题。且说蒋云，自从见了冯氏，时刻想念不忘。到得结义之后，虽则每日相见，怎奈赵相是个不出门的主顾，那冯氏又极贞慎，凭你着意殷勤，微言挑拨，并不肯轻露半点笑容。以此只得眼饱，无由着手。

那一日直送赵相，到了秀州分别。一路回来，心下暗暗欢喜，不住的想道

：“纵使冯氏心肯，有那王氏碍眼，毕竟未易就谐好事。不如先把王氏掀倒，那雌儿就是我手中物了。”算计已定，只等船到岸边，先去回复了王氏。才进家里，收起盘盂，打发了船家，就去买了一尾鲜鱼，一只大鸡，一盘茶食，着令浑家杨氏巧姑，打从后门送到王氏家里来。王氏婆媳，殷殷致谢，就把鸡鱼整理，留着巧姑，吃了夜饭，一同送他回家。巧姑又将婆媳留住吃茶，盘桓至更余天气，蒋云亲自点灯送转进入门内。低声嘱咐道：“没有男子在家，须防小人暗算。倘有什么响动，只宜侧耳细听，切不可就说是猫鼠。”王氏道：“多谢好话，夜深了，去罢。”蒋云走了四五步，复又转身唤道：“油虽贵，须要点着一盏灯儿，也觉胆大些。”王氏从楼上应道：“晓得了。”自此蒋云每日间，只在赵家走动。早间缺柴，就去买柴。晚上要酒，就为打酒。王氏十分欢喜，亲做一双鞋袜，送与蒋云，蒋云把来放在家里。过了两日，王氏问道：“我做的鞋袜，怎么不穿？想是做得粗糙，不中你的意么？”蒋云道：“蒙娘厚恩见赐，只宜簇新珍藏笥篋，以便时时须戴，岂可放在脚下踹着。”又一日，蒋云拿了一匹绵绸，央着王氏裁剪，故意把那尺儿掉在地下，假做寻尺，将王氏的脚尖，捏上一把。王氏笑道：“你错了，那根不是尺儿，为何倒捏了我的脚尖。”说话的，若是王氏果系贞洁，此时就该发话，使蒋云没意思，也便绝了他的邪念。怎反说是错捏，岂不是明明有意的了。原来王氏，年虽三十五岁，姿容白嫩，倒像三十以内的。自从守寡，已经八载。既当久旷之际，又值一个光棍后生，终日在家，娘长娘短，肉麻亲热。不要说王氏，就是贞节妇，只怕也着了邪魔。倒亏冯氏做人正气，在旁碍眼，不便勾搭。闲话休提。

且说王氏，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要请观音庵尼姑，唤做静照念经。预托蒋云，置备蔬果香烛等物。蒋云暗喜道：“只在这尼姑身上，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遂将银二两，即日到庵，送与静照，要他如此如此。

原来静照虽入空门，却惯会与人做那马泊六的。见了一锭雪花细丝，满口许允道：“不劳居士费心，只凭我三寸舌，包你成就。但事谐之后，还求重谢。”蒋云笑嘻嘻的应了一声，即作别而回。当日午后，静照一径走至赵家，见了王氏，嘻嘻笑道：“别来未久，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想是喜气冲冲，以致精神旺相。”王氏叹口气道：“穷居孤寡，有甚喜来。”静照道：“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得人扶助一喜也。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必获厚利，二喜也。目下更值寿诞伊迩，三喜也。还有意外之喜，难以枚数。”王氏笑道：“多谢师父，但知我的喜，怎知我忧柴忧米，支持门户，若不可言。日来正为贱诞偶临，已买下些香烛，意欲屈请贤师徒二位到舍，念经一日。尚未专人相约，谁想顺风儿吹得来。”静照道：“我亦正为此特来相请。

若到宅上，打搅不便。不如赍了香烛，光降荒山，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几卷经，倒觉省便些。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如此甚好，至期容当早起叩刹。遂欲具斋相款，静照推谢而去。只因此一来，有分教：

寿辰翻作鸳鸯会，尼刹新开方便门。

到了那一日，王氏清晨梳洗，留着冯氏在家，同了蒋云，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拿了香烛蔬果，来到尼庵，周围一看，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但见：

门外水浮绿藻，篱边烟锁垂杨。

只有白云一片，时同野鹤回翔。

当下静照接进殿上，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香烟缭绕。那师徒两个，早已念完了一卷药师经。王氏向佛参拜礼毕，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静照道：“蒋居士也到里边，一同吃了茶罢。”王氏道：“多谢师父，总没有外客，只该一处同吃了。”既而早饭已过，静照与老尼，自在佛前诵经。蒋云领着王氏，四围闲看。每每将些风情说话勾引。王氏只是笑而不言。停了一会，静照又来催唤吃斋。等得王氏和着蒋云，进入房中，静照道：“二位且请宽坐，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烛，再来奉陪。”转身向着蒋云，丢了一个眼色，遂将房门反掩而去。蒋云带着笑，走近王氏身边，双膝跪下道：“这段苦情，娘可得知么？”王氏便将肩上打了一下，带笑骂道：“活贼囚，你的歹意，我久已猜着你了。只是这个所在，怎么使得。万一静照闯将进来，却不要羞死了人。”蒋云道：“实不相瞒，这个静照，也与我相处的，故把房门反锁而去，明要撮合尔我的好事。倘获娘肯见怜，感恩不尽。”当下王氏已是欲火难按，凭着蒋云抱到禅榻之上，解开裙带，霎时间云雨起来。一个是轻薄少年，一个是久旷孀妇，正如干柴烈火，自然尽兴极娱。不觉香汗透衣，芳魂欲失矣。曾有一诗，单骂蒋云的负义短行。道是：

神前枉结弟兄盟，人面那知是兽心。

可惜维摩清净地，却将禅榻恣奸淫。

且说蒋云，自在尼庵，得遂奸媾，满心欢喜。以后不隔数夜，捉着空儿，即蹑到王氏房中，云情雨意，十分浓快。只是婆媳两个，卧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凭你做得隐瞒，未免淅淅索索，有些响动。那冯氏伏在壁上，子午卯酉，早已一一听得仔细。况兼蒋云，实欲假途伐虢，既得与王氏通奸，便觉胆大。每每见着冯氏，捏手捏脚，戏言挑拨。冯氏又不敢声张，只好暗暗气恼。

一夕，云雨毕后，王氏搂着蒋云，低声说道：“虽获与你绸缪数夜，唯恐隔壁听见，曾没有一遭像意。就是说话，也说不得一句儿，这却怎处？”蒋云道：“便是这样干事，我也甚觉气闷。今后就放荡些，料想不妨。”王氏摇首道：“这个怎么使得，倘被听见，教我怎样嘴脸。”蒋云笑道：“若要不知

，除非莫为。任你做得隐藏，只怕瞒不到底。倒不如拖在浑水，塞住了他的口，就使日后兄弟回家，也还可乘间往来，不致与你断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这个意思，倒也不差。只是太便宜了你。”两个说得兴浓，又云雨一次。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去。自古道：“上梁不正下梁参差”，那冯氏虽极正气，怎当蒋云日逐引诱，到得睡时，又听着些淫声谑语，情欲久疏，熬煎不过，怕不走了邪路。那蒋云又胡诌哄道：“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与一妓女留恋，亏折本钱，回家不得。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况且余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为何耽搁许久，杳无音信。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冯氏听说，也不辨真假，就怀着醋意。心下转道：“他就在外作乐，并不顾我，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原来妇人家，随你贞慎端方，偏是那妒心最重。当下冯氏念头一转，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王氏在旁，又絮絮的说着蒋云许多好处。

一日，偶然谈起西厢故事，冯氏道：“崔莺是个失节之女，说他甚的。”王氏变色道：“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你看世上妇人，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只要择人相处，不致淫滥，也就够了。那个马儿不吃草，这样满话，是说不尽的。”冯氏低着头，便不做声。当日傍晚，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拿进厨下。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前，蒋云道：“闻得婶婶爱吃鲜鱼，特买得这一尾，把来与婶婶做夜饭。”冯氏道：“有甚好处到了伯伯，只管要你费钞。”一头说，一头伸手接鱼。蒋云随手，就将那雪藕相似的玉腕，捏上一把。冯氏含着笑，佯做不知。蒋云觉有几分光景，心下暗喜，就把些闲话鬼诨了一会。只见冯氏低着头，两手托在腰眼，急急的走上楼去。蒋云随后潜步而上，伸首看时，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进得房门，开了便桶的盖儿，朝内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纸揩抹。不提防蒋云站在背后，看了好不动火，连步向前，拦腰抱住，急得冯氏双脸涨红，低声喝道：“青天白日，这是什么勾当。我若叫喊起来，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蒋云道：“我爱婶婶十分标致，若能亲近玉体，死亦甘心，何况体面。”冯氏又再三哀恳道：“既要如此，须放了手，待夜间来和你同睡。”蒋云笑道：“只怕你骗脱了身，就要变卦。”冯氏道：“若我翻悔，不得好死。”蒋云才肯听信，虽即放开。

(注：此处删去25字——编者)

那一夜，巫山有路，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正所谓：

水性妇人难保节，贪淫男子会偷情。

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每夜婆媳两个，轮流淫媾，自此进出，益无忌惮。虽则被窝中做事，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那做裁缝的董近泉，常把微词取笑，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就请他吃了一杯

，也免日后多少是非。只因自恃衙门走动，结识绅衿，眼里那有董裁，怎肯费着东道。近泉见不招揽，心下愤愤不悦，只等赵相回来，指点捉奸，且按下不题。

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自从起身去后，一路无话。到了湖广省城，投入牙行，正欲置货，忽因小衅斗殴，犯了一头假人命。赵相虽幸从宽拟杖，却因云山陷入囹圄，日常送饭，还要与他衙门打点。自六月初旬到彼，直至九月终，囊资罄尽，方获审豁。两个怏怏失意，只得收拾起程，连夜赶回，已是十月中了。先到云山家里，放下行李，云山取出碎银一包，付与赵相道：“虽是我晦气，遭了这场屈官司。然兄是折不起的，怎教你费尽而归。可将这几两碎银，回家使用。待我催讨帐目，再借些与兄作本。”赵相因以离家日久，记念母妻，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急忙忙接放袖中，背了被囊，作别而归。到了自家门首，时将亭午，门犹扃闭未开。连连弹叩数下，里面婆媳两个，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睡到巳刻起身，正在梳洗。忽闻门上敲响，侧耳细听，知是赵相回来。不觉吃了一惊。说话的，你说错了。大凡久出乍归，室家相会，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为何倒说吃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就是做客回家，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热热闹闹，也有一番得意光景。却因赵相犯了官司，资本丧尽，虽则到家，神气消沮，不觉垂头叹息。当下相见毕，王氏就盘问道：“你为何羁留湖广，直到今日才回？置得什么货物？何不令人搬取到家？”赵相便把前后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冯氏道：“我不信，偏有这样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赵相正欲分解，忽闻门响，却是蒋云时来探望。赵相慌忙延入，再三致谢。蒋云道：“适间偶在路上，遇着赵云山，始知贤弟已经回府。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此真意外之变，殊可扼腕。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贤弟前程远大，亦何必以此介怀。”赵相连声叹息道：“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料想决无好日。”说罢，又把些闲话叙了一会，连忙置备鱼肉酒果，烧个利市，就把来请着蒋云。

当晚，饮酒中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到得睡后，云雨之际，冯氏反若勉强迎接，并不像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及至事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将到黎明，即起身梳洗，遍向邻居探望。落后才到董裁家里。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揖毕坐下，问过寒温，董裁道：“自从大官去后，瞬息半年，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谁想晦气，折了本钱，家内又没人照顾。老朽虽你紧邻，各自门各自户，怎好管得。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早晚有人来往，亦须防察。后生家，体面是要紧的。这是老朽的好话，休得见怪。”

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益觉怏怏不乐，遂即起身回到家里。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朋友，设酒在白龙潭船内，要与赵相解闷，遣人相邀，立等同去。赵相不能推却，即时迤迳出城，来到船中。早饭已备，饭后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几局。时未过午，将酒饮起，直至黄昏始散。赵相已是十分沉醉，一路踉跄而归。将次到家，偏那心上的事儿，却又记得明白。遂不向前门，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伏在门上，侧耳听时，蒋云果然在内说话。初时模糊，听不明白，只听得落后两句道：“撞着了不好意思，我向后门去罢。”赵相此时，酒已全醒。不觉怒从心上起，正欲敲门进去，猛听得门栓一响，里面蒋云又闯将出来，两个劈头一撞，赵相立脚不住，竟是翻身一跤。蒋云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勃然大怒，竟把赵相按在地上，着实打了数拳。恰好婆媳两个，把着灯盏送出。听得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移火一照，却是赵相。惊得蒋云放手不迭，飞步而去。王氏冯氏慌忙出来，把赵相扶起，搀到楼上卧房，和衣睡倒。婆媳两个重又下楼，收拾碗盏。停了一会，只听得连声唤茶。冯氏急忙泡了一碗，拿上楼来，双手递去。赵相睁圆双眼，接茶在手，向着冯氏，就是劈面一掷。幸得连忙闪开，那只碗儿，跌下楼板，打得粉碎。冯氏道：“好好出外半年，本钱虽折，却会撒起酒风来了。”赵相大怒道：“会养汉的贼淫妇，我且问你，方才从后门出去的，是那一个？”冯氏道：“啊呀，好不胡说，你自家吃得烂醉，跌倒在地，我与婆婆两个，扶你进来，却有何人出去，你莫非眼花了。”赵相厉声骂道：“贼淫妇，你这养汉的事情，我已备细晓得。只在早晚间，少不得把你这贼淫妇，处置一个死。”一头说，一头伸手把冯氏的头发，一把揪来，揪在身底下，提起拳头，一口气打上五六十拳。王氏还在楼下收拾，听得冯氏连声叫喊，慌忙上楼，和身劝解。怎奈那把头发紧紧捏住，再拆不开。王氏急了，把赵相的手腕，咬上一口，才得放松。冯氏得脱，竟一溜烟奔到楼底下去了。赵相愈加恼怒，又欲赶到楼下来打，王氏将身拦住不放。赵相道：“我自打那会偷汉的贼淫妇，好扯淡，谁要你劝。想是你与他做一路的了。”只这一句话，打着了王氏的心窝，便插胸跌脚，放声大哭道：“好一个没廉耻的乌龟畜生，我做娘的在家熬苦受淡，巴不得一日的饭做两日吃，你却把二百两细丝出去，不知怎么样弄完了，刚刚剩得一个被套子回来。我不埋怨你也够了，你反平白地生言造舌，捏出无影无踪的话儿来屈陷人。就是打老婆也罢了，怎么连我也拖在浑水内。我自你十二岁上守寡起，直到如今，你见做娘的偷着几个汉子，曾亲眼撞过几遭。你这忤逆畜生，说出这样话儿，只怕要死快的了。”千畜生，万畜生，足足骂了更余天气。赵相和衣睡在床上，又恼又恨，等到晓钟初动，就起身出门，走到赵云山家里商议。不知王氏起来，更有什么话说？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

诗曰：

上有青天在，何须巧用心。
花开宜对酒，月满且弹琴。
我妇虽荆布，彼姝有藁砧。
岂无思慕意，首恶重奸淫。

且说赵相出门去后，渐渐天色将明。王氏亦即起身下楼，遍寻冯氏不见。走到后门一看，却是半开半掩，惟恐一时气恼跳入井中。便把一根晒衣的竹竿儿，放向井内捞拨，却并无影响。王氏心下十分着急，慌忙走到蒋云家里计议道：“短命畜生，天尚未亮，就起身出门，不知又到何处去了？谁想媳妇又遍寻不见，这件事怎处？”蒋云道：“人是决有下落的，不消忧虑。但这件根由，必系赵云山晓得你家有些汤水，故既把他二百余金局弄完了，昨日又来请去吃酒，决定还有什么局面做出来。惟恐你不肯，遂生起这个风波，吵闹一场，使你不好开口。就是那件事情，即使有人搬弄是非，常言道捉奸捉双有何把柄。据我的主意，必须到县告了忤逆，把他惩戒一番，下次便不敢违拗。不然，长了他的志气，将来必致自由自主，不放你在眼内，还要被那赵云山局骗，你我亦从此断绝了。”王氏点头道：“你的主意不差，快替我写下一张状子，我就到县里去来。”蒋云道：“这张状子，我却不好写得。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县前，唤做唐子山，你只消到他家里，央他写了，就要他指引进去。此时官将坐堂，事不宜迟，作速入城为妙。”王氏连忙回来，取出一个旧包头，齐眉兜裹，将门锁闭，央着邻近一个卖花的孙媪作伴，自去赴县告状。不题。

再说蒋云，打听得赵相的丈人，唤做冯伯元，住在东察院前桥南台下，一径走到冯家，向着伯元道：“小侄无事不敢轻造，因有一件冤屈的异事，特来报闻老丈。自令婿赵君甫远商楚地，令爱在家，足迹不出中门，邻里罕见其面。谁料令婿直至前晚始归，带去的二百余金，决在青楼迷恋，以致花费一空。在令爱不悦之意，未免有之。岂想令婿以此衔恨，昨晚在白龙潭饮酒醉归，霏空将一件奸情事体，冤陷令爱，自黄昏时打起，直至二更，致令爱气恼不过，于半夜开门走出，今早遍寻，杳无下落。据令亲母说起来，遍身都带着肿，头发去其半，十分冤惨，令闻者莫不酸鼻。他夫妻反目，原与侄辈无干。设有人命不测，必致累及邻舍，为此特来相报。”冯伯元听罢，禁不住扑簌簌流

下泪来道：“老汉年近六旬，只有这点骨血，却被畜生如此凌贱。料想半夜出门，万无生理。老汉即当告县究偿，岂肯干休。幸蒙吾兄仗义相报，感德不尽。少顷状上，就欲借重尊号，做一证见，未知可否？”蒋云道：“小侄因以邻居，不得不来相告。若进状词，还望老丈斟酌。设或令爱无恙，仍系儿女至戚，何可以一时之气，伤了日后翁婿之情。”说罢，正欲起身作别，忽见一人汗流满面，也来报信，其言与蒋云所说，一一相同。

你道那人是谁，原来也是蒋云央来，冒认邻舍相报的。当下冯伯元，登时写了状子，奔到华亭县来。恰值知县坐堂，王氏告准，已差人把赵相拿到，正在审问。说话的，你说错了。怎么堂上状词，这般容易就审。原来告忤逆，与别样讼事不同。别样讼事，须要投文听审，耽延时日。若使差人受了贿，还可以寝捺搁起。惟有忤逆不孝，立刻差拿，就要开劈的。当下知县，先叫王氏，细细的问了一会，就唤赵相上去说道：“你拿了二百两银子，出外半年，不惟不趁利，反剩得一双空手而归，明明就是一个不孝了，况且到家两日，就酗酒凌妻，为母亲的自应正言规劝，你反出语无状，似此逆亲背本，其与禽兽，相去几何？”赵相方欲诉辩，那知县早已掣签四根掷下，两边皂隶一声吆喝，就把赵相拖翻在地。可怜娇嫩皮肤，何曾受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知县又唤王氏分付道：“不孝忤逆，本县向来痛恶。本该立毙杖下，姑念你丈夫早丧，只存此子，薄施惩戒，以儆将来。你也要尽心教导，勿使有亏慈爱。”说罢，就叫赶出。

此时，冯伯元已站在月台上，等得审完，奔进卷篷，连声叫屈。巡风的慌忙拦阻，早已跪在案边。知县接上状子一看，又是告赵相的。便分付原差，速把王氏、赵相带转，厉声喝问道：“你把妻子打在那里去了？现有冯伯元以人命告你，这怎么说？”赵相道：“小的把妻子打是打的，以后妻子下楼去了。小的被着母亲拦住在房，到了五更时分，就起身出门。其实妻子不见情由，尚未曾晓得。”知县随又掣签，速唤两邻来问。不多时，众邻舍二十余人，俱到堂上，一齐跪禀道：“昨夜更余时分，赵相夫妻厮闹，众排邻通是听得。若问冯氏去向，果系今早王氏寻唤，方才晓得，其实不知下落。”知县一时难以审究，便把赵相收监，以俟缉着了冯氏，另行挂牌候审。

发放已毕，众人各自散去。只有赵相，带着两腿鲜血，进入监门。到了狱堂之上，禁不住泪流满颊，一堆儿蹲倒在地。牢头禁子，都来问起根由，亦为之怜悯叹恨。忽听得监门首连声叫唤，却是赵云山，带着一个小厮，拿了一壶酒，几碗鱼肉，进来慰问。赵相一时气愤填胸，带着两行珠泪，刚举箸夹持一块肉，忽又发昏晕倒。赵云山再三抚慰道：“贤弟既已当堂受责，谅尊慈决已解怒。就是尊阍，自有下落，指日就应释放，何消如此忧苦。”又向禁子李敬

叮嘱道：“这赵大官，乃是无妄之灾，暂行监禁，须比不得别样罪犯。我有白金一两，你可拿去买些福物，大家吃碗酒儿。更有二金送与足下，全仗每日间，用情照顾。倘有人来见你，要你把他谋害，这却断乎不可。设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与你计较。”李敬满面堆笑，唯唯应诺。因此赵相在狱，不致十分受苦。

且说王氏，初意不过要把儿子当官做戒一番，谁想弄假成真，把来监禁在狱。那媳妇又遍处访问，影迹无踪。每夜独自上楼，睡在床上，翻来覆去，自嗟自叹，十分懊悔。

一日早起，又走过去与蒋云商议。蒋云道：“除非把些银子送官，就可保出。”王氏便将衣饰珠翠等件，约有四十余金，一齐交付蒋云。蒋云把来付与巧姑收拾，却去见着李敬道：“早晚间，若把赵大安排处死，谢仪十两，决不爽信。”又去寻见冯伯元道：“令爱一事，经今半月，尚无踪迹，必系屈死无疑。若不具诉禀县，作速拷究成招，将不使令爱含冤于九泉之下。”冯伯元惨然道：“老汉为欲访问一个真确，是以迟迟未诉。幸蒙赐教，足见厚情。日后听审，还求公言扶助。”蒋云唯唯而去。

那冯伯元，果于当日，就进了一张投状，少不得编审挂牌。知县重吊一干人犯，当堂鞫究。又把

赵相打了二处，套上夹棍。赵相死去复苏，哀哀哭禀道：“老爷就要夹死小的，倒也情愿。若要究问妻子去向，实系不知，教小的怎好招认。”知县也觉惨然，便叫放了，仍行监禁，另候复审。当下王氏亲见赵相受刑，心下十分疼痛。回到家里，把蒋云埋怨道：“我央你把那衣饰变卖送官，你道已经送进，为何得了贿，反加极刑。”蒋云道：“官若不得你的东西，今日就要拷打定罪，怎肯朦胧宽缓。只是官虽用情，还要根头叫绝。那冯伯元处，决要与他说明才好。”王氏就向篋内，检出十亩田一张文契，交付蒋云，着令变价，把与伯元买息。蒋云赚得文券到手，即往乡间，着租户另立认契。又往见顾敬道：“前番赵君甫的那纸借票，小弟抄出一张还彼，那原契尚在弟处。如今君甫犯罪系狱，其母寡妇身边，颇有财帛。兄若同着几个弟兄，到他家内吵闹，那寡妇必来寻着小弟，就好从中处还所处之物，愿与吾兄均剖。”顾敬欣然道：“承爱敢不领教。“登时纠率数人，到门喧嚷。王氏一时着忙，果即央求蒋云调处，把那椅桌器皿，准折偿还。只这一番，又费了十余金的家伙。自此，王氏愤懑日深，饮食少进，不上一月，恹恹成疾。到了临死那一夜，切齿怨恨蒋云道：“若非此贼，我一家怎有今日。”遂大叫一声，呕血数升而死。曾有一诗，单把王氏叹惜道：

子陷囹圄媳未旋，谁知恩爱作冤愆。

当时若把春心锁，岂至含羞向九泉。

王氏已死，不消细说。单表赵相，自从冤系，倏忽半年。虽经几次勘问，那冯氏并无着落，竟成疑狱。忽一日，本县监下一个粮房外郎，唤做周青霞。为人轻财好友，极有义气。在狱数日，单与赵相意气相投。一日赵相作东，请着青霞饮酒中间。周青霞备问所以被罪之故，赵相便把前前后后，备细述了一遍。周青霞慨然叹息道：“原来吾兄蒙此不白之冤，使弟闻之，五内皆裂。”随即低首沉吟了一会，又问道：“尊阨姓冯，那乳名可唤七姐？狭长面儿，左手臂弯曾有一个黑痣的么？”赵相泫然下泪道：“拙荆果系排行第七，左臂有痣，不知仁兄怎么晓得？”周青霞连忙取过酒壶，斟一大杯，递与赵相道：“既系不差，则尊阨现在，吾兄释狱有期矣。可喜可贺。”赵相听罢，不胜惊喜道：“仁兄既知拙妻所在，愿乞指示，生死不敢忘德。”周青霞道：“小弟有一敝友，唤做沈球仲，住在上海县，离城十里，地名叫做李家村。弟于半月前，曾经到彼，蒙敝友款留至晚，对弟说道：‘此间有一丽人，吾兄欲得一见否？’弟即询其名色。敝友道：‘此女非青楼所比，乃良家妇也。姓马名唤二娘，因以夫陷狱中，暂时寄托此地李惺吾庄上。既系妙龄，更有倾城艳色，只是索价颇高，非相知亦罕得见其一面。’小弟闻而心醉，即挽偕往。既而敝友辞归，弟即留宿，至夜深时分，此女哭向弟道：‘妾实嫡姓冯，乳名七姐，丈夫赵相，成亲甫得一年，祸被蒋公度局骗至此，又逼妾做此道路。郎若倘能报得一信，没齿沾恩。’弟怜其污陷，彼时曾许救援。岂料抵舍之后，忽因漕务被累，今幸与兄谈及。事既吻合，则为尊阨无疑矣。”

赵相就问：“拙妻既在彼处，计将安出？”周青霞道：“弟即为兄写一呈词禀县，就托小价周孝，认作干证领拘。但少一个抱呈人，这却怎么处？”正在计议，恰好赵云山进来探望。赵相备告其故，赵云山欣然道：“抱呈不难，小侄赵元可托。”周青霞登时写下呈词，付与云山。又写一书，嘱托经承，着令即日出牌，移关上海。其事不消细叙。

单说差人，去了两日，只带一个管庄人李太回复。知县备细鞫问，李太道：“小的庄上，并无冯氏，只有家主李春元，于数月前，曾将一个苏妓马二娘，留住半月，只今回去已久。忽蒙差唤，家主有一名柬，拜上老爷，尚要自来面说。”知县便把李太发回，又将赵相打了二十。干证周孝，也是十板。赵相回到监内，愈加气苦，放声大哭，周青霞反觉不安。自此无话。

又将月余，周青霞释放出狱，与赵相作别道：“只在五日之外，小弟决要访一实信，再来相报。”及至第六日傍晚，周青霞果然来到狱中，笑嘻嘻的对着赵相道：“今番小弟到彼，再四访问，始知又换了一个所在，已有着落。适才见了赵云山，约定明早具控，特来报知吾兄。俟尊阨一到，就要对理鸣冤。

“赵相听罢，不觉流泪道：“多谢吾兄，热肠超救，岂不知感。只是小弟狗命，应沉狱底。万一仍旧拘拿不着，岂惟有负雅爱，更使小弟徒受一番血杖耳。”周青霞变色道：“此番小弟自为证见领拘，决无错误。况一片热心，无非怜尔夫妇，一作羈囚，一为娼妓。所以抛了正务，不惮遍行访实，岂兄反不能相信耶！”赵相慌忙双膝跪下道：“蒙兄如此用心，誓作犬马相报。“当下周青霞出了监门，就约准了赵云山，并把董近泉一齐邀到普照寺内，酌议状词。把蒋云做了头名，李太第二，现窝冯氏的房主周顺为第三，连着冯伯元、冯氏，共是五名被犯。董近泉做了邻证，依旧赵元为抱告。周青霞自己做了证见领拘，一一准备停当，只等拘到了冯氏，然后另行各犯。

话休繁絮，不消十日，已把冯氏缉获带到。当日午后，知县坐堂，就把一干人犯拘齐听审。先叫冯氏上去，拍案大怒道：“你这淫妇，为何背夫逃走，甘作娼妓，致令赵相被告坐狱，从实招来，免受刑法。”冯氏道：“爷爷在上，容俟小妇人实诉冤情。那一夜，氏被丈夫毒打情极，思欲投井而死。讵料开得后门，遇恶蒋三，站在壁边窃听。见氏出来，便一把扯氏到家，对氏说道：‘有甚大事，休要短见，不如依我，将你送到一个亲眷人家，暂住几日，待把你丈夫劝解息怒，方好回来。‘小妇人一时失了主意，被恶徒诱信，即于半夜，唤了船户方明，同妻杨氏将氏载到上海县离城下乡寄居李家庄上。过了一日，恶徒始到庄，那时氏即欲归。恶徒又说道：‘尔夫被告忤逆，已禁狱中，且再消停，方可回去。’自后又将半月，恶徒乃同一后生钱选，下来对氏说道：‘尔夫已问重罪在狱，缺少使用，若得五十金送官，便可审豁。这个钱秀才，家私巨万，如肯依我，与彼相交，则丈夫可救，尔亦可归’此时小妇人揣知恶徒意，号哭不从。岂料恶徒与李太相谋，手持树棍毒打，威逼受污，经今已有数月。计恶徒所得不下百金，只此是实，伏乞青天详察。”知县又问道：“夫妻反目，乃人家常事，你何必就要寻死。况与蒋云无干，何故倚墙窃听，你再据实说来。”冯氏便把赵相出外为商，蒋云先奸王氏，后又逼己行奸，自始至末，备细诉了一遍。知县就唤蒋云上去，微微冷笑道：“你这奴才，既把他婆媳奸污，复又乘机诱匿，威逼为娼。似此穷凶极恶，真死有余辜了。”说罢，又唤冯伯元问道：“你怎么不详真假，辄敢以人命诬告，岂不闻法重刁诬，律严反坐么？”冯伯元慌忙叩头道：“青天爷爷，小的翁婿，无有异言。也都是蒋云报信，唆某告状的。”知县便叫赵相道：“你计前后，共打了多少？”赵相道：“计受老爷恩责，共打了一百零五板。”知县道：“既如此，那恶奴才，我也不打你多，只照赵相，打了一百零五板罢。”当下蒋云自知罪重。并无一言执辩。虽则壮勇过人，刚刚打到七十六板，已是气绝身死。知县又叫赵相问道：“汝妻业已身辱名毁，可即断开？还要完聚？”赵相泫然泣

下道：“小的家事已尽，母氏又死，举目无亲，乞赐完聚罢。”知县便把李太、周顺、冯伯元每人打了十板，分别拟罪。又唤冯氏道：“你这淫妇，本该打你二十个板了。看你丈夫面上，姑免。”当下赵相领了冯氏回家，众邻舍都来慰问。说起蒋云，无不切齿痛骂。

以后，赵云山将银二百两，借与赵相开个店面营生。冯氏亦追悔前事，勤苦帮助。不上三年，仍挣了数百金家计。曾有一诗为证：

结义谁知反结冤，圜扉终日泪潸然。

若非天意诛凶恶，岂得明珠去复旋。

一日仲春时候，赵相到苏贩货，就邀周青霞同去游泛虎丘。那周青霞年纪虽将四十，却惯在花柳场中走动，挥金如土，到处就要盘桓游衍。以此虎丘游罢，就把赵相邀入一个妓家。鸨姬唤做褚秀，手下只有姊妹两个，一唤来香，一唤云倩。当晚二人进去取银一两，着办东道。四个人坐定，直饮至夜阑始散。周青霞要了云倩，赵相携着来香，各自归房。少不得解含羞之扣，吹带笑之灯，云雨绸缪，俱不消细叙。自此，一连住了三日，赵相货已置完，拟于次早解维。当夜更深时分，云雨毕后，来香泣向赵相道：“郎君籍系松江，妾亦彼处人氏。实良家女也。自堕火坑，已经二载。时刻思欲从良，苦无可托。今幸荐枕于郎，辱蒙情爱娓娓。倘能出妾污泥，愿侍巾栉。”赵相因问道：“贤卿既系良家，何致沉迷（彳元亍）（彳元亍）？就欲赎身，不知要价几许？”来香道：“妾杨氏，名唤巧姑，丈夫蒋公度，犯了重罪，被县官当堂杖死。奈缘父母双亡，祸遭旋恶为主，贪图厚利，赚妾卖归褚母。曾有徽商，意要赎妾，因母索价百金，以致不果。今妾之私蓄，将有一半。郎君倘得五十金之数，便可以携妾同去矣。”赵相道：“此来虽有百金，奈因交易已就。容俟归去月余，再来与卿商议。”来香临别，又再四叮嘱，唏嘘含泪，若不胜情。赵相心下暗暗嗟呀，以为天理报应，果然半点不差。回到家里，即与冯氏说知其事。冯氏力劝赎取为妾，又与周青霞、赵云山计议，二人亦欣然相劝。其后月余，赵相到苏，果费了六十余金，竟把巧姑赎回。自此妻妾和顺，并无半句说话。每每谈及蒋云，巧姑亦咨嗟不已。后闻冯氏已生二子，巧姑亦有一女。夫妻至今犹无恙云。

第四回 穷秀才十年落魄

词曰：

纵抱长卿才，运也须来。只今何处觅琴台？举世漫逢青眼少，玉韞珠埋。穷达信难猜，不用伤怀。天公有意会安排。一旦齑盐辞破瓮，身近蓬莱。

——右调《浪淘沙》

尝谓人生在世，富贵贫穷，无不关乎命运。那富贵的，必至骄奢，骄奢已极，势必流于贫贱。那贫贱之家，必然勤苦，勤苦之后，自生富贵。总之循环流转，都有一定之数。所以古语说得好，朱门生饿殍，白屋出公卿。然以愚意看来，则又不然。无论富贵贫贱，总要修德为主。若富贵而能修德，自应泽及子孙。所以古人曾有九世同居，三世皆为宰相。然则富贵原可以长享，若贫贱而不修德，一味怨天尤人，愤愤不足，或凯觎非分之福，或强求意外之财，岂知富贵未来，而祸已旋踵而至。那时节即欲求为贫贱，而不可得。然则居乎贫贱者，不以勤苦为难，而以不滥为贵。看官，你道为何说此一番议论？只因有一秀才，十年坎坷，偏能乐道安贫，竟得擢第春宫，联姻宦族，直到了七十岁，更有一番好运。且待敷演出来，以供那未得时的，展眉一笑。

却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个旧家子弟，姓金名宣，表字集之。早岁游庠，颇有文誉。兼之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就是先达名流，亦莫不推重以为士林翘楚。单有一件毛病，恃才傲世，遇着些不通子弟，腐烂文章，他便掉首不顾。若说起举人进士，就如拾在手掌之内。所以年交二十，不肯轻易议婚。

一日，同着几个朋友，渡江至苏，在虎丘盘桓了数日，复又泛舟直到武林，把那六桥杨柳，三竺烟霞，到处游了一遍。将整归橈，听得杭人说道，于少保墓上，祈梦最灵。即日就向于坟拜谒，题诗一律道：

乱鸦竞噪夕阳中，为慕精诚拜谒公。

吾国有君凭一语，神京无恙赖孤忠。

血流西市功难泯，魂冷荒原爵始封。

下马读碑重叹息，萧萧碧树起悲风。

金生题毕，随又暗暗祈祷，恳求显示终身。当夜睡去，直至五更时候，始见一皂衣吏，向前稽首，持一小简以付金生。接来一看，上有四句道：

黄金翻作石，遇假却成真。

春风三十载，桃李更蟠根。

金生看毕，正欲扯住再问，忽见一人，把着玉杯一只，擦身经过。金生误把衣袖一拂，那只杯儿落在地上，跌得粉碎。那人大怒道：“这只玉杯，价值百金，须要偿我方休。”金生正在慌急，忽听得炮声三响，那人道：“好了，都爷将次坐堂了。我与你同去见那都爷罢。”就把衣袂扯住要走。金生死命一挣，忽然惊醒，时已东方微旭，想起梦中之事，心下转道：“我本姓金，却说道黄金翻作石。下面三句，虽不能一一详解，只这头一句，就非吉兆了。况

且玉杯倾碎，亦岂有甚好处。难道我眼空一世，竟没有个龙骧凤举之日么。”转展踌躇，十分不快，即日雇舟回去。刚欲出关，忽听得有人连声叫唤，仔细一看，却是家人寿智。惊问道：“你怎么也到这里？”寿智背了包裹，便跳过船来说道：“相公兀自不知，家中被着一伙大盗，于半夜间，明火执械，打从后门杀入，直进卧房，把那金珠细软，罄劫一空。到了次日，老相公心上一苦，遂即中风而亡。只今已是二七了。为此老孺人特着小人，前来寻问，要催相公星夜回去。”金生听罢，不觉大惊道：“离家刚只月余，谁想祸事接踵。就是被劫，也便罢了，但不知老相公的丧事，不致草草么？”寿智道：“都是老孺人料理，虽不草草，也觉不十分加厚。”金生着实痛哭了一场，连夜赶回。

到得家里，其母石氏，又因伤感成病，卧床不起。金生昼夜号哭，侍奉汤药，不料日重一日，渐渐气喘痰升，金生看来，决难痊愈，慌忙筹备后事。及母丧之后，费用一空，到得出殡，就把住房典押。自此三载，终日读着几句死书。中馈既无内助，外又不谙营运，把那房屋田园，卖得罄尽，遂致栖身无所，寄寓僧房。那一年，正值秋试，宗师录科，这一名科举，是稳上有的。偏生作怪，直落在三等之末。要考遗才，又无盘费到省。连连叹息道：“宗师批阅文字，可称最有眼力，但不考我一个六等，不无遗憾。”

且说金生有一族兄，自幼出继于谢氏，讳玄，表唤玄仲。平昔考试，不出三等之内。金生每每轻薄他是“一生不曾见贡院门首”的。谢玄仲因此衔恨。不料那一科，竟获连捷，以庶吉士考入翰林。告假荣归，一时赫奕无比。亲族馈送礼物，阗门塞户，纷纷不绝。金生免不得也把着一个柬儿拜贺，坐在厅上，自饭时等起，直至日中方才出来相见。金生未及启口，谢玄仲便微微笑道：“我只道一生难见贡院，谁想这番侥幸。吾弟乃是沧海遗珠，来科鼎甲，岂敢重辱赐顾。”金生默然，殊有羞愧之意，遂即起身告别。自后落魄无聊，渐至衣食不充，只得到处飘流，卖诗为业。于时扬州府刺史杜公，慕其才名，差人请入后堂，令诵平日所咏这诗。金生随口念着春日咏怀一律道：

恼杀嚶嚶鸟弄声，春风忽又度江城。
未驱穷鬼书为祟，欲破愁城酒作兵。
十里问花寻野适，五更立月待诗成。
漫嫌举世无青眼，自有文君识长卿。

杜公听罢，（弗色）然不悦道：“汝的知己须待文君，本府乃是扬州刺史，岂能识汝。”也不留茶，竟自退入私衙。金生又讨了一场没趣，愈添烦恼。自此几递乞恩手折，俱不肯准。几番怅悔道：“谁想我如此运低，怎的不念别诗，刚刚咏着这一首，以致触怒了他，使我一发没有指望了。”

忽一日，遇着观音庵内一个长老，唤做悟凡。看见金生衣衫褴褛，不胜叹惜道：“谁想老相公去世之后，相公直恁一贫至此。依着老僧愚见，还该处着一个馆，不惟得了资，兼可以努力攻书。似此东西飘泊，岂为长策。”金生亦喟然叹道：“我也意欲如此，怎奈当时结社同学的，这些朋友，见我偃蹇无聊，惟恐有所干涉，都已邀游远避，谁肯相荐。总有笔底烟云，胸中锦绣，也济不得这贫穷两字了。”悟凡道：“相公既是没处安身，小庵虽则淡泊，尽可权时作寓。只是闲暇悉听读书，倘或老僧遇着施主们请做佛事，那疏文对联俱要仰仗大笔，未知可否？”金生慌忙谢道：“若得老师如此用情，实出万幸了。”当日即使随着悟凡到庵，做了不焚香的和尚，带头发的书记。一住数月，倒也相安无话。忽一日傍晚，听得门上连声敲响，悟凡慌忙启问。只见一人身长面阔，挑着一担行李，走进门来。放下担儿，向前施礼道：“小可乃是江西人氏，为有书信一封要到太爷那边投递。因值天晚，欲向宝刹借宿一宵，幸乞俯允。”悟凡道：“论起十方所在，极该如命。但屡奉宪司严禁，不敢容留。居士还到饭店里去，倒觉稳便些。”那人又再四恳求，决要借住。悟凡执意不肯。正在推却，恰好金生踱出来，问起根由，便从旁劝道：“老师父听我说一个分上，我看此兄决是好朋友，就留他一宿罢。”悟凡只得勉强留下。到了次早，那人临去，又向悟凡说道：“些小行李，还望暂时寄顿。我到府里回来，就要去的。”谁想一去直到午后，竟不见至。看看又是黄昏时分，只听得人声喧沸，却是本府一班鹰捕打进门来，寻着那担行李，便乱嚷道：“真赃已在这里了。“就把一根索子，套在悟凡头颈，不由分说扯了

就走。那众和尚都来埋怨金生道：“我们当家师父，原是执意推阻，谁要你多嘴插舌，只管相劝。今日酿出这场大祸，却教我们怎么处。况你又不是个和尚道人，岂可久住庵中。如今也要请便，省得我们打发，不好意思。”金生无言可对，不觉长叹一声道：“罢罢，总是我命运不济，一时多口，累及你们当家的了。列位也不消发话，只在明早，小生即当告别。”次日起来，尚在犹豫未决，怎当众和尚又絮絮的催促，金生无奈，只得留诗一绝道：

自寄花宫仅一秋，谁知踪迹又难留。

问余此去携何物，只有胸中万斛愁。

且说金生自离了观音庵内，恰似丧家之狗，无处可奔，忽遇着一个相好的朋友，邀到家里，整治肴酒款待，备极丰盛。金生因在庵中数个月的黄齋淡饭，巴不得把那鱼肉，大嚼一饱。谁想坐下刚刚酒过三巡，忽听得一片声乱嚷，却是隔壁人家火起，那主人家惊得慌忙失措，连唤收拾，金生亦即踉跄作谢出门。走不上三十余步，回首看时，其火旋即寝熄。不胜怅快道：“我才推八斗，志激青云，还指望箠辔渐脱，际遇将来。谁料这一餐酒饭，尚尔消受不起

。我生既已不辰，要这穷命何用。不如投水而死，倒觉干净。”说罢泪如泉涌，就向江心一跳。正是：

献赋莫酬司马志，投江宁伴屈原游。

当下金生一时愤懑，正欲投河，忽值背后有人，一把拖住道：“吾兄为着甚来，这般短见。”金生回头一看，乃是社友张赤城。便把自见杜太守以后，许多蹭蹬之处，备细诉说一遍。张赤城再三宽慰道：“吾兄下笔妙天下，自应前程万里。岂不闻传说，版筑百里饭牛，何乃以小小挫折，遂尔轻视厥躬。非丈夫也。弟有敝戚卢翁，缺少西席，容当一力相荐。不日就把关书送上，切不可再萌此意。”遂向袖中取银二两，递与金生道：“些须之物，与兄聊备目下薪水。若使馆事一谐，来岁便可以稳坐读书了。”金生接着二两白物，又闻荐馆，恰像凭空掇上九霄，心境顿开，殷殷致谢而别。当晚投一朋友陈子敬家里过宿，欣然笑道：“小弟与兄，均系寒士，乃荷蒙雅爱，时时过扰，深愧无以寸芹为答。谁想遇一敝友，慨赠二金，愿与吾兄沽酒一坛，聊作竟夕之乐。”既而饮至兴浓，金生每每抚掌大笑。陈子敬再三盘问道：“吾兄今夕之兴，较之往日，绝不相同。以鄙意揆之，必有所遇，岂可以相知契友乃隐而不露耶。”金生乘着酒兴，便把途遇张赤城，蒙许荐馆之事，细说一遍。因笑道：“我闻卢翁巨富，其馆谷必盛，若能坐得三载，那读书之费，便可以无忧了。”原来陈子敬虽有家室，也是身同范叔之寒，足蹶苏秦之履，正以失馆为忧。一闻了金生所说，口虽答应，心下就怀着谋夺之意。到得次日，急忙倩人作荐，许以重谢。那人就把关约，催促送过。金生犹在梦里，日逐等着赤城回报。

一日，又于路中遇着张赤城，再四埋怨道：“吾好意荐兄，事已妥就。谁料吾兄不能隐密，致被陈子敬暗地倩人谋夺去了。失却这样好馆，如今怎处。”金生大惊道：“小弟恃着同学至交，所以披腹相告，岂意子敬如此心术不端，讵惟有负雅爱，实使小弟绝了糊口之所。不知仁兄更有别路，可以荐拔否？”张赤城沉吟了半晌，便说道：“也罢，吾有年伯苏拙庵，昨已谢事回家，累次托弟觅一朋友，代写往来书笺，吾兄既在落难之时，不妨隐忍曲就，尊意如可，愿即相荐。”金生连声应诺道：“若得吾兄如此玉成，异时倘有寸进，愿图厚报。”这正是：

甘为门下客，岂叹食无鱼。

不知后来如何？且俟下回细说。

第五回 老闺女一念怜才

诗曰：

春风吹煞草花香，无那穷愁欲断肠。
笔底漫夸文簇锦，樽前难博酒盈觞。
半生落魄同张俭，长铗奚羞客孟尝。
谁道侯门深似海，一番佳遇在东墙。

却说那苏拙庵，官至太常寺卿，年将耳顺，告病在家，做人古怪执拗，平居无一笑容。单生一女，名唤秀玉。只为遴选东床，那一年已是二十三岁，尚未受聘。当下张赤城，因受金生之嘱，再三力荐。苏拙庵亦素闻其才名籍甚，满口许诺。只是金生害着酒癖诗狂，不修边幅。虽则穷苦备尝，故态犹在。却遇着苏拙庵是一个执古端方的性子，颇觉不能相合。然苏公为重着金生的才学，每每屈意下之。一日仲春天气，苏拙庵置酒后园，同着一个内侄，唤做于三省，并接金生到园游赏。原来苏公这所宅子，前面靠着大街，后面起造一所绝大花园，向东开扉一扇，扉外一条小径，虽与大街相通，却因近田岸窄，盘转路迂，所以人迹罕到。当下进入园来，周围一看，但见腻紫娇红，莺喧蝶舞，果是十分繁艳。有诗为证：

若问园中景，园中景实奇。
桃花红艳艳，杨柳碧依依。
水向幽亭绕，云从画栋飞。
却怜春易去，隔夜订游期。

三人就在竹边亭内，布席飞觞。既而觥筹交错，酒至半酣。苏拙庵向着袖内，取出花笺一幅，以示金生道：“这一首绝句，乃是小女游园偶成俚语，虽非字挟珠玑，却也意含兰蕙，吾兄向号大方，幸为斧削。金生接来看，那诗道：

妆女重插玉搔头，欲到花前步更留。
春色不关女儿事，却因莺语上西楼。

金生细细的哦了数遍，连赞其妙。苏拙庵道：“今日此饮，兴亦不浅，吾兄何不步韵一绝，以纪胜游。”金生不假思索，随即口占道：

红红紫紫满枝头，春色争从绿野留。
溲渤知惭充笼药，也随吟履到西楼。

苏拙庵欣然笑道：“吾兄高才敏思，真足与七子颉颃，惜乎老夫朽迈，不能搜枯肠以和雅作，将不为花神所笑乎。”自此，苏拙庵待着金生愈加优礼，许以秋试录科，决当首荐。金生亦因见了秀玉之诗，不时思慕，又见苏拙庵相待的情分，比前隆重，痴心妄想，认作属意东床。一日偶与于三省闲话中间

，微露其意，要求三省代伐。谁知于三省为着自己的才学甚浅，心下每怀妒嫉，巴不得寻着一件短处。那一日忽听见要求姻事，暗暗欢喜。登时就向苏拙庵，备细说知。苏拙庵大怒道：“无耻狂生，绝不思忖，辄敢这般轻薄。凭你什么仕宦门楣，我也不肯容易就许，岂有虎女曾嫁着犬儿的么。”遂含怒进内，向夫人说道：“可笑那金集之，我好意怜他贫乏，收留代笔，他却藐视我女，要求亲事。似此轻薄太甚，俟其来时，我当面辱之。”夫人道：“既是一个狂妄之士，今后只该摈绝他罢了，何消动气。”苏拙庵便叫管门的分付，不许放着金秀才复入。

且说秀玉身边有一侍女翠云，听着这番说话，慌忙走进绣房，一五一十述向秀玉。秀玉便低声问道：“还是那一个金秀才？”翠云道：“就在我家代笔的这个酸鬼。痴心梦想，反把老爷触怒。连这只饭碗儿也打断了。”秀玉道：“劣丫鬟，你也不要把他藐视。秀才家若肯向上，少不得自有发迹之期。况闻此生才貌双全，敢向我家求亲，也是一个抱负不常的了。”只因秀玉年已过时，未免因春惹恨，所以说着金生，便是这般殷殷羡慕。闲话休提。

再说金生，自被那苏拙庵摈逐之后，不胜愤愤道：“瞎眼老奴，那晓得怜才重貌。只怕你招着我这样一个女婿也就罢了。难道我金集之这般才学，中不得一个进士么。”遂立誓不从苏拙庵门首经过，往往抄转宅后小路而行。此时已是三月中旬，宗师发牌县考，遂有几个朋友，邀着

金生，同在一个庵内读书。庵之左侧，有一文昌阁，内供梓童纯阳二像。每日清晨，金生梳洗毕后，就去焚香拜祝。到了黄昏时候，仍复礼拜如初。自此月余，晨夕无间。那几个同读的朋友，俱暗暗窃笑道：“金集之这样虔诚祷告，想是要中今科的解元哩。”遂戏拟闹题七个，将一张黄纸，端楷细书，把来压在香炉底下。

一日早起，金生跪在案边，细细的祝告了一会。抬起头来，忽见香炉脚底，纸角微露。慌忙取出一看，乃是七个题目。以为文昌所赐，心下暗暗欢喜。每日闭着门儿，坐在房内，把那七篇文章，仔细精研，足足费了半月工夫，方才完构。那几个朋友，无不背面揶揄。金生却自以为此番必中，镇日把那七篇，咿唔朗诵。到了得意之处，每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已府县考毕，金生俱得取在前列。及至宗师出着两个题目，曾经窗下做过，一发得意。到了出案，果然拔在一等七名。俄而槐黄将近，那同社的几个朋友，也有取得科举的，也有落在孙山之外，要去求考遗才的，俱纷纷然买舟赴省。单有金生，并无盘费，遍向亲友借贷，其如十处九空。看看到了七月中旬，尚无措得之路。忽一日，打从苏拙庵宅后经过，只见靠东两扇竹扉，半闭半掩，走出两三个美丽丫鬟，笑嘻嘻的东张西望。见了金生，俱指手画脚，向着竹扉里面，说一会

，笑一会。金生走过了十余步，复又掇转头来，看那丫鬟。不提防，一脚跨空，扑通一响，竟落在水沟之内。连忙爬到岸上，已是半身都湿。那破夏布衣，带了泥水，就像蓑衣着雨，一点点儿滚下地来。金生自觉好笑，叹口气道：“我满望今科中个举人，那知晦气尚尔未绝。刚把那丫鬟看得一眼，就罚我跌这一跤。若与他成了亲事，不知还要怎么样哩。”正在自言自语，只见那个丫鬟，走近身来，低声唤道：“金相公，你的造化到了。俺家小姐适才偶在扉边闲望，亲见你跌下水沟。俺们就说，你曾在我家与老爷代笔过的。为此小姐一时间怜悯你是个饱学秀才，已到绣房里面，把些东西送你。你且消停等着。金生听罢，便着地深深一揖道：“敢问姐姐唤甚芳名？”那位小姐可会吟诗做赋？就是苏老爷的女儿么？”那丫鬟道：“俺唤翠云，前番奉着夫人之命，曾把一件旧锦被送你，难道就忘记了。若问起俺家小姐，吟诗作赋，件件俱能，果是一个扫眉才子。你为甚也晓得么？”金生正欲细问，忽听得连声唤道：“翠云姐快来，小姐唤你哩。”金生便随着翠云，走近扉边。只闻扉内唧唧啾啾说了几句，便见翠云拿着一封银子，近前说道：“小姐着我问你，可曾取得科举么？若有科举，只今试期已近，聊奉白金二十两，以为进京盘费。须要作速起程，倘能夺得锦标回来，也不枉了俺家小姐一片好意。”金生再三谢道：“小生虽获侥幸，取了一名科举，怎奈缺少资斧，以致狼狈莫前。忽蒙小姐这样厚情，使小生因以福星所赐，而博得一第，此恩此德，没齿难忘。烦乞小娘子致意小姐，愿求面谢一声。”翠云笑道：“俺家小姐，岂肯容易与人见面的。你快些去罢，省得人来遇着了不好意思。”金生立定，要求面谢。只见左首扉边，露出那羞花闭月的半个脸儿，向着金生秋波一转，低声唤道：“翠云进来，掩了门罢。”金生急欲向前相见，那秀玉已为群婢簇拥而退矣。遂回至庵内，取出那封银来，拆开一看，都是雪花细丝，又有素笺一方，上题绝句道

:

文章枉得十年名，犹为饥寒锢此身。

月窟漫嫌天路杳，嫦娥应与桂花邻。

金生看罢，不胜感叹道：“细观诗意，小姐的芳心已见。但恐朱衣不肯点头，则嫦娥未易得近耳。”遂收拾起身，星夜赶至南畿，恰好遇着初九头场。只见主考发下题目，四书三个，经题四个，与前时所拟七篇，一一相符。遂信笔录出，毫不费力。心下愈信以为文昌默佑，决中无疑。俄而二一场毕后，那表判策论，俱觉推敲尽意，文理精工。到了月尽发榜，果获中在十名之内。那同在庵中肄业的几个朋友，见了题目，无不暗暗惊讶道：“一时戏拟以与集之取笑，谁想弄假成真，竟有如此异事耶。”及至揭晓，三报已捷，寄诗一首道

:

只道神明无足信，谁知遇假却成真。

鹿鸣此日承恩宴，羞杀同窗下第人。

金生得诗，欣然笑道：“虽为汝等戏弄，然安知非神明鉴我愚衷，阴遣相告耶。”到得鹿鸣宴过，谢了房师，回至维杨。就有一个富户金仲开，要求通谱，送着一所绝大的房子，价值千金。遂竖立旗竿，收了几对仆妇，登时门庭赫奕，馈贺纷纭。

当日，先去拜着苏拙庵。苏拙庵直到门外相接，满面堆笑道：“向时读着吾兄的文字，就道是必中之才，谁想今科果获高捷。诩惟乡闾拭目，实副当宁得人之庆。”即而茶过两次，金生起身告辞，苏拙庵一把挽住道：“老夫年近六旬，只生一女，虽云愚陋，颇有咏絮之才。只为老夫要求一个名士为婿，以致遴择数年，尚未受聘。今以吾兄乡闾高荐，必作明庭伟器。若把小女见字，可称佳偶。意欲倩媒到宅，倒不如老夫面说的为妙。”金生道：“小侄家世微寒，驺骀下乘，幸藉朱衣暗点，遂获滥竽南闱。老伯不以微贱而鄙弃于门墙之外，已出万幸，岂敢望为东床坦腹。”苏拙庵笑道：“少顷即以庚帖送上，幸勿过谦。”金生心下想起当日把他摈逐一番，意欲不允。却为感念秀玉之情，便即许诺。仍托于三省作伐，择吉送过聘仪，俱不消细说。

时已十二月初旬，苏拙庵主意，欲令毕了婚事，方去会试。金生坚执要待春试，中后归娶。遂与同年张佑，即日公车北上。到了长安，赁房作寓，每日埋头苦读，以期必捷。那房主人，有女名唤丽娥，笄年未嫁，时时潜步出来。秋波偷送，微露殷勤。金生端坐自若，绝不关意。一夕更余时候，忽见丽娥悄悄闯进，金生连忙整衣而起，正色斥之。丽娥羞渐满面，不悻而退，自后便到张佑房中鬼混。

原来张佑的卧房，就在金生左首。少年重色，不能自持，遂与丽娥谐了云雨之会。金生虽微知其事，并不说破。俄而场期已过，当夜睡去。梦入一个所在，宫殿巍峨，往来人杂。忽听得鼓乐喧阗，从西而至。向前看时，却是一班人役，俱是色服披红，帽上簪花两朵。那吹打的在前引导，随后十余人，手中都执黄旗一面。又有两个，抬着牌匾一座，到了殿前，一齐放下。金生慌忙挨入众人队里，看那匾上，书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前后又有两行细字云：监察御史黄恂为会试中式。七十一名，张佑。金生看了不胜嗟异道：“原来张年兄，已成进士，不知我金集之也曾得中否？”正在踌躇之际，又见一人，皂衣纱帽，扬鞭骤马而来。向着众人说道：“奉有玉旨，那张佑在京，曾经奸污闺女，罪应褫革，敕令改与同籍金宣。”遂唤从者，捧过笔砚，将张佑除去，换上金宣二字。众人随即起身，照前吹打，向东而去。金生大喜，刚欲跨出丹扉，忽被一人拦腰抱住道：“你为甚么夺了我的进士？”金生举眼看时，却是张

佑。便分辩道：“这是玉帝旨意，与我何干。”张佑道：“我与你就去面圣。”金生用力一挣，忽然惊觉，已是鸡声唱绝，天色微明。那一日正是二月初八，早膳过后，急忙打点进场。

不知金生果然得中否？且待下回再说。

第六回 贵门生千金报德

词曰：

柳畔淡烟凝碧，枝头好鸟啼红。功名辐辏趣无穷，回首寒窗如梦。既已宫袍换绿，还从绣闱乘龙。画堂此日敌春风，始信文章有用。

——右调《西江月》

话说金生，倏又三场试毕，等到揭晓，果中第七十一名进士。既而殿试，列在三甲第七。除授福建福州府侯官县知县，钦赐归娶。那一年齐头三十，裁诗一律，遣人驰报出庵道：

春风游遍曲江时，三十功名尚未迟。

漫道文章空白首，已随鹭向丹墀。

金灯赐娶重膺宠，绮阁催妆拟赋诗。

寄语嫦娥休企望，好留翠黛画双眉。

不一日，已到维杨，本县中尊，拨送十名皂快，一路鼓乐喧天，簇拥至家。那苏太常，预把吉期选定。其年秀玉已是二十六岁，当亲迎那一夜，其舆马灯仗，以至婢媵仆从，填溢街衢，十分繁盛。及合卺之后，一对老成夫妇，情性相投，恰似伯鸾孟光，恩爱最笃。为因凭限难违，即日辞别亲知，前往侯官赴任。

原来侯官县土饶民众，号称富庶。金生到任之日，即张示通衢，禁约三事：第一件严禁赌博，第二件革退老年吏役，第三件不许口识，并不许以小作大，告那脱空谎状。政治肃清，阖邑士民，无不畏服。凡遇三六九放告日期，逐一鞫问事情真实，方准提审。其外钱谷，专委二衙，盗情盐务，责任主簿、典史。若院道府各上司，发下呈状，立刻差提，从公研究。既得其情，凭着批驳下来，只依前案申报。所重只有人命、大盗二项，此外田土斗殴等事，惟反复劝谕，蒲鞭示辱而已。自此三年任满，已经给由，行取在即。忽值都院寿辰，各县馈贺，俱有数百礼物。金生检视篋内，只余俸银四两七钱，连忙唤进匠工，着令打造巧样爵杯二只，并将金扇四柄，亲自赍赴辕门。都院见了脚色手

本，开呈礼物，只有杯扇二事，不觉大怒道：“怎有这样不晓事的蠢材，不要说别件，把你盖护，就是本院出疏首荐，也值一二千金，怎将这两件齷齪东西来唐突我。”便传谕中军厅，凡有到小文武属官，俱容参贺，惟侯官县知县，不许相见。金生守候数日，只得怏怏而回。都院即暗地差人访着几件过犯，具本参劾。幸奉温旨罚奉三月，改调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金狂得了旨意，即日将印交付署县同知林汝鹗，离任起身。那侯官县的士民耆老，攀辕哭送者约有一二千人。金生再三抚慰，亦堕泪而别。及到了山阴，不复以吏治为事，惟时时乘闲出游，遇着山水胜处，便命设酒，尽醉而返。因为自己穷苦备尝，始得进步，所以岁考科试，见着那孤寒的生意，无不提取荐拔。而山阴人氏，感颂德政，亦与侯官无异。

谁料优游县署，倏尔又是六年，金生每每叹息道：“若欲利民脂膏，以奉上官，我所不愿。我岂为五斗米折腰哉。”遂备文通申三院，得准告病回籍。金生大喜，连夜收拾琴鹤，离了衙门，取路过江。忽值家人金玉，背了包裹，走得气喘匆匆，恰好在江头遇着。金玉向前禀道：“老爷离了任所，想是要回到家里去，只怕去不得了。”金生大惊道：“你且喘息定了，慢慢的说来。为什么回去不得？”金玉道：“老爷兀自不知，只为翰林老爷，出使高丽，婪贿事发，致奉圣旨发在锦衣尉大堂勘问，坐赃七万四千两，已将翰林老爷监入刑部牢中。不惟为着赃银，必须贻累亲戚。更闻阖族俱要流徙岭南，所以小人星夜前来报信。”金生听毕，才晓得谢玄仲已经题本改姓，有此奇祸，难免株连。一时间主意不定，连忙与秀玉商议。秀玉道：“既有此事，自然回去不得。幸已谢了县务，据妾愚见，不如易姓更名，就要西湖左右，权时隐迹。”金生低首沉吟了一会，犹豫未决。秀玉道：“妾亦岂不乐归故乡，与父母相见。只为舍此一策，更无妙计。若再迟延，祸必至矣。”金生不得已，便即改姓为余，就在钱塘门外僦居崔氏别业。虽则竹栏花径，靠近西湖，仰而看山，俯而听泉，足以且慕栖迟，拈题课咏。却为九年邑宰，不曾取刘宠一钱，以致坐食年余，渐渐薪水空乏。忽一日，仲春时候，房主崔生，系临安府学廩膳秀才，以游湖便道，到庄相访。金生慌忙延入，备设茗果款待。崔生细看壁上粘贴诗笺，并听着金生议论，出经入史，娓娓不倦。不觉肃然起敬道：“原来余兄乃吾辈中人也。贵籍既系广陵，不知为着何事，寓居敝邑。”金生答道：“小弟虽获早岁游庠，却因功名意浅，山水兴深，所以挈携细居，到处游览。曩自山阴，回憩贵邑，一见西湖如遇故友，为向仁兄假寓，暂作湖山主人。诗有之‘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意斯言也。似为弟咏。”崔生欣然笑道：“弟愧肉眼，不能物色大兄。愿借山水为证，订盟车笠，不知台意允否？”金生亦欣然道：“不敢请耳，固所愿也。”自此，二生不时往来，或论文或赋诗，或携茗碗

作竟日游，遂成知己。然竟不知金生是个出仕过的进士。又一日崔生出到床上，与金生闲叙多时。金生即命沽酒，携到断桥之下，藉草而坐，慢慢的饮了一会。崔生道：“吾兄自到敝地，已经二载，虽则床头有金，无虞乎瓶罄；然或樽酒易竭，何以应不时之需。据着小弟鄙意，倒不如就在湖上，设帐聚徒，则岁获馆谷，可以少助登山问水之粮。不知仁兄亦曾有意于斯否？”金生愀然道：“小弟迩来正坐穷乡，每以寒荆簪珥易米，极欲相告，而以羞涩不敢出口。今幸仁兄为弟筹及，真骨肉我也。但恐学疏才浅，不足以取信于友，则奈何。”崔生道：“吾兄文誉，久已噪人两耳。若果见允，弟即以关约相订。”话休絮繁，那一年金生果然就在庄上开馆聚徒，自后从游日众，每岁资例获二百余金，除糊口外，更得沽酒醉客，以此久滞湖滨。

光阴荏苒，不觉三十余年。金生已交七十，谁料年纪渐老，则生徒渐幼，馆资渐轻，金生居恒怏怏。一日，对着夫人秀玉道：“我以二十年落魄，始获一第，将谓入玉堂登金马，足以显名当世。岂意官仅七品，倏遭家难，虽脱岭南之徙，意作湖上之囚。只今年交耳顺，犹然伯道无儿，埋骨倩谁，还乡何日，羞杀进士两字，徒作春风一梦。然幸夫人相慰晨夕，不然似此穷居惯懣，我已成疾，弃世久矣。”秀玉听说，亦相顾歔，泫然泪下。到了次早饭后，金生唤着老苍头，持了名柬，随往城内拜客。路经昭庆寺前，忽见一个相士张了布帐，挂一招牌，上面写道：

曾授异人书，愿相天下士。

金生看了，不觉笑道：“好一个大口气的相士。”便立住了脚，向人丛里，伸首看时。但见那相士三言两句将人休咎立断，颇得风鉴三昧。与那寻常方士的口吻不同，听到玄妙之处，不觉一步一步挨了进去。那相士掇转头来，见了金生，连忙拱手道：“这位老先生，是已曾发过的了。久屈林下，可惜可惜。”金生心下暗暗惊异道：“好一个相士，果然有些神异。”便答道：“学生乃是西湖上一个老教授，吾兄不要看错了。”相士摇手道：“老先生休得取笑，据在下细看尊颜，神清气旺，目下正交好运，主有贵子送终。倘不弃嫌，愿请一相。”金生道：“老夫得举癸未进士，尊谕果然不谬。但今年已七十，并无儿女，偃蹇湖滨，一贫如水。若云遇着好运，而有贵子送终，得非戏言相哄么。”相士道：“据着老先生的头圆额阔，目湛眉清，在庠必为名士，出仕必系科甲。这是断断无疑的了。但嫌地阁欠丰，腰软背削，所以官不过七品，产不过千金。而少年不利，晚岁生儿，为此故也。今交七十，正是蛟龙得雨之兆。今日乃是三月初一，不出初九，定有一番际遇，就在这个际遇，内置侧室产贵子，尚有二十三年的好运。保重保重。”金生笑道：“多谢老兄指示，但愿悉如尊谕便好。”随即唤过老苍头，取出相金作谢。相士坚却不受道：“容俟

明年七月，小子准到山阴县来，就当叩府领赏。但以明日为始，在初九日，须要逐日出外门走，方得好事临身。没有坐在家里，等着天上跌下来的际遇。千万牢记在心，不可错过。”金生口虽唯唯，心下半信半疑，也不入城拜客，连忙回到庄上，向着夫人说知。秀玉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之，闲在家里，何不出外走走，或者遇着个同年故旧，亦未可知。”金生点头道：“夫人所见不差。”当晚无话。

次日早起，果然带着苍头，迤迤入城。只捡那热闹之处，往来观看。至倦怠时，就向人家门首借坐暂憩。如此一连七日，已是初八傍晚，秀玉倚门而望。只见金生自言自语，徐步回来，慨然叹息道：“我好运蹇，霏空遇着那个游方光棍，哄我走这七日，好不厌烦。时早断不出门了。”及至次日，秀玉又力劝不已，金生只得勉强进了涌金门。打从兵马司前，转出草桥门外，各处走了一遍，并没一个相与，心下不胜气恼。翻身入城，正一步不接一步的向鼓楼前经过，忽见一人，左手挟了锦缎四疋，右手拿着一个紫檀的方匣儿。那人走得快，金生却慢腾腾的，眼睛看了别处。不提防劈头一撞，左边衣袖兜住了那人的右手，用力一扯，竟将紫檀匣儿，拂落在地。那人慌忙拾起，启盖一看，吓得面色如灰，连声叫苦。你道匣内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只雪白的玉碗，已跌做两块。那人一把扭住金生道：“这只玉碗，价值二百余金，是家老爷着我送与都院老爷的，如今被你跌碎，教我怎样回复。性命攸关，须与你同去，见那大老爷。”当下登时簇拥了二三百人，再三劝解。那人涕泪交流，扭定不放。金生道：“我且问你，你家老爷是何处乡绅，如今寓在哪里？”那人道：“家主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现任翰林学士，为告终养回籍，寓所就在吴山上城隍庙内。”金生道：“既如此，你也不要着忙，待我自去相见，决不致贻累及汝。

“那人便扯了金生，同上山来。着人传报那翰林听说跌碎了玉碗，勃然大怒。正欲诘究其事，远远的望见金生，便趋步下阶，仔细一看，连忙双手扶进，掇着一把交椅，正南摆下道：“原来就是老恩师，渴想多年，无由图报，望乞上坐，容俟门生拜见。”金生道：“学生虽获一第，已作方外散人，老先生你不要认错了。”那翰林道：“老恩师曾作敝邑六年父母，不时晋谒台范，岂有认错之理。”遂又谦逊了一会，金生坐定，从容问道：“老朽曾与两次房考，虽有几个贤契，俱已会过。因值三十年来，遁迹荒林，一概不敢通问只字，今幸仁兄相会，虽则面熟，怎奈一时间想念不起，不知尊姓贵名，是那一科高荐？望乞一一指教。”那翰林道：“门生王士标，七岁丧父，日则肩贩养母，夜借邻烛读书，到了弱冠，业尚未成。幸遇恩师提拔，得以批首进学。其后科试到省，又蒙周济盘费十两，岂料侥幸之后，老师忽已挂冠远去。曾经差人到处打听，杳无信息。今幸获瞻严范，报恩有日矣。但不知向寓何处？师母平安否

？”金生道：“向寄湖滨，寒荆幸尚无恙。虽切首丘之念，恐貽窜迹之诛。所以杜门相对，作牛衣泣耳。”王翰林惨然改容道：“老师师母既无家可归，门生有一别墅，近在负郭，愿即迎请到彼，少尽一点孝思。”遂着人到庄，搬取秀玉。次早将欲起身，金生过别崔生，殷勤致谢。时崔至亦已须鬓皓然，直待金生历叙始末，才晓得是出仕过的，一直送至江头，洒泪而别。

且说金生一到山阴，王翰林就着人送过白金五百两，腴田八十亩，每日到床问候一次，或盘桓尽日而去。又因金生乏嗣，将一婢女玉兰送为侧室，甫及年余，生下一男，最是眉清目秀。金生大喜，取名晚馨。到了三朝洗浴，忽闻报进，有一道人求见。慌忙延入看时，原来就是旧年三月间，在昭庆寺前的那个神相。金生殷殷称谢道：“仰赖先生神术，得与敝门相会，又幸举下一男。既蒙赐顾，愿求一相。”即令人把那晚馨抱出，相士仔细看了一会，拱手称贺道：“令郎乃是天上麒麟，异时富贵不问可知，宁啻跨灶已耶。”金生欣然款留信宿，赠以金帛而去。

后来，晚馨十岁游庠，十七岁即中了进士。初授荆州抽分，任满将归。适值金生卧疾日久，夫人秀玉深以不测为忧。忽一日，跃然起坐，呼告夫人道：“吾儿只在今晚到家，可令具汤，为我沐浴更衣，省得儿归，无暇及此。”夫人以为病中记忆，初不相信。既而薄暮，晚馨果以父病垂危，疾驱至家，跪向榻边，问候已毕，金生复令近前，备嘱后事，掀髯长笑而歿，时年九十三岁。其后，晚馨复丁母艰起伏，历官至左都御史。至今子孙犹科第不绝，号称望族焉。

第七回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诗曰：

天下有奇事，莫如鬼与神。
阴雨每夜哭，白昼或现形。
慕德曾结草，报怨有彭生。
岂曰皆子虚，为君述异闻。

却说鬼神之事，虽无确据，而理实有之。盖生于阳世的为人，则死入幽冥的为鬼。虽至圣如孔仲尼，也曾说道：“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乃有迂僻之士，执着一番异论。以为人死则已体遗神散，何从有鬼。就是信鬼的，又有一等老生腐儒，以为鬼神无形与声，那些怪诞之事，俱属子虚乌有，未足深信。

岂知无形无声者，鬼神之常。其或当昼现形，天阴夜哭者，乃鬼神之变也。盖因忠臣烈士之死，含冤负生，郁勃难伸，以致附物为祟，现影报仇。或为明神，或为厉鬼，此乃理之所有，不足为异。何况恶人现报，曾有变虎变狗。吉士枉死，曾有还魂复苏。其事载诸传记，班班可考，不容诬也。虽然是这般说，那浅识之士，犹以为时远事邈，漫无可据。岂料近今更有一个横亡的鬼，既能现形，复会说话，奇奇怪怪，说来令人骇异，却系目击其事。就在秀州地方，西门外，离城三里，有一小户人家，姓杨，号唤敬山，浑家张氏，俱年五十四岁。单生一男，年甫十七。至亲三口，靠着耕纺起家，买了瓦房一所，就在屋脚底下，一块儿置产五十余亩，备设牛车，自己耕种，只有雇工人顾四，并一小厮名唤阿喜，相帮力作。原来那个阿喜，方九岁时，为值年荒，父母伯叔弟兄，俱患瘟疫而死。其父黄仁，欠存杨敬山的冬麦三石，所以族长做主，写下卖契，听凭敬山收养，作为义男。其年已是十有八岁，与隔港邻舍顾茂生，最是话得投机。那顾茂生，与杨敬山又是中表至戚。所以茂生爱着阿喜乖巧，要将婢女海棠为配，倒是敬山不肯。岂料阿喜早晚捉空，就撑船过去，与那海棠戏狎。尝着甜头，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弄得一团火热。只恨隔着一条江水，不得十分像意。闲话休提。

那年十月间，杨敬山有一姑娘，嫁在石门县内开纸烛铺的陈信家。因值收稻上场，着阿喜到县邀接。当日清晨起身，将隔夜剩下的饭，炊热吃饱，独自一个摇船前去，约定次日准回。谁想一去五日，杳无信息。杨敬山放心不下，又差顾四到县探访。杨氏夫妇吃了一惊道：“那一日何曾见来，这是什么缘故？若说被人谋害，他却并无财物。若是堕河而死，他又惯识水性。况路上来往船多，岂无一人捞救。莫非心怀不善，将着那船逃往别处去了？”顾四摇首道：“他与阿爹，名虽主仆，实与父子无异。若说逃走，决无此事。”遂连夜出城，赶回报信。杨敬山大惊道：“这又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了。”即与顾四，沿着官塘，一路访问。又粘贴招子，着人四处缉探，并无影响。整整的寻了四十余日，只得把来放下不题。

且说顾茂生，其年为着粮长，将那南粮马草，亲自解赴杭州。不消数日，交割已毕，即与同投现年赵敬椿、朱仁甫、何三等，星夜赶回。到石门县，过了一晚。将及五更时候，即令开船。因值风阻难行，到得石门镇上，人家已吃早膳。急忙上岸，买了些鱼肉小菜，下船就开。忽闻后面乱声嚷道：“前边那只小船，慢开慢开，我回去要紧，搭我一搭。”众人回头看那岸上，并没有人叫唤，也不以为异。忽又闻厉声叫道：“顾家三叔与朱仁甫，俱是认得的，快些摇拢，我要趁回家去。”顾茂生便叫停了橹。掇转头来，远远张望，那有一人趁船。何三笑道：“这也作怪，青天白日，莫非遇着鬼了？”吓得朱仁

甫与顾茂生面色如土，不敢开口。赵敬椿道：“那里管他是人是鬼，快些摇了去罢。”刚欲把橹摇动，又闻喊道：“慢摇慢摇，省得我赶不上来。”那摇船的朱大、朱二，听着空里唤声不绝，吓得手忙脚乱。又被逆风一荡，竟将船头打拢岸边。只听得“乒其”一响，那船就动了几动，恰像有人跳下来的，便闻叹气连声道：“好了好了，已下了船了。都是相熟邻居，又值便路，凭你乱声叫唤，偏生不睬，却累我多走了二里路程。“只管喃喃的嗟怨，那船板上又淅淅索索响动不已。惊得顾茂生等四个，牙齿相打，一堆儿挤在后舱。又闻唤道：“你们舱内，不要挤做一处，我在船头上将就坐得的。”停了一会，又闻自言自语的说道：“倏又转着顺风了，可惜没有一扇布帆。“话犹未绝，只听得飕飕吹响，果然转着顺风。顾茂生只得大着胆，高声问道：“你还是神是鬼？趁着我船，却要往那里去？”那鬼应声道：“顾家三叔，你为何这等健忘，我曾蒙你另眼看觑，将着海棠许我，我就是杨阿爹家里的阿喜。别来未久，难道声音也听不出了？”顾茂生道：“既是阿喜，闻得杨敬山差你到石门县去接取姑娘，你既会识水性，身边又无财物，为什么死在路上？今已幽明隔绝，还要回去何用？”那鬼道：“说起好苦，我那日独自摇船，怎奈风又逆，雨又大，刚刚过得石门镇上，忽遇海神经过，一阵旋风，船竟覆没。那海神又怪我冲犯神道，喝令左右将那铁鞭挝了数十，以此虽谙水性，命付波臣。那时船既随流远去，尸骸狼籍，谁为收管。只得哀告当方土地，蒙赐一餐。却因横亡新死，鬼簿未登。又念家主厚恩，抛撇不下，矧且没有倚靠，东飘西荡，无处栖身，思欲回到家里。守候数日，又无一只便船。今蒙三叔带我回去，得见家主一面，真是万幸的了。”顾茂生又问道：“家主是人，你乃是鬼，你纵见他，他却不能见你，只怕去也无益。”那鬼哭道：“我自九岁上边就蒙阿爹抚养至今，可惜那老人家，只有一个儿子。家内现放着花米柴糠，多少对象，那里照管得到。我为此放心不下，急要回去，早晚间替他看管，不致被人偷了东西。就是那个顾四，也是一个不长进的。有许多短处落在我眼里，我只是不说他。”赵敬椿道：“每闻落水死的要捉螺蛳，你却怎得工夫回去，替你家主看管？”那鬼道：“虽则均是堕河身死，原有两样。若是前鬼等着后鬼，三年讨替，须要摸足螺蛳三石，方离苦厄。若是阳寿未绝，不幸横亡，这却没处索命，那螺蛳亦不消捉得，随你东西南北，可以到处飘流。为此，我也是个不幸身故的，听凭回去，谁敢拘束。”那朱仁甫等，起初无不害怕，以后互相问答，话得高兴，连着朱大朱二，也忍笑不住。因为转了顺风，将及傍晚，已隐隐的望见三塔，进入浜门。立见杨敬山立在岸上，远远张见。便问道：“三阿弟，你回来了么。”顾茂生笑道：“被着你家阿喜趁船，耽搁了好一会，只得载来还你。”船将近岸，那鬼就嚷道：“先到对门，放我上去。”俄而船头一动

，又闻唤道：“我已跳在岸上了，将船放过去罢。”杨敬山呆着脸，看了一会，尚不知什么缘故。只听得面前朗声唤道：“阿爹好么？我就是阿喜，已回来了。”杨敬山抬头一看，那里见个人影，着实吃了一惊。连忙走进家里，将那大门紧紧闭上。张氏惊问道：“日头尚未落山，怎就关门闭户？”杨敬山慌忙应道：“有有有鬼，有鬼。”只听得中门左侧，揶揄笑道：“阿爹不要关门，我早已走进在屋里了。”又卒然向着张氏耳边，高叫一声道：“亲娘，我就是阿喜，那日到石门县去，不幸风急船覆，堕河身死。今早得遇对门顾家三叔的船趁得回来。你们老夫妻两个，不用害怕，特来与你照管门户。”张氏听了许多说话，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与杨敬山商议道：“想是他横死在外，没有羹饭得吃，所以到家吵闹。你快去买些纸锭回来，做碗饭儿送了他去，省得在此搅扰不安。”杨敬山听说，一面托着顾四去买纸锭，一面即令张氏烧饭煮肉。那鬼早已窃听明白，走向灶前说道：“阿爹，我是自家屋里人，谁要你费着钱钞。那饭儿我便受你一碗，若是纸钱不须烧化，我是没有罪过的，那要使用。”杨敬山听见，没奈何只得向空哀告道：“你在生时，我待你不薄，虽则是我差你去，致有此祸，然亦是你命中犯定，休要怨我。我今多烧些纸锭与你，还到别处去罢。”那鬼便乱嚷道：“阿爹你好没有情义，我生既为杨家的人，须知死亦为杨家的鬼。况我父母双亡，虽在阴司里面，未曾相会。你若不肯收留，却教我依附那个。况我感戴厚恩，特来与你照管家事，并非索命而来，你何须苦苦推阻。”说罢，又呜呜咽咽的哭了半晌，把杨敬山的两口儿，吓得战战兢兢，缩做一堆，没有理会处。

自此，至亲三个，并着顾四，日常行坐不离。若往田间，张氏也即出到门外坐着，到晚来都在一间房内歇息。每遇有事商量，或与人闲话，中间他便高声接应，刺刺不休。有时风清月朗，便闻他击户而歌，莞然若笑。有时雨惨更残，便闻他啾啾唧唧，如怨如啼。那杨敬山也曾几次哀求，百方禳祷，那里驱遣得去。以后将及半载，也便日渐相忘，不以为异。

忽一日，更余时分，杨敬山已经睡熟，张氏连声唤道：“外面恰像有人脚步走响，那米儿豆儿俱在中间屋内，只怕有个歹人潜在家里，我和你起来，点着灯儿出去一看。”杨敬山自梦中惊醒，模糊未答。那鬼应声道：“适才是我响动，并没有人潜在家里，阿爹你可放心安睡，不要起来罢。”又一日，不见了一把没柄的斧头，杨敬山悄悄的对着张氏道：“这两日只有后面的王阿寿常来走动，那把斧头是我亲手放在厢房里面的，为甚再寻不见？决被那厮掏摸去了。”那鬼从旁嚷道：“阿爹，你不要疑错了王阿寿，那把斧头是前村的张狗郎偷去，藏在门前稻柴底下。我就在那一晚到他家里，亲眼见的。”杨敬山点头道：“是了，是了。前晚黄昏时候，那厮果然在我家里东张西望，想必是

他偷去。”连忙走到前村，告诉那张狗郎的父亲张孝，要这斧头。张狗郎道：“啊呀，你这老人家好没正经，自家没了东西，反白白的冤人做贼。怪道你家现放着一个鬼在家里，便会说这样鬼话。”杨敬山见不肯认，就向门前稻柴底下，细细的搜了一遍，那里见个斧头的影儿。没有意思，只得走了回来。那张狗郎看见搜寻不出，就去投了总甲，一同走到杨敬山家里，乱嚷乱骂，要寻厮打。杨敬山不胜气苦道：“平白地撞着这冤魂，镇日在家吵闹不安也就罢了，还要累我惹着这样闲气。”那鬼随口应道：“阿爹你且不要埋怨我，我自当面与他对理，看他怎样赖得。”当下张狗儿正在敲台拍凳，咆哮乱跳。忽被一阵旋风打从屋角吹卷进来，风影里面，只见阿喜乱发披头，血痕满颊，戟手向前道：“你还认得我么？那一晚我亲眼见你偷去藏在稻柴底下，就是你家兄弟也晓得的。你若拿来还我主人，万事全休。设或不肯，我就捉了你去。”急得张狗郎连连叩头道：“饶命，饶命，这把斧儿果然是我偷去的，如今情愿送还，再不敢胡赖了。”那杨敬山并着众人在旁，不见阿喜，只见张狗郎做着这个模样。又惊又怕，又觉好笑。当下张狗郎没命的奔回家里，说与张孝。张孝十分害怕，就把斧头送还，亲自到门谢罪。

话休繁絮，那年十一月间，杨敬山聘着朱仁甫的女儿，做了媳妇。那朱仁甫虽有田产，是个一文不舍的。要了盘盒财礼，并不置备妆奁，竟把一个光身女儿送过成亲。当合卺那一夜，杨敬山生在房里，闷闷不悦。那鬼从旁劝道：“你这老人家何消着恼，虽则费了许多盘盒，没有嫁妆，幸喜大婶人物既好，性又伶俐，只要会做人家，也就够了。我是好话，休要怪我多嘴插舌，强来劝你。”杨敬山听毕，愈加厌闷。

到了次日，置酒会亲。把那媳妇偷眼一看，果有几分姿色，也便欢喜。及至三朝，朱氏亲到厨下，炊煮羹汤。终是后生闺女，不曾做惯。刚刚捏着一只碗儿，失手坠地，跌得粉碎。张氏看见，一时性发，也管不得三朝新妇，厉声叱咤。那鬼忽从灶前叫道：“亲娘，不要淘这闲气。适才是我擦身经过，以致那只碗儿失手打碎，却与大婶无干，休要埋怨错了。”谁想朱氏最是一个胆小的，猛听得虚空说话，惊得心内突突乱跳。那晚头疼身热，就染了一场重病，延医调治，不能痊愈。张氏与杨敬山计议道：“从那冤孽进门，搅扰得昼夜不安，生活俱废。刚刚讨得一个媳妇，又被他惊出病来。似此怎生过得。每闻城隍庙内新到一个江西道士，颇有捉鬼灵符，你何不进城，求他驱遣。”杨敬山唯唯应诺。只因此一去，更惹出天大的一番奇祸。

要知端的，下回便见。

第八回 邬法师牒谴酆都狱

诗曰：

先生来自龙虎山，腰横三尺芙蓉寒。
悬符能使鬼神哭，摄气直上青云端。
葫芦无药惟贮酒，醉后狂歌频拍手。
岳杨既授吕仙丹，驱雷驾电凭空走。
魔王慑伏区寓清，重向空山一回首。

当下杨敬山夫妇两个，商议停当，急忙进城，到了城隍庙内，寻那道士。恰值东关外朱秀才家里请去，等至傍晚，方见回寓。原来那个道士姓邬，号唤云章，乃是江西人氏。自幼在龙虎山张天师门下，得授五雷正法，以至祈求风雨，遣将除妖，诸般符咒。年才三十，人都尊敬称为邬法师。因欲云游访道，偶抵秀州。当晚回来，杨敬山求请见毕，再三陈诉其事，要求禳遣。邬法师道：“此鬼既能为祟，可曾飞沙走石，驾雾排空，倏去倏来，变幻莫测？或时招呼群孽，将人惊怖否？若有此等神通，必须请着天将斩馘，方可除得。”杨敬山摇首道：“虽则搅扰年余，却未尝有此利害。”邬法师又道：“既不然，可曾披发赤身，青脸绿须，顰眉蹙颊，时露诸般恶相？或时凭高撒瓦，伏路抛砖？或时移运器皿，盗窃饮食？若有此等伎俩，必须建立坛场，按着五方神位，遍插五色旗帜，然后焚符宣咒，遣那值日的六丁六甲，协同擒剿，方可除得。”杨敬山道：“他只会潜伏在家，听人说话，从中接应，却不曾白昼现形，并没有抛砖撒瓦之事。”邬法师笑道：“既是这般，尔亦何消忧虑，若要驱除，直易易耳。”杨敬山便问所以驱遣之法。邬法师道：“也不必到汝家内，不用诸般法物，只消就在庙中行事。明日又值辛酉，最宜禳怪。待我焚符一道，将他拘审究责，再用牒文，发禁酆都地狱，便可以永除此患，保你平安如旧。”杨敬山听说，满心欢喜，那一晚就在庙内借宿。到了次日午后，邬法师即令从者烧汤沐浴，换了法衣，驱出闲人，焚香静坐。将及更余，分付把那香案设在中堂，随即披发仗剑。步罡已毕，便向南坐定，焚着朱符一道。俄而星昏月暗，雾惨风凄。只见那阿喜的鬼魂，早已从空坠下，伏在阶前。邬法师厉声问道：“尔既获罪海神，覆舟身死，只宜伏处洪涛，静候阴司发落。乃敢白昼附船，跳梁为虐，致使前主杨氏一家，被扰年余，不能宁息。我今擒汝正罪，有何解说？”那鬼哀声哭诉道：“彼时偶以无从依附，思主窃归，罪固难辞，情亦堪悯。倘获洪恩起救，敢不遵旨窜伏。”邬法师拍案大喝道：“尔既纵恣为妖，自取罪戾，虽欲曲为宥尔，不能得也。”乃援笔判云：

盖闻阴阳迥别，阳为人而阴则为鬼。死生异途，生相共而死讎相将。乃有

杨氏家奴，唤名阿喜，奉主命而操舟远出，值阳九而厄数应终。然舟因风覆，既已毕命于冯夷，而魂逐江流，岂许仍依乎故主。何乃巧舌滥翻，熬空中之影语，甚而向隅声惨，和月下之哀猿。维兹小丑，不无扰乱村墟。眇尔游魂，辄敢擅为妖孽，将谓颠倒阴阳，违条出跳。而三尺可逃于法网，岂知轮回生死，设限森严。而片牒能谴于酆都，律宜按究，罪实自贻。铁案难摇，噬脐已晚。

邬法师判毕，即有一员神将，把那鬼魂锁扭前去。霎时间低微雾散，星月皎洁如初，时已漏下三鼓矣。次早，杨敬山起来，向着邬法师再三叩谢。回到家里，备细述与张氏，就有众邻居争来探问，无不欢喜。那媳妇朱氏的病，旋即霍然痊愈。自此，一连数日，果然寂无响动。张氏劝着杨敬山，置备三牲酒果，献个太平土地。就把来请着亲邻，直饮至黄昏时候，尽欢散去。正欲收拾盘盂，忽听得中间客座，啾啾哭响。那后边房内，又是沸嚷喧哗。也有呜呜咽咽呼儿唤侄，也有厉声怒骂拍案敲扉，也有声似婴儿低低叫着亲兄，也有黑脸黄须现出奇形怪状。更兼几阵阴风，吹得灯火半明半灭，屋檐翻响，掷下瓦片如飞。霎时间，前前后后，哄然喧闹，竟不知有许多鬼在家里。吓得张氏婆媳，牵衣抱头，一堆儿缩在灶前。杨敬山唤着儿子，正要把那瓮中余酒倾出再饮，猛听得前后响动，不觉翻身一跤，惊仆在地，连那瓮儿打得粉碎。当夜嘈嘈杂杂，一直闹至天明。杨敬山向着张氏，不住口的叫苦道：“前番只有一个尚不耐烦，如今满屋通是鬼了，却怎么处？”张氏无奈，只得高声问道：“尔等想是怨鬼，辄敢引类呼号，把我家吵闹了这一夜。可仍是阿喜么？”先是一鬼应声道：“我唤黄仁，那阿喜是我的嫡亲儿子。”又一鬼道：“我即黄二，阿喜是我侄儿。”又一鬼道：“我是阿喜的母亲翁氏。”又一鬼道：“我唤翁忆山，翁氏是姑娘，阿喜是我表弟。”又一鬼道：“我是阿喜的嫡弟阿满。”又有数鬼，一连应道：“我等俱是阿喜的嫡堂兄弟，黄寿、黄五、黄必达、黄应祥。”逐一个应声方毕，那黄仁便呜呜的哭道：“你那为富不仁的杨大，害得我断种绝嗣，苦恼苦恼。”杨敬山忍耐不住，勉强应道：“你的儿子乃是堕河而死的，与我家主何干，反是这等抱怨，却不冤枉。”那黄仁道：“我当初虽则欠米三石，与你转借数年，已是利上盘利。我既阖门遭着瘟疫病亡，只存一点骨血，你偏放他不过，勒作义男。这也罢了，为什么着他独自一个直到石门县去，以致覆舟溺死。及至魂魄无依，仍来归傍，无非念着主仆情义，替你照管门户。既不要你一陌纸钱，又不费了你的衣食，有何罪业。你反狼心愈毒，央着那邬道士将他牒入酆都，使我父子叔侄弟兄，不得会面。你这狠心忘八，还说道与你无干么！”那黄仁哭罢，众鬼又是敲盘击盂，一齐叫屈，连那器皿东西，无不叮当震响。时已日色晌午，张氏只得淘米煮饭，又令顾四买些豆

腐烧熟。拿了碗箸，正待吃时，莫想饭与豆腐，连那锅子都不见了。便向前前后后，到处搜寻，那里得见。落后开着后门一望，只见那一锅饭一锅豆腐，热喷喷的俱放在竹林里面，被着两只狗儿吃了一顿，已去了一半了。自此一连闹了数日，儿子媳妇被着丈人家里载去，只有老夫妻两个并着顾四，昼夜担惊，没处躲闪。

一日早起，顾四扯了杨敬山，出到门外说道：“何不仍去求那邬法师，把这些硬鬼，一齐牒入酆都，方得安稳。”杨敬山沉吟良久道：“我也有此意思，只为前番许他重谢，尚未送去，所以不好启齿。如今没奈何，只得老着脸皮，再去恳求一次。谅那法师，也不是个贪图货利的人。”说罢，便即如飞的一直奔到城隍庙内。问那邬法师时，已于三日前收拾行李，转到别处去了。急得杨敬山走头没路，自嗟自叹，怏怏而回。顾四道：“既是法师已去，也便将计就计，置备三牲礼物，并把细软东西，放在船内。只说要到城隍庙去见那邬法师，把着大门封锁，打从城里转出南门，借一亲眷人家暂住几时。那鬼不见了人，自然散去。此计好么？”杨敬山与张氏，俱点头称善。连夜把那米谷箱笼，要紧物件，寄放在顾茂生家里。次日宰鸡杀羊，把那三牲整備停当，扬言要到城隍庙去。杨敬山扯了张氏，急忙下船。顾四撑开便摇，从着西门入城，转出南关外真如寺前，上南三里，借那族侄杨侍桥家里住下。将及月余，喜得略无动静。只是两家合着一副灶头，甚觉不便。又过数日，密令顾四到顾茂生家，转央茂生开门进去，搬取行灶二只。那一晚，载到门前。刚刚把那锅灶拿进屋内，便闻一片声沸嚷道：“好了好了，已寻着了所在了。你这狠心的贼，真个奸滑异常。只说到城隍庙去，为什么却躲在这里。你道我等决来不得，谁想潜在行灶内，竟自来了。”遂又骂的骂，哭的哭，抛泥掷瓦，比前愈加喧闹。杨敬山同着张氏，面面相觑，又气又苦，又被杨侍桥夫妇十分嗟怨。寻思无计，便大声叫道：“黄仁黄仁，你既放我不过，我要这老命何用，你不如就捉了我去罢。”那黄仁也厉声道：“你既下了毒手把我儿子揪埋黑狱，我也定要将你一家搅散，怎肯干休。”众鬼咬牙切齿，又齐声嚷道：“你在阳世，须使你夫妻子母不得完聚。若到阴间，还要把你乱刀碎剁。”杨敬山含着两行泪，向杨侍桥道：“这是我命中犯着，合该遭此冤业，省得在此带累你们夫妇，我今晚只得回去，死在家里罢。”杨侍桥道：“且再从容商议，何消这般着忙。虽则道，时衰鬼弄人，原非吉兆。然从来鬼神无形无声，就是人家常有怪诞不祥之事，亦不过风雨晦暝，才闻鬼哭，并那远年坟墓，始见磷火夜移，岂有成群作祟，白昼向人说话。此真妖孽，乃耳目之所未经闻睹者。然与他争论何益。据着做侄的愚见，还须买些纸锭，置备牲宰，将他祭献。苦苦的求恳一番，或者得以远去，亦未可知。”张氏亦从旁劝道：“前番只为差了主意，把那孽魅

驱遣，致有今日之祸。若徒以口舌争辩，岂能发遣得去。还该做着几碗羹饭，多烧楮帛，以善言苦求的为是。”杨敬山听说，登时置备楮、烛、酒果、鱼肉等件，又请着一个献神的何打笞，等至黄昏时候，铺设酒筵。那何打笞敲动锣鼓，先通了年月日时，姓名籍贯，然后备陈所以致祭之意。杨敬山与张氏，亦连连叩头，恳乞即时远去，保佑安宁的许多说话。既而酒过三献，何打笞又朗声祝告道：“尔等既为溺死男伤的父母亲族，是何病证而亡，因何久羁地狱，未得投生？何得以鬼犯人，兴妖播虐。我今竭诚致献，速宜远徙遐方。”话犹未毕，那黄仁便啾啾哭响道：“某与发妻翁氏，并弟黄二、族侄黄寿、黄应祥等，是瘟疫病死的鬼。族兄黄五、黄必达因值离乱，被盜斧劈破颅，是横亡的鬼。次男阿满，年甫七岁，是天寿的鬼。表侄翁忆山，是缢死的鬼。彼此断歿，并无嗣胤，谁为荐拔，得转阳间。仅一长男阿喜，又以覆舟溺死，冤遭杨大，反行牒谴酆都，以是报怨而来，并非作祟。今既悔过恳求，我等岂不感动。必须遍请高僧，启建梁王忏道场三日，更要多烧楮帛，使我遍行贿赂。倘获即离黑陷，骨肉相逢，我等便已遨游远去，永不为害了。”杨敬山慌忙下拜道：“只在三日后，情愿延僧礼忏，一一遵依。但乞即时退去，以便从容筹备。”那众鬼不复仍前詈骂，连声应诺。便有一阵阴风，打从案后刮起。只闻嘈杂哄笑之声，向着东北隅渐远渐低，隐隐而散。杨敬山与杨侍桥夫妇，沥酒相庆，将银重谢了何打笞，即日收拾回家，准备请僧启忏。

要知后来如何？下回便见。

第九回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词曰：

昨夜荷风被渚烟，最怜花上露，晓还鲜。小窗笔砚洵悠然，搜异事，遮莫付新编。

式好在当年。漫嗟生死隔，更留连，桃花潮外小桥边。堪羨处，人鬼缔良缘。

——右调《小重山》

且说杨敬山同着张氏，即日回到家里。一面置备蔬果香烛，一面就请东塔讲寺，请僧六众。到了第四日清早，便即启建道场。自此虔诚礼拜，昼夜香烟不绝。至第三夜，经忏圆满。复请法师登座，把那焰口施食，救济孤魂。将及夜分时候，忽尔风吹雾起，笼蔽星月。只见靠着江边，隐隐现现，若有数人稽首拜谢之状。俄又听得，齐声谢道：“某等即系黄仁、翁氏、幼男阿满等，荷

蒙贤夫妇厚恩救拔，并藉大师法力，不惟男喜得释酆都，使某等均获转生人界，为此特来鸣谢。”遂又远远望见，众鬼踊跃而退。自后杨敬山家，平安如故，怪异遂绝。

将及半年，那顾茂生家里的婢女海棠，年已二十一岁。凭媒说合，许配前村张老二之子张云，将欲择日过门成配。忽一晚，杨敬山独自坐在灶边，偶尔抬头一看，只见一人，带着笑容，方巾华服，从外而来。看看走近，仔细看时，原来又是阿喜的鬼魂，不觉大惊道：“我已将汝荐度，并你至亲九口，俱获托生，为何又来寻我。”那阿喜道：“因感厚渥，将来奉谢。自蒙广赐金钱，并获行僧礼忏之后，不惟得离黑狱，更获敕赐，掌管平湖县界新丰镇后一带地方。为值赴任期促，乘此良夜，特来话别。更有三件紧要事情未了，尚望留神料理，则感戴无尽矣。”杨敬山道：“愿闻那三件未了之事，倘有用处，敢不效劳。”那阿喜道：“一则为骸骨暴露，二则为尘缘未了，三则为着那只船儿。自当日，某既溺水之后，那船随流飘荡，遇着石门县南门外一人，唤做曾继文的摇去，彼已费银三两，修理坚固。我因至恩深厚，特于昨晚，托梦继文，喻以祸福，着令送还，料在明日准到。但他虽系贪心，并非攘窃，若果送来，那修葺银三两，决不可相负。”杨敬山道：“感承厚爱，这倒不消挂念。他若来时，岂有负而不还之理。只是骸骨未收，今在何处？尘缘未了，系属何因？尚乞一一剖谕。”那阿喜道：“我的尸骸，随波飘荡，直至石门镇下塘港内，幸有该坊总甲，禀县买棺收贮，只今放在荒崖，可为我换棺，另觅近处隙地埋葬。此件第一要紧，再难延缓。更有一事，是为顾茂生家里的海棠。当时曾蒙见许，虽未成姻，已经私媾。况此后更有十年冥会奇缘，近闻许嫁张姓，可为我致嘱茂生，必须回绝，以待我到任之后，选期婚配。设或不从，则奇祸立至，讵惟张姓罹殃，此女命亦难保，那时休得怪我。”言讫，又再四叮嘱而去。杨敬山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便向张氏备细说知其故。张氏道：“既有此梦，你须逐件依他，不惟尸棺要紧，就是海棠一事，明日清早便须过去叮嘱。闻得他吉期已近，万一送过聘银，便难更易了。”时已夜阑，进房安寝无话。

次日早起，杨敬山先去见了顾茂生。随着顾四，央了朱仁甫，同到石门镇去，领取尸棺，就于附近自己的田侧空地，准备换棺埋厝，俱不消细说。看看下午时候，果见那曾继文将船送至，杨敬山不胜欢喜，连忙整備酒肴款待，留过一晚，取出文银三两，偿还修理之费。曾继文假意推了一会，作谢而去。按下不题。

且说新丰镇后有一富翁，姓钟号唤山甫，年方四十，已生三子。那最小的名唤士开，时年十二，性极顽钝。忽一日傍晚，拿着一根棍儿，走到前边厅上

，轮来轮去，舞了一会。霎时，脸色涨红，双眼翻白，掇着一张交椅，向南坐下，高声说道：“我乃姓黄名喜，住在郡城西门外，离城三里地方。不料年才十八，堕河身死，幸蒙地府以我生平好善，并无过犯，敕封为神，即命管摄此地方圆三十里之内，稽查本处。若有为善的，则降之以福，为恶的则降之以祸。但庙宇未坚，难以借寓行事。尔等富者，悉听帮助料价，贫者亦可舍力经营。惟在速成，勿取焕丽。今于次月初八日，有彼处杨敬山，将我尸骸殓，即我莅任之时。尔等倘能驾船到彼迎接，必使田禾丰稔，灾眚全消。其或阻抑兴工，恶言毁谤，则必立时殛剪，以警顽愆。为此特行晓谕，我神去也。”只见站起身来，使动木棍，又轮舞了一会。忽然翻身仆地，半晌方醒。此时，早已哄传开去，惊动了几处村巷，扶老携幼，争来观看，足有二百余人，无不骇异。那钟山甫，登时首倡助银十两，又遍传总甲圩长，向着各处募化。不消数日，已有百金，即时相地抡材，鸠工起建。落成之日，远近争来祭赛，称为黄相公庙。又有几个好事的，敛出分金，置备三牲酒果，装着快船数只，候至初八日，一齐摇至西关外，访着杨敬山的住处。果见屋后空地，众人团团围聚，正在那里埋砌棺木。便即一拥上岸，问见了杨敬山。杨敬山也为远远张见。那船上人既众多，又摆列着猪首鸡鱼，许多对象，恰像那赛神的一般。正欲唤问，那船早已泊住。当下各把前后事情，细细的述了一遍，无不叹其灵异。

话休絮繁，再说那顾茂生，正欲把海棠出嫁。忽值杨敬山将梦中所嘱的说话，再四叮咛。顾茂生虽自石门附舟以后，悉知搅扰作祟，许多怪异之事，然以姻联人鬼，似属荒唐，半疑半信。及至当晚，打听曾继文果已将船送到，次日顾四把着棺木载回。又闻新丰镇后建立庙宇，所言一一应验，遂觉十分害怕，即日央人走到张老二家，回绝了亲事，便将海棠悄悄的载至桃花庙桥，藏在沈信家里。那沈信，是海棠的嫡亲堂叔，颇有几分家事，屋宇深邃。海棠过去，初时，潜匿在房，一住半月，没有动静，便觉胆大。一日晚间，同婢谢氏到田岸上，四围看了一遭。回至门首，刚欲跨脚进去，只听得背后有人唤道：“夫人且慢进内，小的们有话奉闻。”海棠回头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头戴红缨满帽，脚穿青布快鞋，恰像公差打扮。立住了脚，再仔细看时，却就是顾茂生家的邻舍，已经死过的。一个唤做王福，一个唤做朱佛奴。海棠一时错愕，已忘着二人是故世的了，慌忙问道：“你们那得知我在此，莫非央你来唤我回去么？”那二人一齐跪下道：“我两个特奉黄总管之命，着来问候夫人，并传喜信。日昨先到顾宅，复至盛族沈玄仲、沈秀元家，寻了数遍，谁想夫人却在这里。”海棠惊问道：“你们俱是我家三叔的邻舍，为什么把着夫人唤我？况那黄总管是谁，有甚喜信？说来全没头绪，岂不可怪。”那二人道：“原来夫人已忘记了。那黄总管，就是杨敬山家里的黄喜，近获阴府敕赐为神，掌

管新丰镇后一带地方，已经赴任讷。我两个俱是上年病故的，也只为生前正直无私，幸得充在黄总管手下，做个差役。因夫人与总管尚有未了之缘，特拣在明后夜，前来就婚，先着我们问候，并传吉信。夫人请自保重，我等须索就去回复。”海棠听毕，才觉着王福、朱佛奴俱是死故的了，不觉大叫一声，惊仆于地，登时面色蜡黄，口内涎沫直滚。谢氏与沈信，慌忙扶进榻上，已是昏迷不省人事。原来谢氏与海棠一同跨足进门，独不见着王福与朱佛奴两个，只见海棠立住了脚，向空说话，觉道有些怪异。急忙跑出外边，把沈信唤得回来，那海棠已是双眸紧闭，直僵僵的横在地上了。当夜直至更余时分，连把姜汤灌下，才得苏醒。谢氏问以所见，海棠便将遇着二鬼，备述黄喜为神，准在明后夜要来就亲的说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谢氏惊慌道：“那神鬼可被他进门来吵闹的，这却怎好？”沈信却笑道：“人自人，鬼自鬼，看他怎样结亲？这也是天大的一场异事了。”曾有绝句一首，单赞那人鬼姻缘。其诗曰：

只知神女会行云，死缔生姻实未闻。

料得精灵相洽处，月寒花绮正黄昏。

海棠苏醒以后，想起前时杨敬山家，只闻鬼语，尚未见形，今却亲眼见鬼，又说就亲一事，料想决被捉去成亲，眼见得明后夜是要死去的了。越想越苦，不觉放声大哭。谢氏听见说着，也便流下泪来。当夜展转不能安寝。

将及天色微亮，便闻叩门甚急。原来是顾茂生到来，有话商议。沈信慌忙起身，延入坐下。顾茂生道：“说来实觉可怕，昨晚黄昏左右，听得门上连声敲响。问是那一个，便闻应道：‘我等是你故友王福、朱佛奴两个，快些开门，有事相告。’谁想这二人，俱是后边邻舍，故世已是一年多了。只得顶住门栓，问他为着何事。那二鬼说道：‘为奉黄总管之命，要与你家海棠结亲，烦你速往桃花庙桥，致嘱他叔婶，即日打扫客座，整备卧房，以便舆马一到，好行吉事。我等还有正务在身，不及进来相见了。’说罢，便闻东南一路，犬声乱吠，想必从着那边而去。我为此即于五鼓起身，特来相报。只索依他收拾，再作区处。”沈信叹口气道：“这是前世结下的业障，没奈何只得依他便了。”就留顾茂生相帮料理。顾茂生也为放心不下，先把人船打发回去。过了一晚，不觉又是午后。谢氏就往厨下，整理酒饭，吃饱，等至天色将暗，开了前门，即于客堂内点着巨烛一对。自家夫妇两个，连着顾茂生，俱伏在侧首厢房，以观动静。

初时，海棠扯住了谢氏，行坐不离。以后，脸际晕红，渐觉神气倦怠，隐几而卧。将至起更时候，忽闻西首马嘶人闹，锣鼓喧阗。顾茂生便蹇出门外，伏在一株枯杨树下，望着对岸，只见远远的吆喝而来。那执事之盛，以至矗灯火把，前后呼拥，恰像宪司一般。更有青黄旗帜，各五六面，纱灯提炉各十

余对。轿后又有两个骑马的，那头一个，顶带皂靴气概冠冕，看看相近。顾茂生仔细看时，却就是朋役好友赵敬椿，不觉大惊道：“闻得敬椿卧病未几，难道已死故了么？”那些人马灯仗到门之后，俱寂然不见，唯闻中间客座，箫管吹响。顾茂生随又潜步走进，向着窗格缝内张看。只见黄喜头上簪花二朵，身穿玄缎里子，外罩大红镶锦马衣。那海棠头戴凤冠，身披彩帔。又见赵敬椿仪容整肃，立于左首，正在那里交拜。再欲看时，旁有一鬼大喝道：“阴府伉俪，生人不得窥探。”顾茂生遂即闪了出来。直至半夜以后，方得悄寂。而茂生与沈信夫妇，亦已不胜倦怠欲寝矣。

次日，候着海棠起身，问以夜来之事。海棠道：“比着人间合卺之礼，一一相同。他来睡时，亦与生人无异，但嫌肢体太冷耳。”顾茂生又道：“可有什么说话否？”海棠道：“他说有银三百两，放在你家主卧房内皮匣里面，可央他造房居住，并置田数亩，以为薪水之费。自此便当晓去夜来，且待十年后，另作商量。又道，感承杨敬山与你家主，相待甚厚，我当重报。此外更无他话。”顾茂生才把鬼胎放下，吃过早膳，即央沈信送回，乘着便路，先往赵敬椿家探访。敬椿方在檐下坐着，见了茂生，欣然笑道：“昨晚突有一桩异事，正欲相告。弟以卧恙在床，似梦非梦，恰像身已跳出外边，遇见一位玉郎，貌极相熟，却一时间不能记忆。岂料路次相逢，再三央弟作伐，就与小弟换了色服，同至一个沈姓家内结亲。那新妇的面貌，绝肖吾兄家里的使女海棠。既而交拜之际，值有一人在外窥探，被那鬼卒厉声喝退。以后酒筵极盛，把着巨觥相劝。弟以不胜杯酌为辞，便蒙鬼卒送归。不料今早贱体顿愈，但不知尊婢海棠不致有恙么？”顾茂生以事关妖异，秘而不露，唯含糊答应而已。及至家，启匣一看，果有白金三百两。即于屋后，起建静室一间。又为置田二十余亩。自此，黄喜往来不绝，亦无他异。海棠至今无恙，人都称为奇异云。

第十回 谢宾又洞庭遇故

诗曰：

居贫却不去千人，傲骨雄才岂俗亲。
江上载花闲觅句，杯中余酒醉留宾。
何当邂逅逢知己，每为相思惜艳春。
裘敝黑貂君莫笑，凌云终使达枫宸。

从来姻缘际遇，皆由前定，而不容勉强相求。当其时运未至，则虽有屈宋的词赋，班马的文章，董贾的策论，亦困穷拂郁，而不获舒展其志。假使一旦

时来运利，不要说材兼文武，倜傥不羁之士，就是那庸儒残学，亦能高步青云，取富贵而有余。所以战国时的苏季子，起初游说秦王，书凡十上，而不蒙收录。以后卒佩六国相印。又如朱买臣，直至五十岁，方能显达。据着这般论起来，凡在我辈，不患时运未到，所患学业未成耳。假使学业果成，则虽衡门可栖，箪瓢可乐，唯能守困待时，才是一个真有学问、真有见识之士。至于姻缘，亦与际遇一般，或早或晚，或难或易，莫非一定不移之数。常见人家居近咫尺，男才女貌，门户相当，若使议姻，岂不唾手可就。然非缘分，凭你央媒转托，着意图谋，亦必遇事阻隔，不能配合。如果缘之所在，即使远隔千里，仇如吴越，贫贱与富贵不侔，万无一妥之事，而宛转相逢，卒谐伉俪。所以古语说得好：

姻缘不用强求，全在赤绳一系。

说话的，为甚讲这一番议论？只因先朝末年，曾有一桩奇异的故事。那人姓谢名嘉，表唤宾又，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氏。父讳玄锡，曾举乡荐，与无锡杜公亮是同门相厚年家。宾又方九岁时，父即见背，只有继母常氏在堂。那一年宾又已是一十九岁，虽称饱学，只因家业飘零，未曾入泮。就是姻事，亦尚蹉跎。那宾又偏自抱负不常，眼空一世，遇着亲族故旧，谈笑自如，并不道及家内缺柴少米，亦未尝露出羞涩不豫之容。自八股以外，更有三件癖好。那第一件是诗，每遇清风入座，明月在窗，以至知己谈心，山水得意之处，他便拈题缀咏，竟日构思。人都笑他废时失事，妨了正业，他却道是诗以涵养性情，只管终日埋头，死读那几篇时艺，弄得心枯意索，有甚好文字做出来。必须借着吟咏，阐发那做文章的巧思。况文章所以取功名，古作所以垂不朽，宁特无所用心。比之博奕者耶。那第二件是酒，道是酒以与人合欢，宁可不饮，不可饮而不醉。其或良朋在座，或送别旗亭，或风清月白之夜，此时无酒，何以寄怀。所以遇酒必饮，饮必尽量，但不至沉湎颠倒。如刘伶、杜康之已甚。那第三件是美色，道是娶妻欲以偕老百年，宁可终身不娶，不可娶而懊悔。必须贤德足以主频繁，才色足以冠一世，方称窈窕淑女，而不负寤寐之求。曾读《会真》一传，窃怪那微之寡情。始遇崔氏则倩托侍婢，诱成私媾，以后娶了韦氏，便把崔莺抛弃。反说道：“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又引桀纣为戒，岂不有甚于钓者负鱼，猎者负兽耶。吾若得遇美媛如崔氏，一与之盟，终身不改。但恐此地非蒲东，命薄无奇遇耳。”只因有此三件癖好，人都道他是个狂士。谢宾又亦欣然以狂士自负，每每笑道：“昔之狂者，曾有一个陆通，今之狂者只有一个谢宾又。若有道我是个狂士，真知己也。”

一日，有长沙府太守贾彬，差人致书一封，邀接谢宾又到他任所。原来贾

公与玄锡，亦系相好同年。闻得宾又家事浅薄，所以接他到任，思欲寻事眷顾。当下谢宾又拆开来书，看了一遍，心下亦觉欣然。但以继母在堂，无人侍奉，兼虑路途遥远，缺少盘费，便向卦肆中求问一课。那卜者将卦筒摇了几下，取钱布成一卦，即判道：“拆拆单拆拆拆，乃是充宫谦卦。谦者退也，按易六五，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若问出行见贵。据着易理断论，必说道‘驿马不动，主有阻隔，即到彼处，必难见贵。’独我细详爻象，兄弟独发，那出行之意已决。虽则所之之地，贵人不得相会，然于无意中，别有一番际遇。就是功名姻事，皆在此行，宜以速去为妙。”谢宾又主意遂决，即日收拾行李，辞别母氏，带一小厮文寿，起身前往。一路经过之处，遇着名山胜境，俱有题咏，不及备记。

不一日，已到了长沙府，正欲进城，忽听得路上往来经过的人，俱纷纷说道：“好一个清廉正直的尹察院，把那贾剥皮参了一本，奉旨拿问，差着八个校尉到来，想必就在今日起解，真是万民称快的了。”原来贾知府又贪又酷，致被新按台出本参劾。谢宾又闻了这个消息，暗暗惊异，连忙进入城中。贾彬已到察院内开读，等了数日，不及一会，仅得相赠盘费银一十二两，心下不胜纳闷，遂即起程。

一日傍晚，舟次洞庭湖，随着众船泊于浦口。当夜月色澄清，风恬浪息。谢宾又推起篷窗，靠着船舷，独自把酒。慢慢饮了一壶，想起跋涉一番，竟成虚望，黯然叹息道：“想必是我运蹇，以致带累了贾年伯。但那卜者许我，别有一番际遇。据我想起来，只此信宿而归，不知际遇在那里？眼见得又是不足信的诨话了。”自嗟自叹了一会，遥望那七十二峰，黛色连天，浩浩茫茫，碧波万顷。不觉诗兴陡发，朗吟绝句二首道：

日落长沙水拍天，来时曾此泊矶边。

宁知归路凄凉甚，木叶萧萧起暮烟。

其二

白云何处是湘娥，渺渺愁余向碧波。

泪湿青衫肠已断，隔船休唱竹枝歌。

吟咏方毕，忽听得左首船上有人唤道：“隔船那位吟诗的相公，家老爷相请过船一叙。”谢宾又正在无聊之际，也不问是什么官员，遂即跳过船去。走进舱内，只见那个乡绅，阔面修髯，头戴方巾，身穿便服。见了谢宾又，揖毕坐下，欣然笑道：“老夫为着皓月当空，一望千里，波光万顷，郁郁晶晶，所以夜深未寐。拟欲援琴消遣，谁想忽闻佳咏，使我愁思顿开。愿闻高姓尊名，贵乡何处？”谢宾又欠身答道：“晚生姓谢名嘉，贱字宾又，直隶姑苏人也。”那乡绅又问道：“令尊为谁？”谢宾又道：“先父讳叫玄锡，曾领南畿乡

荐，只今弃世已久。”那乡绅踊跃而起道：“原来就是谢家年侄。自从令先尊仙逝之后，音问久疏，谁料今夕邂逅相逢，愈觉可喜。”谢宾又亦欣然道：“每闻先父平生契厚，只有无锡的杜老年伯，可即是否？”那乡绅道：“老夫即是杜公亮，与令先尊幸属同门。犹忆清酒吊唁之日，老年侄发尚覆眉，岂虑一别十年，忽尔长成如许。近来家事如何，可曾入泮，此行有何佳况？愿为老夫一一言之。”谢宾又便将父歿以后许多蹭蹬，并到贾知府任上的事，备细述了一遍。杜公亮怆然道：“原来年侄如此不幸，老夫亦因不合时宜，谢事回去。既获一同返棹，愿到敝居暂留数月。年侄才高八斗，何难博一青衿，然或有可效力之处，俱在老夫身上。”谢宾又慌忙谢道：“萍水相逢，荷承老年伯许以青眼盼睐。归既无聊，愿获长侍左右。”杜公亮大喜，即令从者暖酒对酌。既而饮至夜分，联吟一律道：

青山历历水悠悠，（杜）

水接山光一色秋。（谢）

此夜独怜逢皓月，（谢）

故人忽喜共扁舟。（杜）

萧条落木随风下，（杜）

散乱归鸿逐渚留。（谢）

歌罢酒阑犹未寐，（杜）

乡关回首不胜愁。（谢）

吟毕，杜公亮欣然笑道：“月白风清，获与贤侄晤对，诚不负此良夜矣。”于是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谢宾又也不过船，便：

相与枕藉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是早五鼓挂帆，不一日已抵无锡，把谢宾又留寓于厅后之西楼。楼之外即系内花园，园中有桥、有池、有轩、有台，自牡丹亭过西曰芍药圃。芍药圃之后，有一大厅，颜曰迎燕堂。堂之左侧，双角门内，即系内室。原来杜公亮的正夫人毕氏，只生一子一女。子名启祥，年长一十九岁。女名仙舄，亦已及笄，生得如花似玉，识字能诗。杜公亮于诸女中，独加钟爱，所以仕宦求姻，纷纷不绝，而公亮莫之许也。

闲话休提，且说谢宾又。自寓无锡半年，忽传宗师岁考，发牌到县，示期先考童生。谢宾又的才学既优，杜公亮又致书力荐，遂得县取第二，府试第七。俄而宗师考过，竟领了本县批首。杜公亮大喜，即日置酒称贺，谢宾又亦觉十分得意。当夜席散归房，于烛火之下，提起兔毫，向粉壁上题诗一绝道：

历尽芸窗已十年，春风方不负青毡。

广寒纵有云梯在，未必嫦娥即见怜。

自后，谢宾又文誉日盛，远近时髦，无不担簦携笈，投刺访谒，一时间推尊为文坛领袖。杜公亮回进后房，对着夫人亦每每称叹不止，以为必中之才。那谢宾又三字，不觉渐渐的传播在杜仙舫耳内。杜仙舫年已及笄，不无吉士之慕。遂悄悄的唤问侍鬟：“那生文才既妙，态貌如何？”婢女中有一彩燕，年已过时，日常在外行走惯的。便接口笑道：“若说起那谢秀才的风流隽雅，真今日之潘安也。”杜小姐听说，微微含笑，自此留在心上。

话休絮繁，忽一日，杜公亮同着宾又，出到朋友人家赴席。时已过午，杜小姐唤令婢女，扃闭仪门，假说厅前看菊，潜步至楼。只见谢生的卧内，壁挂素琴，案堆书史，床上绣衾文枕，兰麝余香。回首看那壁上，即所题历尽寒窗一绝。字带龙蛇，句敲珠玉，哦咏数遍，不觉技痒难禁。便研墨濡毫，捡出残笺半幅，次韵一章曰：

文章独步十余年，岂久灯窗坐冷毡。

若使蟾宫亲折桂，嫦娥须为玉人怜。

杜小姐将诗和毕，便欲搁笔下楼。忽又转道：“若不写着名字在后，使谢郎看见，岂知是我所和。”沉吟了半晌，即于诗后书着七字道：“杜仙舫次韵偶题。”把来折成方胜，放在砚匣底下。将次下楼，心下忽又想道：“我以一时意兴所至，偶前和题。倘或谢郎不揣其故，将谓我有他意了。况女儿家字迹，亦岂可轻易付人。”正在徘徊之际，忽值夫人连声催唤，遂急忙忙下楼进去。

当晚，谢宾又将及点灯时候，带醉而回，和衣上床。睡至更余酒醒，复又起身，把那残灯挑亮。正欲展卷，忽见砚匣底下，露出草书一行。连忙取出，朗诵一遍，不觉笑道：“我闻仙舫小姐，乃是杜老年伯钟爱之女，才貌两绝。我慕之久矣，岂料今夕亲获琼瑶，我谢宾又好不侥幸。只是老夫人的慈教甚严，兰闺迥隔，何以得降仙輶。况观诗意，感承小姐把我十分冀望。我只道孤生一世，谁想谢宾又的三个字儿，竟得传在那玉琢成、粉捏就的知音耳朵之内。他道蟾宫折桂方近嫦娥，分明许我得中之后可以联姻。天天，若肯平空付我一个举人、进士，便得与仙舫小姐作配了。”又低首沉吟了一会，不觉情兴勃勃，再将前韵，吟成一绝道：

自寓西楼已一年，清风淡月伴寒毡。

何缘亲把香车降，邀得嫦娥纸上怜。

吟毕，又把仙舫之诗，朗朗的哦了数遍，和衣睡倒，自言自语，整整一夜不寐。清晓起来，梳洗毕后，徘徊于步檐之下。也是事该凑巧，只见彩燕鬓发蓬松，手中拿着两枝菊花，笑嘻嘻的从外而来。谢宾又向前一揖道：“敢问姐姐，这菊花儿可是送与小姐插戴的么？”彩燕变色道：“谢相公好不扯淡，我

自折花，何劳动问。”谢宾又道：“小生偶有一首诗儿，要烦姐姐转送与小姐妆次。”彩燕道：“谢相公，你一发痴起来了。我们老夫人治家严肃，小姐操凜冰霜，这字迹儿可是轻易传送得的么？”谢宾又道：“姐姐分付极是，小生亦不敢造次唐突。只因昨暮赴席回来，亲见小姐的珠玉在案，为此斗胆辄敢奉和请教，并无他意。谅小姐亦不致见责。”彩燕听说留诗一事，想起仙舫曾经几番相问，未必无心。便假意儿推了一会，接诗放在袖中，急忙带进绣房。候着仙舫梳妆毕后，就把谢宾又再四央他传递诗笺的许多说话，备细述了一遍。杜小姐接诗看毕，低声说道：“好一个轻薄书生，何孟浪至此。幸得是你，若遇着一个不解事的，险些些弄出一桩天大的事来。我只索再做一诗，着你将去叮嘱他一番，今后切宜谨慎，不可胡思乱想，再有什么诗儿传递。”便提笔一挥，顷刻间已做下了绝句一首，付与彩燕。彩燕即又乘间潜上西楼，谢宾又欣然笑道：“姐姐此来，必有好音见惠。”彩燕从容传至仙舫之命，并以诗递过。谢宾又拆开细看，原来仍用前韵。其诗曰：

绣榻花深岂问年，曾无消息到青毡。

请君绝却闲思想，风雨孤灯且自怜。

谢宾又看毕，笑谓彩燕道：“小姐诗中之意，我已了然，备知其详。更有一诗，烦劳姐姐为我善言回复。”即检出素笺一方，连真带草，登时写付彩燕云：

羨杀盈盈二八年，春风深护绣花毡。

谁知独梦西楼客，空抱相思倩月怜。

杜小姐看毕，掷诗于几，怅然不悦道：“若真狂士也。今后出入，汝宜慎之。倘再欲挽汝说话，并有什么笺纸传寄，必须坚却。若或仍为带进，我必告知夫人矣。”彩燕连声唯唯。自此，月余无话。忽一夕更深人静，霜月满窗。杜小姐独自靠在雕栏，远远听着雁声嘹亮，不觉有感于怀，再拈前韵，赋诗以自遣云：

香闺寂寞自年年，花影空教上绣毡。

此夜断肠拈咏处，拂栏惟有月相怜。

吟罢，取出薛涛笺一幅，端楷细书。次日早起，密令彩燕持出，以付谢宾。谢宾又展开一看，不觉欣喜欲狂，抚掌笑道：“细观此诗，小姐之芳心毕露矣。”即赓原韵一绝，嘱令彩燕持报云：

未获相逢已问年，更传芳信到寒毡。

殷勤分付楼头月，早为琴心一见怜。

诗去数日，杳无信息。

一日中午时候，忽闻彩燕笑声，连忙趋下楼梯，候至厅左静处，备以衷曲

相告。彩燕道：“郎之心事，不待细言，妾知之久矣。但以重门杳阻，莫言其它。惟郎卧后之北窗，即小姐房外之中庭也。虽则锁闭，我能窃钥付君。今夕人静时，可悄然开锁，将窗半启。妾当邀着小姐到庭，行于月明之下，饱睹花容。此则为郎效力之处，其余非妾所能副命也。”（原书下缺）

第十一回

杜仙舩燕翼传诗

诗曰：

姻缘遇合何所凭？只在绵绵共有情。
海可枯兮石可烂，惟有情根不可断。
失身细柳命莫苏，燕亦相怜俛首呼。
子卿雁帛不足信，此诚目击非虚无。
君不见，虞舜南巡二女哭，至今斑斑泪满竹。

当下谢宾又听着彩燕说罢，不胜欣喜道：“小姐深藏闺阁，何异天上仙姝。我以风尘下士，得一饱睹足矣，还要想着甚来。“既而彩燕去后，将至黄昏人静，轻轻的开锁推窗，屏息以俟。停了一会，猛听得门儿开响，只见杜小姐轻移莲步，走下庭除，彩燕与众丫鬟一齐随步出来。那一夜，恰值月光如昼，谢宾又仔细一看，那杜小姐果然生得如何？但见：

温柔态度，绝如杨柳更妖娆。洁嫩丰庞，仿佛桃花还艳丽。鸳鸯铺锦拖着地之罗裙；鸾凤衔珠披垂肩之霞帔。眉纤纤而若画，发绕绕以如云。漫云秀色堪餐，果尔胡然若□。正所谓：凭伊窈窕神难似，纵有丹青画不如。

杜小姐立在阶除，说说笑笑，徘徊了半晌。顾谓彩燕道：“虽则水蟾可爱，怎奈冷露欺人，进房去罢。”众丫鬟遂一哄掩门而进，但撇下半庭香露。顷刻间，已是重扉杳隔。谢宾又凝坐移时，便即将窗锁闭，慨然叹息道：“小姐，小姐，你自有众鬟簇拥，何愁寂寞。却怎知独眠孤馆，夜长似岁，何以发付小生。”自言自语的嗟叹了一会，不觉隐几而卧。蒙眈之间，忽闻低声唤响，急忙启扉相问，却是一个娉婷袅娜，二八丽人。仔细看时，原来即是杜仙也。便深深揖道：“深愧谢嘉，才微貌寝。荷蒙小姐错爱，屡以佳章见晤。今夕又获亲降云軿，此恩此德，使小生何以为报。”杜小姐低鬟微哂，徐徐应道：“家严为重君才，兼以年家世谊，所以馆君西席。则妾与君，实与兄妹相若，故特乘此良夜，潜出深闺，拟与足下剪烛一谈，幸勿疑有他意也。”谢宾又

笑道：“小生饥渴之思，已匪伊朝夕。今既相会，可谓天从人愿。若使遇而不遇，其如窗前明月何。”伸手挽着仙的衣袂，仙半推半阻。将在绸缪之际，忽闻彩燕厉声叫道：“小姐快来，夫人寻唤不见，正在那里发恼哩。”杜小姐惊得面色如土，慌忙回身就走。谢宾又亦急急的送至扉边，被着门槛一绊，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想起梦中绸缪情态，不觉愁怀愈炽。赋得小词一阕，以自遣云：

昨夜月华满地，亲见兰闺姝丽。真有杨柳轻盈，桃花妖媚。回越寻常，岂浅白深红而已。

欲把洛神赋拟，翻入巫山梦里。正欲牵幌从容，怜香旖旎，咫尺天涯，恨彩燕将人惊起。

——右调《隔溪花》

其年流贼攻陷全楚，朝廷降旨，起用内外大臣，杜公亮连升三级，以大理寺钦召至京。期限难违，即日束装就道，以俟到京之后，另将家眷择期赴任。当晚置酒，与谢宾又作别道：“老年侄学业已成，今科秋试，决当奏捷。幸获久留舍下，因值老夫俗事多端，失于朝夕请益。今又忽膺内召，虽愧迂儒浅识，只堪于林下栖迟。然以圣恩际重，敢惜犬马之力。但欲相屈贤侄一同北上，一则钦限严促，一则槐黄伊迳，所以留在敝居，且俟夺标之后，再容专人相请。”谢宾又再三谢道：“侄以驽骀下乘，谬荷老年伯破格垂恩。自揣庸愚，莫能图报。兹喜荣膺简命，指日台辅可期。本欲随附至京，以图朝夕省侍，奈缘学道录科在迳，愿俟老年伯荣覲之后，即拟趋聆严范。但骊歌既在明晨，小侄亦不敢再居潭府。”杜公亮道：“非敢屈留，欲使尔之诸弟，获切磋之益耳。”遂向启祥、启祯、启瑞三子道：“我奉简书，不及在家指点尔等入试。故特强留宾又，在□□□□□明二三场策论，未曾习熟，须要质疑请教，毋得师心自误，以负尔父之望。”于时将及更余，谢宾又不敢久坐，即便起身告退。至晓，同着启祥等三子，一直送到二十里之外而回。不题。

且说杜小姐，自与谢生诗笺酬和之后，不觉恹恹瘦损，茶饭慵思。待欲潜出闺帏，略寻散诞，因杜老夫妇十分严毅，虽五尺之童，不许步入中堂。即婢婆以至家人妇女，亦等闲不容出外站立。所以时遭拘束，寸步难移。每每坐在绣房，不情不绪，惟把些闲书消遣。谁想使臣忽到，奉旨超迁。自那日杜公亮起身去后，老夫人又值抱病在床，合家男妇，大大小小，恰像老鼠不见了猫的一般，无不纵恣自如，欢喜快活。杜小姐自奉汤药之暇，亦得时时出到园中闲步。一日傍晚，向着荷花池畔，少立片时，既而回到绣房，即事一绝云：

才上妆楼学画蛾，更从池畔看残荷。

深闺岂识愁滋味，不道眉尖愁愈多。

吟咏方毕，恰值彩燕走进房来，带笑说道：“适才打从西楼走过，又被那风魔的谢生扯住衣袂，再四相恳央我转达小姐，要求一见。致我一时恼着性子，将他骂了几句。你道那生痴也不痴？”杜小姐笑道：“劣丫鬟，见不见由我，你何消着恼。我今再写几个字儿，与你拿去回绝了他，省得下次又要胡缠。便检出桐叶笺一幅，将那首绝句写上。着令彩燕即时持出，以付谢生。谢宾又看罢，不觉莞尔笑道：“我细观此诗，小姐的芳心已见。然要成就好事，其权全在小娘子。倘若撮合，感恩不朽。”遂信笔立赋一绝，以复仙云：

荷花始面叶如裙，无限相思只为君。

纵使投梭欣折齿，痴情原是谢家鲲。

诗去数日，候着彩燕，杳不复至。

一夕，月寒更静，谢宾又和衣假寐。忽闻扉外低声唤道：“谢郎，谢郎，天上人已至矣，睡何为哉？”谢宾又自梦中惊醒，听得是彩燕唤声，连忙启扉，延入以问之。彩燕道：“小姐特命妾来，约郎于芍药圃中一会。好事已谐，恭喜贺喜。”谢宾又听说，喜出望外，连声谢道：“虽蒙小姐厚情，实出小娘子嘘荐之力，使小生一闻此信，不觉心境顿舒，变愁为喜。夙昔相思，眷慕之怀，倾于此夜矣。”遂跟着彩燕，趁那星月之光，悄悄步进园扉。由竹径转出荷池，过了小桥，向南数十步，始抵牡丹亭。自牡丹亭转弯过西，又数十步，只见六曲雕栏，珠帘半卷，其内画屏静几，铺设珍奇，即是芍药圃也。谢宾又慌忙促步而进，四围一看，那里见个杜小姐的影儿。急向彩燕道：“襄王已入梦中，借问神女安在？若非小姐爽约，定是小娘子哄着小生。”彩燕带笑谑道：“寒酸饿眼，你何消这等着急，包在我的身上，把一个小姐与你相会。”便周围寻觅，只见绣裙出于屏下。原来杜仙虽则一时乘兴，唤了彩燕出来。及远远望见谢宾又走至，十分害羞，禁不住心窝内突突的乱跳，只得与爱婢紫菊一堆儿躲在画屏背后。当下彩燕寻见，扯了杜小姐的衣袂，一把拖出来道：“小姐乃是月里嫦娥，谢郎亦系玉皇书吏，镇日传诗寄柬，累我彩燕赔了多少工夫。今当此良夜，最好婉叙心曲。你看月色溶溶，正三星在户时也。”谢宾又整衣向前，深深一揖。杜小姐背转立下，亦道了一个万福。原来谢生色胆虽深，终是儒生气质。见了杜仙的云鬓花容，不觉神魂飞荡，心下反觉志志忑忑，那里晓得调情引兴，做出那偷花伎俩。那杜小姐又紧紧的左手挽了彩燕，右手扯住紫菊，双脸晕红，低着头并不做声。停了一会，谢宾又方掬躬向前，徐徐说道：“荷蒙小姐厚情，不以鰕生微末，屡辱桃李之贻，愧乏琼瑶之报。奈自借榻以来，两易裘葛，心非土木，岂能无感。所恨兰闺咫尺，缩地无由，以致枯坐西楼，神魂颠倒。今夕幸蒙赐会，使小生喜出望外，不知小姐即肯见怜否？”杜小姐低低应道：“郎之心曲，与妾相符。但虽因春增感，怜才切

念，其如婚姻之事，必待媒妁传言，严亲允诺，非妾所能自主。今夕之晤，特欲与郎一面，以订终身耳。”谢宾又听了这一席话，不觉神丧气沮，变色说道：“原来小姐故意将人哄弄。若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欲以贞慎自守，却不道做女子的，须要言不及外，衣不见里，岂可夤夜出来，与人相会。”杜小姐又微微叹息道：“妾终不负郎，郎亦何消这等着急。”遂令彩燕送回，即与紫菊翻身进内。谢宾又出了园门，一步步捱上西楼，不觉泪下道：“小姐，小姐，你虽假意向赚，却令小生此际何以为情。”当夜翻来覆去，展转不寐。至晓，复裁一律，仍托彩燕，以致仙道：

自获琼瑶赠，思君已岁余。
竹风敲夜寂。花月上窗虚。
既乏相怜意，何烦数寄书。
从兹谢妆右，别去漫踟蹰。

诗既去，将及傍晚，彩燕又悄然潜出，因值启祥在座，密唤谢生下楼，附耳低言道：“谢郎做一好梦，今夕更深时候，小姐准来作伴，好把衾枕安排，不必再题怨句矣。”即于袖中取出寸楮递过。谢宾又接来一看，上面写道：

不须别去不须愁，几度寻思只为羞。
分付玉人休怅望，今宵准拟会西楼。

谢宾又看罢，大喜道：“谁想小姐果肯见怜，还望小娘子从旁催促，不致愆期为幸。”彩燕点头含笑，自向里边进去不题。那一夜，为值夫人病重，杜小姐亲煎汤剂，捧进服下。候至更余时分，即悄悄的从厨房后，蹑出外厢。谢宾又靠着栏杆，侧耳细听，早已伫候良久。及至相会之际，杜小姐低鬟微笑，犹带余羞。谢宾又一接花容，喜从天降，遂解带入帟，赴那云雨之梦。两情欢洽，不待言矣。既而事毕，将及半夜，彩燕低唤一声，杜小姐即便整衣而起。谢宾又亦即起身，送至梯边，再三相订后期，俱不消细叙。

自此月余，谢生既已赴试到省，杜小姐亦因京邸人回，接往住所。其时，老夫人病已全愈，择日雇船，起身向北。只有杜小姐，思忆谢生，时时堕泪。临行之际，修书一封，密付管门朱媪，嘱令觅便寄与谢宾又。俄而三场已毕，又当揭晓，谢宾又获中第五十四名。会过房师主考，回至无锡。闻得杜小姐已经北上，便与启祥、启祯、启瑞作别，将至江滨。只见管门的朱老之妻朱媪，随后赶来。谢宾又惊问其故，朱媪道：“小姐临去，说起相公，泪如雨下，因再三致嘱，留下一封书信，着令传语相公，场事一毕，须要作速进京相会。”说罢，即于怀中取书递过。谢宾又亦堕泪道：“原来小姐如此厚情，能不令人黯然魂断也。”遂拆书细看，上面写道：

妾不敏，自幼喜拈柔翰。然不过借月命题，引花成咏。初未尝羨崔莺箫寺

之遇，夸韩氏叶上之诗也。所以深扃绣户，罕识春风，静处罗帏，岂援芍药。夫何郎枉掷果之车，妾起怜才之和，以致婢媵传言，遂谐私匹。每一扞心，能无惭汗。然妾所以爱郎者，情也。虽则我心匪石，难保君意如胶。拟欲订誓真诚，要盟终始。而槐黄忽届，君将鏖战棘围。妾以严命相催，亦当征辕北诣。遂不及握手言别，而临风慨叹，有不觉涕泪之涔涔者矣。即以学足三冬，何难一捷。惟乞试后，即诣长安。倘西楼有再续之缘，家君下东床之命，此则妾之日夜冀望而有幸者也。挑灯草奉，涕泣不知所云。

谢宾又看罢，连声叹息不已。那一日，为因风顺，至暮抵家。参见继母常氏已毕，到了次日，少不得遍向亲友拜望。一连闹了月余，即与同年顾长康，同赴公车。在路晓行夜宿，不一日已到了长安，当晚投寓客店。次日清早，梳洗毕后，便去拜谒杜公亮，恰值杜公亮自朝内议事而回。一见谢生，满面堆着笑容道：“恭喜贤侄，获掇巍科，使老夫一阅乡书，不胜欣跃之至。”忙命备饭，即着人到店，搬取行李。自此，谢宾又仍馆于杜公衙内。虽则彩燕不时步出外厢，怎奈耳目众多，莫能通信。忽一夕，杜公亮设宴后堂，请着谢宾又进内赴饮，在座只有启祯、启瑞，宾主共是四个。既而酒过数巡，食供两套，杜公亮道：“今夕座无他客，可作心谈。老夫为着国家多事，流寇未灭，惟恐有负圣上拔用之意，寤寐不安。所喜仲季两儿，近亦婚配。其放不下者，惟一小女，尚未字人。今幸贤侄青年高荐，异时功名，决不在老夫之下。愿将弱息见托，未知贤侄意可允否？”谢宾又慌忙起身谢道：“小侄一介书生，谬荷老年伯厚恩奖拔，已出至幸。若蒙许配令爱小姐，只恐蒹葭难以倚玉，有辱门楣。还望老年伯另择快婿为是。”杜公亮掀髯笑道：“贤侄休得太谦。老夫秉性侃直，从来并无戏谑。自今夕见许之后，断无二三。但愿春闱鏖战，再图一捷为快。”谢宾又听说，满心欢喜。既而席散回房，口占七言一律，以述其欣喜之意云：

昨夜春风敞绮筵，红丝亲许为予牵。

不辜月底绸缪意，始遂湖中邂逅缘。

青翼漫教传怨句，碧窗拟共奏清弦。

新诗咏就重重喜，待报深闺窈窕仙。

话休繁絮，俄而又是二月中旬。三场毕后，谢宾又竟遭点额，以此怏怏不乐。又为了一件闲事，与启祯弟兄不睦，所以杜公亮屡欲卜吉议婚，俱被启祯阻抑而止。光阴荏苒，倏忽间又将一载。谢宾又既以小姐不得再会，又因杜公亮相待之礼日渐疏薄，意不自安，每每浩叹而已。正所谓：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且说杜公亮有一同乡至交，姓贾名安，现任巡城御史。其子贾传，新值断

弦。闻得杜正卿有女及笄，央媒求恳庚帖，杜公亮欣然许诺。只为男长女大，那贾御史便即拣个吉日，行聘过门。谢宾又闻了这个消息，暗暗流泪道：“我只为图就姻事，所以勉强逗留。今既不谐，岂有再住之理。只是感荷小姐厚情，无从面谢诀别，使我身虽去而魂魄不能去耳。”当下自嗟自叹了一会，料想难以再留，只得吟就绝句一首，着令彩燕持进，以别仙道：

思卿不见又经年，不怨春风只怨天。

生死别离休再说，强拈绝句寄妆前。

将诗寄后，即向杜公亮告别。杜公亮挽留不住，置酒作饯。

要知谢生去后如何？且待下回解说。

第十二回 严协镇幕中赠美

诗曰：

寇锋不可灭，海宇忽骚然。

玉石既同尽，家室宁保全。

昨逢故乡友，备将家信传。

昔居锦绣国，今傍战场边。

家破不足恨，所恨妻少年。

不知生与死，从此各一天。

安遇杨越公，破镜再得圆。

且说谢宾又，自与杜公亮作别，即日离了北京，向南进发。那一时，正值流贼攻陷了湖广地方，山东州郡，无不望风瓦解。一路草寇窃发，十分难走。故自正月望后起程，直至三月初始抵淮安。将欲买舟过江，忽闻彰义门已破，大行皇帝缢死煤山。谢宾又不自觉向北哀恸道：“神京既失，则杜年伯决然殉难，我那仙小姐，亦必堕于贼人之手。若不亟去寻访救援，西楼之约安在哉。”遂命店家暖酒，一连饮了五六巨卮，扬袂慷慨而歌曰：

有美人兮相会难，将翱将翔兮忽间关，神京一失兮必摧残。我安归去兮矢死寻，天若见怜兮彼必生，天不见怜兮死亦欣。

歌竟即便挥鞭骤马，向北而行。时有同寓者，询知其故，再三劝阻。谢宾又挥手谢道：“多蒙列位苦口相劝，岂不知感。只是人生一世，惟在情义两字，若使寡情灭义，生亦何颜。我亦明知此去无益，不得不空作情痴耳。”言讫，不觉泪数行下。那同在寓内的，无不感叹。谁想，自淮至京，地方残破，野

店荒凉，行人稀少。谢宾又只得冲烟冒险，随路行去。历尽艰难，并无悔意。忽一日，将及傍晚，正欲寻店歇宿，只见一队人马，俱执鲜明器械，驰骤而来。谢宾又刚欲退后躲避，那马早已冲在面前。原来却是一伙土寇。见了谢生，那为首的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辄敢在此独自行走，从实供称，免你一死。”谢宾又略无惧色，亦厉声叱道：“我为觅死而来，何消以死相吓。奴辈所利者行李耳，任尔取去，何用怒为。”那群盗内，有一穿白少年，向前问道：“尔莫非是苏州人否？”谢宾又道：“我即是苏州举人谢嘉。细听口音，想汝亦是彼处人氏。”那少年慌忙滚鞍下马，拜伏地下道：“原来就是恩人之子，每思图报无由，谁想此处相会。”便把谢宾又主仆，邀进寨内，置酒相欢。谢宾又茫然不解其故，只得将错就错，勉强坐下。既而酒后，从容启问。那少年道：“小子姓王，名焕，力能举鼎。当十七岁时，曾在太湖起义。为因醉卧虎丘，被着捕役擒解吴县，收禁囹圄，议欲将某立毙杖下。谁想令先尊与吴县知县同年契厚，恩蒙怜焕，自幼邻居，致书嘱县备，云焕方乳臭，误为湖盗张犬，引诱入伙，然亦鼠窃辈耳。幸宽法网，令彼自新等语，遂蒙吴县将某拟徒发配。则自今已往之年，皆出于令先尊再生之德也。向闻仙逝之后，深以罪重，不敢到城吊奠。今得幸会，正某报恩之日。但值中原鼎沸，荆棘满涂，此时此际，只宜速返故乡，为何台驾反向北去，愿闻其故。”谢宾又便将寻觅杜小姐的事，备细述了一遍。王焕踊跃而起道：“轻生重义，此正大丈夫所为，使弟辈闻之，不胜激烈。但此去燕京，虎狼遍地，纵使插翅，恐亦难飞。弟虽不材，愿当相送。且请安宿一宵，明日早行。”谢宾又慌忙起身下拜道：“若得壮士仗义相扶，何愁前路崎岖。俟到京之日，容图厚报。”当晚无话。

次早五鼓，王焕果即起身，与众人作别。腰悬双剑，手执长枪，装束得十分雄猛，拴着两匹骏马，与谢宾又各人骑了一匹，吃饱酒饭，即时前往。虽遇着几处关隘，俱被王焕夺勇冲过。不一日，已到了京都地面。王焕道：“此去京城，只有三十余里，一路自有大兵把守，可保无虞。弟以众弟兄相候日久，不及再送前去，只得就此告别了。”谢宾又道：“感承高义，正欲到京屈留少叙，谁想壮士急于返驾。但不知此番作别，后会何时？”王焕道：“当此南北分疆，正英雄求士之秋，公既文可安邦，弟亦武能戡乱，异途并用，岂无相会之期。”说罢，即挥手作别而去不题。

单说谢宾又，一到京师，就把杜仙遍处访问。自城外城内，并各营将士宅弟，委曲搜求，并无踪迹。自此，羁留数月，囊篋罄空，仆马丧尽。忽一日，于春明门外，遇着杜公家里一个老仆陈宣。谢宾又大喜，连忙扯到一个幽僻之处，问以京城破后杜公家室安在？那陈宣泪下如珠，不胜呜咽道：“家老爷于破城前一日，同着夫人投缳自尽。惟有小小姐，不知去向。及平静以后，始闻

小姐被害于安福胡同一个姓蒋的家里。小人随即买了一口棺木，将来收敛，现今停厝在一个草庵里面，此去上南十里就是。自分骸骨难归，谁料获遇相公，莫非还在梦中么？”谢宾又道：“汝去收敛小姐，可曾仔细验视不差否？”陈宣道：“彼时闻了这个消息，小人亦未相信。及至细验，果是小姐，所以买棺敛厝的。”谢宾又即令陈宣指引到庵。只见，观音殿左首屋内，停柩一口，前有神位，上面题着：明故杜仙小姐灵位。谢宾又向前拜了四拜，不觉放声大哭道：“小姐，小姐，我只道还有见面之日，所以千辛万苦，不惜性命，赶到京都。谁知玉碎花残，已做了梦中蝴蝶。虽非因我而死，我岂能舍尔独生。但恐黄泉路上，不容相见。”小姐，小姐，连叫数声，哭扑于地。陈宣慌忙扶起。叫唤多时方醒。自此，谢宾又即于庵中作寓，逗留二载。遇一乡戚会试，始得相附同归。一日，夜次黄河驿内，只见驿壁题首四绝，其诗云：

忆昔随亲向北畿，膝前欢笑共相依。

宁知今日重回去，化作啼鹃血满衣。

其二

生长兰闺二八年，惟知学绣向花边。

江山忽失风云改，弱质那能自保全。

其三

双亲殉国已全忠，女孝还应葬北风。

谁料马嵬魂未断，又随征鼓过江东。

其四

一番风雨一番愁，自入戎行即似囚。

薄命尚迟身一死，还将痴梦忆西楼。

谢宾又从前至末，读了一遍。再观诗后，题着十一字云：“姑苏难女杜仙拭泪漫笔。”不觉骇然道：“杜仙已死，那里更有一个杜仙，岂偶名姓相同耶？”揩抹双眼，再将四首绝句朗朗的哦了两遍，低头沉想道：“若不是杜仙，为何诗中所指，与杜小姐的心事一一相符。据我思忖起来，那杜小姐定应尚在，其庵中灵柩，决系陈宣那厮被人讹报的了。”当夜宿在邮亭，展转不寐。遂又一心思想，要求踪迹。谁料时移物换，倏又经年，每日坐卧，只在一间小楼之上。忽一日，晚照在窗，南风荐爽，靠着雕栏，正欲拈题消遣。忽见一双紫燕，飞入怀中。谢宾又愕然嗟异，便将双燕捧住，但见两边翼上，俱有红绒系着片楮。即解绒取楮看时，其楮纵横俱有二寸许，绝细楷书。其一写道：

妾杜仙，堕入虎狼之手。现陷吴淞。玄鸟有灵，好向谢郎，一通悃幅。

又一楮写道：

鼓鼙动地忽成灾，独返江南事事哀。

寄语檀郎休薄幸，早随玄鸟向淞来。

谢宾又看罢，忙将二燕放在桌上，连连叩首道：“紫燕紫燕，我与你素不相知，感承厚爱。倘获与杜小姐再续良缘，皆出于二恩使之所赐也。”那双燕向着谢生，亦作点头之状，回顾呢喃而去。

当晚，谢宾又登即雇船，连夜赶至吴淞。其时镇守汛地，乃是提督标下副协镇参将严公。清廉刚介，素为士民信服。那一日，军务稍暇，退坐后堂。忽报苏州谢举人谒见。严公最重斯文，即命小校延入。相见揖毕，分着宾主坐定。茶过两次，严公道：“贵乡既系姑苏，自远赐临，必有所谕。”谢宾又唯唯，停了半晌。严公又问道：“不知先生有何见教，愿即赐闻。”谢宾又欲言又止，容愈不怡。严公暗暗惊讶，又从容问道：“细观先生逡巡不答之故，岂于小弟有碍，故尔不即见谕耶？”谢宾又方徐徐说道：“小弟不知进退，为有一句要言，乃情义所不容己者，故特求见将军。然惟恐见罪，所以逡巡不敢启齿耳。”严公笑道：“弟辈武夫，有事便即直说，不若先生文士性格，自有如许委曲。望为明言，毋使小弟喉中格格然若有所阻。”谢宾又道：“小弟有年伯杜公亮，原任大理寺正堂。蹇遭闯贼，攻陷京师，以致杜公夫妇投缳殉难。料想史氏直笔，垂芳千古，这也不消说起。单为杜公有女，名唤仙，自幼许配小弟。谁料神京失守，彼此各天。近闻杜氏归在将军帐下，一则为年家谊重，一则为伉俪情深，所以星夜前来，辄敢冒昧琐渎。窃料将军，坐镇一方，岂乏金钗十二。望将此女慨赐完璧，庶乐昌之镜得圆，而图报将军，谅有日矣。”严公听说，沉吟半晌。乃答道：“小弟后房，虽有姬侍数十，那里耐烦逐一问他的居址姓名。若使尊夫人果系在内，当即悉唤出来，以待先生自行识认。”遂传命后衙，着令众姬一齐出见。俄而云板一响，只见袅袅婷婷，逐一轻移莲步，走出中堂，共是二十三个。俱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谢宾又欲仔细审视，忽见众人背后闪出一姬，身衣花绣罗衫，云鬟不整，面带愁容，向前唤道：“谢郎别来无恙！”谢宾又抬头一看，禁不住眼眶流泪道：“谁想小姐果然在此。今日此会，莫非梦里？”当下严公看见二人厮认，便令众姬退去，单留杜氏在堂。又命置酒，为谢生称喜。既而席上，严公顾谓仙道：“汝与谢君，夫妇久阔，何无一言？”杜小姐慌忙避席，含泪而对道：“惟恐将军见罪，是以不敢言耳。”严公欣然道：“汝今既会谢君，即谢君妇也，何必以我介意。”遂取金卮斟酒，将谢宾又杜仙各劝三卮。又取出衣饰相赠，约有千金。当晚二人即向严公谢别下船，明烛相倚而坐，各把愁怀细述。谢宾又即从前从后细细的诉了一遍。杜小姐道：“妾于城破之日，奉着严亲恩命，一同缢死。谁想妾缢在后，竟被侍女解救复苏。及城陷时，闯王遣贼逐户搜寻，妾知不免于难，即与三弟同避于安福胡同之蒋姓家。其后三弟与一同避难的女子，被

贼杀害，妾以躲在柜中得免。不料闯贼既去，妾即为严将军所获，含羞忍辱，每不欲生。为闻严公提兵南下，带妾从征，所以颯颜苟活，冀与郎君一面。及至分镇吴淞，咫尺姑苏，莫能寄附一信。忽见梁间双燕，终日向人对语。以后渐渐飞入怀抱。值妾堕泪时，二禽亦即俯首哀鸣，似有相怜之意。妾戏抚翼而告之曰，鸟果有知，可能飞到苏州东门外，为我寄信于谢郎否？那二禽伏在膝上，连连点首。妾以为异，遂即略草数语，将绒系缚于翼。谁想果至君所。古称黄耳寄书，未足异矣。”言讫，时已起更时候，遂即解衣安寝。其夫妇眷爱之意，不待细表。

次日黎明，将欲开船，忽闻岸侧有人高声叫道：“慢开慢开。我奉严将军之命，要与谢相公一见。”谢宾又听说，只道是追他转去，惊得魂不附体，连忙起身相问。那人早已跳上船来，仔细一看，原来非别，即上山东路上所遇的王焕。谢宾又把鬼胎放下，因问道：“王兄那得亦在此地？”王焕道：“自从别后，弟即投在山东总镇标下效用。以后跟随大兵，平定浙西。幸蒙题荐，拔授游击之职。为此得与严寅兄分镇松江。昨自郡城至此，因严翁谈及台兄，与尊夫人有此一番奇遇，所以特来贺喜。”谢宾又再三称谢道：“小弟向年，若非仁兄仗义相送，则久已命毙于虎狼之口矣，又安得与拙荆相会。然以风马各别，恐无见期。岂料兄翁协镇四郡，又于此地得瞻雄范，殊为欣快之极。”王焕又笑道：“此会亦不足为奇。弟于前岁，曾在山东驿舍，买一小妾，亦系姑苏人氏，性极聪巧，与弟夫妇之情，颇称相合。只是极欢之际，亦带泪痕。弟曾备诘其故，原来即尊夫人杜小姐的婢，名唤彩燕。为因思主情深，是以居恒抑郁。今杜小姐既得珠还合浦，此女亦归在弟室，却不道又是一件异常的奇事。”谢宾又听说，亦抚掌称快。王焕遂从便路，邀过私衙，备酒款待。杜小姐与彩燕，当下相见，各诉衷怀，无不悲喜交集。其年，杜启祥亦自北地寄信回来，云已归在旗下授职。惟启祯、启瑞，俱为乱兵所杀。至今苏人谈及紫燕，俱以为异事云。

第十三回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诗曰：

神仙何必说天台，始信桃花遍处栽。

乱后春风缘易合，闺中环梦难猜。

艳姿会向瑶台见，幻质偷从月夜来。

堪羨幽期相共訂，異香縹渺下蒼苔。

从来人之寿夭，俱系乎命。然亦有修真炼气，辟谷餐霞，或为地仙，或得飞升白日，载诸史传，无足怪者。更闻百凡有情之物，久历岁月，亦得为精为妖，现形白昼，迷人黑夜。如唐人所述山魃木客，花妖月怪，以至狐狸变化。种种奇闻异说，虽云理之所无，实亦事之恒有。只是为崇害人的多，有益于人的少。假使世人或有致遇见的，也有惊悸成疾，也有痴迷损命。所以目之曰精，称之曰怪。岂料其中，亦有成真正果，得道长生。虽或变幻出奇，并非害人自益。故佳人才子，遇着乱离，得谐伉俪，乃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的事。惟是闻声相思，未曾相遇的时节，先有一个似仙非仙，似妖非妖的，冒托娇姝，偷寻风月，奇奇怪怪，弄出许多佳趣。比似那蕉帕记所演龙生相遇的故事，尤为新妙。

这段话头，出在先朝崇祯年间，太平府繁昌县，离城数里之外，有一秀才，复姓东方，单名一个白字，乃汉朝东方朔之后。其母临分娩时，晓日初升，所以取白为名，晓生为表。父祖俱登科甲，在繁昌县中，号称名宦。只是累代清官，家事不能十分富厚。又兼东方白年才弱冠，父母相继去世，生长奢华，不勤家务，日逐饮酒赋诗，挥金结客。因此不上数年，渐渐消乏。忽一日，春光明媚，东方生邀了同窗的两个契友，一唤苏澹如，一唤林仲蔚，出到郊外闲游。将及中午，捡那水边林下，唤着家童，摆开酒果，席地而饮。既而酒至半酣，闲话中间，苏澹如笑道：“东方兄今年已是二十三岁，为何未娶尊阍？岂犹未识裙裾内滋味，抑如张君瑞别有西厢奇遇者耶？”林仲蔚亦笑道：“吾看晓生，风流倜傥，美如冠玉。日读美人闲情诸赋，岂不知钟情我辈。想必有姣好如朝云者，时作阳台好梦，故尔未寻玉镜台耳。”东方生叹息道：“弟家虽有数婢，俱是粗丑不堪的。即媒妁纷纷，不时将那庚帖来议姻，怎奈先君弃世以后，家渐萧索。所以百金之聘，尚难措处，以致蹉跎至此。“三个正在闲叙间，忽见老苍头周吉，急急的前来寻见，向着东方生道：“今有河南陈留县贾老爷，尚未知先老爷归天，差着两个管家，赍了一封书，特来问候。想书中别有什么缘故在里边。那管家要与官人面话，所以教我来寻，望作速回去罢。”东方生厉声道：“日色未斜，酒亦未醉，知己谈心，正在畅快之处，偏要你来絮絮叨叨，讲这一会。他既远至，就是晚间相见，亦未为迟，何必如此性急。老苍头道：“那两个管家，听说先老爷仙逝已久，就要回去报知贾老爷，专候官人拆看来书，讨一回札，星夜就即赶回去的。为此连催数次，不得不来相报。”苏、林二生遂即起身道：“东方兄既有正务，弟辈已入醉乡，不敢久坐，就此回去罢。”东方生挽留不住，即命苍头，收了杯？，与二生作别，取路回家。

你道，贾公是何官职？河南太平，隔省遥远，有何瓜葛，致书问候？原来贾公讳范，官居口卿，与东方生的父亲同中进士。于筮仕初，同任山东，最相契厚。后因足疾，告归林下。做人端方厚重，治家最严。只是年将六十，并无子嗣，只生一女，名唤琼芳。那年，已是一十七岁，为因择婿，尚未受茶。因闻东方生早岁游庠，声名籍甚，故特专书候问，并欲东方生到彼一晤。闲话休提。

且说东方生，当下回来，与贾管家见过，接那书札，拆开细看。只见书上写道：

忆自都门分袂，音问遐疏。年兄既已高卧东山，弟亦蹇罹足恙，归息林下。虽暮云春树，驰想日深，而术乏长房，无由缩地，惟于子规声里，时堕数行泪耳。窃想年兄，膝前斑彩，不减谢庭玉树。弟也，弱息徒存，西河抱戚。其间苦乐，又不啻霄壤之殊矣。故特专口奉候，并屈佳郎公至舍一晤，俾得靛面请教，以开茅塞，则弟之甚幸也。统祈台鉴，无虚伫候。不宣。

东方生看毕，对着贾管家道：“重烦二位远来，足见你家老爷一片殷殷厚谊。不料先君弃世，已经三载。极欲同着二位，即去问候一遭。所虑家内乏人，难以远出奈何。”那贾管家道：“小人两个临出门之时，家老爷又再三叮嘱，必要请大相公前去一会。若是家内事体，可以托人掌管，望乞即日枉驾，庶不失家老爷盼望之意。”东方生沉吟半晌道：“二位暂且过了，今晚容思，明晨再为商之。”到了次早，贾管家又再四坚恳，东方生犹豫未决。因谈及贾公家内事情，从容问道：“闻得你家老爷，只有一位小姐，不知多少年纪，曾受聘么？”贾管家道：“家小姐今年一十七岁，还未纳聘。”东方生又问道：“生得如何？”贾管家道：“家老爷治家严肃，小人们也罕得见面。但闻琴棋诗画，件件俱精。若论容貌，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东方生听说，心下大喜，主意遂决。即将家内之事，交托外母管理，外面帐目，俱着周吉主持。当日收拾行李，带了书童紫电，同两个管家一同起身前去。

不一日，到了陈留。两个管家先去报知家主，东方生随后而入。贾公喜悦，忙出来接进堂上。相见已毕，各叙寒温。贾公道：“忆自京邸与贤侄会后，倏忽已经五载。顷闻小价报说，令先尊去世，业已三年矣。道里辽远，不获以一觞作奠，使老夫闻之，五内俱裂。所幸贤侄气宇哀然，才名藉藉，异日功名，决不在令先尊之下。”东方生道：“小侄罪孽深重，以致先君早背。今蒙老年伯破格垂情，所以闻呼即至。但无寸芹为敬，负罪良多。”说罢，一茶再茶，又将些时事闲叙了一番，少不得整备酒肴款待，俱不消细说。当夜席散，将那堂之西首书室，把与东方生做了卧房。自此一住旬余，每日间供给之盛，礼遇之隆，胜似那嫡亲犹子。只是贾公家法甚严，日常并没一个婢女出到中

门以外。那东方生，原为着小姐而来，谁想内外杳隔，心下怏怏，大失所望。幸喜卧房之侧，就是一所绝大的花园，中有牡丹亭、芙蓉阁，以至曲栏雕槛，十分华丽。刚又值二月中旬，娇红腻紫，竞艳争芳。所以东方生每日与贾公，在园游赏，尽堪消遣。

忽一夜，月明如昼，东方生因贾公外出，独自一个，慢慢的饮了数壶。将至更余，书童紫电，已是蹲在窗边垂头而睡。东方生带着半酣，诗兴勃勃，朗吟一绝道：

十载交游侠客肠，负才自信有文章。

但知把酒邀明月，莫问他乡与故乡。

吟毕，又一连饮了数杯。忽听得竹屏之后，笑声隐隐。东方生心下惊疑，连忙走出轩外。四围一看，只见两个美丽女子，轻裾冉冉，携手而来。须臾近前，向着东方生，深深的道了两个万福。东方生仔细视之，那两个女子，生得如何？但见：

一个衣青，一个衣白。娇容绝世，秀发拖云。那衣白的，丽似梅花笼淡月；那衣青的，袅如杨柳轻烟。论妖姿，分明仙子临凡；问芳庚，恰值牡丹初绽。若非是郑康成的侍女，定然是白司马的青衣。

当下东方生一见了两个丽妹，按不住神魂荡漾，欣然笑道：“敢问二位姐姐，是贾老爷宅上何人？为何夜静更阑，还在园内，特来下顾小生，有何见谕？”那衣白的女子答道：“妾身名唤素馨，这个衣青的唤做秋影。俺两个俱是跟随琼芳小姐的侍婢。俺家小姐，素性爱月，故候着家老爷睡熟，即与妾辈偷出香闺，将那清光玩赏。今夜忽闻郎君高吟佳句，所以小姐特命妾来，要求咏月新诗，以作闺中珍玩。”东方生听罢，不胜技痒，连声应道：“向闻小姐能诗，奈缘重门杳隔，无由请教。今蒙小姐不以荒疏见弃，敢不抛砖引玉。”遂取花笺一幅，题下七言绝句一首道：

三五良宵月正圆，月当圆处倍堪怜。

莫愁今夜西轩静，争似嫦娥独自眠。

素馨微微笑道：“郎君诗虽敏捷，意却轻狂。容俟妾辈转达小姐。倘有话说，当以报郎也。”言罢，接了诗笺，仍与秋影携着手，翩然而逝。东方生回进卧室，心下狐疑，不住的想道：“若使小姐果系怜才，则明夜夜深时，必然出来面会。倘有侥幸之处，也不枉了来此一遭。”又想到：“我到此半月，悉知贾公的闺闼，防范甚严，怎有疏虞，容着小姐夜深人静，独自出到花园之内？莫非是花木之妖，将人迷弄么？”当夜展转不寐。次日清晓起来，悄悄的问着一个小童，果有素馨、秋影二婢，遂坦然不疑。

那一夜，东方生略略的饮了数杯，即退入西轩，打发紫电先睡，独自靠在

雕栏，咏那“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之诗。俄而漏下二鼓，只见素馨、秋影联步而至，莞尔而笑道：“恭喜贺喜，郎君做了好梦也。小姐已在牡丹亭上，专请郎君过去一会。”东方生听说，喜出望外，连忙随着二婢而行。到了牡丹亭，只见琼芳端然立于亭内。素影娟娟，轻裾袅袅。但觉一阵香气袭人，其国色也。东方生趋步向前，深深一揖道：“小生乃村塾鄙人，小姐是中州丽质，何幸今宵得承清盼，情逾常格，感动五中。”琼芳低声答道：“蒲柳之姿，生长孤陋，幸遇郎君远顾，下榻西轩。虽则景慕才名，无奈重垣遐阻。诩意看月中宵，获聆佳什。故特专鬟相候，愿拜清光。”东方生笑道：“昨宵酒后俚言，有污清耳。愿求珠玉，以慰芜怀。”琼芳道：“贱妾偶附幻花之质，从无咏絮之才。君既见索，敢不杜撰一章，以求斧正。”遂徐徐吟道：

柳作双眉花作容，漫将倾国羨蒲东。
清宵独伴墙边月，疏雨常愁沼上风。
粉蝶何心春欲暮，黄鹂如怨晓来空。
君虽怜妾难知妾，别有幽怀未许同。

东方生连声赞道：“小姐真是锦心绣口，所以有此白雪幽兰之调。小生学惭窥豹，句乏雕龙，不敢复道只字矣。”琼芳道：“郎君诗才妙绝，不减庚、鲍，何必过谦。”东方生乃朗吟一律道：

春深偶向洛阳游，幸寓名园散旅愁。
帘卷孤亭风弄竹，花寒三径月当楼。
漫凭诗句成佳会，敢想睢鸠赋好逑。
只愧予非韩寿侣，异香安得倩卿留。

东方生吟讫，琼芳微微笑道：“君才远过韩寿，妾亦耻同充女。今夕之会，实因慕郎才貌，休得妄疑妾有他心也。”东方生口虽吟诗，一眼看了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闺媛，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子内去。怎奈琼芳容色端庄，语言严正，又值二婢紧紧的侍立于旁，虽欲以情词动之，无由可入。遂将古今骚人淑媛，评品了一会。琼芳因从容问道：“从来名花倾国，原无二致。君之所评，古来姝丽，诚有当矣。但不知花有堪爱者几种？”东方生道：“花之可爱者甚繁，予独爱莲之清洁，梅之芬芳，菊之隐逸，海棠之绰约。此外俱属凡葩俗卉，卑卑乎不及数也。”琼芳变色道：“不谓郎以聪明之资，过人之识，而评论之陋，诚有可笑者。夫花中之王，惟称牡丹。花之香而最艳，亦莫如牡丹。所以魏紫姚黄，列于名谱，绛英绿萼，咏入新诗。虽使金谷园中，百卉俱备。而檀丽莫如此花，至以锦幔绣帷，遮风障日，而所获惟在此花。郎乃舍而不取，毋乃太谬乎。”东方生道：“小生妄加月旦，有失名花，小姐讥之良是。但已月转西廊，夜将半矣。客中寂寞，小姐亦肯见怜乎？”琼芳听说，低头含愠

，拂袖而起。二婢簇拥，由特丹亭后，穿着竹径，环珊珊，霞裾冉冉，飘然而去。东方生目断意迷，如丧魂魄。回至西轩，长吁短叹，直到天晓，不能合眼。是日，神思困倦，假推有病，一直睡至傍晚。贾公进房慰问道：“贤侄贵体不安，愿加保摄。但闻解忧之物，惟有杜康。为此特备香醪，聊与贤侄消遣一会。”东方生再三谢道：“感承老年伯厚情，酒亦小侄平生所好。奈因家业飘零，功名未遂，虽有醇醪，莫能解其郁结耳。”贾公又曲为劝慰，即命取酒对酌，东方生勉强饮了数杯。贾公见其怏怏不乐，随亦起身进去。当夜，和衣睡。至二更时候，只见素馨、秋影，携了衾枕，排闥而进，向东方生笑道：“快些起来，迎接小姐，睡何为哉。”东方生刚刚站起，那琼芳已至房中。素馨、秋影将门反掩而去。东方生欣喜之极，莫措一语。亲为琼芳解衣卸带，同赴阳台。云雨之际，娇羞畏缩，真处子也。既而漏下五更，素馨、秋影即来迎接，琼芳披衣而起，口咏一诗道：

夜深香雨散幽空，珍重郎君惜晚红。

若问根株何处是，教人重恨五更风。

东方生殷殷送至轩外，重与订期而别。自此，每夜二更而来，五更而去。同宿于西轩者，将及一月。东方生以为真是琼芳，拟欲倩媒求婚。不料流贼攻陷归安。消息甚近，满城士庶，咸思迁避他方。

一日中午，贾公自外慌慌张张挥汗而归，对着东方生道：“顷见中尊，据报流寇已犯境上，我今连夜收拾细软物件，打发老荆小女随着贤侄先出城外，暂于客店住下，我与舍弟贾子锡，随后出来。大都贼势披猖，不能平靖，必须避到贵县，就借贤侄宅上暂居，以观动静。”东方生听说，又惊又喜，连声唯唯。当晚更余，琼芳独自一个，悄然走至，低声嘱咐道：“适蒙家君分付，妾同老母，明早出城。惟恐路上郎或窥觑，或与侍婢交言，一露风声，不但好事乖张，必致贻羞蒙垢。故特乘闲出来一会，千祈谨慎为主。”东方生道：“不须小姐叮嘱，小生自当谨慎。”琼芳又拔下玉燕钗一只，留与东方生道：“异日相会，以此为证。”东方生接得燕钗，琼芳登即悄悄而去。

到了次早，贾公收拾停当，雇了一辆车儿，即令夫□□□□□嘱托东方生护领出到城外，安顿在客店内等候。贾公来时，一同前去。谁料等至午后，贾公并不见到。只听得炮声如雷，店门前经过男男女女，无不扶老挈幼，背着包裹，啼啼哭哭，争去逃难。不多时，连着店家也要关门闭户，收拾起身。急得贾夫人没做理会，忙唤两个老仆，并与东方生商议道：“流贼已在后面杀来，老爷又不来至，若不随众奔逃，必致被难。又恐去后老爷来时，不能相会。似此进退两难，如之奈何？”东方生道：“据着小侄愚见，老年伯必被阻隔在城。老伯母若不急去，祸必至矣。莫若到了前面地方，寻一安顿之处，然后再

来探候老年伯的消耗，方无失误。”贾夫人点头道：“贤侄所见极是。”遂即同了店家夫妇，一齐起身，连夜趲行。

离了陈留，约有七十里之外，地名石沙村，借一庄房住下，当即打发一个能干的家人，唤做贾秀，回到县中探望。一去三日，不见回语。等至第五日午后，始见贾秀回来，向着贾夫人禀道：“小人当日奔行到县，只见流贼漫山遍野，难以前进。向一村僻人家，过了二晚。至第三日，那流贼始拔寨而去，遂即挨进城内。到了自家宅子，只见贼将把一张封皮封着，四边邻舍，并不见一个人影。被贼杀死在地上，沿街遍巷，不计其数。到处寻问，竟无老爷的消耗。为此急来报知夫人，请再从长计议。”贾夫人与小姐听罢，止不住眼眶流泪，号哭起来。东方生再三劝慰不住。要知端的，下回便见。

第十四回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词曰：

百岁光阴过得易，何必劳劳为久计。关了门儿了香，做首诗，吃个醉，莫问阶前花落未。屈指五旬零又二，渐觉世情无趣味。白发羞将青镜对。忍些亏，耐着气，既不沽名还撒利。

——右调《天仙子》

当时贾夫人与琼芳小姐，呜呜的哭了半晌。贾秀劝道：“夫人且免愁烦，那闯贼虽则去远，本地土寇，处处窃发。若留顿在此，恐遭荼毒。夫人急宜起身，到了东方公子家里住下，方保无事。待小人就此再行前去，寻问老爷。倘遇着时，星夜赶到繁昌相会。但不及护送夫人，前途保重。”贾夫人只得拭干了泪，将些盘缠，打发贾秀去后，即日谢别了庄主，与东方生等就向繁昌进发。在路无事，不必细说。

单表琼芳小姐，年方一十八岁，能诗善画，素性端庄。生得姿容艳丽，举世无二。自小不出闺门，家中童仆，罕得见面。不料陡值乱离，当下随着母氏，到了东方生家下，住在靠东厅楼。虽则惊魂暂定，怎奈贾公杳无消息，又兼远离乡井，自有许多不便。因此双眉不展，时刻泪零。那女婢中，惟素馨、秋影两个，最得琼芳宠爱。一日，素馨偶从西首廊下经过，忽遇着东方生自外而入。东方生笑容可掬，以目睨着素馨。素馨双脸涨红，急急的趋过东厢。东方生心下疑道：“向时花园之内，素馨、秋影待我何等帮衬亲热，及至路上到家，一见了疾忙掩避，唤之不应，并不瞅睬。然在那时，犹恐眼目众多，所以佯为敛迹。岂今在我家内，为何情致疏冷，遇见之时，依旧退缩，其中必有缘

故。待我写下一诗，遣婢小菊，假以送花为名，衬诗花下，送与小姐。他若见了，必有好音见示。”遂取出梧叶笺一幅，题着七言一绝，采下菊花数茎，并以诗笺衬放筐内，密着小菊送与琼芳。琼芳接花，方欲取贮瓶中，忽见花下露出笺纸一幅，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向在巫山路已通，幸今神女下巫峰。

为云为雨知何日，空使襄王入梦中。

琼芳看毕，（弗色）然不悦。心下想道：“料想此诗，必系东方生所做。但他以年家子侄到我家里，内外杳隔，与我并不会面。今不幸避难而来，只于进门时相见一次，因何突以邪词暗递？狂妄不根，一至于此，殊为可怪。”遂唤素馨，以诗示之。素馨道：“此生果系太狂，日昨偶在西廊经过，他即笑脸相迎，以目挑逗。若不是住他的房子，必将他辱骂一顿，看他怎样做人。”琼芳道：“我欲将此笺纸，告禀夫人，与他理论，汝以为何如？”素馨道：“虽则狂生无礼，然夫人已投寓在此，家老爷又凶吉未卜。若一声张，反为不美。自今以后，小姐只宜严戒诸婢，不许出到外厢，闭户深藏，以待贾秀回来。万一寻着老爷，贼去平静，那时收拾回去便了，何必与他争斗，以滋物议。”琼芳点头道：“汝言深为有理，只可恨狂童乱道，使我霎时怒发，按纳不住耳。”遂将菊花并把诗笺扯碎，着令小菊带回。东方生见了，越越惊疑道：“想我并无得罪之处，为何小姐骤然变脸？真教我难舍难猜，何以为计？”

正在沉吟筹忖，忽见族兄东方子期，远出而归，突来探望。东方生接进，相见毕，低头不语，并不叙着寒温。子期怪问道：“与贤弟别将一载，幸得还乡，当此中原鼎沸，闯贼纵横，将来身家难保。正欲与弟谋一保全之策，乃低首沉吟，口中咄咄，岂有什么紧要事情，抑或有所不足于愚兄耶？”东方生道：“实不瞒兄。小弟为因手中困乏，亲事难谐。今幸贾老年伯的夫人同小姐，避寇而来，寓在东楼。闻得那小姐年方二八，尚未纳聘，意欲求婚。怎奈无一稳当的媒妁，为此心绪摇摇，摆决不下。”子期道：“既系年家，门楣相对，只须向着贾公求取庚帖，可以立妥，何必过为愁烦耶。”东方生道：“只因贾年伯被贼围城，未能得出。今虽差人前去寻探，日久尚无消息。必须得一能言者，向着年伯母，委曲求之，便获成就。然不患无能言之人，而患不能相见。所以踌躇不决。”子期欣然笑道：“贤弟若肯筑坛拜将，何患无人。”东方生急问道：“还是那一个？”子期道：“就是我，只在明日，以年家侄礼，请见贾夫人。待恃那三寸不烂之舌，说着夫人，管教这头亲事，可以唾手而就。”东方生大喜道：“若得停妥，愿以负郭五十亩为谢。”当夜无话。

次日早起，东方子期将着几件浙江土宜，果以年家侄礼，请见贾夫人。贾夫人难以推辞，只得出来相见。子期恭恭敬敬，纳着头拜了两拜，备细叙了温

寒。因问道：“老年伯为何不见？”贾夫人泫然下泪道：“只因老身同着令弟先行，拙夫在城，杳无下落。”子期道：“小侄昨抵京口，闻得陈留县中乡老先生，被闯贼掳去者，共有一十七人。只怕老年伯亦在其内，吉凶难保，如之奈何？”贾夫人听说，愈加歔不已。小姐坐在屏后，亦即呜咽起来。子期再三劝慰道：“此乃小侄传闻之言，恐未的实。老伯母自宜保重。”贾夫人又问道：“近日闯贼大势若何？”子期道：“闻得闯贼破了河南全省，今已流至山东地方。所过郡县，无不望风投顺。只怕将来敝地，亦非安静之所。”贾夫人道：“拙夫生死未知，故乡已为贼穴，老身母子，全仗贤昆玉覆庇之力。倘获瓦全，感当不朽。”子期道：“小侄力微才劣，安能有以仰裨老伯母之万一。但闻令爱小姐，笄年未字，愚弟晓生，年逾弱冠，亦未有室。据着小侄愚见，老伯母何不以小姐许配晓生。在晓生弟，以年侄而兼半子，情尤亲密；在老伯母，择婿相依，则他乡即若故乡，不致有仳离之感。况今盗贼蜂起，朝难保夕，万一此地又动干戈，那时舍弟自顾不暇，或与老伯母中路抛撇，使令爱小姐，出头露脸，或致失身匪类，则悔之晚矣。故为老伯母计，莫若许了婚事为上。”贾夫人道：“贤侄乃金玉之言，老身岂不知之。但俟拙夫作主，不敢擅许。”子期道：“正为老年伯先生日久无信，不若将小姐许了舍弟，待舍弟再同一个老仆，星驰前去探求下落，以婿寻翁，自然不避斧钺。倘即寻见了老年伯回来，择吉完姻，有何不美。况在乱离时节，拘不得平常礼数。须要反经行权，见机而动。此非小侄为着舍弟作说客，望乞老伯母三思可也。”贾夫人道：“郎君之言，句句切实，使老身闻之，如醉方醒。但小女迟至十八岁，而尚未受茶者，岂真无一宦室年家求联秦晋，皆由其中别有一事，所以难许耳。”子期道：“愿闻其故。”贾夫人道：“只因小女甫十岁时，有一玉工，将着一只玉燕钗来。小女见而喜爱，遂以重价得之。后有一个相士，见了燕钗，不胜惊异道：‘此钗的系古物，但彼时原有一对，虽或分离，不久自当成偶。今小姐既获此钗，则异日有来求婚者，亦必以燕钗为聘，否则不是姻缘，不可轻许。’言讫，那相士忽然不见。所以愚夫妇信以为真，凭着多少年家故旧，求取庚帖，因无玉燕钗，故一概执意不允。今贤侄为着老身之计，言甚淳切，老身敢不听从。但问令弟果有玉燕，则亲事便可立时允妥了。”子期遂站起身道：“既有此说，小侄不敢强劝，容俟询于舍弟。倘有玉钗，再来回报。”遂即辞了贾夫人，出到西轩。那东方生等候已久，欣然迎进道：“谈了多时，想老夫人有些允意么？”子期道：“被我委曲言之，贾伯母已为首肯。但所要聘物，只怕吾弟未必能备。”东方生怔道：“要甚聘物？若是家下没有，容当多方措办。”子期皱着眉头道：“太难太难。若论此物，不减蓝桥玉杵，只恐吾弟未能得以裴航耳。”急得东方生火性直冲，连声道：“难与不难，不知要甚物

件？乞即向弟言之，为何只管藏头露尾。”东方子期遂将贾夫人所言玉燕钗一事，备细说了一遍。东方生听罢，心下忽然想起，小姐临行那一夜，将着一只玉燕钗，与我说道：“他日相逢，以此为证。”想必小姐晓得这个缘故，所以付我为聘。遂笑道：“我只道要甚珍宝，难以谋求。若说玉燕钗，小弟久已谋之在篋。吾兄看得太难，岂不可笑。”子期道：“贤弟虽有玉钗，只怕与那边的未必相符。且将出来与我拿去，倘若果是一对，则在今日便可以决定了。”

”东方生遂将玉燕钗取出，付与子期。子期捧玩多时，啧啧赞赏道：“此钗玉色晶莹，雕琢异巧，信是数百年之物。看来这段姻缘，必能成就。”当下子期将了玉钗，再去请见贾夫人，就递与侍鬟，转奉夫人一看，不觉失惊道：“此钗果与小女的一般无二，谁想姻缘果在此处。”忙唤秋影，着向琼芳取出那一只玉燕钗来。相并一看，果是天生一对。贾夫人笑道：“信是天缘，无容勉强。贤侄请回，待老身将此玉钗，与小女看后，即来回复。”子期道：“老伯母金口一诺，决无改易。待小侄先去回报舍弟便了。”子期去后，贾夫人随即进房，对琼芳道：“谁想东方公子果然获有燕钗，此乃天缘注定，应为夫妇。只是你的爹爹，自从贾秀寻访去后，杳无信息。我做娘的只得权自应允，但不知你的心下如何？”琼芳道：“全凭母亲作主，何必问着孩儿。”贾夫人遂即遣仆，回报子期，着令即日择吉行聘。及到了行聘那一日，贾夫人设酒款待。酒过数巡，贾夫人惨然下泪道：“老身命蹇，适逢乱世，抛离乡井，远寓繁昌，此真大不幸也。感承郎君留居贵宅，得蒙照扶，不致徘徊岐路，风鹤惊心，此则不幸中之大幸也。诩意子期贤侄，肯执斧柯，玉燕相逢，遂谐秦晋，以贤婿之才，前程万里，使小女终身有托，此则出于意料之所不及，又不幸中之至幸也。但尔岳翁，存亡未卜，自贾秀去后，经今数月，杳无回报。眼见得凶多吉少，使我寸心如剪，寤寐不安。前承子期作伐之时，亲许聘后当令贤婿同一苍头，亲去缉探。故以男长女大，应即选吉完尔伉俪。惟尔岳翁不归，碍难造次。意欲遣着苍头钟义，即于明日，随了贤婿去走一遭，不识允否？”子期道：“小侄前番亲口相许，岂有不去之理。”东方生道：“岳母请免愁烦，小婿虽则不材，愿当前去，必要根求一个下落，稳与岳父同归。”贾夫人又泣道：“若能如贤婿之口，得以无恙，则老身还可少留残喘。倘有不测，老身即当了你们两人姻事，亦图自尽矣。”言讫，放声大哭。琼芳在内听见，不觉哭仆于地。东方生与子期，亦为之凄感，当即告退。至夜，收拾行李。到了次晓，托着子期在家照管，辞了贾夫人，与老苍头钟义，起身向着陈留县去。

行了数日，将及河南地界。时已傍晚，投入客店。只见贾秀背了包裹，亦投进店来。东方生急忙叫道：“贾秀，你回来了么？”贾秀抬头，见是东方生，失惊道：“公子为何来到这里？”东方生道：“只为你去久不回，老夫人放

心不下，特着我与钟管家再家寻问。你可探得老爷的消耗么？”贾秀道：“小人自在石沙村庄上，辞了夫人公子，连夜赶至陈留，打听了数日，俱说道：‘本县共有十七个乡绅，俱被闯贼掳到东昌府地方，只剩两个，其余尽已被害。’小人当即奔往东昌，怎奈一路土寇窃发。虽则身畔没有东西，惟恐劫去落草。为此沿途延迟，将及半月，始到东昌府内。正欲根寻，被着一个贼头目拿去喂马，一直随到陕西界上，方得脱逃。及至东昌，细细的访问时，并无此事。只得再回陈留，天幸遇见一个旧邻陈子佳，说道：‘你家老爷，同着几个乡宦，俱被李闯麾下伪都统刘仁捉去，监禁在怀庆府姜宦的宅内。’小人闻了这个消息，随即赶至怀庆，问到姜宦门首打听时，老爷果然在内，但有贼众防守甚紧，不能进去。为此急急的赶回，要与夫人商议。今幸公子到来，必有高见。”东方生道：“你家老爷若还生在，待我与钟管家至彼，寻个计策相救。你已一路辛苦，不必同去，且到我家下，报与老夫人知道，免他挂念。”贾秀欣然依允，到了次日五鼓，自向繁昌而去。东方生只带了钟义，前往怀床。

不知救得贾公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诗曰：

仆事主兮臣事君，谁能重义轻其身。

请看长须能救主，愧杀区区负义人。

却说东方生与钟义，出了店门，在路昼夜驱驰。不一日，到了怀庆府内，投一客寓住下，遂问至姜宦门首。只见许多贼将，在门把守，插列器械，威风凛凛，怎敢向前打话。东方生寻思，无计进路，只得同了钟义，回至寓中，与店主人商议道：“请问，那把守姜宦宅子的将官，不知姓甚名谁？与贵府朋友，可有个相熟的么？”店主人道：“那个将官姓吴名忠，只与敝府一个好管闲事的袁恕斋最相契厚。吾兄若有什么尊事，只与恕斋商量，无不立妥。那恕斋，就住在寒前十字街东首巷口，朝南黑竹双扇门里便是。”东方生登时即写了一个名柬，前去拜望。恰好袁恕斋闲坐在家，出来见毕，分着宾主坐下。东方生道：“久慕老亲翁盛名，小弟无事也不敢轻造。闻得游府吴公，与老亲翁相厚。特有一事仰求鼎力，倘蒙钧庇，容图厚报。”袁恕斋道：“弟与吴游府，偶尔识熟，不知足下有何见谕？倘可有效力之处，敢不遵命。”东方生遂

将前事，细细的述了一遍。袁恕斋道：“别项事情，尽可效力。若如所谕云云，只恐子牙再出，亦无计可施矣。”东方生便唤过钟义，于腰下解出所带之物，双手奉与袁恕斋，即跪在地上，再四哀求道：“带得白金百两，愿献为寿。久慕足下，侠烈丈夫，最能救人之危，济人之急。所以竭诚拜恳。若非足下，则妻父之命必休矣。”言讫，放声大哭。袁恕斋急忙扶起道：“深愧未有寸功，安敢叨领盛惠。但恐坚却，足下反不放心。权为收下，以图奉璧。”东方生又细求解救之计，袁恕斋道：“并非小弟作难，只因令岳招了刘都统之恨，所以难为解救。前者贵县城破之日，缙绅先生被获而拘留者，一十余人。以后带至敝府，每人索银三千两。若照数馈送，立刻放还。不料令岳先生同了几位不识时务的，既不馈银，又将刘都统毒骂了几次。彼时即欲加害，缘值督攻卫辉，以此羁禁姜宅。若欲解救，实非易事。且待小弟，即在今夕设下酒筵，请那吴公，于饮酒中间，微露其意。倘有一线之路，即当报命。”东方生又谆谆嘱恳而别。回至寓所，吃过夜膳，与钟义两个闷闷不悦，挑灯而坐。将及更余，忽听得叩门甚紧。钟义连忙起身，开门一看，只见袁恕斋带着两个仆者，提了灯笼，特来回报。东方生慌忙整衣，迎进内房坐定。袁恕斋道：“适间备酒请着吴公，到舍谈起前事。据云，都统不日回来，就要绑出梟首。若教放走了贾公，谁去代斩。弟又再四求之，那吴公说道：‘要小弟做情不难，只要一人，于夜深时进去，穿戴了贾公的衣帽，认做贾公，临刑代了一死。若得幸免，也是他的造化。如此，就是小弟在仁兄面上万分用情的了。’为此，连夜特来相报，望乞速为裁酌。只怕没人替代奈何。”东方生沉吟不语，钟义在旁，咬牙切齿，向着东方生道：“我闻古语说得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念小人向受老爷抬举洪恩，无可补报。今老爷被禁临危，正小人应死之日。愿即进去代替，誓不皱眉。”袁恕斋肃然起敬道：“壮哉壮哉，好一个忠义的管家。若得如此，你家老爷就有生路了。”东方生泣下道：“钟管家，你若果系真心，肯代主人一命，我就拜你两拜。”言讫，连忙拜倒在地。钟义双手扶住道：“不要折杀了小人，但有老妻弱子在家，万望公子垂怜看顾，则小人就瞑目于地下了。”又对袁恕斋道：“感承高谊，救我家主。但恐迟则有变，乘此夜深，情愿随了就去。”袁恕斋道：“难得你义气激烈，视死如归。真千古所少，不免就在今夜，换你家主出来。”又叮嘱东方生道：“足下好把行李收拾停当，待你令岳一到，便好起身。”言毕，遂带了钟义，急急的出门而去。东方生欷歔相送，钟义临行，亦回顾挥泪而别。

俄而漏下五鼓，只听得门上连叩三响，急忙开视，只见蓬头垢面，穿了钟义的衣服，随着袁恕斋来到。当下二人相见，不觉抱头大哭。袁恕斋慌忙劝住道：“你们翁婿，休为无益之悲。我已备下牲口，可即起身前去，昼夜趲行

，不得有误。我亦为尔，惟恐事泄被祸，挈家远徙。直候钟义有了下落，方敢出头。”东方生与贾公，向着袁恕斋拜了几拜，辞谢了店家，便跨上牲口，如飞的赶出城外。一路不敢耽延，直待离了河南界上，方得放心。又行了数日，始抵繁昌。东方生先到家内，报知贾夫人。取出一套衣服，把与贾公换了，迎接进门。当下夫人、小姐接进在内，抱着头痛哭了一场。贾公便将闯贼攻破县城、被擒前去许多苦楚，备细说了一遍。因问道：“夫人自到此地，前前后后的事，已在路上，闻于东方婿矣。但不知夫人主意何见，就把孩儿许了晓生？”贾夫人先将遣着贾秀探候，日久无信，再把东方子期相劝之言，亦细细的述了一番。贾公道：“深感夫人主张，若非东方婿亲至怀庆，寻着袁恕斋，则我已为他乡之鬼矣。但可惜了钟奴，使我时刻系怀，能无痛悼。”贾夫人亦伤感不已。过了两日，贾公备酒作谢东方生，并邀东方子期。正在酣饮间，忽听得外面呜呜咽咽，一片哭声。贾公惊问其故，原来是钟义的浑家，当日不见丈夫跟着家主回来，心下已是暗暗猜疑。这一日不知那一个漏了消息，所以母子两个，号啕大哭。贾公当即唤至筵前，惨然下泪道：“尔夫忠肝义胆，情愿替代，不是我忍心害理，屈他性命。他若被害，我当遍请高僧，诵经超荐。万一天若见怜，或得生还，我当侍之如兄弟。你母子两个，且免悲戚。”东方生又苦苦的劝慰了一番。当夜宾主怏怏，竟不欢而罢。东方生回至西轩，因值皓月当空，不忍就睡，独自一个坐至更余。忽于东北角上，吹起一阵香风，风过处，忽地闪出一个美人来。年约二□□岁，身披霞帔，手执纨扇，轻移莲步，走近栏杆。对了东方生，深深的道了一个万福，莞然笑道：“郎君别来无恙？”东方生又惊又喜，迟迟答道：“不知小生与姐姐，曾在何处会过？”那美人道：“原来贵人最易忘事，怎不记得去春，郎君寓在贾宦园内，妾同侍婢夜夜伴郎，新诗唱和，岂即相忘耶。”东方生道：“彼时相会者，乃是小姐琼芳，何为冒认？”美人微微笑道：“实不相瞒，妾乃牡丹花之神也。若不得男子真元，则难以飞升远举。幸遇郎君，聪明秀质，驻驾园中。妾遂变作琼芳，夜深相就，幸沾雨露。欲报无由，故特遍处搜寻那玉燕钗一只，使郎今日得谐姻好，则妾足以报郎之德矣。然不说明，惟恐合卺之后，夫妇猜疑。故乘此良夜，与郎一会。今而后，郎若再要会妾，只在年年三月尽头，牡丹盛吐之际，月皎无风，将着玉如意轻轻的叩花三下，则妾至矣。”东方生道：“姐姐乃是牡丹花神，既获闻命矣。敢问那素馨、秋影是何变冒？”花神道：“素馨乃是玉簪花，秋影乃是梧桐树。彼一花一木，亦系岁久成精，与妾为伴，故特倩伊说合，使郎无疑。”说罢又长吟一律，以赠生道：

休嫌幻质托花神，人世虚浮孰是真。

非子岂能成配合，因子方得缔朱陈。

三更鹤舞青城月，万里风高绛阙春。
从此相思不相见，期君麟阁建奇勋。
东方生亦口占一律，以赠花神道：
娇姿艳魄自翩翩，几度相逢洵有缘。
始识凡葩难表异，须知国色易成仙。
沉香亭北春风里，金谷园中夜月前。

从此思君浑不了，欲图后会是何年。东方生吟讫，欣然笑道：“月白风清，即承仙乡赐顾，不知西楼之梦，可能再续乎？”花神怅然道：“郎今新婚燕尔，其乐孔嘉。妾乃草木幻姿，安敢再共衾枕。况尘缘已断，保无天曹见罚。”遂拂袖而起，朗吟一绝道：

愧杀当时数会君，夜深偷解石榴裙。
只今已入清虚界，休想阳台旧雨云。

俄见微云蔽月，一阵清风飘动，花神即乘着清风，冉冉而去。东方生怅望久之，才归卧内。

又过月余，贾公与夫人商议道：“目今流寇纷纷，中原瓦解，料想未能回去。莫若选卜吉期，与女孩儿完了姻事，然后再为之计。夫人意下何如？”贾夫人道：“相公之言，正与妾身相合。当此离乱之时，那里拘得许多礼数。不妨草草完姻，亦免却尔我心上挂念。”贾公遂遣人邀请东方子期，以实告之。子期登即转达于东方生，东方生大喜。即日选了吉期，行过聘礼。及合卺之夕，男贪女爱，其夫妇相得之情，不待表矣。

一日东方生谈起花神一事，琼芳变色道：“何物妖魔，冒我名字，污我节操，殊为可恨，说他何用。”东方生道：“若非遇着花神，把那玉燕钗与我，安能与卿今日得做夫妇。则其大恩，自当求佩勿忘耳。”琼芳笑道：“怪道你这样一个酸措大，那里得这宝物作聘。原来出自花神所赠，便可以将功折罪了。”自此夫妻二人，愈加恩爱。每日无事，惟以诗词赓和。佳句颇多，不能备载。

再说贾公、夫人，自与琼芳完姻之后，就将家事托与东方生料理，吃了现成茶饭。惟一心想念那钟义，不知生死下落，打发贾秀前去探听。正欲起身，忽值一人，投刺晋谒，原来就是袁恕斋，当下贾公与东方生慌忙迎进。揖毕，贾公殷殷致谢救命之恩，彼此又细细问了起居。袁恕斋道：“那日别后，小弟深恐贵价与老先生面颜不同，或致事泄被祸，遂即远徙乡间。岂料尊价真是一个侠烈丈夫，轻生重义。到得次日，即将佩刀自刎，并把面皮剝破。揣度其意，惟恐同禁之人看见，事若泄露，累及典守，所以急于自尽。以后，不及数日，那刘都督回来，即取所禁诸公，典刑西市。较之尊价从容自决，得全首领

，竟有宵壤之隔矣。小弟一闻此信，即日出城，捐金遍贿守门校役，领出尸骸，买棺盛敛，今特带至贵邑。一则敬重尊价义勇之气，当世所无。一则报复老先生翁婿，以免挂念。但不能出奇相救，以致尽命，罪切罪切。”贾公听毕，又再三谢道：“足下仗义任侠，如此肝胆，虽古之黄衫客、古押衙，不过是也。深愧老夫无以为报。”当夜即整酒筵，水陆毕具。请着东方子期相陪，宾主尽劝，直至子夜而散。一连留住三日，袁恕斋坚执要行，遂赠以百金礼物，一直送十里之外。望着恕斋去远，贾公方与东方生回转，就将尸棺择地安厝。遍请高僧，启建三昼夜水陆道场。及经事毕后，贾(原书下缺)

第十六回

僧室藏尼偶谐云雨梦

诗曰：

向道僧扉闭得坚，焚修自合习参禅。

谁知夜静月明处，也有佳人同枕眠。

说话天下最讨便宜的，莫如和尚。那些俗家，男耕女织，终岁勤劳，常有个冻馁之时。惟独和尚，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偏自穿得暖，吃得饱，扞腹逍遥，无忧无虑。俗家要住一间房子，好不艰难，按季清还房租，好不烦苦。惟那和尚，住了名山胜境，高堂曲室，镇日清清净净，自由自在。据着这般看起来，凡做和尚的，受了施主的斋粮，享了自在的清福，务要参师访道，苦行焚修。一则报答檀那，一则自成正果。岂料，偏有那一等劣恶不肖之流，坏乱清规，不遵戒律。日常酗酒啖肉，见了一个妇女，就如苍蝇见了血的一般，千思万想，必要弄他到手。岂知，万恶之首，莫重奸淫。就是那施主的东西，也不是容易消受的。古语说得好：

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若还不好劫，披毛带角还。

更好笑，有那一种庸蠢之徒，信重佛法，见了一个和尚，不管好歹，看待就如活佛，听凭妻女到那寺院听经，或去烧香点烛，或做鞋袜布施，往往弄出事来，被人笑话。所以正气的人家，不许三姑六婆上门，不容妻女到寺烧香。则奸局无由可入，门风不致破坏。只今一件新奇的事，也为着斋僧上起的，待细细的叙演出来，以为佞僧的下一砭针。

且说松江府娄县，城外有一静室，唤做古柏庵。庵中只有三个长老，那当家的法名证空，号叫蕉月，原是广东人氏，自幼出家，随师访道，年才二十五

岁，性格聪明，熟习经典，更兼谈锋最捷，每讲论禅家妙谛，娓娓不休，真能使顽石点头，天花乱坠。所以，云游至松，无论僧俗，莫不敬礼，以为有行真僧。后因士绅公启，请为古柏庵住持。未几二载，起建禅堂佛阁，焕然一新。不待募化，钱粮毕集。远近闻之，愈加敬奉。只是天生一件毛病，见了一个妇女，便即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单为有了这件病根，遂将那经典做了口诵的虚文，讲论做了哄人的套语。但见一个施主到来，他便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就如《西厢记》内的法聪一般。因此人人喜爱，都来施助。也有点烛挂幡的，也有求取法名的。日逐纷纷，竟将一个清净的静室，做了热闹的道场。然在左近的护法，虽与证空相好甚多，单有一个黄在兹尤为莫逆。那在兹，原是府学朋友，也在世法上行走，故与证空话得投机。日常闲暇，不拘早晚，时到庵中随喜。话休絮繁。

且说古柏庵西首三里之外，有一尼庵。那当家的尼姑唤做朗照，年可二十余岁，姿容秀丽，谈吐如流。所以宦家富室，无不走动。因值证空在古柏庵做了住持，朗照听得沸沸扬扬，远近传播，也即披了袈裟，到庵参礼。证空一见了朗照的姿色，拴不住心猿意马。朗照见了这样一个标致和尚，越做出妖娆模样。证空手执如意，指着朗照道：“出家一般，男女各别，何劳莲驾至此？”朗照道：“大师你说错了。既知一样修行，又何必分着男女。况千圣相传，只有一法，岂女不可得之于男，男不可授之于女耶。”证空听说，明知语中有因，遂慌忙留着朗照吃了斋，直盘桓至暮而去。自此，朗照哄引那内眷，到庵烧香。往来既密，彼此眉来眼去，弄得一团火热，遂乘着无人之际，留进内房，竟做了比目之鱼，并头之莲。有诗为证：

尼不尼兮僧不僧，僧尼一样爱风情。

移柴近火应烧着，枉了檀那供奉心。

一日，庵中长老，俱到施主人家，做那三昼夜功德，单有证空并一道人在庵，便去约会了朗照。那一夜，恰值七月既望，皓月当空，明亮如昼。到了更深时分，朗照悄悄的将那房门锁闭，乘着月色，蹑到古柏庵来。轻轻的剥啄数声，证空已是望得眼穿，慌忙启扉，接进内室。取出酒肴，饮了一会，就把朗照搂抱上床，那一番云情雨意，自然十分欢畅。正所谓：

为尼为释难分辨，两个光头共一床。

自此朗照潜住庵中，日则锁闭在房，夜则同衾共枕。一连三夜无话，到了第四日早起，证空为要登厕，穿上裤子，就急忙忙走了出来，竟忘记了锁门。也是合当有事，恰值黄在兹要讨烟吃，独自一个闯进房内。看见纱帐中光着头向里床睡着，黄在兹认道是证空，便把帐子揭开，向那雪白的屁股上打一掌道：“日高三丈，还是这般好睡么。”朗照又认是证空取笑，笑嘻嘻的掇转头来

道：“你若不要撒尿，这些时也还睡哩。”黄在兹仔细一看，不是和尚，却是一个尼姑。朗照看见是黄在兹，羞得满面通红，忙把被单遮盖。谁想那毛松松的话儿，已被黄在兹瞧得明白。当下黄在兹惟恐惹祸，慌忙趋出外厢时，证空在坑厕上，猛然醒起，扯了裤腰就走，与黄在兹恰在廊下遇着。急忙问道：“你可曾到我房里去么？”黄在兹道：“我只在厨房里寻你讨烟吃，你却从那里来？”证空也不答应，如飞的走进房内。只见朗照双脸涨红，再三埋怨道：“你去怎地这样不小心，竟把房门开着，放那黄秀才闯了进来。今若被他晓扬开去，教我怎样做人。”证空跌脚懊悔道：“刚刚来迟得一步，若在房内遇见，我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如今放虎归山，必要遭他诈害，却怎么处？”朗照道：“我向闻此人不波生浪，最是一个不长进、惯会诈人的主顾，不是轻易惹得他的。今既被他识破，只索将些东西送去，买他个不开口便了。”证空点头道：“你的主意不差，只是事不宜迟，须要速去为妙。”便向匣内取出纹银十两，悄然走到黄在兹家里，双膝跪下道：“望念平日相与之情，包容则个。”黄在兹假做不知，连忙扶起道：“禅兄为着什么缘故，却做这般模样？”证空道：“小僧心事，已落在黄相公眼里。今特具白金十两，聊充一茶之敬。万望曲全，生死佩德。”黄在兹见了雪白的十两文银，笑道：“若是一个不相知的，适才弟即叫破。只因禅兄面上，曲为含忍。乃以厚仪见赐，反觉客气了。”证空道：“些须之物，聊表寸心，必乞笑留，小僧方敢放胆。”黄在兹道：“论起相与至交，断难领此厚恩。若以禅兄名誉素着，那人儿亦在宦室行走。若要两全，怎值得这点东西么？”证空道：“这个意思，实为轻褻。但因一时不能措备，容俟另日补敬。”黄在兹道：“吾料禅兄三年蓄积，不下千金。小弟也不敢奢望，只把一百两与我，便即放过，只当没有此事。”证空听说，虽则怒从心上起，又不敢挺撞，只得屈膝哀求。黄在兹微微笑道：“禅兄是个聪明伶俐人，怎不见机。若再要多，小弟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了。若要短少，就是九十九两九钱，也不肯罢休。况小弟只当要了施主的，原不是禅兄的己财，何消如此慳吝。”证空知事不谐，暂为脱身之计，坚求宽限三日，定当如数奉纳。黄在兹道：“既属至交，要迟三日何难。但或爽信，弟将所赐之物，首于当事者。只怕禅兄更有些大不便了。”证空连声唯唯而别。回到庵中，朗照慌忙问道：“其事若何？”证空低头垂泪道：“一时失着，竟遭虎狼之手。尔我缘分，大都毕于今夕矣。”朗照道：“谅他只要银子，有何难解之事。”证空长吁了一声，也不答应，便将衣被物件，忙碌碌的收拾做了一包。朗照诘问其故，证空道：“我想此人，设心不善，就使今日买嘱了他，日后必要常受其累。为今之计，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与你今晚一叙之后，送你回庵，即刻便要飘然远去了。”朗照听毕，止不住眼眶流泪，不能割舍。闲话休提

且说当夜，两个上床，免不得又恣意绸缪了一番。将及五鼓，证空悄悄的起来，催着朗照起身，背了衣包，打从后门走出。送到半路，向着朗照道声保重，洒泪而别。遂从间道，抄到西关，急望嘉兴而去。

再表庵中两个长老，那一日等到日宴，不见当家的起身，只得推门进去一看，只有家伙什物，其余被帐衣单，一些也不见了。两个长老互相惊疑道：“细看这个光景，必定是逃走去了。但风不吹，草不动，为着什么缘故，半夜逃脱？”正在猜疑未决，那消息已传入黄在兹的耳内。黄在兹专望到了第三日，要这一百两银子。谁想过得一夜，就逃走去了。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急急的走至庵中，吓那两个长老道：“你们这些贼秃，怎把尼姑朗照藏匿在庵，昨早我亲眼撞见，证空与他睡在床上。已经呈明捕衙，差人提究，谁想你等俱是通奸的，所以令他逃避。少顷差人来时，你只要还我证空去听审。”两个长老再四辩诉，黄在兹那里肯信，只得把那磬钹并证空房里的几件朱漆家伙，都送与黄在兹，方才罢休。黄在兹又把朗照诈了一注东西，俱不消细表。

单说证空，那一日一直逃至秀州，投入楞严寺禅堂。幸遇几个相识的道友，交口赞誉，那住持僧欣然留住，倒也安稳。只是一心思念朗照，又仇恨那黄在兹，将欲再到松江，为报复之计。谁想，那一年正值宗师按临嘉兴，黄在兹同了亲戚家的几个子弟，来到嘉兴冒考，寓在楞严寺梧桐房内。一日，寓中无事，黄在兹信步踱至楞严寺禅堂，刚欲跨进山门，与证空劈头遇着。一个诈心不遂，还恨那一百两不曾到手。一个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又道是不秃不毒，当下证空一见了黄在兹，就冲胸一拳。黄在兹亦趁势扭了证空，两个揪住厮打。早惊动了合方丈的和尚，都来劝解。证空诉称，他是光棍秀才，白白的诈了我十两银子，今日必要还我。黄在兹喊道：“偷师姑的贼秃，我正要寻他，谁想逃在这里。”众和尚细听根由，明知两个俱不是正气的人。毕竟和尚只为和尚，众手帮助，把黄在兹多打了几下。黄在兹虽有同行的伴侣，俱是斯文朋友，被证空一推就倒，谁肯向前。幸值众人力劝，黄在兹方得脱身，已是眼青额破，衣服扯得就像蓑衣相似。回到寓所，十分恼恨。思欲出揭，央求入学朋友，具词公举。又因嘉兴要打冒籍，不敢出头。当晚禅堂内众僧，也因厮闹一番，惟恐惹祸，打发证空起身。证空暗想：“嘉兴寺院，决不容留。每闻湖州府名刹最多，山水秀丽，不若且到彼处，暂时寄迹。”主意已定，登时附舟，直至吴兴，投在眠佛寺内。每日沿街化斋，一住月余无话。忽一日，打从察院前东首经过，只见一家门首，站着一个人。证空立住了脚，仔细一看，那妇人生得如何？但见：

瓜子脸儿，梨花淡白；弓样眉儿，柳叶新青。自然幽雅，身穿着半旧的黑罗衫子；略加妆饰，鬓簪着鲜红的几朵海棠。论年纪三十左右，脚金莲五寸余长。貌非倾国，虽不能使张珙的情牵；态尽妖娆，也可以摄法聪的魂。

证空一见，把一个身体登时酥了半边。那妇也斜眼觑着证空，慢慢的掩了门进去。证空走至东首，略停了一会，随即转身又向那妇人家门前经过。只见门儿静掩，随又转身向东。如此一连经过三次，并不见那妇人再走出来。看看天色已暮，只得回到寺中，心下不住的想道：“怎设得一个法儿，弄那妇人到手？”翻来覆去，一夜不能合眼。忽然转道：“除非如此如此，方可为进身之计。”遂买下一根梆子，每日到那妇人家左近，把梆子敲响，高声叫道：“贫僧来自岭南，身上不挂一丝，头上不顶寸木，只化众居士们每日施饭一餐。功德无量。”自此，日则往来敲梆，夜则盘膝跌坐在妇人家门首檐下。将及十日，地方上走出几个老者道：“细看这个长老，虽则年纪不多，日夜念佛，倒也是个苦志修行的。我们合成三十家，一家一日，将他轮流供养。只是他打坐在赵诚甫家门首，幸得赵诚甫归在家里，我们同去见他商议，要他做个领袖，便好去合那众邻舍。正所谓不看僧来看佛面，此乃美事，有何不可。”众老者便去见那赵诚甫。

不知如何？且听下回解说。

第十七回

佳人施饭大开方便门

诗曰：

世情反复欲如何？闲是闲非日日多。

架上有书慷展卷，樽中无酒莫高歌。

漫搜往事消愁况，偶述新闻慰病魔。

岂学荒唐恣胸臆，奸淫种种易生波。

话分两头，且说证空所见的妇人，娘家姓陆，丈夫就是赵诚甫。做亲六载，只生一个女儿，年方周岁。那赵诚甫只有二三十两本钱，亏他勤谨，出外贩线为生，一年倒有六个月不在家里。陆氏年才二十八岁，虽则小户人家儿女，倒有五六分姿色。只是生性轻浮，多言多笑。隔着十余家西首邻居，有一丘大，年将四十，未曾娶妻。因窥见陆氏美貌，又探知赵诚甫时常出外，心下怀着不良之意，往往借件没要紧的事头，闯进陆氏家里，坐着闲谈。及语到热闹

之处，每带谐谑，陆氏笑谈自如，并不嗔怪。因此丘大认着陆氏有心。一日黄昏时候，丘大悄悄的潜立在门外，将门轻轻一推，犹未拴上。不敢骤然推进，只得伏在门边。里面陆氏，吃完了夜饭，收拾碗盏，方欲烧汤洗脚，忽记起前门未关，慌忙将着灯草，点火出来照着。丘大听见脚步走响，板缝里露出亮光，只得大着胆，推门进去。陆氏惊问道：“夜深了，丘家伯伯你来做甚么？”丘大推说道：“讨火吃烟。”陆氏道：“要点火，外面没有灯草？伯伯可立在街上，等我就把手内的火与你。”丘大等得陆氏递火过来，便趁势伸手过去，将那奶边一摸。陆氏用力推开，急急的关门进去，并不做声。丘大又认着陆氏十分有意。到了次日傍晚，捉空挨身进内，一堆儿蹲伏在柜台里面。候至夜静，陆氏出来关门，便走到背后，拦腰一把抱住。陆氏惊喊道：“你是那一个？”丘大低低应道：“是我。”陆氏听得是丘大的声音，便乱声叫喊，早惊动了两边邻舍，都起身开门出来。丘大知事不谐，急欲走脱，反被陆氏扭住不放。当下众人看见，俱愤愤不平道：“人家一个内眷，好端端坐在家里，你怎么起那不良之意，就要把他强奸。真正没有地方，没有皇法的了。”内中有一张老亲娘，再三苦劝道：“赵家娘娘，我便与你贴壁邻居，那一个不晓得，你是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放得马过的。想是丘大官吃酒醉了，所以冒犯了你，你只索息怒，饶恕了他。万一声张起来，必要到官审问。一则娘娘也要出头露脸，二则外人不知，认道奸情勾当，带累赵官人面上不好意思。老身只要没事，所以苦口相劝。娘娘若肯依允，我叫丘大官磕头赔礼。”众人齐声说道：“张老亲娘劝得极是，丘大虽则不通，念他平日做人也是好的。赵家娘娘把一个天大的人情，卖在我众邻舍面上，待他赔个礼，饶放了他罢。”陆氏也便将机就机，放松了丘大。丘大满面羞惭，只得向着陆氏，磕了两个头，又向众人逐一拜谢，抱头鼠窜而去。

隔得半月，赵诚甫自外县回来。陆氏依着众邻相劝，搁起不提。赵诚甫置完了货，又欲出门。只见邻舍内几个老辈过来，商议证空化斋一事。赵诚甫平素最敬神佛，最肯布施，遂即满口依允道：“若要小侄做个领袖，其实没有工夫。若每月要小侄斋供一日，有何难事。设或小侄不在家里，自当叮嘱寒荆，照众轮供便了。”众老者看见赵诚甫允诺，无不欢喜。当即合齐了三十家，把证空轮流供养。证空每到一家吃饭，低头闭目，口中只念着阿弥陀佛。就有内眷将他张视，他便掇转头，并不偷眼一看。所以众人愈加敬重道：“他是个有来历的真僧。”

话休繁絮，只说证空。每夜打坐在赵家门首，到了五更时分，敲着木鱼高声念佛。及在日间，捉空就溜到陆氏家内，讨茶吃饭。陆氏因道：“他是有德行的长老，亲手递送，并不闪避。”说话的，你说错了。那陆氏独居在家，容

一游僧出进，岂无地邻看见，没有说话的么？原来那一街，是个僻静去处。四边邻居，不在衙门，就是肩挑生理，各自门各自户，谁肯管这闲事。所以丘大敢于黑夜用强过奸。自丘大闹了一番之后，就值证空打坐化斋。那证空又是朝暮念佛，假做老实，自然没有人疑心他的了。

闲话休提，且说证空，暗暗察探陆氏，日逐动用，十分淡泊。遂将银买下花纱一疋，趁着左右无人，推门进去，见了陆氏，合掌施礼，嘻嘻的笑道：“小僧有缘云游至此，幸遇娘娘及各位檀越，施斋救度。又日逐在此打搅，无可报答。适有王居士将着花纱一疋，施与小僧。念小僧是个出家的人，惟穿戒衲，要此花纱何用，特敢奉与娘娘，少答茶汤之费。”言讫，即向袖内取出花纱，双手递奉。那陆氏若是一个有见识的，严声厉色，将那花纱掷还，便可以绝了证空的邪念。谁想陆氏没有主意，竟把那纱儿接了。证空心下暗暗欢喜，想来已有三分光景。过了两日，又去买些茶枣，送与陆氏。陆氏殷殷谢道：“只因拙夫出外，没有什么好素菜供养师父，反要你出家人坏钞，教奴家怎好受得。”再四推辞了一会，便伸那嫩尖尖的玉指，接了进去。证空心下愈加欢喜，想来觉有七分光景。又过两日，只见街上卖布的，背着布包走过。证空叫进到陆氏家里，买取白布二疋。陆氏看见，要赊青布二丈，那卖布的不肯道：“倒是现买，情愿让些。”证空便又将银买了二丈青布，送与陆氏。陆氏笑嘻嘻的接道：“待拙夫回来，即讨银子送还师父。但不知师父买这白布何用？”证空道：“要做一件衬里衣衫。”陆氏道：“若不嫌奴家的手段不好，就替师父做了罢。”证空道：“娘娘若肯剪裁，定当以工金奉谢。”陆氏道：“只是日间没有工夫，且待夜来，与师父做罢。”证空道：“娘娘临做之时，小僧须要当面看裁，方不长短。”陆氏微笑道：“只怕夜间不便。”证空慌忙合掌道：“阿弥陀佛，小僧极是一个志诚的，娘娘何须疑忌。既如此，且到晚间裁剪，快些出去，省得外人看见不雅。”证空暗想，事已挨到十分光景，心下大喜。看看黄昏时候，各家俱已闭户，便即蹩进里边，等候陆氏点出灯火，将那布来量了长短。那陆氏若是一个正气的，就该把证空打发了出来，关上了门，也就没事的了。谁想陆氏看见证空，半纪后生，人物秀丽，又且有些油水，所以心上早已着邪。那证空又单为着陆氏，费尽心机。当夜剪裁完时，已是更深人静，禁不住欲火如焚，向着陆氏，双膝跪下道：“娘娘若肯见怜，万死无憾。”陆氏掇转头，掩口而笑。证空即便胆大，急忙向前搂抱。陆氏用力推开道：“我好意替你裁衣，怎生反来缠我。可见那出家的，不是好人。”证空又再四哀求，紧紧的搂住不放。陆氏假意将手放松，凭着证空抱到榻上，霎时间云雨起来。

但见：

金莲高耸，玉腕斜勾。闭星眸而杨柳轻摇，翻红浪而桃花无主。一个是色淫僧，惯会怜香惜玉；一个是空闺少妇，何妨骤雨浓云。光着与缘鬓，偷谐并蒂之莲；施斋兼舍体，总发慈悲之念。正所谓：和尚常闻三件妙，佳人愿费一条心。

有顷事毕，证空趺出门外，依旧敲着木鱼，高声念佛。自此更静而入，五更而出。往往来来，将及月余。那赵诚甫，已经回来两次，只因做得稳当，并无一人知觉。单有丘大，一心思要勾搭那陆氏到手，谁想好事不成，反受了一场没趣，心下十分怀恨，无由发泄。忽一日傍晚，偶在陆氏门首经过，只见证空坐在檐下，陆氏掩立门内，露出半个身体，笑嘻嘻的与证空讲话。丘大闪在一边，瞧了好一会，陆氏方才掩门进去。那丘大，若是一个有作用细心的人，只消暗暗察听，寻出破绽，把证空赶了开去，出了陆氏的丑，也便可消那一口气了。谁想丘大登时性发，揪过证空，掀倒在地，两个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的乱打。街上走过的人，并两边邻舍，看见丘大势头凶猛，向前力劝。证空得脱，乱嚷喊冤。丘大亦向众人，备将证空与陆氏嘻笑讲话的缘故，说了一遍。那看的人，有个说着丘大不是：“证空是个有德行的长老。”又有个说道：“游方和尚，见了人家的内眷，探头探脑，油嘴嚼舌，原是个极不长进的，只嫌打得他少了些。”又有劝的道：“只消赶了他去就罢休，何必与他计较。”丘大又把陆氏着实骂了一顿，众人互相劝解，一哄而散。证空打得遍身青紫，戒衣扯碎，木鱼念珠，俱被夺去，坐在阶沿，只管叫痛不绝。到得夜深，陆氏轻轻的开门，放了进去，将酒劝着证空吃道：“师父为着奴家，遭那恶少之气，使我心如刀刺，坐立不安。惟恐尊体被伤，物央隔壁小厮，买下红花煮酒，你可多饮几杯，方能散血。”证空道：“我被那厮打坏，亦不足惜。但虑自此一番之后，不能仍前相会，如之奈何？”陆氏道：“奴家亦如此想念，不惟与你不得欢会如初，只怕我丈夫回来还有说话。”证空道：“小僧即使远去，怎能将你割舍得下。”陆氏道：“奴家也放你不落。”两个唧唧啾啾的，话了一会，不觉泪下如雨。既而陆氏又问道：“你在我家往来，已费了好几两银子，如今身还有些么？”证空道：“自松江带至嘉兴，原有二百余金。今自嘉兴来到这里，约共费了五十二三两之数，所存尚有一百五十余两。”陆氏道：“既有许多银子，尽可过活，但不知你会得营运么？”证空道：“要做生意，其实不能。但习得外科医业，遍识无名肿毒，并一切疗疮发背，俱能救治。据我想来，这一项道路尽可到处去得。”陆氏道：“有了这样本事，何必做个和尚，被人欺侮。”证空道：“小僧来至湖州，初意原要还俗。只因遇见娘娘十分美貌，所以假托化斋，逗遛不去。”陆氏道：“俺家丈夫，生性粗暴，稍拂其意，非骂即打。所以出外去了，倒也自由自在。他若回来，时刻战兢，不能安稳

。不料前番丘大，黑夜潜入在家，强要奸我，被我喊骂不从，又被四邻羞辱了一顿，因此挟仇，今日将你出气。只怕那厮还要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那时有口难辩，必遭毒打。幸遇你这冤家，虽则是个长老，性格温存，人物俊雅，你今要去，教我怎生舍得。所怕你身边乏钞，又没有随身技艺，还俗之后，难以过日。今既有了一百五十余金，则数年之用，不消忧虑。又有那外科医术，则随他可以行道。据着奴家，到有一条妙策，你可允否？”证空道：“不知有何主见？”陆氏道：“你到明早，向着二十九家施主，都去辞谢一声，就把满帽买了一个，扮做俗家，随去雇了船只，我和你半夜下船，逃到他州外府。你行医业，我做针线相帮，尽足快活过日。等我丈夫回来，问起根由，那些邻舍，见你去来明白，决不疑你，自然把丘大强奸事情说起，必致告官追究，使那厮有口难分，顶受罪罚。此计你道好么？”证空拍手大笑道：“妙计妙计。”当夜无话。到了次早，一一依着陆氏而行。随路换船，逃至杭州府城内，贡院前小巷居住。且把按下不提。

却说赵诚甫家的四邻，那一日到了午后，不见陆氏开门。又过一日，寂无响动。众人三三两两，互相猜疑不决，又不敢撬进门去。直到第六日，赵诚甫回来，把前门一推，却是拴上的。远远的抄从后门一看，只见铁锁锁着。赵诚甫大惊，细问左右邻壁，俱说道：“五日之前，夜深时候，微微听得你家尊阍，若与人唧唧啾啾讲话的一般，到得次日，门儿紧闭，就不闻有响动的了。日间并不闻有什么亲眷来往。即向来，尊阍每到亲眷人家去，必对我们说一声的。惟独今番，竟自悄然而去，事有可疑，大官人你须遍行查访才是。”赵诚甫呆了半晌，遂从后门，揜锁进去。一看，什物家伙，件件俱在，惟陆氏的衣服，并几件铜锡器皿，俱不见了。赵诚甫便把后门关上，遍向城里城外和亲戚人家寻问，俱说不知，只得又到各邻家备细访查。内中有个老年的，便把丘大黑夜躲在屋内用强逼奸、以后又与和尚相打、并将陆氏辱骂之事，备细述了一遍道：“我们邻里共闻共见者，惟此一事，其外并不得知。”赵诚甫听毕，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便去央人，写了一张状纸，到归安县里，当堂投递。县官问了情由，登即批准，差役行提。

那一日，丘大闲坐在家，忽见两个公差走进，将出火票看了，吓得面如土色。当即请着公差吃了酒饭，送了些差使钱，也央人写下一张诉状。投文之日，哀哀哭诉。县官当面批准，候审质夺。随即挂牌，午堂厅审。当晚，拘齐了一干犯证，跪在阶下，候那县官审理。

不知何如？下回再说。

第十八回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诗曰：

昔为名山僧，今为杏林士。
洋洋西湖水，有美共栖止。
谁料天网疏，竟尔不能漏。
一朝罹严刑，自作应自受。

却说归安县中尊，虽则一清如水，爱民若子，只是执持一见，不可挽回。当晚提齐了赵诚甫、丘大及一干邻证到案，细细的审问时。原告、干证，俱质丘大强奸不遂，怀恨陆氏，以致倏无下落，生死未卜。中尊大怒，便将丘大严刑拷究。丘大连声叫屈，死而复醒，不肯招认。自此复勘三次，难以结案。丘大被禁在狱，倏忽四载，托着一个族弟丘子清，将词具告盐漕察院，蒙批本府提审，才得取保释放。丘大得脱囹圄，胜若重生，但一心恨着陆氏，遍行缉访。又将一载，竟无踪迹。

那一年，正值三月中旬，丘大、丘子清同了几个朋友，前往杭州进香。及到了天竺寺，烧香已毕，再往灵隐、岳庙、断桥等处，游玩了一会。打从昭庆寺前经过，只见那相面算命的，处处簇拥，好不热闹。又见靠东桥侧，挂着一招牌，上面写道：“龙门清隐道人，专治疗疮发背，诸般无名肿毒，效应如神。”丘大分开众人，打一看时，只见摆着许多膏药丸散，那个卖药的，年将三十左右，生得唇红面白，头戴一顶红缨满帽，身穿一件黑绒镶领的蓝布马衣，对着众人说道：“自家生在广东，长游江北。曾遇异人，传授海上奇方，青囊秘诀。所以亲往山中，一年采药，一年修制，合成万应神膏，八宝丸散。每遇奇疮异毒，将发者可以一服而销。已发者，可以刻期立愈。自到西湖，经今六年，只取药资，并不计利。远近驰名，屡试屡验。但在杭城住的，可以朝暮来取。若是四方君子，或因烧香而来，或以贸易而来，有甚疮毒，速来取去，休得当面错过。”言讫，只见那些众人，也有求取癣药的，也有讨那膏药的，纷纷取索，一时应接不暇。丘大仔细把那卖药的一看，甚是面熟。那卖药的，也在众人内，忽然抬眼，见了丘大，便即低了头，再不做声。丘大正看得热闹，被着丘子清及众朋友催促，便由昭庆寺后，转出一口庵下了船。当夜，丘大卧在船内，翻来覆去，只管想那卖药的：为何面熟？忽然醒起，就是那化缘的证空和尚。便与丘子清说知，丘子清道：“我想陆氏那个婆娘，必被证空拐去，累兄受刑坐狱，吃这一场屈官司。谅那和尚，必然还俗，做些生理。吾兄

既遇见这个卖药的面貌相似，我们明日同到寺前，再将他细细盘问，便见明白了。”丘大道：“吾弟所见极是。”次日饭后，丘大、丘子清与在船几个朋友，一同再到昭庆寺前一看，那卖药的尚未见到，各向殿上闲坐。看看等至日中，丘大心下焦躁，走到寺前酒米店内，问其来历。那店内说道：“这个走方卖药的，想就住在敝地，只除风雨日日在此卖药，倒也遍处驰名，颇有主顾。但他姓字，却不曾问得。”丘大探了这个消息，便与丘子清商议道：“他既日日来的，为何今日偏不见到？想必看见了我，所以不来。”丘子清道：“若是这般，那卖药的决是证空无疑的了。只是众人在此，盘缠缺少，难以再等，只索开船回去，慢慢的再为商量。”众人都说道：“子清之言，最有斟酌。我们回家，报与赵诚甫得知，看他怎生计较。”说罢，当即开船。遇着一路风顺，不消两日，回至湖州。丘大弟兄，不肯去见赵诚甫，即托同船朋友，走到赵诚甫家里，备将前项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赵诚甫愕然道：“若据这般说起，我那淫妇，被着贼驴拐去，岂真冤枉了丘大么。但他果系逃在杭州，一水之地，要去根寻，亦有何难。只是丘大，如果冤枉，必须随我同去，方肯信他。”众友道：“丘大哥咬牙切齿，恨着证空，兄若要他去时，他自然随兄同往。”赵诚甫即与丘大约了日期，一同起身，到了杭州，就在布政司前，寻一个相熟的寓所住下。每日，丘大自到西湖，遍处缉访。赵诚甫背了线篓，手内摇响唤娇娘，只在城内大小街巷，假以卖线为由，处处察探。倏忽半年，并无影响。且喜生意茂密，除了日逐饭钱费用之外，尚有一二分利息。所以赵诚甫安心住定，不觉厌烦。一日早起，丘大道：“闻得沙皮巷内，王心宇家的土地笞甚灵，试去卜问一卦，那个贼秃还在杭州，或又另移到别处？几时得见？在那一个方所？倘他断来有些意思，我和你便做一处去寻，撞见之时，也好协力拿他。”赵诚甫点头依允，急忙就向王打笞店内，对着土地，暗暗祷告了一遍。王心宇将笞丢下，却是三个圣笞，便道：“所问何事？”赵诚甫道：“是要寻人的。只在目下，就寻得着么？”王心宇连声应道：“若问寻人，登时就见。”丘大道：“向何方所？应在何时？”王心宇道：“只到东南方，今日午时三刻便得遇见了。”念着卦诗道：

三圣青龙卦，东南最吉祥。

寻人顷刻见，失物有人偿。

赵诚甫连忙辞了卦肆，回到寓中。吃过早饭，便背着线篓，只在东南方街市，穿来穿去。丘大远远的跟在后面。将近午时，来到贡院前，小小的一条巷内经过。只见上首门内，一个妇人露出半截脸儿，连声唤要买线。赵诚甫立住了脚，刚欲跨进门限，那妇人仔细看了一眼，如飞的走了进去，紧紧的关上中门。赵诚甫依稀认得，恰像陆氏面貌，乱声嚷道：“要买线快些出来。”那妇

人应道：“不要买了，你去罢。”赵诚甫此时，心不由主，便将双脚踢进门去。那妇人喊叫道：“人家各有内外，你打进来，青天白日，要强奸我么？”赵诚甫听那声音，又打着杭州口气。将欲住脚，谁料门已踢开，只得三步两步跨进。劈面一看，果然正是陆氏。只因住在杭城六年，所以学得一口杭州乡谈。当下赵诚甫一见，止不住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忙揪了头发，揪在地上，挥拳乱打。此时陆氏，已生下一个儿子，长成五岁。儿啼女喊，早惊动邻舍，登时族拥一街。看见是个卖线的打那陆氏，正不知什么缘故。有好事的便乱嚷劝道：“有话好好的讲，为何这般毒打，打死了人，却不要连累地方么。”赵诚甫一头打一头喊道：“你不要管闲事，我自打死了人，我自偿命。”那邻舍中，又有个抱不平的，连忙去寻那陆氏的丈夫报信。到得巷口，劈头撞着。那陆氏的丈夫听说，大惊道：“清平世界，怎么有这样事。”便一口气跨到家里。只见丘大站在门前，仔细看那里面打着陆氏的，就是赵诚甫。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就在人队里，抢了那五岁的儿子，向外便走。丘大双手拦住，大喊道：“这个就是走方和尚、拐窃陆氏的奸夫，你们若放走了他去，须要连累高邻。”众人听说，就一把拿住。此时赵诚甫已被众手拆开，放起了陆氏。赵诚甫向着众人，细细的告诉道：“这个妇人，就是小子浑家陆氏。这个奸夫，就是走方和尚，唤做证空。”遂将打坐化斋、自己出外生理、被他拐逃到省始末缘由，备陈一遍。众人听毕，无不痛骂，遂一哄拥到钱塘县前。

知县正在问事，只听得头门外喧哗乱嚷，急叫管班皂隶捉拿闲人。管班皂隶禀道：“外面有桩风化事情，地方人拿住，特来呈报，要求老爷正法。”知县便叫带进。先唤赵诚甫问道：“你把妻子与和尚通奸始末缘由，从实说来。”赵诚甫即从头至尾，细禀一遍。知县就叫证空上去，拍案大怒道：“你这贼驴，既入空门，就该恪遵戒律，为何托名乞食，奸拐人妻。今日到我台下，有何话说。”证空哀禀道：“念犯僧向时也曾登坛说法，苦志焚修。奈缘艾色迷心，一时犯戒，望乞老爷慈悲超救。”知县微微笑道：“好一个艾色迷心，一时犯戒。只怕你西方无路，地狱有门了。我且问你，自□□□□曾奸几个妇女？曾拐几处人妻？一一招来，免受刑法。”证道：“犯僧自皈三摩，即持五戒，遍历名山，不知女色，只在松江与一尼姑朗照相处，未几被人捉破。遂尔避迹苕溪，获逢陆氏，只此是实，并无隐匿。”知县又叫陆氏上去问道：“你与赵诚甫结发多年，一夫一妇，岂无恩义，为何贪淫失节，背夫逃走？”陆氏道：“只因一时没了主意，以致如此。”知县又问道：“那证空怎样设骗，你就从了他？”陆氏道：“化斋打坐，证空虽有诱骗之心，然卖俏从奸，实属小妇人之罪。至于相从远走，则更自有说。小妇人自归赵门，虽则丈夫出外生理，独处在家，从无一点邪路。祸由邻棍丘大，黑夜强奸，仇氏不允，怀恨在心

。因见证空与氏说话，就把证空毒打，又当邻众，将氏辱骂。氏恐丈夫回来，必加毒手，因此跟着证空潜逃。皆由丘大所激，望乞青天鉴察。”知县便喝陆氏退下。勒令证空供状。证空伏在阶下，执笔写道：

供得犯僧证空，生于清海，原为诗书之家。幼入空门，欲接曹溪之派。逃儒归佛，贤圣难讥。办道参禅，尘滓已绝。是以春之风而秋之月，坐冷孤窗。晨之鼓而暮之钟，心持半偈。犹谓海隅僻陋，遂携钵笠而遐征。讵知云鹤闲飞，竟向茸城而结宇。男女咸崇，青莲喻法，贤愚乐助，铺地多金。夫何，邻有尼庵，法名朗照。白云自静，突来合掌于香台；红叶无媒，竟尔敲门于月夜。心猿顿逸，意马难拴。偷谐并蒂之莲，一时犯戒；浪窃巫山之雨，几度迷魂。遂有婪利子衿，生波扎诈，以致扁舟晓渡，避迹苕溪。高敲木鱼，本欲劝人念佛；陡窥粉面，顿忘国典僧规。既结同心之结，复为执拂之奔。罪实难辞，孽由己作。噬脐靡及，顾影含悲。虽以龙图执法，不徇下情。犹幸秦镜高悬，少濡膏露。网施三面，恩戴二天。一字无虚，所供是实。

知县初时，欲将证空立毙杖下。及览供状，遂有怜悯之意，只拔签打了二十。又问赵诚甫道：“你这陆氏还要么？”赵诚甫连连叩头道：“他已随着证空六载，小人情愿另娶，决不要这淫妇了。”知县点头道：“你虽经纪小民，倒也是个汉子。”遂命皂役，将陆氏去衣，重责二十板，着赵诚甫具领回去，听凭变卖。其证空，依奸拐例，问徒发配赤城驿，摆站三年。所生之男，发与证空收领。

当下，赵诚甫谢了知县，领着陆氏，回到湖州。即有一个后生，贪爱陆氏美貌，央媒讨去，赵诚甫亦即成了一头亲事，自此只在家里做些生意过活，再不敢出到外边去了。只因赵诚甫没有主意，留着个小艾妻房在家，并无一人照管，竟自经旬累月，出外为客，以致做出这样事来，也罪不得陆氏一个。曾有诗为证：（原书下缺）

（全本完）

中华禁书文库

珍珠舶（清）鸳湖烟水散人撰
又名《妙相寺全传》

第二回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第三回 堕烟花杨巧姑现偿夫债第四回 穷秀才十年落魄第五回 老闺女一念怜才

第六回 贵门生千金报德

第七回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第八回 邬法师牒谴酆都狱

第九回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第十回 谢宾又洞庭遇故

第十一回 杜僊乩燕翼传诗

第十二回 严协镇幕中赠美

第十三回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第十四回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第十五回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第十六回 僧宝藏尼偶谐云雨梦

第十七回 佳人旋施大开方便门

第十八回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

第一回 真结义赵大郎托妻寄母

诗曰：

谁云结交易，结交苦不深。

结金罕结义，结面难结心。

羊左久不作，范张莫望今。

平时酒肉眼不白，才遇孔方心便黑。

纷纷翻覆似波澜，多少良朋变仇敌。

请君满泛手中觞，听我新编畅胸臆。

这一首诗，是说那人心叵测，交友最难。盖因朋友列在五伦之一，无论士农工商，以类相从，少不得各自有个相与的朋友。只是古道日非，人情浅薄。那仗义疏财，慨然诺急患难的绝少，以黄金多寡，为交谊浅深的最多。所以富贵与富贵交则终，富贵与贫贱交则不终。先富贵而后贫贱，则亦不终。当其显达与殷厚相等，则意气类洽，把臂订盟，以为同胞，始可拟管鲍不足尚也。及至事变临身，一朝颠沛，休指望赤胆相扶，就把那脸儿翻转，视如陌路，甚而惟恐祸害牵连，逢人推说从来不曾相识，这也还算是厚道的了。每见今世险刻之徒，往往乘友落难，阳为排解，阴实从中取利，更或假意说盟说誓，专等堕

入局中，即便下手，有田产则利其膏腴，有妻妾则乱其闺阁。交道至此，岂不深可痛惜。所以昔贤曾有翟公署门、朱穆着绝交之论。还有一个杜工部，在长安时，每为旧交所薄，做下古体一章云：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据着这首诗意，可见人情恶薄，交谊鲜终，自古迄今，大都如此。然虽是这般说，难道世间，果然没有一个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财，有肝胆的真丈夫么？只因损友多，益友少，与人相处，也要察其贤否，方可定交。决不宜轻信受欺，以致厚始隙终，噬脐莫及。

近今有一少年，也只为一时误信，结交匪类，惹来夫妻子母分离，身陷囹圄，几乎性命不保。

这段话文，出在松江府华亭县，有一人姓赵，名相，号唤君甫。在十二岁上，父即见背，其母王氏，年仅二十七岁，苦撑门户，抚养赵相成人。那一年，已交弱冠，娶妻冯氏，颇有五六分姿色。至亲三口儿，靠着祖遗房产过活。忽一日，壁邻有个做裁缝的，唤做董近泉，在里党中，恃着自己有了一把年纪，凡系邻居有什么冠婚丧祭，礼应贺吊的，那董近泉惯会敛银买礼，做个公分头儿。你道众家之事，为何近来独肯效劳？只因那分金，也有一钱的，也有加厚至二钱、三钱的，若做了头儿，不但省了自家的一分，连那众人的公分中，还要把礼物克减些，落下几分使使。及至本家备酒，吃了正席，次日洗厨，还要请他独吃一杯。因有这些肥水，所以董近泉每常探听某家上寿，某家生子，他便撇了门前生意，往来奔走不迭。

这一日，急忙忙跨进门限，对着赵相说道：「东首卖酒的李家，昨已搬去，今晚就有一个姓蒋的朋友，自南门迁到这里。闻得那蒋大郎，年纪不多，倒也老成世事，我们这几家邻近，斗一公分作贺，要你也出一分儿。」赵相道：「这是该贺的，每分应派多少，就称了去罢。」董近泉道：「照众，先出一钱五分，等待备完了再算。」当下近泉取银，自去买办礼物，不消细说。

且表那姓蒋的，讳云，排行第三，乳名佛哥，表字公度。祖父三代，俱充本府吏员，遗下房产，也有千金家当。只为蒋云幼孤失教，嫖赌兼全，不上三载，竟把祖业花费罄尽。自此日渐无聊，单靠包揽词讼，为人衙门打点，并写几张呈状糊口。那一晚迁徙进门，董近泉就把贺礼送过，蒋云欣然收领，择日具东相邀，酒果肴饌，备极丰盛。当夜饮酒中间，那众邻居，俱是个经纪手业之人，免不得四个字，唤做粗俚朴实，碗酒块肉，是其所乐。若用水磨工夫，行令掷色，绝不在行。那蒋云又是一个假斯文，假世事的。只一张嘴，谈天说地，娓娓不休。致令四座寂然，莫措一语。惟有赵相，粗谳文理，温雅脱俗

，兼值年卑，坐在席末，恰好与东家共桌，所以两个说得最是投机。话休絮絮。

当夜席散之后，赵相回家，向着王氏，备称蒋云衙门识熟，是一个能干的人，且又一团和气，待人礼数周匝。王氏道：「你既没有弟兄，这样人系在邻居，也该结识他。」次日早起，赵相独自过去谢酒。蒋云笑道：「深愧薄设简慢，殊为负罪不浅。幸获赐顾，樽中尚有余沥，屈兄少坐一谈。」赵相慌忙站起身来，再四推却。蒋云坚不肯放，便把董近泉邀过，一同坐下，直饮至日中始散。自此以后，酒杯往来，遂成莫逆。

忽一日，蒋云为有讼事在县，清晨梳洗，打从后门出去。只见井栏边，站着一个后生俊俏妇人，提桶汲水。近前仔细一看，那妇人果是如何？但见：

轻盈态度，袅娜身躯。只须这脸晕桃花，自应愧宋玉；堪羨那眉横纤绿，何必倩张郎。虽则云鬓蓬松，越显得天然媚丽；惟此綦巾缟服，却偏有别样风流。

蒋云立住了脚，直等那妇人汲了水，跨进门去，把众邻居屈指一数，才晓得就是赵相的浑家。一头走，一头暗想道：「怎知赵大的妻子，却有这般美就，必须寻计弄他上手，方遂我愿。」自后，不时买些新鲜果品，送与王氏。每事假效殷勤，与赵相愈加亲密。也是事该凑巧，赵相为因父亡，借了一主官债，历年还过本利，尚有债尾未清，意欲求让。怎知宦家的帐目，岂肯容你欠少分毫。当下差一管家，唤做顾敬，率领众仆到门厮闹。那赵相又是少年性子，执意不还。只是一人怎敌得几个狼仆，竟把一根麻索，套在赵相颈上，便要扯去禀官。隔壁董近泉，与对门几家邻舍，虽则上前相劝，都晓得是乡宦的势头，谁敢拦阻。里面王氏急了，也顾不得体面，直走出门外叫屈。正在分解不开，恰好蒋云同着一伙朋友回家。挤开众人一看，见是赵相，不觉吃惊道：「原来是赵君甫，为甚遭此殴辱？」便奋勇向前，把那几个扭住赵相的，夹耳根一连数掌，打得放手不迭。顾敬道：「蒋三官，不要管这样闲事。我们这个墙门，也不是好惹的。」蒋云回头，认得是顾敬。便道：「顾老兄，大家通是相识的。这个赵大官，是我表弟，也是一个有体面的人。纵或宿逋未清，那有讨债就如捕盗的一般。凭你什么显宦，我蒋公度也是一个丧门吊客，那势焰是压我不倒的。幸得老兄曾经会过几次，且到城内去，待我做个薄东，大家讲一明白。」众人听说，俱道有理有理。遂至普照寺内，拣一个幽静的酒馆坐下。饮至半酣，顾敬道：「这项债负，年远利多，要让也是说得过的。只是赵君甫须要央着原中，或求家老爷的至戚，当面说明，取出借契，方为了局。岂有关了门自改年号，并不曾说个明白，蛮做主要让。殊不知差了我们弟兄，若是帐目不能清楚，家老爷须要见责。及至催逼要紧，又道弟辈改有情面。终不然，难

道我这几个弟兄，代你赔了不成。幸得遇着蒋三官，是个世事朋友，天大的人情，俱卖在他面上。只是古语说得好，还债须还债尾巴。若不还去根头叫绝，那时差着愚弟兄，再来冒犯，休要见怪。」蒋云道：「承教，足见厚情。今日已晚，诸兄且请回去，只在明日饭后，小弟自来见你家老爷。但求诸兄从中帮衬，家表弟决当重谢。」原来蒋云专管闲事，兼以写状出名，在郡乡绅，凡有讼事，都来相请。所以顾敬不敢违拗，只得唯唯作别，各自散去。

当晚无话，次早王氏催唤赵相起身，着到蒋云家里作谢，并求周旋完事。刚欲出门，只见蒋云已到，连忙邀进。王氏亲自出来，谢了又谢。蒋云道：「昨据顾敬的帐上，总结欠银十一两七钱，那里肯让这许多，只怕一半是决要还他的。那顾敬与众人，也须总谢他一两。惟恐吾兄一时措备不及，特向敝友处借得五两在此。待少顷，小弟自去面求一番。倘获停妥，就来回报。」说罢即欲起身。赵相一把留住道：「便饭已备，虽不是请兄的，聊表寸意耳。」蒋云道：「蒙爱，岂敢固辞。实因今早有一敝友，在总捕投文，约准厅前相会。且待调妥之后，那时叨扰郇厨未晚。」遂急急进城而去。王氏道：「难得蒋三官这样厚情，只怕嫡亲弟兄，还不能够如此出力。他既不肯吃饭，必须备下几品肴果，屈过晚间一叙，就与他八拜结为兄弟，方好往来，藉他照顾。」赵相点头道：「不待母亲慈谕，孩儿意亦如此。」遂持银出门，实时买办，无过是鸡肉鱼虾，以至时果小菜之类。那冯氏就往厨下整理，王氏暖酒。

正在忙做一堆，忽闻门响，赵相掀起布帘一看，只见蒋云已是笑嘻嘻的走进客座。便问道：「所托贱事，曾仗鼎力调停否？」蒋云道：「小弟一到厅前，会了敝友，即往见渠。初时坚执不允，被我力恳，要他全让。那顾敬亦从旁赞襄，说兄实系窘寒无措，始有肯让一半之意。弟又再四恳切相求，才允十分之六。连谢顾敬，共去银五两六钱。那原备契，亦被小弟立等检付。兄请验明收下。」赵相接过手中，略略看了一眼，便即扯毁，一边自在客座里说话，里面婆媳已站在帘边听得明白。王氏心下十分欢喜，整衣而出，向着蒋云谢道：「孤寡无靠，每每被人欺侮，若非托庇周旋，岂免鱼肉。其银当即加利措纳，尚容图报。只是老身更有一句说话奉闻，未识可否？」蒋云慌忙站起身来，笑容可掬，着地深深一揖道：「有甚尊谕，但说何妨。」王氏道：「老身已备下三牲酒果，不揣寒微，意欲屈与小儿结为弟兄，万勿见却。」蒋云正患无路进身，听得说到结为弟兄，不胜欢喜。掬着腰，连忙点头道：「贱意久欲如此，为恐家下穷寒，难以结纳。今既蒙爱提携，幸出望外。」赵相遂把牲礼捧出，摆在桌上，点起香烛，共向神前设誓。蒋云年长五岁为兄，赵相为弟。两个拜毕，随即请出王氏相见。王氏道：「只消常礼罢，不要折杀了老身。」蒋云慌忙跪下去，纳着头拜了四拜。又请冯氏出来，亦相见毕。遂把酒肴罗列

，尽欢而饮，直至更阑始散。只因这一番结义，险教赵相母妻不保，家破身危，几乎死于非命。曾有一诗为证：

自家骨肉尚难言，何必轻将异姓联。

千古英雄千古少，今人岂易说桃园。

二人自结义之后，比前愈加情密，俱不消细说。那一年，忽值荒旱，米价腾贵至四两一石。赵相打从城里走了一遭，回到家中，闷闷不悦。王氏再三诘问其故，赵相答道：「孩儿非因别事，只为天旱年荒，米珠薪贵，似此坐吃山空，将来何以度活。意欲出外为商，又虑家内没人照管，所以进退两难，踌躇不定。」王氏道：「我亦久欲令汝做些生意，只虑你从幼不曾远出，况兼行业颇多，不知做那一件，可以趁些利息。今汝既要出外，岂不闻男儿志在四方，我岂阻你。即家内之人，倒也不消忧虑，少不得自有蒋三官看顾。但不知去到何处地方，置那一件货，可是稳当的么？」赵相道：「闻得湖广米贱，有一朋友与儿同姓，唤做赵云山，家累千金，向在六陈行内撑贩。儿已与他计议，若到彼处余归，算来倒有五六分利息可趁。」王氏喜道：「既获好友提挈，不须疑虑，即应相约起程，我亦收拾些钗环典押，与汝凑作本资，多余得几担也好。」

当晚母子二人，商议停当。次日早起，先到赵云山家里，约准了起身日期。随后又去请着蒋云，午后小酌。遂即置备鱼肉等件，买了一坛好酒。到得下午时分，整理齐备，就把蒋云请了过来，摆开桌子，捧出杯盘，却是时果五色，小菜十碟，荤菜十碗。蒋云道：「今日此酒，不知贤弟请着那一位尊客，却是这般丰盛？」赵相道：「愚弟不材，全赖仁兄覆庇，为此特设蔬觞，屈作片时闲话。」蒋云道：「自家弟兄，只须便饭，若用客礼相待，下次便不敢叨扰了。」就此坐定。初时，把些衙门中事情闲叙，以后酒过数巡，赵相取出大杯斟满，双手递与蒋云道：「请兄满饮此杯。」蒋云再三推谢道：「贤弟，你悉知做兄的贱量最浅，为何今日把酒相劝，反是这般客套起来。」赵相道：「吾兄尊量，弟岂不知。只是这一杯鲁酒，非比等闲，兄若肯饮，小弟才敢有事相托。设或固辞，必然见怪，弟亦不敢启齿了。」蒋云只得勉强饮干，乃问道：「酒已领命，愿闻所谕。」赵相道：「弟因先父早背，老母相依，虽则痴长二十，未尝远越闾里。曾闻男子悬弧以志四方，况值先业飘零，若仍株守，岂为长策。今又蹇值荒旱，米价骤贵，幸有敝友相挈，偕诣楚中。所恋恋者故乡亲友，一旦远别，岂能无感。所放不下者，老母弱荆，无人照顾。天幸仁兄谊同手足，向叨荫庇，谅不以弟出而即见疏，故特备一卮，屈兄言别。弟若出门之后，倘或有甚外事，并薪水空乏之处，俱赖一力周全，使老母得托惠存，荆人不致浩叹，皆出于仁兄之大渥也。倘蒙金诺，足荷口铅。」蒋云听罢，欣然

笑道：「某虽谫劣，素以侠义自许。况与贤弟，曾经订誓，言犹在耳。尔母即我之母，尔室即我之婶也。但请放心前去，不必系怀。」赵相大喜道：「既蒙兄见许，望乞上坐，请受小弟一拜。」蒋云慌忙用手搀起，赵相已是拜了下去，遂一同拜了两拜。赵相不觉泪流满颊，蒋云解慰道：「吾弟挟计然之谋，此行必然得意，何乃效儿女子之态乎。」王氏亦再三叮嘱道：「吾儿但要途中保重，早去早回。若外面杂务，自有尔哥哥照管，家中薪水，吾自把持。只望你多趁得几分利息，也不枉辛苦一遭。」蒋云道：「吾弟主意既决，不知订于何日挂帆，劣兄当以杯酒作钱。」赵相答道：「只在明早起程矣。」蒋云道：「既已刻期，容当买舟相送。」

时已日暮，遂作谢而去。当晚，赵相又向冯氏，叮咛：「早晚谨慎门户，后生家切不可出头露脸。」冯氏道：「吾看蒋公度，虽则小节儿志诚可托，及细察其言貌动静之间，恐非良善君子。但虑君去之后，未必有益于吾家耳。」赵相笑道：「公度侠丈夫也，我试之已久，汝何多疑耶。」至晓起程，彼此互相嘱咐，俱不消细叙。

单说蒋云回去，连夜整理酒肴，顾了船只，并那赵云山，一齐邀过舟中，殷勤相劝，直送至秀州始别。正所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客情。

要知赵相去后如何？下回自见。

第二回 假肝胆蒋佛哥禅室偷香

诗曰：

浮生能得几多时，须学杨公畏四知。

綦缙足娱休妄念，不渔美色是男儿。

当下赵云山、赵相，过了自己的船，前往苏州进发。按下不题。且说蒋云，自从见了冯氏，时刻想念不忘。到得结义之后，虽则每日相见，怎奈赵相是个不出门的主顾，那冯氏又极贞慎，凭你着意殷勤，微言挑拨，并不肯轻露半点笑容。以此只得眼饱，无由着手。

那一日直送赵相，到了秀州分别。一路回来，心下暗暗欢喜，不住的想道：「纵使冯氏心肯，有那王氏碍眼，毕竟未易就谐好事。不如先把王氏掀倒，那雌儿就是我手中物了。」算计已定，只等船到岸边，先去回复了王氏。才进家里，收起盘盂，打发了船家，就去买了一尾鲜鱼，一只大鸡，一盘茶食，着令浑家杨氏巧姑，打从后门送到王氏家里来。王氏婆媳，殷殷致谢，就把

鸡鱼整理，留着巧姑，吃了夜饭，一同送他回家。巧姑又将婆媳留住吃茶，盘桓至更余天气，蒋云亲自点灯送转进入门内。低声嘱咐道：「没有男子在家，须防小人暗算。倘有什么响动，只宜侧耳细听，切不可就说是猫鼠。」王氏道：「多谢好话，夜深了，去罢。」蒋云走了四五步，复又转身唤道：「油虽贵，须要点着一盏灯儿，也觉胆大些。」王氏从楼上应道：「晓得了。」自此蒋云每日间，只在赵家走动。早间缺柴，就去买柴。晚上要酒，就为打酒。王氏十分欢喜，亲做一双鞋袜，送与蒋云，蒋云把来放在家里。过了两日，王氏问道：「我做的鞋袜，怎么不穿？想是做得粗糙，不中你的意么？」蒋云道：「蒙娘厚恩见赐，只宜簇新珍藏笥篋，以便时时须戴，岂可放在脚下踹着。」又一日，蒋云拿了一匹绵绸，央着王氏裁剪，故意把那尺儿掉在地下，假做寻尺，将王氏的脚尖，捏上一把。王氏笑道：「你错了，那根不是尺儿，为何倒捏了我的脚尖。」说话的，若是王氏果系贞洁，此时就该发话，使蒋云没意思，也便绝了他的邪念。怎反说是错捏，岂不是明明有意的了。原来王氏，年虽三十五岁，姿容白嫩，倒像三十以内的。自从守寡，已经八载。既当久旷之际，又值一个光棍后生，终日在家，娘长娘短，肉麻亲热。不要说王氏，就是贞节妇，只怕也着了邪魔。倒亏冯氏做人正气，在旁碍眼，不便勾搭。闲话休提。

且说王氏，为因自己的生辰已近，要请观音庵尼姑，唤做静照念经。预托蒋云，置备蔬果香烛等物。蒋云暗喜道：「只在这尼姑身上，便可以成就我的好事了。」遂将银二两，即日到庵，送与静照，要他如此如此。

原来静照虽入空门，却惯会与人做那马泊六的。见了一锭雪花细丝，满口许允道：「不劳居士费心，只凭我三寸舌，包你成就。但事谐之后，还求重谢。」蒋云笑嘻嘻的应了一声，即作别而回。当日午后，静照一径走至赵家，见了王氏，嘻嘻笑道：「别来未久，不觉尊容比前愈加肥嫩了许多，想是喜气冲冲，以致精神旺相。」王氏叹口气道：「穷居孤寡，有甚喜来。」静照道：「闻得大官人与蒋居士结为弟兄，得人扶助一喜也。又闻大官人出外为商，必获厚利，二喜也。目下更值寿诞伊迩，三喜也。还有意外之喜，难以枚数。」王氏笑道：「多谢师父，但知我的喜，怎知我忧柴忧米，支持门户，若不可言。日来正为贱诞偶临，已买下些香烛，意欲屈请贤师徒二位到舍，念经一日。尚未专人相约，谁想顺风儿吹得来。」静照道：「我亦正为此特来相请。若到宅上，打搅不便。不如赍了香烛，光降荒山，待与家师静悄悄的多诵几卷经，倒觉省便些。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如此甚好，至期容当早起叩刹。」遂欲具斋相款，静照推谢而去。只因此一来，有分教：

寿辰翻作鸳鸯会，尼刹新开方便门。

到了那一日，王氏清晨梳洗，留着冯氏在家，同了蒋云，并蒋云家里一个小厮，拿了香烛蔬果，来到尼庵，周围一看，果然好一所幽雅禅室。但见：

门外水浮绿藻，篱边烟锁垂杨。

只有白云一片，时同野鹤回翔。

当下静照接进殿上，只见佛座前烛火辉煌，香烟缭绕。那师徒两个，早已念完了一卷药师经。王氏向佛参拜礼毕，老尼就来邀进房内吃茶。静照道：「蒋居士也到里边，一同吃了茶罢。」王氏道：「多谢师父，总没有外客，只该一处同吃了。」既而早饭已过，静照与老尼，自在佛前诵经。蒋云领着王氏，四围闲看。每每将些风情说话勾引。王氏只是笑而不言。停了一会，静照又来催唤吃斋。等得王氏和着蒋云，进入房中，静照道：「二位且请宽坐，待我去佛前添了香烛，再来奉陪。」转身向着蒋云，丢了一个眼色，遂将房门反掩而去。蒋云带着笑，走近王氏身边，双膝跪下道：「这段苦情，娘可得知么？」王氏便将肩上打了一下，带笑骂道：「活贼囚，你的歹意，我久已猜着你了。只是这个所在，怎么使得。万一静照闯将进来，却不要羞死了人。」蒋云道：「实不相瞒，这个静照，也与我相处的，故把房门反锁而去，明要撮合尔我的好事。倘获娘肯见怜，感恩不尽。」当下王氏已是欲火难按，凭着蒋云抱到禅榻之上，解开裙带，霎时间云雨起来。一个是轻薄少年，一个是久旷孀妇，正如干柴烈火，自然尽兴极娱。不觉香汗透衣，芳魂欲失矣。曾有一诗，单骂蒋云的负义短行。道是：

神前枉结弟兄盟，人面那知是兽心。

可惜维摩清净地，却将禅榻恣奸淫。

且说蒋云，自在尼庵，得遂奸媾，满心欢喜。以后不隔数夜，捉着空儿，即蹑到王氏房中，云情雨意，十分浓快。只是婆媳两个，卧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凭你做得隐瞒，未免淅淅索索，有些响动。那冯氏伏在壁上，子午卯酉，早已一一听得仔细。况兼蒋云，实欲假途伐虢，既得与王氏通奸，便觉胆大。每每见着冯氏，捏手捏脚，戏言挑拨。冯氏又不敢声张，只好暗暗气恼。

一夕，云雨毕后，王氏搂着蒋云，低声说道：「虽获与你绸缪数夜，唯恐隔壁听见，曾没有一遭像意。就是说话，也说不得一句儿，这却怎处？」蒋云道：「便是这样干事，我也甚觉气闷。今后就放荡些，料想不妨。」王氏摇首道：「这个怎么使得，倘被听见，教我怎样嘴脸。」蒋云笑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任你做得隐藏，只怕瞒不到底。倒不如拖在浑水，塞住了他的口，就使日后兄弟回家，也还可乘间往来，不致与你断绝。」王氏沉吟了半晌道：「这个意思，倒也不差。只是太便宜了你。」两个说得兴浓，又云雨一次。以后蒋云搭着冯氏说话，王氏便远远的闪了开去。自古道：「上梁不正下梁参

差」，那冯氏虽极正气，怎当蒋云日逐引诱，到得睡时，又听着些淫声谗语，情欲久疏，熬煎不过，怕不走了邪路。那蒋云又胡诌哄道：「昨日有人自武昌回来，说在同寓中有个姓赵的朋友，与一妓女留恋，亏折本钱，回家不得。我想此去湖广路程不多，况且余米是一件极易的交易，为何耽搁许久，杳无音信。或者果有此事，亦未可知。」冯氏听说，也不辨真假，就怀着醋意。心下转道：「他就在外作乐，并不顾我，我又何必苦苦的守着他。」原来妇人家，随你贞慎端方，偏是那妒心最重。当下冯氏念头一转，对着蒋云就有几分好意。王氏在旁，又絮絮的说着蒋云许多好处。

一日，偶然谈起西厢故事，冯氏道：「崔莺是个失节之女，说他甚的。」王氏变色道：「男女之间，大欲存焉，你看世上妇人，那不失节者能得几个。只要择人相处，不致淫滥，也就够了。那个马儿不吃草，这样满话，是说不尽的。」冯氏低着头，便不做声。当日傍晚，蒋云买了一尾鲜活青鱼，拿进厨下。恰值冯氏独自立在灶前，蒋云道：「闻得婶婶爱吃鲜鱼，特买得这一尾，把来与婶婶做夜饭。」冯氏道：「有甚好处到了伯伯，只管要你费钞。」一头说，一头伸手接鱼。蒋云随手，就将那雪藕相似的玉腕，捏上一把。冯氏含着笑，佯做不知。蒋云觉有几分光景，心下暗喜，就把些闲话鬼诨了一会。只见冯氏低着头，两手托在腰眼，急急的走上楼去。蒋云随后潜步而上，伸首看时，原来冯氏为着小便要紧，进得房门，开了便桶的盖儿，朝内就坐。及至撒完了尿，掀起那肥肥嫩嫩的屁股，拈纸揩抹。不提防蒋云站在背后，看了好不动火，连步向前，拦腰抱住，急得冯氏双脸涨红，低声喝道：「青天白日，这是什么勾当。我若叫喊起来，只怕丧尽了你的体面。」蒋云道：「我爱婶婶十分标致，若能亲近玉体，死亦甘心，何况体面。」冯氏又再三哀恳道：「既要如此，须放了手，待夜间来和你同睡。」蒋云笑道：「只怕你骗脱了身，就要变卦。」冯氏道：「若我翻悔，不得好死。」蒋云才肯听信，虽即放开。

(注：此处删去25字——编者)

那一夜，巫山有路，果然成就了云雨之梦。正所谓：

水性妇人难保节，贪淫男子会偷情。

蒋云既把冯氏一并勾搭，每夜婆媳两个，轮流淫媾，自此进出，益无忌惮。虽则被窝中做事，怎瞒得隔壁对门几家邻舍的耳目。那做裁缝的董近泉，常把微词取笑，思欲起发蒋云的酒吃。蒋云若是一个知事的，就请他吃了一杯，也免日后多少是非。只因自恃衙门走动，结识绅衿，眼里那有董裁，怎肯费着东道。近泉见不招揽，心下愤愤不悦，只等赵相回来，指点捉奸，且按下不题。

再说赵云山同了赵相，自从起身去后，一路无话。到了湖广省城，投入牙

行，正欲置货，忽因小衅斗殴，犯了一头假人命。赵相虽幸从宽拟杖，却因云山陷入囹圄，日常送饭，还要与他衙门打点。自六月初旬到彼，直至九月终，囊资罄尽，方获审豁。两个怏怏失意，只得收拾起程，连夜赶回，已是十月中了。先到云山家里，放下行李，云山取出碎银一包，付与赵相道：「虽是我晦气，遭了这场屈官司。然兄是折不起的，怎教你费尽而归。可将这几两碎银，回家使用。待我催讨帐目，再借些与兄作本。」赵相因以离家日久，记念母妻，巴不得一步跨到家里。急忙忙接放袖中，背了被囊，作别而归。到了自家门首，时将亭午，门犹扃闭未开。连连弹叩数下，里面婆媳两个，因与蒋云鬼混了一夜，睡到巳刻起身，正在梳洗。忽闻门上敲响，侧耳细听，知是赵相回来。不觉吃了一惊。说话的，你说错了。大凡久出乍归，室家相会，自有一段跃然欣喜之状，为何倒说吃惊？只因心下虚怯，虽欲勉强装出笑容，怎奈忸怩情态，终不能掩。就是做客回家，少不得雇人搬运货物，热热闹闹，也有一番得意光景。却因赵相犯了官司，资本丧尽，虽则到家，神气消沮，不觉垂头叹息。当下相见毕，王氏就盘问道：「你为何羁留湖广，直到今日才回？置得什么货物？何不令人搬取到家？」赵相便把前后事情，备细说了一遍。冯氏道：「我不信，偏有这样横祸。你莫非在花街柳巷，迷恋娼妓，折了本钱，反捏这无影的话儿，归来搪塞。」赵相正欲分解，忽闻门响，却是蒋云时来探望。赵相慌忙延入，再三致谢。蒋云道：「适间偶在路上，遇着赵云山，始知贤弟已经回府。又闻在彼遭了一场屈事，此真意外之变，殊可扼腕。然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贤弟前程远大，亦何必以此介怀。」赵相连声叹息道：「小弟是个失时落运的人，料想决无好日。」说罢，又把些闲话叙了一会，连忙置备鱼肉酒果，烧个利市，就把来请着蒋云。

当晚，饮酒中间，婆媳两个相继出来，带着笑，连连斟酒相劝。赵相心下就有几分猜疑。到得睡后，云雨之际，冯氏反若勉强迎接，并不折往时有许多贪恋欢喜情状。及至事完，又只管称赞蒋云的好处。赵相十分不快。将到黎明，即起身梳洗，遍向邻居探望。落后才到董裁家里。董近泉一把拖进店后，揖毕坐下，问过寒温，董裁道：「自从大官去后，瞬息半年，使我两口儿时常挂念。谁想晦气，折了本钱，家内又没人照顾。老朽虽你紧邻，各自门各自户，怎好管得。今后大官切不可再要出去，早晚有人来往，亦须防察。后生家，体面是要紧的。这是老朽的好话，休得见怪。」

赵相听了这一番言语，益觉怏怏不乐，遂即起身回到家里。恰值赵云山同着几个心腹朋友，设酒在白龙潭船内，要与赵相解闷，遣人相邀，立等同去。赵相不能推却，实时迤迤出城，来到船中。早饭已备，饭后把那象棋，略略消遣了几局。时未过午，将酒饮起，直至黄昏始散。赵相已是十分沉醉，一路跟

踉而归。将次到家，偏那心上的事儿，却又记得明白。遂不向前门，竟悄悄的打从后门而来。伏在门上，侧耳听时，蒋云果然在内说话。初时模糊，听不明白，只听得落后两句道：「撞着了不好意思，我向后门去罢。」赵相此时，酒已全醒。不觉怒从心上起，正欲敲门进去，猛听得门栓一响，里面蒋云又闯将出来，两个劈头一撞，赵相立脚不住，竟是翻身一跤。蒋云认道是邻舍人家听他动静。勃然大怒，竟把赵相按在地上，着实打了数拳。恰好婆媳两个，把着灯盏送出。听得有人跌倒在地，连忙移火一照，却是赵相。惊得蒋云放手不迭，飞步而去。王氏冯氏慌忙出来，把赵相扶起，搀到楼上卧房，和衣睡倒。婆媳两个重又下楼，收拾碗盏。停了一会，只听得连声唤茶。冯氏急忙泡了一碗，拿上楼来，双手递去。赵相睁圆双眼，接茶在手，向着冯氏，就是劈面一掷。幸得连忙闪开，那只碗儿，跌下楼板，打得粉碎。冯氏道：「好好出外半年，本钱虽折，却会撒起酒风来了。」赵相大怒道：「会养汉的贼淫妇，我且问你，方才从后门出去的，是那一个？」冯氏道：「啊呀，好不胡说，你自家吃得烂醉，跌倒在地，我与婆婆两个，扶你进来，却有何人出去，你莫非眼花了。」赵相厉声骂道：「贼淫妇，你这养汉的事情，我已备细晓得。只在早晚间，少不得把你这贼淫妇，处置一个死。」一头说，一头伸手把冯氏的头发，一把揪来，揪在身底下，提起拳头，一口气打上五六十拳。王氏还在楼下收拾，听得冯氏连声叫喊，慌忙上楼，和身劝解。怎奈那把头发紧紧捏住，再拆不开。王氏急了，把赵相的手腕，咬上一口，才得放松。冯氏得脱，竟一溜烟奔到楼底下去了。赵相愈加恼怒，又欲赶到楼下来打，王氏将身拦住不放。赵相道：「我自打那会偷汉的贼淫妇，好扯淡，谁要你劝。想是你与他做一路的了。」只这一句话，打着了王氏的心窝，便插胸跌脚，放声大哭道：「好一个没廉耻的乌龟畜生，我做娘的在家熬苦受淡，巴不得一日的饭做两日吃，你却把二百两细丝出去，不知怎么样弄完了，刚刚剩得一个被套子回来。我不埋怨你也够了，你反平白地生言造舌，捏出无影无踪的话儿来屈陷人。就是打老婆也罢了，怎么连我也拖在浑水内。我自你十二岁上守寡起，直到如今，你见做娘的偷着几个汉子，曾亲眼撞过几遭。你这忤逆畜生，说出这样话儿，只怕要死快的了。」千畜生，万畜生，足足骂了更余天气。赵相和衣睡在床上，又恼又恨，等到晓钟初动，就起身出门，走到赵云山家里商议。不知王氏起来，更有什么话说？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诗曰：

上有青天在，何须巧用心。
花开宜对酒，月满且弹琴。
我妇虽荆布，彼姝有藁砧。
岂无思慕意，首恶重奸淫。

且说赵相出门去后，渐渐天色将明。王氏亦即起身下楼，遍寻冯氏不见。走到后门一看，却是半开半掩，惟恐一时气恼跳入井中。便把一根晒衣的竹竿儿，放向井内捞拨，却并无影响。王氏心下十分着急，慌忙走到蒋云家里计议道：「短命畜生，天尚未亮，就起身出门，不知又到何处去了？谁想媳妇又遍寻不见，这件事怎处？」蒋云道：「人是决有下落的，不消忧虑。但这件根由，必系赵云山晓得你家有些汤水，故既把他二百余金局弄完了，昨日又来请去吃酒，决定还有什么局面做出来。惟恐你不肯，遂生起这个风波，吵闹一场，使你不好开口。就是那件事情，即使有人搬弄是非，常言道捉奸捉双有何把柄。据我的主意，必须到县告了忤逆，把他惩戒一番，下次便不敢违拗。不然，长了他的志气，将来必致自由自主，不放你在眼内，还要被那赵云山局骗，你我亦从此断绝了。」王氏点头道：「你的主意不差，快替我写下一张状子，我就到县里去来。」蒋云道：「这张状子，我却不好写得。我有一个朋友，住在县前，唤做唐子山，你只消到他家里，央他写了，就要他指引进去。此时官将坐堂，事不宜迟，作速入城为妙。」王氏连忙回来，取出一个旧包头，齐眉兜裹，将门锁闭，央着邻近一个卖花的孙媪作伴，自去赴县告状。不题。

再说蒋云，打听得赵相的丈人，唤做冯伯元，住在东察院前桥南台下，一径走到冯家，向着伯元道：「小侄无事不敢轻造，因有一件冤屈的异事，特来报闻老丈。自令婿赵君甫远商楚地，令爱在家，足迹不出中门，邻里罕见其面。谁料令婿直至前晚始归，带去的二百余金，决在青楼迷恋，以致花费一空。在令爱不悦之意，未免有之。岂想令婿以此衔恨，昨晚在白龙潭饮酒醉归，霏空将一件奸情事体，冤陷令爱，自黄昏时打起，直至二更，致令爱气恼不过，于半夜开门走出，今早遍寻，杳无下落。据令亲母说起来，遍身都带着肿，头发去其半，十分冤惨，令闻者莫不酸鼻。他夫妻反目，原与侄辈无干。设有人命不测，必致累及邻舍，为此特来相报。」冯伯元听罢，禁不住扑簌簌流下泪来道：「老汉年近六旬，只有这点骨血，却被畜生如此凌贱。料想半夜出门，万无生理。老汉即当告县究偿，岂肯干血。幸蒙吾兄仗义相报，感德不尽。少顷状上，就欲借重尊号，做一证见，未知可否？」蒋云道：「小侄因以邻居，不得自来相告。若进状词，还望老丈斟酌。设或令爱无恙，仍系儿女至戚

，何可以一时之气，伤了日后翁婿之情。」说罢，正欲起身作别，忽见一人汗流满面，也来报信，其言与蒋云所说，一一相同。

你道那人是谁，原来也是蒋云央来，冒认邻舍相报的。当下冯伯元，登时写了状子，奔到华亭县来。恰值知县坐堂，王氏告准，已差人把赵相拿到，正在审问。说话的，你说错了。怎么堂上状词，这般容易就审。原来告忤逆，与别样讼事不同。别样讼事，须要投文听审，耽延时日。若使差人受了贿，还可以寝捺搁起。惟有忤逆不孝，立刻差拿，就要开劈的。当下知县，先叫王氏，细细的问了一会，就唤赵相上去说道：「你拿了二百两银子，出外半年，不惟不趁利，反剩得一双空手而归，明明就是一个不孝了，况且到家两日，就酗酒凌妻，为母亲的自应正言规劝，你反出语无状，似此逆亲背本，其与禽兽，相去几何？」赵相方欲诉辩，那知县早已掣签四根掷下，两边皂隶一声吆喝，就把赵相拖翻在地。可怜娇嫩皮肤，何曾受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横流。知县又唤王氏分付道：「不孝忤逆，本县向来痛恶。本该立毙杖下，姑念你丈夫早丧，只存此子，薄施惩戒，以儆将来。你也要尽心教导，勿使有亏慈爱。」说罢，就叫赶出。

此时，冯伯元已站在站台上，等得审完，奔进卷篷，连声叫屈。巡风的慌忙拦阻，早已跪在案边。知县接上状子一看，又是告赵相的。便分付原差，速把王氏、赵相带转，厉声喝问道：「你把妻子打在那里去了？现有冯伯元以人命告你，这怎么说？」赵相道：「小的把妻子打是打的，以后妻子下楼去了。小的被着母亲拦住在房，到了五更时分，就起身出门。其实妻子不见情由，尚未曾晓得。」知县随又掣签，速唤两邻来问。不多时，众邻舍二十余人，俱到堂上，一齐跪禀道：「昨夜更余时分，赵相夫妻厮闹，众排邻通是听得。若问冯氏去向，果系今早王氏寻唤，方才晓得，其实不知下落。」知县一时难以审究，便把赵相收监，以俟缉着了冯氏，另行挂牌候审。

发放已毕，众人各自散去。只有赵相，带着两腿鲜血，进入监门。到了狱堂之上，禁不住泪流满颊，一堆儿蹲倒在地。牢头禁子，都来问起根由，亦为之怜悯叹恨。忽听得监门首连声叫唤，却是赵云山，带着一个小厮，拿了一壶酒，几碗鱼肉，进来慰问。赵相一时气愤填胸，带着两行珠泪，刚举箸夹持一块肉，忽又发昏晕倒。赵云山再三抚慰道：「贤弟既已当堂受责，谅尊慈决已解怒。就是尊阍，自有下落，指日就应释放，何消如此忧苦。」又向禁子李敬叮嘱道：「这赵大官，乃是无妄之灾，暂行监禁，须比不得别样罪犯。我有白金一两，你可拿去买些福物，大家吃碗酒儿。更有二金送与足下，全仗每日间，用情照顾。倘有人来见你，要你把他谋害，这却断乎不可。设有什么风吹草动，都要与你计较。」李敬满面堆笑，唯唯应诺。因此赵相在狱，不致十分受

苦。

且说王氏，初意不过要把儿子当官做戒一番，谁想弄假成真，把来监禁在狱。那媳妇又徧处访问，影迹无踪。每夜独自上楼，睡在床上，翻来覆去，自嗟自叹，十分懊悔。

一日早起，又走过去与蒋云商议。蒋云道：「除非把些银子送官，就可保出。」王氏便将衣饰珠翠等件，约有四十余金，一齐交付蒋云。蒋云把来付与巧姑收拾，却去见着李敬道：「早晚间，若把赵大安排处死，谢仪十两，决不爽信。」又去寻见冯伯元道：「令爱一事，经今半月，尚无踪迹，必系屈死无疑。若不具诉禀县，作速拷究成招，将不使令爱含冤于九泉之下。」冯伯元惨然道：「老汉为欲访问一个真确，是以迟迟未诉。幸蒙赐教，足见厚情。日后听审，还求公言扶助。」蒋云唯唯而去。

那冯伯元，果于当日，就进了一张投状，少不得编审挂牌。知县重吊一干人犯，当堂鞫究。又把

赵相打了二趾，套上夹棍。赵相死去复苏，哀哀哭禀道：「老爷就要夹死小的，倒也情愿。若要究问妻子去向，实系不知，教小的怎好招认。」知县也觉惨然，便叫放了，仍行监禁，另候复审。当下王氏亲见赵相受刑，心下十分疼痛。回到家里，把蒋云埋怨道：「我央你把那衣饰变卖送官，你道已经送进，为何得了贿，反加极刑。」蒋云道：「官若不得你的东西，今日就要拷打定罪，怎肯朦胧宽缓。只是官虽用情，还要根头叫绝。那冯伯元处，决要与他说明才好。」王氏就向篋内，检出十亩田一张文契，交付蒋云，着令变价，把与伯元买息。蒋云赚得文券到手，即往乡间，着租户另立认契。又往见顾敬道：「前番赵君甫的那纸借票，小弟抄出一张还彼，那原契尚在弟处。如今君甫犯罪系狱，其母寡妇身边，颇有财帛。兄若同着几个弟兄，到他家内吵闹，那寡妇必来寻着小弟，就好从中处还所处之物，愿与吾兄均剖。」顾敬欣然道：「承爱敢不领教。「登时纠率数人，到门喧嚷。王氏一时着忙，果即央求蒋云调处，把那椅桌器皿，准折偿还。只这一番，又费了十余金的家伙。自此，王氏愤懑日深，饮食少进，不上一月，恹恹成疾。到了临死那一夜，切齿怨恨蒋云道：「若非此贼，我一家怎有今日。」遂大叫一声，呕血数升而死。曾有一诗，单把王氏叹惜道：

子陷囹圄媳未旋，谁知恩爱作冤愆。

当时若把春门锁，岂至含羞向九泉。

王氏已死，不消细说。单表赵相，自从冤系，倏忽半年。虽经几次勘问，那冯氏并无着落，竟成疑狱。忽一日，本县监下一个粮房外郎，唤做周青霞。为人轻财好友，极有义气。在狱数日，单与赵相意气相投。一日赵相作东

，请着青霞饮酒中间。周青霞备问所以被罪之故，赵相便把前前后后，备细述了一遍。周青霞慨然叹息道：「原来吾兄蒙此不白之冤，使弟闻之，五内皆裂。」随即低首沉吟了一会，又问道：「尊阍姓冯，那乳名可唤七姐？狭长面儿，左手臂弯曾有一个黑痣的么？」赵相泫然下泪道：「拙荆果系排行第七，左臂有痣，不知仁兄怎么晓得？」周青霞连忙取过酒壶，斟一大杯，递与赵相道：「既系不差，则尊阍现在，吾兄释狱有期矣。可喜可贺。」赵相听罢，不胜惊喜道：「仁兄既知拙妻所在，愿乞指示，生死不敢忘德。」周青霞道：「小弟有一敝友，唤做沈球仲，住在上海县，离城十里，地名叫做李家村。弟于半月前，曾经到彼，蒙敝友款留至晚，对弟说道：『此间有一丽人，吾兄欲得一见否？』弟即询其名色。敝友道：『此女非青楼所比，乃良家妇也。姓马名唤二娘，因以夫陷狱中，暂时寄托此地李惺吾庄上。既系妙龄，更有倾城艳色，只是索价颇高，非相知亦罕得见其一面。』小弟闻而心醉，即挽偕往。既而敝友辞归，弟即留宿，至夜深时分，此女哭向弟道：『妾实嫡姓冯，乳名七姐，丈夫赵相，成亲甫得一年，祸被蒋公度局骗至此，又逼妾做此道路。郎若倘能报得一信，没齿沾恩。』弟怜其污陷，彼时曾许救援。岂料抵舍之后，忽因漕务被累，今幸与兄谈及。事既脗合，则为尊阍无疑矣。」

赵相就问：「拙妻既在彼处，计将安出？」周青霞道：「弟即为兄写一呈词禀县，就托小价周孝，认作干证领拘。但少一个抱呈人，这却怎么处？」正在计议，恰好赵云山进来探望。赵相备告其故，赵云山欣然道：「抱呈不难，小侄赵元可托。」周青霞登时写下呈词，付与云山。又写一书，嘱托经承，着令即日出牌，移关上海。其事不消细叙。

单说差人，去了两日，只带一个管庄人李太回复。知县备细鞫问，李太道：「小的庄上，并无冯氏，只有家主李春元，于数月前，曾将一个苏妓马二娘，留住半月，只今回去已久。忽蒙差唤，家主有一名柬，拜上老爷，尚要自来面说。」知县便把李太发回，又将赵相打了二十。干证周孝，也是十板。赵相回到监内，愈加气苦，放声大哭，周青霞反觉不安。自此无话。

又将月余，周青霞释放出狱，与赵相作别道：「只在五日之外，小弟决要访一实信，再来相报。」及至第六日傍晚，周青霞果然来到狱中，笑嘻嘻的对着赵相道：「今番小弟到彼，再四访问，始知又换了一个所在，已有着落。适才见了赵云山，约定明早具控，特来报知吾兄。俟尊阍一到，就要对理鸣冤。」赵相听罢，不觉流泪道：「多谢吾兄，热肠超救，岂不知感。只是小弟狗命，应沈狱底。万一仍旧拘拿不着，岂惟有负雅爱，更使小弟徒受一番血杖耳。」周青霞变色道：「此番小弟自为证见领拘，决无错误。况一片热心，无非怜尔夫妇，一作羈囚，一为娼妓。所以抛了正务，不惮徧行访实，岂兄反不能相

信耶！」赵相慌忙双膝跪下道：「蒙兄如此用情，誓作犬马相报。「当下周青霞出了监门，就约准了赵云山，并把董近泉一齐邀到普照寺内，酌议状词。把蒋云做了头名，李太第二，现窝冯氏的房主周顺为第三，连着冯伯元、冯氏，共是五名被犯。董近泉做了邻证，依旧赵元为抱告。周青霞自己做了证见领拘，一一准备停当，只等拘到了冯氏，然后另行各犯。

话休繁絮，不消十日，已把冯氏缉获带到。当日午后，知县坐堂，就把一千人犯拘齐听审。先叫冯氏上去，拍案大怒道：「你这淫妇，为何背夫逃走，甘作娼妓，致令赵相被告坐狱，从实招来，免受刑法。」冯氏道：「爷爷在上，容俟小妇人实诉冤情。那一夜，氏被丈夫毒打情极，思欲投井而死。讵料开得后门，遇恶蒋三，站在壁边窃听。见氏出来，便一把扯氏到家，对氏说道：『有甚大事，休要短见，不如依我，将你送到一个亲眷人家，暂住几日，待把你丈夫劝解息怒，方好回来。』小妇人一时失了主意，被恶徒诱信，即于半夜，唤了船户方明，同妻杨氏将氏载到上海县离城下乡寄居李家庄上。过了一日，恶徒始到庄，那时氏即欲归。恶徒又说道：『尔夫被告忤逆，已禁狱中，且再消停，方可回去。』自后又将半月，恶徒乃同一后生钱选，下来对氏说道：『尔夫已问重罪在狱，缺少使用，若得五十金送官，便可审豁。这个钱秀才，家私巨万，如肯依我，与彼相交，则丈夫可救，尔亦可归』此时小妇人揣知恶徒意，号哭不从。岂料恶徒与李太相谋，手持树棍毒打，威逼受污，经今已有数月。计恶徒所得不下百金，只此是实，伏乞青天详察。」知县又问道「夫妻反目，乃人家常事，你何必就要寻死。况与蒋云无干，何故倚墙窃听，你再据实说来。「冯氏便把赵相出外为商，蒋云先奸王氏，后又逼己行奸，自始至末，备细诉了一遍。知县就唤蒋云上去，微微冷笑道：「你这奴才，既把他婆媳奸污，复又乘机诱匿，威逼为娼。似此穷凶极恶，真死有余辜了。」说罢，又唤冯伯元问道：「你怎么不详真假，辄敢以人命诬告，岂不闻法重刁诬，律严反坐么？」冯伯元慌忙叩头道：「青天爷爷，小的翁婿，无有异言。也都是蒋云报信，唆某告状的。」知县便叫赵相道：「你计前后，共打了多少？」赵相道：「计受老爷恩责，共打了一百零五板。」知县道：「既如此，那恶奴才，我也不打你多，只照赵相，打了一百零五板罢。」当下蒋云自知罪重。并无一言执辩。虽则壮勇过人，刚刚打到七十六板，已是气绝身死。知县又叫赵相问道：「汝妻业已身辱名毁，可即断开？还要完聚？」赵相泫然泣下道：「小的家事已尽，母氏又死，举目无亲，乞赐完聚罢。」知县便把李太、周顺、冯伯元每人打了十板，分别拟罪。又唤冯氏道：「你这淫妇，本该打你二十个板了。看你丈夫面上，姑免。」当下赵相领了冯氏回家，众邻舍都来慰问。说起蒋云，无不切齿痛骂。

以后，赵云山将银二百两，借与赵相开个店面营生。冯氏亦追悔前事，勤苦帮助。不上三年，仍挣了数百金家计。曾有一诗为证：

结义谁知反结冤，圜扉终日泪潸然。

若非天意诛凶恶，岂得明珠去复旋。

一日仲春时候，赵相到苏贩货，就邀周青霞同去游泛虎丘。那周青霞年纪虽将四十，却惯在花柳场中走动，挥金如土，到处就要盘桓游衍。以此虎丘游罢，就把赵相邀入一个妓家。鸨奴唤做褚秀，手下只有姊妹两个，一唤来香，一唤云倩。当晚二人进去取银一两，着办东道。四个人坐定，直饮至夜阑始散。周青霞要了云倩，赵相携着来香，各自归房。少不得解含羞之扣，吹带笑之灯，云雨绸缪，俱不消细叙。自此，一连住了三日，赵相货已置完，拟于次早解维。当夜更深时分，云雨毕后，来香泣向赵相道：「郎君籍系松江，妾亦彼处人氏。实良家女也。自堕火坑，已经二载。时刻思欲从良，苦无可托。今幸荐枕于郎，辱蒙情爱娓娓。倘能出妾污泥，愿侍巾栉。」赵相因问道：「贤卿既系良家，何致沉迷（彳元亍）（彳元亍）？就欲赎身，不知要价几许？」来香道：「妾杨氏，名唤巧姑，丈夫蒋公度，犯了重罪，被县官当堂杖死。奈缘父母双亡，祸遭旋恶为主，贪图厚利，赚妾卖归褚母。曾有徽商，意要赎妾，因母索价百金，以致不果。今妾之私蓄，将有一半。郎君倘得五十金之数，便可以携妾同去矣。」赵相道：「此来虽有百金，奈因交易已就。容俟归去月余，再来与卿商议。」来香临别，又再四叮嘱，唏嘘含泪，若不胜情。赵相心下暗暗嗟呀，以为天理报应，果然半点不差。回到家里，即与冯氏说知其事。冯氏力劝赎取为妾，又与周青霞、赵云山计议，二人亦欣然相劝。其后月余，赵相到苏，果费了六十余金，竟把巧姑赎回。自此妻妾和顺，并无半句说话。每每谈及蒋云，巧姑亦咨嗟不已。后闻冯氏已生二子，巧姑亦有一女。夫妻至今犹无恙云。

第四回 穷秀才十年落魄

词曰：

纵抱长卿才，运也须来。只今何处觅琴台？举世漫逢青眼少，玉韞珠埋。穷达信难猜，不用伤怀。天公有意会安排。一旦齑盐辞破瓮，身近蓬莱。

——右调《浪淘沙》

尝谓人生在世，富贵贫穷，无不关乎命运。那富贵的，必至骄奢，骄奢已

极，势必流于贫贱。那贫贱之家，必然勤苦，勤苦之后，自生富贵。总之循环流转，都有一定之数。所以古语说得好，朱门生饿殍，白屋出公卿。然以愚意看来，则又不然。无论富贵贫贱，总要修德为主。若富贵而能修德，自应泽及子孙。所以古人曾有九世同居，三世皆为宰相。然则富贵原可以长享，若贫贱而不修德，一味怨天尤人，愤愤不足，或凯觎非分之福，或强求意外之财，岂知富贵未来，而祸已旋踵而至。那时节即欲求为贫贱，而不可得。然则居乎贫贱者，不以勤苦为难，而以不滥为贵。看官，你道为何说此一番议论？只因有一秀才，十年坎坷，偏能乐道安贫，竟得擢第春宫，联姻宦族，直到了七十岁，更有一番好运。且待敷演出来，以供那未得时的，展眉一笑。

却说扬州府江都县，有一个旧家子弟，姓金名宣，表字集之。早岁游庠，颇有文誉。兼之诗词歌赋，无不精通。就是先达名流，亦莫不推重以为士林翘楚。单有一件毛病，恃才傲世，遇着些不通子弟，腐烂文章，他便掉首不顾。若说起举人进士，就如拾在手掌之内。所以年交二十，不肯轻易议婚。

一日，同着几个朋友，渡江至苏，在虎丘盘桓了数日，复又泛舟直到武林，把那六桥杨柳，三竺烟霞，到处游了一遍。将整归橈，听得杭人说道，于少保墓上，祈梦最灵。即日就向于坟拜谒，题诗一律道：

乱鸦竞噪夕阳中，为慕精诚拜谒公。
吾国有君凭一语，神京无恙赖孤忠。
血流西市功难泯，魂冷荒原爵始封。
下马读碑重叹息，萧萧碧树起悲风。

金生题毕，随又暗暗祈祷，恳求显示终身。当夜睡去，直至五更时候，始见一皂衣吏，向前稽首，持一小筒以付金生。接来一看，上有四句道：

黄金翻作石，遇假却成真。
春风三十载，桃李更蟠根。

金生看毕，正欲扯住再问，忽见一人，把着玉杯一只，擦身经过。金生误把衣袖一拂，那只杯儿落在地上，跌得粉碎。那人大怒道：「这只玉杯，价值百金，须要偿我方休。」金生正在慌急，忽听得炮声三响，那人道：「好了，都爷将次坐堂了。我与你同去见那都爷罢。」就把衣袂扯住要走。金生死命一挣，忽然惊醒，时已东方微旭，想起梦中之事，心下转道：「我本姓金，却说道黄金翻作石。下面三句，虽不能一一详解，只这头一句，就非吉兆了。况且玉杯倾碎，亦岂有甚好处。难道我眼空一世，竟没有个龙骧凤举之日么。」转展踌躇，十分不快，即日雇舟回去。刚欲出关，忽听得有人连声叫唤，仔细一看，却是家人寿智。惊问道：「你怎么也到这里？」寿智背了包裹，便跳过船来说道：「相公兀自不知，家中被着一伙大盗，于半夜间，明火执械，打从

后门杀入，直进卧房，把那金珠细软，罄劫一空。到了次日，老相公心上一苦，遂即中风而亡。只今已是二七了。为此老孺人特着小人，前来寻问，要催相公星夜回去。」金生听罢，不觉大惊道：「离家刚只月余，谁想祸事接踵。就是被劫，也便罢了，但不知老相公的丧事，不致草草么？」寿智道：「都是老孺人料理，虽不草草，也觉不十分加厚。」金生着实痛哭了一场，连夜赶回。

到得家里，其母石氏，又因伤感成病，卧床不起。金生昼夜号哭，侍奉汤药，不料日重一日，渐渐气喘痰升，金生看来，决难痊愈，慌忙筹备后事。及母丧之后，费用一空，到得出殡，就把住房典押。自此三载，终日读着几句死书。中馈既无内助，外又不谙营运，把那房屋田园，卖得罄尽，遂致栖身无所，寄寓僧房。那一年，正值秋试，宗师录科，这一名科举，是稳上有的。偏生作怪，直落在三等之末。要考遗才，又无盘费到省。连连叹息道：「宗师批阅文字，可称最有眼力，但不考我一个六等，不无遗憾。」

且说金生有一族兄，自幼出继于谢氏，讳玄，表唤玄仲。平昔考试，不出三等之内。金生每每轻薄他是「一生不曾见贡院门首」的。谢玄仲因此衔恨。不料那一科，竟获连捷，以庶吉士考入翰林。告假荣归，一时赫奕无比。亲族馈送礼物，阖门塞户，纷纷不绝。金生免不得也把着一个柬儿拜贺，坐在厅上，自饭时等起，直至日中方才出来相见。金生未及启口，谢玄仲便微微笑道：「我只道一生难见贡院，谁想这番侥幸。吾弟乃是沧海遗珠，来科鼎甲，岂敢重辱赐顾。」金生默然，殊有羞愧之意，遂即起身告别。自后落魄无聊，渐至衣食不充，只得到处飘流，卖诗为业。于时扬州府刺史杜公，慕其才名，差人请入后堂，令诵平日所咏这诗。金生随口念着春日咏怀一律道：

恼杀嚶嚶鸟弄声，春风忽又度江城。
未驱穷鬼书为祟，欲破愁城酒作兵。
十里问花寻野适，五更立月待诗成。
漫嫌举世无青眼，自有文君识长卿。

杜公听罢，（弗色）然不悦道：「汝的知己须待文君，本府乃是扬州刺史，岂能识汝。」也不留茶，竟自退入私衙。金生又讨了一场没趣，愈添烦恼。自此几递乞恩手折，俱不肯准。几番怅悔道：「谁想我如此运低，怎的不念别诗，刚刚咏着这一首，以致触怒了他，使我一发没有指望了。」

忽一日，遇着观音庵内一个长老，唤做悟凡。看见金生衣衫褴褛，不胜叹惜道：「谁想老相公去世之后，相公直恁一贫至此。依着老僧愚见，还该处着一个馆，不惟得了资，兼可以努力攻书。似此东西飘泊，岂为长策。」金生亦喟然叹道：「我也意欲如此，怎奈当时结社同学的，这些朋友，见我偃蹇无聊，惟恐有所干尸，都已遨游远避，谁肯相荐。总有笔底烟云，胸中锦绣，也济

不得这贫穷两字了。」悟凡道：「相公既是没处安身，小庵虽则淡泊，尽可权时作寓。只是闲暇悉听读书，倘或老僧遇着施主们请做佛事，那疏文对联俱要仰仗大笔，未知可否？」金生慌忙谢道：「若得老师如此用情，实出万幸了。」当日即使随着悟凡到庵，做了不焚香的和尚，带头发的书记。一住数月，倒也相安无话。忽一日傍晚，听得门上连声敲响，悟凡慌忙启问。只见一人身长面阔，挑着一担行李，走进门来。放下担儿，向前施礼道：「小可乃是江西人氏，为有书信一封要到太爷那边投递。因值天晚，欲向宝刹借宿一宵，幸乞俯允。」悟凡道：「论起十方所在，极该如命。但屡奉宪司严禁，不敢容留。居士还到饭店里去，倒觉稳便些。」那人又再四恳求，决要借住。悟凡执意不肯。正在推却，恰好金生踱出来，问起根由，便从旁劝道：「老师父听我说一个分上，我看此兄决是好朋友，就留他一宿罢。」悟凡只得勉强留下。到了次早，那人临去，又向悟凡说道：「些小行李，还望暂时寄顿。我到府里回来，就要去的。」谁想一去直到午后，竟不见至。看看又是黄昏时分，只听得人声喧沸，却是本府一班鹰捕打进门来，寻着那担行李，便乱嚷道：「真赃已在这里了。「就把一根索子，套在悟凡头颈，不由分说扯了

就走。那众和尚都来埋怨金生道：「我们当家师父，原是执意推阻，谁要你多嘴插舌，只管相劝。今日酿出这场大祸，却教我们怎么处。况你又不是个和尚道人，岂可久住庵中。如今也要请便，省得我们打发，不好意思。」金生无言可对，不觉长叹一声道：「罢罢，总是我命运不济，一时多口，累及你们当家的了。列位也不消发话，只在明早，小生即当告别。」次日起来，尚在犹豫未决，怎当众和尚又絮絮的催促，金生无奈，只得留诗一绝道：

自寄花宫仅一秋，谁知踪迹又难留。

问余此去携何物，只有胸中万斛愁。

且说金生自离了观音庵内，恰似丧家之狗，无处可奔，忽遇着一个相好的朋友，邀到家里，整治肴酒款待，备极丰盛。金生因在庵中数个月的黄齏淡饭，巴不得把那鱼肉，大嚼一饱。谁想坐下刚刚酒过三巡，忽听得一片声乱嚷，却是隔壁人家火起，那主人家惊得慌忙失措，连唤收拾，金生亦即踉跄作谢出门。走不上三十余步，回首看时，其火旋即寝熄。不胜怅快道：「我才推八斗，志激青云，还指望箠铍渐脱，际遇将来。谁料这一餐酒饭，尚尔消受不起。我生既已不辰，要这穷命何用。不如投水而死，倒觉干净。」说罢泪如泉涌，就向江心一跳。正是：

献赋莫酬司马志，投江宁伴屈原游。

当下金生一时愤懑，正欲投河，忽值背后有人，一把拖住道：「吾兄为着甚来，这般短见。」金生回头一看，乃是社友张赤城。便把自见杜太守以后

，许多蹭蹬之处，备细诉说一遍。张赤城再三宽慰道：「吾兄下笔妙天下，自应前程万里。岂不闻传说，版筑百里饭牛，何乃以小小挫折，遂尔轻视厥躬。非丈夫也。弟有敝戚卢翁，缺少西席，容当一力相荐。不日就把关书送上，切不可再萌此意。」遂向袖中取银二两，递与金生道：「些须之物，与兄聊备目下薪水。若使馆事一谐，来岁便可以稳坐读书了。」金生接着二两白物，又闻荐馆，恰像凭空掇上九霄，心境顿开，殷殷致谢而别。当晚投一朋友陈子敬家里过宿，欣然笑道：「小弟与兄，均系寒士，乃荷蒙雅爱，时时过扰，深愧无以寸芹为答。谁想遇一敝友，慨赠二金，愿与吾兄沽酒一坛，聊作竟夕之乐。」既而饮至兴浓，金生每每抚掌大笑。陈子敬再三盘问道：「吾兄今夕之兴，较之往日，绝不相同。以鄙意揆之，必有所遇，岂可以相知契友乃隐而不露耶。」金生乘着酒兴，便把途遇张赤城，蒙许荐馆之事，细说一遍。因笑道：「我闻卢翁巨富，其馆谷必盛，若能坐得三载，那读书之费，便可以不忧了。」原来陈子敬虽有家室，也是身同范叔之寒，足蹶苏秦之履，正以失馆为忧。一闻了金生所说，口虽答应，心下就怀着谋夺之意。到得次日，急忙倩人作荐，许以重谢。那人就把关约，催促送过。金生犹在梦里，日逐等着赤城回报。

一日，又于路中遇着张赤城，再四埋怨道：「吾好意荐兄，事已妥就。谁料吾兄不能隐密，致被陈子敬暗地倩人谋夺去了。失却这样好馆，如今怎处。」金生大惊道：「小弟恃着同学至交，所以披腹相告，岂意子敬如此心术不端，讵惟有负雅爱，实使小弟绝了糊口之所。不知仁兄更有别路，可以荐拔否？」张赤城沉吟了半晌，便说道：「也罢，吾有年伯苏拙庵，昨已谢事回家，累次托弟觅一朋友，代写往来书笺，吾兄既在落难之时，不妨隐忍曲就，尊意如可，愿即相荐。」金生连声应诺道：「若得吾兄如此玉成，异时尚有寸进，愿图厚报。」这正是：

甘为门下客，岂叹食无鱼。

不知后来如何？且俟下回细说。

第五回 老闺女一念怜才

诗曰：

春风吹煞草花香，无那穷愁欲断肠。

笔底漫夸文簇锦，樽前难博酒盈觞。

半生落魄同张俭，长铗奚羞客孟尝。

谁道侯门深似海，一番佳遇在东墙。

却说那苏拙庵，官至太常寺卿，年将耳顺，告病在家，做人古怪执拗，平居无一笑容。单生一女，名唤秀玉。只为遴选东床，那一年已是二十三岁，尚未受聘。当下张赤城，因受金生之嘱，再三力荐。苏拙庵亦素闻其才名籍甚，满口许诺。只是金生害着酒癖诗狂，不修边幅。虽则穷苦备尝，故态犹在。却遇着苏拙庵是一个执古端方的性子，颇觉不能相合。然苏公为重着金生的才学，每每屈意下之。一日仲春天气，苏拙庵置酒后园，同着一个内侄，唤做于三省，并接金生到园游赏。原来苏公这所宅子，前面靠着大街，后面起造一所绝大花园，向东开扉一扇，扉外一条小径，虽与大街相通，却因近田岸窄，盘转路迂，所以人迹罕到。当下进入园来，周围一看，但见腻紫娇红，莺喧蝶舞，果是十分繁艳。有诗为证：

若问园中景，园中景实奇。
桃花红艳艳，杨柳碧依依。
水向幽亭绕，云从画栋飞。
却怜春易去，隔夜订游期。

三人就在竹边亭内，布席飞觞。既而觥筹交错，酒至半酣。苏拙庵向着袖内，取出花笺一幅，以示金生道：「这一首绝句，乃是小女游园偶成俚语，虽非字挟珠玑，却也意含兰蕙，吾兄向号大方，幸为斧削。金生接来看，那诗道：

妆女重插玉搔头，欲到花前步更留。
春色不关女儿事，却因莺语上西楼。

金生细细的哦了数遍，连赞其妙。苏拙庵道：「今日此饮，兴亦不浅，吾兄何不步韵一绝，以纪胜游。」金生不假思索，随即口占道：

红红紫紫满枝头，春色争从绿野留。
溲渤知惭充笼药，也随吟履到西楼。

苏拙庵欣然笑道：「吾兄高才敏思，真足与七子颉颃，惜乎老夫朽迈，不能搜枯肠以和雅作，将不为花神所笑乎。」自此，苏拙庵待着金生愈加优礼，许以秋试录科，决当首荐。金生亦因见了秀玉之诗，不时思慕，又见苏拙庵相待的情分，比前隆重，痴心妄想，认作属意东床。一日偶与于三省闲话中间，微露其意，要求三省代伐。谁知于三省为着自己的才学甚浅，心下每怀妒嫉，巴不得寻着一件短处。那一日忽听见要求姻事，暗暗欢喜。登时就向苏拙庵，备细说知。苏拙庵大怒道：「无耻狂生，绝不思忖，辄敢这般轻薄。凭你什么仕宦门楣，我也不肯容易就许，岂有虎女曾嫁着犬儿的么。」遂含怒进内，向夫人说道：「可笑那金集之，我好意怜他贫乏，收留代笔，他却藐视我女

，要求亲事。似此轻薄太甚，俟其来时，我当面辱之。」夫人道：「既是一个狂妄之士，今后只该摈绝他罢了，何消动气。」苏拙庵便叫管门的分付，不许放着金秀才复入。

且说秀玉身边有一侍女翠云，听着这番说话，慌忙走进绣房，一五一十述向秀玉。秀玉便低声问道：「还是那一个金秀才？」翠云道：「就在我家代笔的这个酸鬼。痴心梦想，反把老爷触怒。连这只饭碗儿也打断了。」秀玉道：「劣丫鬟，你也不要把他藐视。秀才家若肯向上，少不得自有发迹之期。况闻此生才貌双全，敢向我家求亲，也是一个抱负不常的了。」只因秀玉年已过时，未免因春惹恨，所以说着金生，便是这般殷殷羡慕。闲话休提。

再说金生，自被那苏拙庵摈逐之后，不胜愤愤道：「瞎眼老奴，那晓得怜才重貌。只怕你招着我这样一个女婿也就罢了。难道我金集之这般才学，中不得一个进士么。」遂立誓不从苏拙庵门首经过，往往抄转宅后小路而行。此时已是三月中旬，宗师发牌县考，遂有几个朋友，邀着

金生，同在一个庵内读书。庵之左侧，有一文昌阁，内供梓童纯阳二像。每日清晨，金生梳洗毕后，就去焚香拜祝。到了黄昏时候，仍复礼拜如初。自此月余，晨夕无间。那几个同读的朋友，俱暗暗窃笑道：「金集之这样虔诚祷告，想是要中今科的解元哩。」遂戏拟闱题七个，将一张黄纸，端楷细书，把来压在香炉底下。

一日早起，金生跪在案边，细细的祝告了一会。抬起头来，忽见香炉脚底，纸角微露。慌忙取出一看，乃是七个题目。以为文昌所赐，心下暗暗欢喜。每日闭着门儿，坐在房内，把那七篇文章，仔细精研，足足费了半月工夫，方才完构。那几个朋友，无不背面揶揄。金生却自以为此番必中，镇日把那七篇，咿唔朗诵。到了得意之处，每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已府县考毕，金生俱得取在前列。及至宗师出着两个题目，曾经窗下做过，一发得意。到了出案，果然拔在一等七名。俄而槐黄将近，那同社的几个朋友，也有取得科举的，也有落在孙山之外，要去求考遗才的，俱纷纷然买舟赴省。单有金生，并无盘费，遍向亲友借贷，其如十处九空。看看到了七月中旬，尚无措得之路。忽一日，打从苏拙庵宅后经过，只见靠东两扇竹扉，半闭半掩，走出两三个美丽丫鬟，笑嘻嘻的东张西望。见了金生，俱指手画脚，向着竹扉里面，说一会，笑一会。金生走过了十余步，复又掇转头来，看那丫鬟。不提防，一脚跨空，扑通一响，竟落在水沟之内。连忙爬到岸上，已是半身都湿。那破夏布衣，带了泥水，就像蓑衣着雨，一点点儿滚下地来。金生自觉好笑，叹口气道：「我满望今科中个举人，那知晦气尚尔未绝。刚把那丫鬟看得一眼，就罚我跌这一跤。若与他成了亲事，不知还要怎么样哩。」正在自言自语，只见那个

丫鬟，走近身来，低声唤道：「金相公，你的造化到了。俺家小姐适才偶在扉边闲望，亲见你跌下水沟。俺们就说，你曾在我家与老爷代笔过的。为此小姐一时间怜悯你是个饱学秀才，已到绣房里面，把些东西送你。你且消停等着。金生听罢，便着地深深一揖道：「敢问姐姐唤甚芳名？」那位小姐可会吟诗做赋？就是苏老爷的女儿么？」那丫鬟道：「俺唤翠云，前番奉着夫人之命，曾把一件旧锦被送你，难道就忘记了。若问起俺家小姐，吟诗作赋，件件俱能，果是一个扫眉才子。你为甚也晓得么？」金生正欲细问，忽听得连声唤道：「翠云姐快来，小姐唤你哩。」金生便随着翠云，走近扉边。只闻扉内唧唧啾啾说了几句，便见翠云拿着一封银子，近前说道：「小姐着我问你，可曾取得科举么？若有科举，只今试期已近，聊奉白金二十两，以为进京盘费。须要作速起程，倘能夺得锦标回来，也不枉了俺家小姐一片好意。」金生再三谢道：「小生虽获侥幸，取了一名科举，怎奈缺少资斧，以致狼狈莫前。忽蒙小姐这样厚情，使小生因以福星所赐，而博得一第，此恩此德，没齿难忘。烦乞小娘子致意小姐，愿求面谢一声。」翠云笑道：「俺家小姐，岂肯容易与人见面的。你快些去罢，省得人来遇着了不好意思。」金生立定，要求面谢。只见左首扉边，露出那羞花闭月的半个脸儿，向着金生秋波一转，低声唤道：「翠云进来，掩了门罢。」金生急欲向前相见，那秀玉已为群婢簇拥而退矣。遂回至庵内，取出那封银来，拆开一看，都是雪花细丝，又有素笺一方，上题绝句道：

文章枉得十年名，犹为饥寒辄此身。

月窟漫嫌天路杳，嫦娥应与桂花邻。

金生看罢，不胜感叹道：「细观诗意，小姐的芳心已见。但恐朱衣不肯点头，则嫦娥未易得近耳。」遂收拾起身，星夜赶至南畿，恰好遇着初九头场。只见主考发下题目，四书三个，经题四个，与前时所拟七篇，一一相符。遂信笔录出，毫不费力。心下愈信以为文昌默佑，决中无疑。俄而二三场毕后，那表判策论，俱觉推敲尽意，文理精工。到了月尽发榜，果获中在十名之内。那同在庵中肄业的几个朋友，见了题目，无不暗暗惊讶道：「一时戏拟以与集之取笑，谁想弄假成真，竟有如此异事耶。」及至揭晓，三报已捷，寄诗一首道：

只道神明无足信，谁知遇假却成真。

鹿鸣此日承恩宴，羞杀同窗下第人。

金生得诗，欣然笑道：「虽为汝等戏弄，然安知非神明鉴我愚衷，阴遣相告耶。」到得鹿鸣宴过，谢了房师，回至维杨。就有一个富户金仲开，要求通谱，送着一所绝大的房子，价值千金。遂竖立旗竿，收了几对仆妇，登时门庭

赫奕，馈贺纷纭。

当日，先去拜着苏拙庵。苏拙庵直到门外相接，满面堆笑道：「向时读着吾兄的文字，就道是必中之才，谁想今科果获高捷。讵惟乡闾拭目，实副当宁得人之庆。」即而茶过两次，金生起身告辞，苏拙庵一把挽住道：「老夫年近六旬，只生一女，虽云愚陋，颇有咏絮之才。只为老夫要求一个名士为婿，以致遴择数年，尚未受聘。今以吾兄乡闾高荐，必作明庭伟器。若把小女见字，可称佳偶。意欲倩媒到宅，倒不如老夫面说的为妙。」金生道：「小侄家世微寒，驽骀下乘，幸藉朱衣暗点，遂获滥竽南闱。老伯不以微贱而鄙弃于门墙之外，已出万幸，岂敢望为东床坦腹。」苏拙庵笑道：「少顷即以庚帖送上，幸勿过谦。」金生心下想起当日把他摈逐一番，意欲不允。却为感念秀玉之情，便即许诺。仍托于三省作伐，择吉送过聘仪，俱不消细说。

时已十二月初旬，苏拙庵主意，欲令毕了姻事，方去会试。金生坚执要待春试，中后归娶。遂与同年张佑，即日公交车北上。到了长安，赁房作寓，每日埋头苦读，以期必捷。那房主人，有女名唤丽娥，笄年未嫁，时时潜步出来。秋波偷送，微露殷勤。金生端坐自若，绝不关意。一夕更余时候，忽见丽娥悄悄闯进，金生连忙整衣而起，正色斥之。丽娥羞渐满面，不恚而退，自后便到张佑房中鬼混。

原来张佑的卧房，就在金生左首。少年重色，不能自持，遂与丽娥谐了云雨之会。金生虽微知其事，并不说破。俄而场期已过，当夜睡去。梦入一个所在，宫殿巍峨，往来人杂。忽听得鼓乐喧阗，从西而至。向前看时，却是一班人役，俱是色服披红，帽上簪花两朵。那吹打的在前引导，随后十余人，手中都执黄旗一面。又有两个，抬着牌匾一座，到了殿前，一齐放下。金生慌忙挨入众人队里，看那匾上，书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前后又有两行细字云：监察御史黄恂为会试中式。七十一名，张佑。金生看了不胜嗟异道：「原来张年兄，已成进士，不知我金集之也曾得中否？」正在踌躇之际，又见一人，皂衣纱帽，扬鞭骤马而来。向着众人说道：「奉有玉旨，那张佑在京，曾经奸污闺女，罪应褫革，敕令改与同籍金宣。」遂唤从者，捧过笔砚，将张佑除去，换上金宣二字。众人随即起身，照前吹打，向东而去。金生大喜，刚欲跨出丹扉，忽被一人拦腰抱住道：「你为甚么夺了我的进士？」金生举眼看时，却是张佑。便分辩道：「这是玉帝旨意，与我何云。」张佑道：「我与你就去面圣。」金生用力一挣，忽然惊觉，已是鸡声唱绝，天色微明。那一日正是二月初八，早膳过后，急忙打点进场。

不知金生果然得中否？且待下回再说。

第六回 贵门生千金报德

词曰：

柳畔淡烟凝碧，枝头好鸟啼红。功名辐辏趣无穷，回首寒窗如梦。既已宫袍换绿，还从绣闼乘龙。画堂此日敌春风，始信文章有用。

一一一右调《西江月》

话说金生，倏又三场试毕，等到揭晓，果中第七十一名进士。既而殿试，列在三甲第七。除授福建福州府侯官县知县，钦赐归娶。那一年齐头三十，裁诗一律，遣人驰报出庵道：

春风游遍曲江时，三十功名尚未迟。

漫道文章空白首，已随鹭向丹墀。

金灯赐娶重膺宠，绮阁催妆拟赋诗。

寄语嫦娥休企望，好留翠黛画双眉。

不一日，已到维杨，本县中尊，拨送十名皂快，一路鼓乐喧天，簇拥至家。那苏太常，预把吉期选定。其年秀玉已是二十六岁，当亲迎那一夜，其舆马灯仗，以至婢媵仆从，填溢街衢，十分繁盛。及合卺之后，一对老成夫妇，情性相投，恰似伯鸾孟光，恩爱最笃。为因凭限难违，即日辞别亲知，前往侯官赴任。

原来侯官县土饶民众，号称富庶。金生到任之日，即张示通衢，禁约三事：第一件严禁赌博，第二件革退老年吏役，第三件不许口识，并不许以小作大，告那脱空谎状。政治肃清，阖邑士民，无不畏服。凡遇三六九放告日期，逐一鞫问事情真实，方准提审。其外钱谷，专委二衙，盗情盐务，责任主簿、典史。若院道府各上司，发下呈状，立刻差提，从公研究。既得其情，凭着批驳下来，只依前案申报。所重只有人命、大盗二项，此外田土斗殴等事，惟反复劝谕，蒲鞭示辱而已。自此三年任满，已经给由，行取在即。忽值都院寿辰，各县馈贺，俱有数百礼物。金生检视篋内，只余俸银四两七钱，连忙唤进匠工，着令打造巧样爵杯二只，并将金扇四柄，亲自赍赴辕门。都院见了脚色手本，开呈礼物，只有杯扇二事，不觉大怒道：「怎有这样不晓事的蠢材，不要说别件，把你盖护，就是本院出疏首荐，也值一二千金，怎将这两件齷齪东西来唐突我。」便传谕中军厅，凡有到小文武属官，俱容参贺，惟侯官县知县，不许相见。金生守候数日，只得怏怏而回。都院即暗地差人访着几件过犯，具本参劾。幸奉温旨罚奉三月，改调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知县。金狂得了旨意

，即日将印交付署县同知林汝鸮，离任起身。那侯官县的士民耆老，攀辕哭送者约有一二千人。金生再三抚慰，亦堕泪而别。及到了山阴，不复以吏治为事，惟时时乘闲出游，遇着山水胜处，便命设酒，尽醉而返。因为自己穷苦备尝，始得进步，所以岁考科试，见着那孤寒的生意，无不提取荐拔。而山阴人氏，感颂德政，亦与侯官无异。

谁料优游县署，倏尔又是六年，金生每每叹息道：「若欲利民脂膏，以奉上官，我所不愿。我岂为五斗目折腰哉。」遂备文通申三院，得准告病回籍。金生大喜，连夜收拾琴鹤，离了衙门，取路过江。忽值家人金玉，背了包裹，走得气喘匆匆，恰好在江头遇着。金玉向前禀道：「老爷离了任所，想是要回到家里去，只怕去不得了。」金生大惊道：「你且喘息定了，慢慢的说来。为什么回去不得？」金玉道：「老爷兀自不知，只为翰林老爷，出使高丽，婪贿事发，致奉圣旨发在锦衣尉大堂勘问，坐赃七万四千两，已将翰林老爷监入刑部牢中。不惟为着赃银，必须贖累亲戚。更闻阖族俱要流徙岭南，所以小人星夜前来报信。」金生听毕，才晓得谢玄仲已经题本改姓，有此奇祸，难免株连。一时间主意不定，连忙与秀玉商议。秀玉道：「既有此事，自然回去不得。幸已谢了县务，据妾愚见，不如易姓更名，就要西湖左右，权时隐迹。」金生低首沉吟了一会，犹豫未决。秀玉道：「妾亦岂不乐归故乡，与父母相见。只为舍此一策，更无妙计。若再迟延，祸必至矣。」金生不得已，便即改姓为余，就在钱塘门外僦居崔氏别业。虽则竹栏花径，靠近西湖，仰而看山，俯而听泉，足以且慕栖迟，拈题课咏。却为九年邑宰，不曾取刘宠一钱，以致坐食年余，渐渐薪水空乏。忽一日，仲春时候，房主崔生，系临安府学廩膳秀才，以游湖便道，到庄相访。金生慌忙延入，备设茗果款待。崔生细看壁上粘贴诗笺，并听着金生议论，出经入史，娓娓不倦。不觉肃然起敬道：「原来余兄乃吾辈中人也。贵籍既系广陵，不知为着何事，寓居敝邑。」金生答道：「小弟虽获早岁游庠，却因功名意浅，山水兴深，所以挈携细居，到处游览。曩自山阴，回憩贵邑，一见西湖如遇故友，为向仁兄假寓，暂作湖山主人。诗有之『泌之洋洋，可以乐饥。』意斯言也。似为弟咏。」崔生欣然笑道：「弟愧肉眼，不能物色大兄。愿借山水为证，订盟车笠，不知台意允否？」金生亦欣然道：「不敢请耳，固所愿也。」自此，二生不时往来，或论文或赋诗，或携茗碗作竟日游，遂成知己。然竟不知金生是个出仕过的进士。又一日崔生出到床上，与金生闲叙多时。金生即命沽酒，携到断桥之下，藉草而坐，慢慢的饮了一会。崔生道：「吾兄自到敝地，已经二载，虽则床头有金，无虞乎瓶罄；然或樽酒易竭，何以应不时之需。据着小弟鄙意，倒不如就在湖上，设帐聚徒，则岁获馆谷，可以少助登山问水之粮。不知仁兄亦曾有意于斯否？」金生愀然道

：「小弟迩来正坐穷乡，每以寒荆簪珥易米，极欲相告，而以羞涩不敢出口。今幸仁兄为弟筹及，真骨肉我也。但恐学疏才浅，不足以取信于友，则奈何。」崔生道：「吾兄文誉，久已噪人两耳。若果见允，弟即以关约相订。」话休絮繁，那一年金生果然就在庄上开馆聚徒，自后从游日众，每岁资例获二百余金，除糊口外，更得沽酒醉客，以此久滞湖滨。

光阴荏苒，不觉三十余年。金生已交七十，谁料年纪渐老，则生徒渐幼，馆资渐轻，金生居恒怏怏。一日，对着夫人秀玉道：「我以二十年落魄，始获一第，将谓入玉堂登金马，足以显名当世。岂意官仅七品，倏遭家难，虽脱岭南之徙，意作湖上之囚。只今年交耳顺，犹然伯道无儿，埋骨倩谁，还乡何日，羞杀进士两字，徒作春风一梦。然幸夫人相慰晨夕，不然似此穷居惯懣，我已成疾，弃世久矣。」秀玉听说，亦相顾歔，泫然泪下。到了次早饭后，金生唤着老苍头，持了名柬，随往城内拜客。路经昭庆寺前，忽见一个相士张了布帐，挂一招牌，上面写道：

曾授异人书，愿相天下士。

金生看了，不觉笑道：「好一个大口气的相士。」便立住了脚，向人丛里，伸首看时。但见那相士三言两句将人休咎立断，颇得风鉴三昧。与那寻常方士的口吻不同，听到玄妙之处，不觉一步一步挨了进去。那相士掇转头来，见了金生，连忙拱手道：「这位老先生，是已曾发过的了。久屈林下，可惜可惜。」金生心下暗暗惊异道：「好一个相士，果然有些神异。」便答道：「学生乃是西湖上一个老教授，吾兄不要看错了。」相士摇手道：「老先生休得取笑，据在下细看尊颜，神清气旺，目下正交好运，主有贵子送终。倘不弃嫌，愿请一相。」金生道：「老夫得举癸未进士，尊谕果然不谬。但今年已七十，并无儿女，偃蹇湖滨，一贫如水。若云遇着好运，而有贵子送终，得非戏言相哄么。」相士道：「据着老先生的头圆额阔，目湛眉清，在庠必为名士，出仕必系科甲。这是断断无疑的了。但嫌地阁欠丰，腰软背削，所以官不过七品，产不过千金。而少年不利，晚岁生儿，为此故也。今交七十，正是蛟龙得雨之兆。今日乃是三月初一，不出初九，定有一番际遇，就在这个际遇，内置侧室产贵子，尚有二十三年的好运。保重保重。」金生笑道：「多谢老兄指示，但愿悉如尊谕便好。」随即唤过老苍头，取出相金作榭。相士坚却不受道：「容俟明年七月，小子准到山阴县来，就当叩府领赏。但以明日为始，在初九日，须要逐日出外门走，方得好事临身。没有坐在家里，等着天上跌下来的际遇。千万牢记在心，不可错过。」金生口虽唯唯，心下半信半疑，也不入城拜客，连忙回到庄上，向着夫人说知。秀玉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总之，闲在家里，何不出外走走，或者遇着个同年故旧，亦未可知。」金生点头道：「夫

人所见不差。」当晚无话。

次日早起，果然带着苍头，迤迤入城。只捡那热闹之处，往来观看。至倦怠时，就向人家门首借坐暂憩。如此一连七日，已是初八傍晚，秀玉倚门而望。只见金生自言自语，徐步回来，慨然叹息道：「我好运蹇，霏空遇着那个游方光棍，哄我走这七日，好不厌烦。时早断不出门了。」及至次日，秀玉又力劝不已，金生只得勉强进了涌金门。打从兵马司前，转出草桥门外，各处走了一遍，并没一个相与，心下不胜气恼。翻身入城，正一步不接一步的向鼓楼前经过，忽见一人，左手挟了锦缎四疋，右手拿着一个紫檀的方匣儿。那人走得快，金生却慢腾腾的，眼睛看了别处。不提防劈头一撞，左边衣袖兜住了那人的右手，用力一扯，竟将紫檀匣儿，拂落在地。那人慌忙拾起，启盖一看，吓得面色如灰，连声叫苦。你道匣内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只雪白的玉碗，已跌做两块。那人一把扭住金生道：「这只玉碗，价值二百余金，是家老爷着我送与都院老爷的，如今被你跌碎，教我怎样回复。性命攸关，须与你同去，见那大老爷。」当下登时簇拥了二三百人，再三劝解。那人涕泪交流，扭定不放。金生道：「我且问你，你家老爷是何处乡绅，如今寓在哪里？」那人道：「家主是绍兴府山阴县人，现任翰林学士，为告终养回籍，寓所就在吴山上城隍庙内。」金生道：「既如此，你也不要着忙，待我自去相见，决不致贻累及汝。」那人便扯了金生，同上山来。着人传报那翰林听说跌碎了玉碗，勃然大怒。正欲诘究其事，远远的望见金生，便趋步下阶，仔细一看，连忙双手扶进，掇着一把交椅，正南摆下道：「原来就是老恩师，渴想多年，无由图报，望乞上坐，容俟门生拜见。」金生道：「学生虽获一第，已作方外散人，老先生你不要认错了。」那翰林道：「老恩师曾作敝邑六年父母，不时晋谒台范，岂有认错之理。」遂又谦逊了一会，金生坐定，从容问道：「老朽曾与两次房考，虽有几个贤契，俱已会过。因值三十年来，遁迹荒林，一概不敢通问只字，今幸仁兄相会，虽则面熟，怎奈一时间想念不起，不知尊姓贵名，是那一科高荐？望乞一一指教。」那翰林道：「门生王士标，七岁丧父，日则肩贩养母，夜借邻烛读书，到了弱冠，业尚未成。幸遇恩师提拔，得以批首入学。其后科试到省，又蒙周济盘费十两，岂料侥幸之后，老师忽已挂冠远去。曾经差人到处打听，杳无信息。今幸获瞻严范，报恩有日矣。但不知向寓何处？师母平安否？」金生道：「向寄湖滨，寒荆幸尚无恙。虽切首丘之念，恐贻窜迹之诛。所以杜门相对，作牛衣泣耳。」王翰林惨然改容道：「老师师母既无家可归，门生有一别墅，近在负郭，愿即迎请到彼，少尽一点孝思。」遂着人到庄，搬取秀玉。次早将欲起身，金生过别崔生，殷勤致谢。时崔至亦已须鬓皓然，直待金生历叙始末，才晓得是出仕过的，一直送至江头，洒泪而别。

且说金生一到山阴，王翰林就着人送过白金五百两，腴田八十亩，每日到床问候一次，或盘桓尽日而去。又因金生乏嗣，将一婢女玉兰送为侧室，甫及年余，生下一男，最是眉清目秀。金生大喜，取名晚馨。到了三朝洗浴，忽闻报进，有一道人求见。慌忙延入看时，原来就是旧年三月间，在昭庆寺前的那个神相。金生殷殷称谢道：「仰赖先生神术，得与敝门相会，又幸举下一男。既蒙赐顾，愿求一相。」即令人把那晚馨抱出，相士仔细看了一会，拱手称贺道：「令郎乃是天上麒麟，异时富贵不问可知，宁啻跨灶已耶。」金生欣然款留信宿，赠以金帛而去。

后来，晚馨十岁游庠，十七岁即中了进士。初授荆州抽分，任满将归。适值金生卧疾日久，夫人秀玉深以不测为忧。忽一日，跃然起坐，呼告夫人道：「吾儿只在今晚到家，可今具汤，为我沐浴更衣，省得儿归，无暇及此。」夫人以为病中记忆，初不相信。既而薄暮，晚馨果以父病垂危，疾驱至家，跪向榻边，问候已毕，金生复令近前，备嘱后事，掀髯长笑而歿，时年九十三岁。其后，晚馨复丁母艰起伏，历官至左都御史。至今子孙犹科第不绝，号称望族焉。

第七回 石门镇鬼附活人船

诗曰：

天下有奇事，莫如鬼与神。

阴雨每夜哭，白昼或现形。

慕德曾结草，报怨有彭生。

岂曰皆子虚，为君述异闻。

却说鬼神之事，虽无确据，而理实有之。盖生于阳世的为人，则死入幽冥的为鬼。虽至圣如孔仲尼，也曾说道：「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乃有迂僻之士，执着一番异论。以为人死则已体遗神散，何从有鬼。就是信鬼的，又有一等老生腐儒，以为鬼神无形与声，那些怪诞之事，俱属子虚乌有，未足深信。岂知无形无声者，鬼神之常。其或当昼现形，天阴夜哭者，乃鬼神之变也。盖因忠臣烈士之死，含冤负生，郁勃难伸，以致附物为祟，现影报仇。或为明神，或为厉鬼，此乃理之所有，不足为异。何况恶人现报，曾有变虎变狗。吉士枉死，曾有还魂复苏。其事载诸传记，班班可考，不容诬也。虽然是这般说，那浅识之士，犹以为时远事邈，漫无可据。岂料近今更有一个横亡的鬼，既

能现形，复会说话，奇奇怪怪，说来令人骇异，却系目击其事。就在秀州地方，西门外，离城三里，有一小户人家，姓杨，号唤敬山，浑家张氏，俱年五十四岁。单生一男，年甫十七。至亲三口，靠着耕纺起家，买了瓦房一所，就在屋脚底下，一块儿置产五十余亩，备设牛车，自己耕种，只有雇工人顾四，并一小厮名唤阿喜，相帮力作。原来那个阿喜，方九岁时，为值年荒，父母伯叔弟兄，俱患瘟疫而死。其父黄仁，欠存杨敬山的冬麦三石，所以族长做主，写下卖契，听凭敬山收养，作为义男。其年已是十有八岁，与隔港邻舍顾茂生，最是话得投机。那顾茂生，与杨敬山又是中表至戚。所以茂生爱着阿喜乖巧，要将婢女海棠为配，倒是敬山不肯。岂料阿喜早晚捉空，就橈船过去，与那海棠戏狎。尝着甜头，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弄得一团火热。只恨隔着一条江水，不得十分像意。闲话休提。

那年十月间，杨敬山有一姑娘，嫁在石门县内开纸烛铺的陈信家。因值收稻上场，着阿喜到县邀接。当日清晨起身，将隔夜剩下的饭，炊热吃饱，独自一个摇船前去，约定次日准回。谁想一去五日，杳无信息。杨敬山放心不下，又差顾四到县探访。杨氏夫妇吃了一惊道：「那一日何曾见来，这是什么缘故？若说被人谋害，他却并无财物。若是堕河而死，他又惯识水性。况路上来往船多，岂无一人捞救。莫非心怀不善，将着那船逃往别处去了？」顾四摇首道：「他与阿爹，名虽主仆，实与父子无异。若说逃走，决无此事。」遂连夜出城，赶回报信。杨敬山大惊道：「这又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了。」即与顾四，沿着官塘，一路访问。又粘贴招子，着人四处缉探，并无影响。整整的寻了四十余日，只得把来放下不题。

且说顾茂生，其年为着粮长，将那南粮马草，亲自解赴杭州。不消数日，交割已毕，即与同投现年赵敬椿、朱仁甫、何三等，星夜赶回。到石门县，过了一晚。将及五更时候，即令开船。因值风阻难行，到得石门镇上，人家已吃早膳。急忙上岸，买了些鱼肉小菜，下船就开。忽闻后面乱声嚷道：「前边那只小船，慢开慢开，我回去要紧，搭我一搭。」众人回头看那岸上，并没有人叫唤，也不以为异。忽又闻厉声叫道：「顾家三叔与朱仁甫，俱是认得的，快些摇拢，我要趁回家去。」顾茂生便叫停了橹。掇转头来，远远张望，那有一人趁船。何三笑道：「这也作怪，青天白日，莫非遇着鬼了？」吓得朱仁甫与顾茂生面色如土，不敢开口。赵敬椿道：「那里管他是人是鬼，快些摇了去罢。」刚欲把橹摇动，又闻喊道：「慢摇慢摇，省得我赶不上来。」那摇船的朱大、朱二，听着空里唤声不绝，吓得手忙脚乱。又被逆风一荡，竟将船头打拢岸边。只听得「乒其」一响，那船就动了几动，恰像有人跳下来的，便闻叹气连声道：「好了好了，已下了船了。都是相熟邻居，又值便路，凭你乱声

叫唤，偏生不睬，却累我多走了二曲路程。「只管喃喃的嗟怨，那船板上又浙浙索索响动不已。惊得顾茂生等四个，牙齿相打，一堆儿挤在后舱。又闻唤道：「你们舱内，不要挤做一处，我在船头上将就坐得的。」停了一会，又闻自言自语的说道：「倏又转着顺风了，可惜没有一扇布帆。「话犹未绝，只听得飐飐吹响，果然转着顺风。顾茂生只得大着胆，高声问道：「你还是神是鬼？趁着我船，却要往那里去？」那鬼应声道：「顾家三叔，你为何这等健忘，我曾蒙你另眼看觑，将着海棠许我，我就是杨阿爹家里的阿喜。别来未久，难道声音也听不出了？」顾茂生道：「既是阿喜，闻得杨敬山差你到石门县去接取姑娘，你既会识水性，身边又无财物，为什么死在路上？今已幽明隔绝，还要回去何用？」那鬼道：「说起好苦，我那日独自摇船，怎奈风又逆，雨又大，刚刚过得石门镇上，忽遇海神经过，一阵旋风，船竟覆没。那海神又怪我冲犯神道，喝令左右将那铁鞭挝了数十，以此虽谙水性，命付波臣。那时船既随流远去，尸骸狼籍，谁为收管。只得哀告当方土地，蒙赐一餐。却因横亡新死，鬼簿未登。又念家主厚恩，抛撇不下，矧且没有倚靠，东飘西荡，无处栖身，思欲回到家里。守候数日，又无一只便船。今蒙三叔带我回去，得见家主一面，真是万幸的了。」顾茂生又问道：「家主是人，你乃是鬼，你纵见他，他却不能见你，只怕去也无益。」那鬼哭道：「我自九岁上边就蒙阿爹抚养至今，可惜那老人家，只有一个儿子。家内现放着花米柴糠，多少对象，那里照管得到。我为此放心不下，急要回去，早晚间替他看管，不致被人偷了东西。就是那个顾四，也是一个不长进的。有许多短处落在我眼里，我只是不说他。」赵敬椿道：「每闻落水死的要捉螺蛳，你却怎得工夫回去，替你家主看管？」那鬼道：「虽则均是堕河身死，原有两样。若是前鬼等着后鬼，三年讨替，须要摸足螺蛳三石，方离苦厄。若是阳寿未绝，不幸横亡，这却没处索命，那螺蛳亦不消捉得，随你东西南北，可以到处飘流。为此，我也是个不幸身故的，听凭回去，谁敢拘束。」那朱仁甫等，起初无不害怕，以后互相问答，话得高兴，连着朱大朱二，也忍笑不住。因为转了顺风，将及傍晚，已隐隐的望见三塔，进入浜门。立见杨敬山立在岸上，远远张见。便问道：「三阿弟，你回来了么。」顾茂生笑道：「被着你家阿喜趁船，耽搁了好一会，只得载来还你。」船将近岸，那鬼就嚷道：「先到对门，放我上去。」俄而船头一动，又闻唤道：「我已跳在岸上了，将船放过去罢。」杨敬山呆着脸，看了一会，尚不知什么缘故。只听得面前朗声唤道：「阿爹好么？我就是阿喜，已回来了。」杨敬山抬头一看，那里见个人影，着实吃了一惊。连忙走进家里，将那大门紧紧闭上。张氏惊问道：「日头尚未落山，怎就关门闭户？」杨敬山慌忙应道：「有有有鬼，有鬼。」只听得中门左侧，揶揄笑道：「阿爹不要关门

，我早已走进在屋里了。」又卒然向着张氏耳边，高叫一声道：「亲娘，我就是阿喜，那日到石门县去，不幸风急船覆，堕河身死。今早得遇对门顾家三叔的船趁得回来。你们老夫妻两个，不用害怕，特来与你照管门户。」张氏听了许多说话，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与杨敬山商议道：「想是他横死在外，没有羹饭得吃，所以到家吵闹。你快去买些纸锭回来，做碗饭儿送了他去，省得在此搅扰不安。」杨敬山听说，一面托着顾四去买纸锭，一面即令张氏烧饭煮肉。那鬼早已窃听明白，走向灶前说道：「阿爹，我是自家屋里人，谁要你费着钱钞。那饭儿我便受你一碗，若是纸钱不须烧化，我是没有罪过的，那要使用。」杨敬山听见，没奈何只得向空哀告道：「你在生时，我待你不薄，虽则是我差你去，致有此祸，然亦是你命中犯定，休要怨我。我今多烧些纸锭与你，还到别处去罢。」那鬼便乱嚷道：「阿爹你好没有情义，我生既为杨家的人，须知死亦为杨家的鬼。况我父母双亡，虽在阴司里面，未曾相会。你若不肯收留，却教我依附那个。况我感戴厚恩，特来与你照管家事，并非索命而来，你何须苦苦推阻。」说罢，又呜呜咽咽的哭了半晌，把杨敬山的两口儿，吓得战战兢兢，缩做一堆，没有理会处。

自此，至亲三个，并着顾四，日常行坐不离。若往田间，张氏也即出到门外坐着，到晚来都在一间房内歇息。每遇有事商量，或与人闲话，中间他便高声接应，刺刺不休。有时风清月朗，便闻他击户而歌，莞然若笑。有时雨惨更残，便闻他啾啾唧唧，如怨如啼。那杨敬山也曾几次哀求，百方禳祷，那里驱遣得去。以后将及半载，也便日渐相忘，不以为异。

忽一日，更余时分，杨敬山已经睡熟，张氏连声唤道：「外面恰像有人脚步走响，那米儿豆儿俱在中间屋内，只怕有个歹人潜在家里，我和你起来，点着灯儿出去一看。」杨敬山自梦中惊醒，模糊未答。那鬼应声道：「适才是我响动，并没有人潜在家里，阿爹你可放心安睡，不要起来罢。」又一日，不见了一把没柄的斧头，杨敬山悄悄的对着张氏道：「这两日只有后面的王阿寿常来走动，那把斧头是我亲手放在厢房里面的，为甚再寻不见？决被那厮掏摸去了。」那鬼从旁嚷道：「阿爹，你不要疑错了王阿寿，那把斧头是前村的张狗郎偷去，藏在门前稻柴底下。我就在那一晚到他家里，亲眼见的。」杨敬山点头道：「是了，是了。前晚黄昏时候，那厮果然在我家里东张西望，想必是他偷去。」连忙走到前村，告诉那张狗郎的父亲张孝，要这斧头。张狗郎道：「啊呀，你这老人家好没正经，自家没了东西，反白白的冤人做贼。怪道你家现放着一个鬼在家里，便会说这样鬼话。」杨敬山见不肯认，就向门前稻柴底下，细细的搜了一遍，那里见个斧头的影儿。没有意思，只得走了回来。那张狗郎看见搜寻不出，就去投了总甲，一同走到杨敬山家里，乱嚷乱骂，要寻

厮打。杨敬山不胜气苦道：「平白地撞着这冤魂，镇日在家吵闹不安也就罢了，还要累我惹着这样闲气。」那鬼随口应道：「阿爹你且不要埋怨我，我自当面与他对理，看他怎样赖得。」当下张狗儿正在敲台拍橈，咆哮乱跳。忽被一阵旋风打从屋角吹卷进来，风影里面，只见阿喜乱发披头，血痕满颊，戟手向前道：「你还认得我么？那一晚我亲眼见你偷去藏在稻柴底下，就是你家兄弟也晓得的。你若拿来还我主人，万事全休。设或不肯，我就捉了你去。」急得张狗郎连连叩头道：「饶命，饶命，这把斧儿果然是我偷去的，如今情愿送还，再不敢胡赖了。」那杨敬山并着众人在旁，不见阿喜，只见张狗郎做着这个模样。又惊又怕，又觉好笑。当下张狗郎没命的奔回家里，说与张孝。张孝十分害怕，就把斧头送还，亲自到门谢罪。

话休繁絮，那年十一月间，杨敬山聘着朱仁甫的女儿，做了媳妇。那朱仁甫虽有田产，是个一文不舍的。要了盘盒财礼，并不置备妆奁，竟把一个光身女儿送过成亲。当合卺那一夜，杨敬山生在房里，闷闷不悦。那鬼从旁劝道：「你这老人家何消着恼，虽则费了许多盘盒，没有嫁妆，幸喜大婶人物既好，性又伶俐，只要会做人家，也就够了。我是好话，休要怪我多嘴插舌，强来劝你。」杨敬山听毕，愈加厌闷。

到了次日，置酒会亲。把那媳妇偷眼一看，果有几分姿色，也便欢喜。及至三朝，朱氏亲到厨下，炊煮羹汤。终是后生闺女，不曾做惯。刚刚捏着一只碗儿，失手坠地，跌得粉碎。张氏看见，一时性发，也管不得三朝新妇，厉声叱咤。那鬼忽从灶前叫道：「亲娘，不要淘这闲气。适才是我擦身经过，以致那只碗儿失手打碎，却与大婶无干，休要埋怨错了。」谁想朱氏最是一个胆小的，猛听得虚空说话，惊得心内突突乱跳。那晚头疼身热，就染了一场重病，延医调治，不能痊愈。张氏与杨敬山计议道：「从那冤孽进门，搅扰得昼夜不安，生活俱废。刚刚讨得一个媳妇，又被他惊出病来。似此怎生过得。每闻城隍庙内新到一个江西道士，颇有捉鬼灵符，你何不进城，求他驱遣。」杨敬山唯唯应诺。只因此一去，更惹出天大的一番奇祸。

要知端的，下回便见。

第八回 郭法师牒谴酆都狱

诗曰：

先生来自龙虎山，腰横三尺芙蓉寒。

悬符能使鬼神哭，摄气直上青云端。

葫芦无药惟贮酒，醉后狂歌频拍手。

岳杨既授吕僊丹，驱雷驾电凭空走。

魔王慑伏区寓清，重向空山一回首。

当下杨敬山夫妇两个，商议停当，急忙进城，到了城隍庙内，寻那道士。恰值东关外朱秀才家里请去，等至傍晚，方见回寓。原来那个道士姓邬，号唤云章，乃是江西人氏。自幼在龙虎山张天师门下，得授五雷正法，以至祈求风雨，遣将除妖，诸般符咒。年才三十，人都尊敬称为邬法师。因欲云游访道，偶抵秀州。当晚回来，杨敬山求请见毕，再三陈诉其事，要求禳遣。邬法师道：「此鬼既能为祟，可曾飞沙走石，驾雾排空，倏去倏来，变幻莫测？或时招呼群孽，将人惊怖否？若有此等神通，必须请着天将斩馘，方可除得。」杨敬山摇首道：「虽则搅扰年余，却未尝有此利害。」邬法师又道：「既不然，可曾披发赤身，青脸绿须，顰眉蹙颊，时露诸般恶相？或时凭高撒瓦，伏路抛砖？或时移运器皿，盗窃饮食？若有此等伎俩，必须建立坛场，按着五方神位，遍插五色旗帜，然后焚符宣咒，遣那值日的六丁六甲，协同擒剿，方可除得。」杨敬山道：「他只会潜伏在家，听人说话，从中接应，却不曾白昼现形，并没有抛砖撒瓦之事。」邬法师笑道：「既是这般，尔亦何消忧虑，若要驱除，直易易耳。」杨敬山便问所以驱遣之法。邬法师道：「也不必到汝家内，不用诸般法物，只消就在庙中行事。明日又值辛酉，最宜禳怪。待我焚符一道，将他拘审究责，再用牒文，发禁酆都地狱，便可以永除此患，保你平安如旧。」杨敬山听说，满心欢喜，那一晚就在庙内借宿。到了次日午后，邬法师即令从者烧汤沐浴，换了法衣，驱出闲人，焚香静坐。将及更余，分付把那香案设在中堂，随即披发仗剑。步罡已毕，便向南坐定，焚着朱符一道。俄而星昏月暗，雾惨风凄。只见那阿喜的鬼魂，早已从空坠下，伏在阶前。邬法师厉声问道：「尔既获罪海神，覆舟身死，只宜伏处洪涛，静候阴司发落。乃敢白昼附船，跳梁为虐，致使前主杨氏一家，被扰年余，不能宁息。我今擒汝正罪，有何解说？」那鬼哀声哭诉道：「彼时偶以无从依附，思主窃归，罪固难辞，情亦堪悯。倘获洪恩起救，敢不遵旨窜伏。」邬法师拍案大喝道：「尔既纵恣为妖，自取罪戾，虽欲曲为宥尔，不能得也。」乃援笔判云：

盖闻阴阳迥别，阳为人而阴则为鬼。死生异途，生相共而死讎相将。乃有杨氏家奴，唤名阿喜，奉主命而操舟远出，值阳九而厄数应终。然舟因风覆，既已毕命于冯夷，而魂逐江流，岂许仍依乎故主。何乃巧舌滥翻，熬空中之影语，甚而向隅声惨，和月下之哀猿。维兹小丑，不无扰乱村墟。眇尔游魂，辄敢擅为妖孽，将谓颠倒阴阳，违条出跳。而三尺可逃于法网，岂知轮回生死，设限森严。而片牒能遣于酆都，律宜按究，罪实自贻。铁案难摇，噬脐已

晚。

邬法师判毕，即有一员神将，把那鬼魂锁扭前去。霎时间低微雾散，星月皎洁如初，时已漏下三鼓矣。次早，杨敬山起来，向着邬法师再三叩谢。回到家里，备细述与张氏，就有众邻居争来探问，无不欢喜。那媳妇朱氏的病，旋即霍然痊愈。自此，一连数日，果然寂无响动。张氏劝着杨敬山，置备三牲酒果，献个太平土地。就把来请着亲邻，直饮至黄昏时候，尽欢散去。正欲收拾盘盂，忽听得中间客座，啾啾哭响。那后边房内，又是沸嚷喧哗。也有呜呜咽咽呼儿唤侄，也有厉声怒骂拍案敲扉，也有声似婴儿低低叫着亲兄，也有黑脸黄须现出奇形怪状。更兼几阵阴风，吹得灯火半明半灭，屋檐翻响，掷下瓦片如飞。霎时间，前前后后，哄然喧闹，竟不知有许多鬼在家里。吓得张氏婆媳，牵衣抱头，一堆儿缩在灶前。杨敬山唤着儿子，正要把那瓮中余酒倾出再饮，猛听得前后响动，不觉翻身一跤，惊仆在地，连那瓮儿打得粉碎。当夜嘈嘈杂杂，一直闹至天明。杨敬山向着张氏，不住口的叫苦道：「前番只有一个尚不耐烦，如今满屋通是鬼了，却怎么处？」张氏无奈，只得高声问道：「尔等想是怨鬼，辄敢引类呼号，把我家吵闹了这一夜。可仍是阿喜么？」先是一鬼应声道：「我唤黄仁，那阿喜是我的嫡亲儿子。」又一鬼道：「我即黄二，阿喜是我侄儿。」又一鬼道：「我是阿喜的母亲翁氏。」又一鬼道：「我唤翁忆山，翁氏是姑娘，阿喜是我表弟。」又一鬼道：「我是阿喜的嫡弟阿满。」又有数鬼，一连应道：「我等俱是阿喜的嫡堂兄弟，黄寿、黄五、黄必达、黄应祥。」逐一个应声方毕，那黄仁便呜呜的哭道：「你那为富不仁的杨大，害得我断种绝嗣，苦恼苦恼。」杨敬山忍耐不住，勉强应道：「你的儿子乃是堕河而死的，与我家主何云，反是这等抱怨，却不冤枉。」那黄仁道：「我当初虽则欠米三石，与你转借数年，已是利上盘利。我既阖门遭着瘟疫病亡，只存一点骨血，你偏放他不过，勒作义男。这也罢了，为什么着他独自一个直到石门县去，以致覆舟溺死。及至魂魄无依，仍来归傍，无非念着主仆情义，替你照管门户。既不要你一陌纸钱，又不费了你的衣食，有何罪业。你反狼心愈毒，央着那邬道士将他牒入酆都，使我父子叔侄弟兄，不得会面。你这狠心忘人，还说道与你无干么！」那黄仁哭罢，众鬼又是敲盘击盂，一齐叫屈，连那器皿东西，无不叮当震响。时已日色晌午，张氏只得淘米煮饭，又令顾四买些豆腐烧熟。拿了碗箸，正待吃时，莫想饭与豆腐，连那锅子都不见了。便向前前后后，到处搜寻，那里得见。落后开着后门一望，只见那一锅饭一锅豆腐，热喷喷的俱放在竹林里面，被着两只狗儿吃了一顿，已去了一半了。自此一连闹了数日，儿子媳妇被着丈人家里载去，只有老夫妻两个并着顾四，昼夜担惊，没处躲闪。

一日早起，顾四扯了杨敬山，出到门外说道：「何不仍去求那邬法师，把这些硬鬼，一齐牒入酆都，方得安稳。」杨敬山沉吟良久道：「我也有此意思，只为前番许他重谢，尚未送去，所以不好启齿。如今没奈何，只得老着脸皮，再去恳求一次。谅那法师，也不是个贪图货利的人。」说罢，便即如飞的一直奔到城隍庙内。问那邬法师时，已于三日前收拾行李，转到别处去了。急得杨敬山走头没路，自嗟自叹，怏怏而回。顾四道：「既是法师已去，也便将计就计，置备三牲礼物，并把细软东西，放在船内。只说要到城隍庙去见那邬法师，把着大门封锁，打从城里转出南门，借一亲眷人家暂住几时。那鬼不见了人，自然散去。此计好么？」杨敬山与张氏，俱点头称善。连夜把那米谷箱笼，要紧物件，寄放在顾茂生家里。次日宰鸡杀羊，把那三牲整備停当，扬言要到城隍庙去。杨敬山扯了张氏，急忙下船。顾四橈开便摇，从着西门入城，转出南关外真如寺前，上南三里，借那族侄杨侍桥家里住下。将及月余，喜得略无动静。只是两家合着一副灶头，甚觉不便。又过数日，密令顾四到顾茂生家，转央茂生开门进去，搬取行灶二只。那一晚，载到门前。刚刚把那锅灶拿进屋内，便闻一片声沸嚷道：「好了好了，已寻着了所在了。你这狠心的贼，真个奸滑异常。只说到城隍庙去，为什么却躲在这里。你道我等决来不得，谁想潜在行灶内，竟自来了。」遂又骂的骂，哭的哭，抛泥掷瓦，比前愈加喧闹。杨敬山同着张氏，面面相觑，又气又苦，又被杨侍桥夫妇十分嗟怨。寻思无计，便大声叫道：「黄仁黄仁，你既放我不过，我要这老命何用，你不如就捉了我去罢。」那黄仁也厉声道：「你既下了毒手把我儿子揪埋黑狱，我也定要将你一家搅散，怎肯干血。」众鬼咬牙切齿，又齐声嚷道：「你在阳世，须使你夫妻子母不得完聚。若到阴间，还要把你乱刀碎剁。」杨敬山含着两行泪，向杨侍桥道：「这是我命中犯着，合该遭此冤业，省得在此带累你们夫妇，我今晚只得回去，死在家里罢。」杨侍桥道：「且再从容商议，何消这般着忙。虽则道，时衰鬼弄人，原非吉兆。然从来鬼神无形无声，就是人家常有怪诞不祥之事，亦不过风雨晦暝，才闻鬼哭，并那远年坟墓，始见磷火夜移，岂有成群作祟，白昼向人说话。此真妖孽，乃耳目之所未经闻睹者。然与他争论何益。据着做侄的愚见，还须买些纸锭，置备牲宰，将他祭献。苦苦的求恳一番，或者得以远去，亦未可知。」张氏亦从旁劝道：「前番只为差了主意，把那孽魅驱遣，致有今日之祸。若徒以口舌争辩，岂能发遣得去。还该做着几碗羹饭，多烧楮帛，以善言苦求的为是。」杨敬山听说，登时置备楮、烛、酒果、鱼肉等件，又请着一个献神的何打笊，等至黄昏时候，铺设酒筵。那何打笊敲动锣鼓，先通了年月日时，姓名籍贯，然后备陈所以致祭之意。杨敬山与张氏，亦连连叩头，恳乞实时远去，保佑安宁的许多说话。既而酒过三献，何打笊

又朗声祝告道：「尔等既为溺死男伤的父母亲族，是何病证而亡，因何久羁地狱，未得投生？何得以鬼犯人，兴妖播虐。我今竭诚致献，速宜远徙遐方。」话犹未毕，那黄仁便啾啾哭响道：「某与发妻翁氏，并弟黄二、族侄黄寿、黄应祥等，是瘟疫病死的鬼。族兄黄五、黄必达因值离乱，被盗斧劈破颅，是横亡的鬼。次男阿满，年甫七岁，是天寿的鬼。表侄翁忆山，是缢死的鬼。彼此断歿，并无嗣胤，谁为荐拔，得转阳间。仅一长男阿喜，又以覆舟溺死，冤遭杨大，反行牒谴酆都，以是报怨而来，并非作祟。今既悔过恳求，我等岂不感动。必须遍请高僧，启建梁王忏道场三日，更要多烧楮帛，使我徧行贿赂。倘获即离黑陷，骨肉相逢，我等便已遨游远去，永不为害了。」杨敬山慌忙下拜道：「只在三日后，情愿延僧礼忏，一一遵依。但乞实时退去，以便从容筹备。」那众鬼不复仍前诟詈，连声应诺。便有一阵阴风，打从案后刮起。只闻嘈杂哄笑之声，向着东北隅渐远渐低，隐隐而散。杨敬山与杨侍桥夫妇，沥酒相庆，将银重谢了何打笊，即日收拾回家，准备请僧启忏。

要知后来如何？下回便见。

第九回 桃花桥巧续鸳鸯偶

词曰：

昨夜荷风被渚烟，最怜花上露，晓还鲜。小窗笔砚洵悠然，搜异事，遮莫付新编。

式好在当年。漫嗟生死隔，更留连，桃花潮外小桥边。堪羨处，人鬼缔良缘。

——右调《小重山》

且说杨敬山同着张氏，即日回到家里。一面置备蔬果香烛，一面就请东塔讲寺，请僧六众。到了第四日清早，便即启建道场。自此虔诚礼拜，昼夜香烟不绝。至第三夜，经忏圆满。复请法师登座，把那焰口施食，救济孤魂。将及夜分时候，忽尔风吹雾起，笼蔽星月。只见靠着江边，隐隐现现，若有数人稽首拜谢之状。俄又听得，齐声谢道：「某等即系黄仁、翁氏、幼男阿满等，荷蒙贤夫妇厚恩救拔，并藉大师法力，不惟男喜得释酆都，使某等均获转生人界，为此特来鸣谢。」遂又远远望见，众鬼踊跃而退。自后杨敬山家，平安如故，怪异遂绝。

将及半年，那顾茂生家里的婢女海棠，年已二十一岁。凭媒说合，许配前村张老二之子张云，将欲择日过门成配。忽一晚，杨敬山独自坐在灶边，偶尔

抬头一看，只见一人，带着笑容，方巾华服，从外而来。看看走近，仔细看时，原来又是阿喜的鬼魂，不觉大惊道：「我已将汝荐度，并你至亲九口，俱获托生，为何又来寻我。」那阿喜道：「因感厚渥，将来奉谢。自蒙广赐金钱，并获行僧礼忏之后，不惟得离黑狱，更获敕赐，掌管平湖县界新丰镇后一带地方。为值赴任期促，乘此良夜，特来话别。更有三件紧要事情未了，尚望留神料理，则感戴无尽矣。」杨敬山道：「愿闻那三件未了之事，倘有用处，敢不效劳。」那阿喜道：「一则为骸骨暴露，二则为尘缘未了，三则为着那只船儿。自当日，某既溺水之后，那船随流飘荡，遇着石门县南门外一人，唤做曾继文的摇去，彼已费银三两，修理坚固。我因至恩深厚，特于昨晚，托梦继文，喻以祸福，着令送还，料在明日准到。但他虽系贪心，并非攘窃，若果送来，那修葺银三两，决不可相负。」杨敬山道：「感承厚爱，这倒不消挂念。他若来时，岂有负而不还之理。只是骸骨未收，今在何处？尘缘未了，系属何因？尚乞一一剖谕。」那阿喜道：「我的尸骸，随波飘漾，直至石门镇下塘港内，幸有该坊总甲，禀县买棺收贮，只今放在荒崖，可为我换棺，另觅近处隙地埋葬。此件第一要紧，再难延缓。更有一事，是为顾茂生家里的海棠。当时曾蒙见许，虽未成姻，已经私媾。况此后更有十年冥会奇缘，近闻许嫁张姓，可为我致嘱茂生，必须回绝，以待我到任之后，选期婚配。设或不从，则奇祸立至，讵惟张姓罹殃，此女命亦难保，那时休得怪我。」言讫，又再四叮嘱而去。杨敬山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便向张氏备细说知其故。张氏道：「既有此梦，你须逐件依他，不惟尸棺要紧，就是海棠一事，明日清早便须过去叮嘱。闻得他吉期已近，万一送过聘银，便难更易了。」时已夜阑，进房安寝无话。

次日早起，杨敬山先去见了顾茂生。随着顾四，央了朱仁甫，同到石门镇去，领取尸棺，就于附近自己的田侧空地，准备换棺埋厝，俱不消细说。看看下午时候，果见那曾继文将船送至，杨敬山不胜欢喜，连忙整備酒肴款待，留过一晚，取出文银三两，偿还修理之费。曾继文假意推了一会，作谢而去。按下不题。

且说新丰镇后有一富翁，姓锺号唤山甫，年方四十，已生三子。那最小的名唤士开，时年十二，性极顽钝。忽一日傍晚，拿着一根棍儿，走到前边厅上，轮来轮去，舞了一会。霎时，脸色涨红，双眼翻白，掇着一张交椅，向南坐下，高声说道：「我乃姓黄名喜，住在郡城西门外，离城三里地方。不料年才十八，堕河身死，幸蒙地府以我生平好善，并无过犯，敕封为神，即命管摄此地方圆三十里之内，稽查本处。若有为善的，则降之以福，为恶的则降之以祸。但庙宇未坚，难以借寓行事。尔等富者，悉听帮助料价，贫者亦可舍力经营

。惟在速成，勿取焕丽。今于次月初八日，有彼处杨敬山，将我尸骸殡敛，即我莅任之时。尔等倘能驾船到彼迎接，必使田禾丰稔，灾眚全消。其或阻抑兴工，恶言毁谤，则必立时殛剪，以警顽愍。为此特行晓谕，我神去也。」只见站起身来，使动木棍，又轮舞了一会。忽然翻身仆地，半晌方醒。此时，早已哄传开去，惊动了几处村巷，扶老携幼，争来观看，足有二百余人，无不骇异。那钟山甫，登时首倡助银十两，又遍传总甲圩长，向着各处募化。不消数日，已有百金，实时相地抡材，鸠工起建。落成之日，远近争来祭赛，称为黄相公庙。又有几个好事的，敛出分金，置备三牲酒果，装着快船数只，候至初八日，一齐摇至西关外，访着杨敬山的住处。果见屋后空地，众人团团围聚，正在那里埋砌棺木。便即一拥上岸，问见了杨敬山。杨敬山也为远远张见。那船上人既众多，又摆列着猪首鸡鱼，许多对象，恰像那赛神的一般。正欲唤问，那船早已泊住。当下各把前后事情，细细的述了一遍，无不叹其灵异。

话休絮繁，再说那顾茂生，正欲把海棠出嫁。忽值杨敬山将梦中所嘱的说话，再四叮咛。顾茂生虽自石门附舟以后，悉知搅扰作祟，许多怪异之事，然以姻联人鬼，似属荒唐，半疑半信。及至当晚，打听曾继文果已将船送到，次日顾四把着棺木载回。又闻新丰镇后建立庙宇，所言一一应验，遂觉十分害怕，即日央人走到张老二家，回绝了亲事，便将海棠悄悄的载至桃花庙桥，藏在沈信家里。那沈信，是海棠的嫡亲堂叔，颇有几分家事，屋宇深邃。海棠过去，初时，潜匿在房，一住半月，没有动静，便觉胆大。一日晚间，同婢谢氏到田岸上，四围看了一遭。回至门首，刚欲跨脚进去，只听得背后有人唤道：「夫人且慢进内，小的们有话奉闻。」海棠回头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头戴红缨满帽，脚穿青布快鞋，恰像公差打扮。立住了脚，再仔细看时，却就是顾茂生家的邻舍，已经死过的。一个唤做王福，一个唤做朱佛奴。海棠一时错愕，已忘着二人是故世的了，慌忙问道：「你们那得知我在此，莫非央你来唤我回去么？」那二人一齐跪下道：「我两个特奉黄总管之命，着来问候夫人，并传喜信。日昨先到顾宅，复至盛族沈玄仲、沈秀元家，寻了数遍，谁想夫人却在这里。」海棠惊问道：「你们俱是我家三叔的邻舍，为什么把着夫人唤我？况那黄总管是谁，有甚喜信？说来全没头绪，岂不可怪。」那二人道：「原来夫人已忘记了。那黄总管，就是杨敬山家里的黄喜，近获阴府敕赐为神，掌管新丰镇后一带地方，已经赴任讫。我两个俱是上年病故的，也只为生前正直无私，幸得充在黄总管手下，做个差役。因夫人与总管尚有未了之缘，特拣在明后夜，前来就婚，先着我们问候，并传吉信。夫人请自保重，我等须索就去回复。」海棠听毕，才觉着王福、朱佛奴俱是死故的了，不觉大叫一声，惊仆于地，登时面色蜡黄，口内涎沫直滚。谢氏与沈信，慌忙扶进榻上，已是昏迷不省

人事。原来谢氏与海棠一同跨足进门，独不见着王福与朱佛奴两个，只见海棠立住了脚，向空说话，觉道有些怪异。急忙跑出外边，把沈信唤得回来，那海棠已是双眸紧闭，直僵僵的横在地上了。当夜直至更余时分，连把姜汤灌下，才得苏醒。谢氏问以所见，海棠便将遇着二鬼，各述黄喜为神，准在明后夜要来就亲的说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谢氏惊慌道：「那神鬼可被他进门来吵闹的，这却怎好？」沈信却笑道：「人自人，鬼自鬼，看他怎样结亲？这也是天大的一场异事了。」曾有绝句一首，单赞那人鬼姻缘。其诗曰：

只知神女会行云，死缔生姻实未闻。

料得精灵相洽处，月寒花绮正黄昏。

海棠苏醒以后，想起前时杨敬山家，只闻鬼语，尚未见形，今却亲眼见鬼，又说就亲一事，料想决被捉去成亲，眼见得明后夜是要死去的了。越想越苦，不觉放声大哭。谢氏听见说着，也便流下泪来。当夜展转不能安寝。

将及天色微亮，便闻叩门甚急。原来是顾茂生到来，有话商议。沈信慌忙起身，延入坐下。顾茂生道：「说来实觉可怕，昨晚黄昏左右，听得门上连声敲响。问是那一个，便闻应道：『我等是你故友王福、朱佛奴两个，快些开门，有事相告。』谁想这二人，俱是后边邻舍，故世已是一年多了。只得顶住门栓，问他为着何事。那二鬼说道：『为奉黄总管之命，要与你家海棠结亲，烦你速往桃花庙桥，致嘱他叔婶，即日打扫客座，整备卧房，以便舆马一到，好行吉事。我等还有正务在身，不及进来相见了。』说罢，便闻东南一路，犬声乱吠，想必从着那边而去。我为此即于五鼓起身，特来相报。只索依他收拾，再作区处。」沈信叹口气道：「这是前世结下的业障，没奈何只得依他便了。」就留顾茂生相帮料理。顾茂生也为放心不下，先把人船打发回去。过了一晚，不觉又是午后。谢氏就往厨下，整理酒饭，吃饱，等至天色将暗，开了前门，即于客堂内点着巨烛一对。自家夫妇两个，连着顾茂生，俱伏在侧首厢房，以观动静。

初时，海棠扯住了谢氏，行坐不离。以后，脸际晕红，渐觉神气倦怠，隐几而卧。将至起更时候，忽闻西首马嘶人闹，锣鼓喧阗。顾茂生便蹑出门外，伏在一株枯杨树下，望着对岸，只见远远的吆喝而来。那执事之盛，以至矗灯火把，前后呼拥，恰像宪司一般。更有青黄旗帜，各五六面，纱灯提炉各十余对。轿后又有两个骑马的，那头一个，顶带皂靴气概冠冕，看看相近。顾茂生仔细看时，却就是朋役好友赵敬椿，不觉大惊道：「闻得敬椿卧病未几，难道已死故了么？」那些人马灯仗到门之后，俱寂然不见，唯闻中间客座，箫管吹响。顾茂生随又潜步走进，向着窗格缝内张看。只见黄喜头上簪花二朵，身穿玄缎里子，外罩大红镶锦马衣。那海棠头戴凤冠，身披彩帔。又见赵敬椿仪

容整肃，立于左首，正在那里交拜。再欲看时，旁有一鬼大喝道：「阴府伧俚，生人不得窥探。」顾茂生遂即闪了出来。直至半夜以后，方得悄寂。而茂生与沈信夫妇，亦已不胜倦怠欲寝矣。

次日，候着海棠起身，问以夜来之事。海棠道：「比着人间合卺之礼，一一相同。他来睡时，亦与生人无异，但嫌肢体太冷耳。」顾茂生又道：「可有什么说话否？」海棠道：「他说有银三百两，放在你家主卧房内皮匣里面，可央他造房居住，并置田数亩，以为薪水之费。自此便当晓去夜来，且待十年后，另作商量。又道，感承杨敬山与你家主，相待甚厚，我当重报。此外更无他话。」顾茂生才把鬼胎放下，吃过早膳，即央沈信送回，乘着便路，先往赵敬椿家探访。敬椿方在檐下坐着，见了茂生，欣然笑道：「昨晚突有一桩异事，正欲相告。弟以卧恙在床，似梦非梦，恰像身已跳出外边，遇见一位玉郎，貌极相熟，却一时间不能记忆。岂料路次相逢，再三央弟作伐，就与小弟换了色服，同至一个沈姓家内结亲。那新妇的面貌，绝肖吾兄家里的使女海棠。既而交拜之际，值有一人在外窥探，被那鬼卒厉声喝退。以后酒筵极盛，把着巨觞相劝。弟以不胜杯酌为辞，便蒙鬼卒送归。不料今早贱体顿愈，但不知尊婢海棠不致有恙么？」顾茂生以事关妖异，秘而不露，唯含糊答应而已。及至家，启匣一看，果有白金三百两。即于屋后，起建静室一间。又为置田二十余亩。自此，黄喜往来不绝，亦无他异。海棠至今无恙，人都称为奇异云。

第十回 谢宾又洞庭遇故

诗曰：

居贫却不去千人，傲骨雄才岂俗亲。
江上载花闲觅句，杯中余酒醉留宾。
何当邂逅逢知己，每为相思惜艳春。
裘敝黑貂君莫笑，凌云终使达枫宸。

从来姻缘际遇，皆由前定，而不容勉强相求。当其时运未至，则虽有屈宋的词赋，班马的文章，董贾的策论，亦困穷拂郁，而不获舒展其志。假使一旦时来运利，不要说材兼文武，倜傥不羁之士，就是那庸儒残学，亦能高步青云，取富贵而有余。所以战国时的苏季子，起初游说秦王，书凡十上，而不蒙收录。以后卒佩六国相印。又如朱买臣，直至五十岁，方能显达。据着这般论起来，凡在我辈，不患时运未到，所患学业未成耳。假使学业果成，则虽衡门可栖，箪瓢可乐，唯能守困待时，才是一个真有学问、真有见识之士。至于姻缘

，亦与际遇一般，或早或晚，或难或易，莫非一定不移之数。常见人居近咫尺，男才女貌，门户相当，若使议姻，岂不唾手可就。然非缘分，凭你央媒转托，着意图谋，亦必遇事阻隔，不能配合。如果缘之所在，即使远隔千里，仇如吴越，贫贱与富贵不侔，万无一妥之事，而宛转相逢，卒谐伉俪。所以古语说得好：

姻缘不用强求，全在赤绳一系。

说话的，为甚讲这一番议论？只因先朝末年，曾有一桩奇异的故事。那人姓谢名嘉，表唤宾又，直隶苏州府吴县人氏。父讳玄锡，曾举乡荐，与无锡杜公亮是同门相厚年家。宾又方九岁时，父即见背，只有继母常氏在堂。那一年宾又已是一十九岁，虽称饱学，只因家业飘零，未曾入泮。就是姻事，亦尚蹉跎。那宾又偏自抱负不常，眼空一世，遇着亲族故旧，谈笑自如，并不道及家内缺柴少米，亦未尝露出羞涩不豫之容。自八股以外，更有三件癖好。那第一件是诗，每遇清风入座，明月在窗，以至知己谈心，山水得意之处，他便拈题缀咏，竟日构思。人都笑他废时失事，妨了正业，他却道是诗以涵养性情，只管终日埋头，死读那几篇时艺，弄得心枯意索，有甚好文字做出来。必须借着吟咏，阐发那做文章的巧思。况文章所以取功名，古作所以垂不朽，宁特无所用心。比之博奕者耶。那第二件是酒，道是酒以与人合欢，宁可不饮，不可饮而不醉。其或良朋在座，或送别旗亭，或风清月白之夜，此时无酒，何以寄怀。所以遇酒必饮，饮必尽量，但不至沉湎颠倒。如刘伶、杜康之已甚。那第三件是美色，道是娶妻欲以偕老百年，宁可终身不娶，不可娶而懊悔。必须贤德足以主频繁，才色足以冠一世，方称窈窕淑女，而不负寤寐之求。曾读《会真》一传，窃怪那微之寡情。始遇崔氏则倩托侍婢，诱成私媾，以后娶了韦氏，便把崔莺抛弃。反说道：「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又引桀纣为戒，岂不有甚于钓者负鱼，猎者负兽耶。吾若得遇美媛如崔氏，一与之盟，终身不改。但恐此地非蒲东，命薄无奇遇耳。」只因有此三件癖好，人都道他是个狂士。谢宾又亦欣然以狂士自负，每每笑道：「昔之狂者，曾有一个陆通，今之狂者只有一个谢宾又。若有道我是个狂士，真知己也。」

一日，有长沙府太守贾彬，差人致书一封，邀接谢宾又到他任所。原来贾公与玄锡，亦系相好同年。闻得宾又家事浅薄，所以接他到任，思欲寻事眷顾。当下谢宾又拆开来书，看了一遍，心下亦觉欣然。但以继母在堂，无人侍奉，兼虑路途遥远，缺少盘费，便向卦肆中求问一课。那卜者将卦筒摇了几下，取钱布成一卦，即判道：「拆拆单拆拆拆，乃是充宫谦卦。谦者退也，按易六五，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若问出行见贵。据着易理断论，必说道『驿马

不动，主有阻隔，即到彼处，必难见贵。』独我细详爻象，兄弟独发，那出行之意已决。虽则所之之地，贵人不得相会，然于无意中，别有一番际遇。就是功名姻事，皆在此行，宜以速去为妙。」谢宾又主意遂决，即日收拾行李，辞别母氏，带一小厮文寿，起身前往。一路经过之处，遇著名山胜境，俱有题咏，不及备记。

不一日，已到了长沙府，正欲进城，忽听得路上往来经过的人，俱纷纷说道：「好一个清廉正直的尹察院，把那贾剥皮参了一本，奉旨拿问，差着八个校尉到来，想必就在今日起解，真是万民称快的了。」原来贾知府又贪又酷，致被新按台出本参劾。谢宾又闻了这个消息，暗暗惊异，连忙进入城中。贾彬已到察院内开读，等了数日，不及一会，仅得相赠盘费银一十二两，心下不胜纳闷，遂即起程。

一日傍晚，舟次洞庭湖，随着众船泊于浦口。当夜月色澄清，风恬浪息。谢宾又推起篷窗，靠着船舷，独自把酒。慢慢饮了一壶，想起跋涉一番，竟成虚望，黯然叹息道：「想必是我运蹇，以致带累了贾年伯。但那卜者许我，别有一番际遇。据我想起来，只此信宿而归，不知际遇在那里？眼见得又是不足信的诤话了。」自嗟自叹了一会，遥望那七十二峰，黛色连天，浩浩茫茫，碧波万顷。不觉诗兴陡发，朗吟绝句二首道：

日落长沙水拍天，来时曾此泊矶边。

宁知归路凄凉甚，木叶萧萧起暮烟。

其二

白云何处是湘娥，渺渺愁余向碧波。

泪湿青衫肠已断，隔船休唱竹枝歌。

吟咏方毕，忽听得左首船上有人唤道：「隔船那位吟诗的相公，家老爷相请过船一叙。」谢宾又正在无聊之际，也不问是什么官员，遂即跳过船去。走进舱内，只见那个乡绅，阔面修髯，头戴方巾，身穿便服。见了谢宾又，揖毕坐下，欣然笑道：「老夫为着皓月当空，一望千里，波光万顷，郁郁晶晶，所以夜深未寐。拟欲援琴消遣，谁想忽闻佳咏，使我愁思顿开。愿闻高姓尊名，贵乡何处？」谢宾又欠身答道：「晚生姓谢名嘉，贱字宾又，直隶姑苏人也。」那乡绅又问道：「令尊为谁？」谢宾又道：「先父讳叫玄锡，曾领南畿乡荐，只今弃世已久。」那乡绅踊跃而起道：「原来就是谢家年侄。自从令先尊僊逝之后，音问久疏，谁料今夕邂逅相逢，愈觉可喜。」谢宾又亦欣然道：「每闻先父平生契厚，只有无锡的杜老年伯，可即是否？」那乡绅道：「老夫即是杜公亮，与令先尊幸属同门。犹忆清酒吊唁之日，老年侄发尚覆眉，岂虑一别十年，忽尔长成如许。近来家事如何，可曾入泮，此行有何佳况？愿为老夫

一一言之。」谢宾又便将父歿以后许多蹭蹬，并到贾知府任上的事，备细述了一遍。杜公亮怆然道：「原来年侄如此不幸，老夫亦因不合时宜，谢事回去。既获一同返棹，愿到敝居暂留数月。年侄才高八斗，何难博一青衿，然或有可效力之处，俱在老夫身上。」谢宾又慌忙谢道：「萍水相逢，荷承老年伯许以青眼盼睐。归既无聊，愿获长侍左右。」杜公亮大喜，即令从者暖酒对酌。既而饮至夜分，联吟一律道：

青山历历水悠悠，（杜）
水接山光一色秋。（谢）
此夜独怜逢皓月，（谢）
故人忽喜共扁舟。（杜）
萧条落木随风下，（杜）
散乱归鸿逐渚留。（谢）
歌罢酒阑犹未寐，（杜）
乡关回首不胜愁。（谢）

吟毕，杜公亮欣然笑道：「月白风清，获与贤侄晤对，诚不负此良夜矣。」于是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谢宾又也过船，便：

相与枕藉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是早五鼓挂帆，不一日已抵无锡，把谢宾又留寓于厅后之西楼。楼之外即系内花园，园中有桥、有池、有轩、有台，自牡丹亭过西曰芍药圃。芍药圃之后，有一大厅，颜曰迎燕堂。堂之左侧，双角门内，即系内室。原来杜公亮的正夫人毕氏，只生一子一女。子名启祥，年长一十九岁。女名僊儿，亦已及笄，生得如花似玉，识字能诗。杜公亮于诸女中，独加钟爱，所以仕宦求婚，纷纷不绝，而公亮莫之许也。

闲话休提，且说谢宾又。自寓无锡半年，忽传宗师岁考，发牌到县，示期先考童生。谢宾又的才学既优，杜公亮又致书力荐，遂得县取第二，府试第七。俄而宗师考过，竟领了本县批首。杜公亮大喜，即日置酒称贺，谢宾又亦觉十分得意。当夜席散归房，于烛火之下，提起兔毫，向粉壁上题诗一绝道：

历尽芸窗已十年，春风方不负青毡。
广寒纵有云梯在，未必嫦娥即见怜。

自后，谢宾又文誉日盛，远近时髦，无不担簦携笈，投刺访谒，一时间推尊为文坛领袖。杜公亮回进后房，对着夫人亦每每称叹不止，以为必中之才。那谢宾又三字，不觉渐渐的传播在杜僊儿耳内。杜僊儿年已及笄，不无吉士之慕。遂悄悄的唤问侍鬟：「那生文才既妙，态貌如何？」婢女中有一彩燕，年已过时，日常在外行走惯的。便接口笑道：「若说起那谢秀才的风流隽雅，真

今日之潘安也。」杜小姐听说，微微含笑，自此留在心上。

话休絮繁，忽一日，杜公亮同着宾又，出到朋友人家赴席。时已过午，杜小姐唤令婢女，扃闭仪门，假说厅前看菊，潜步至楼。只见谢生的卧内，壁挂素琴，案堆书史，床上绣衾文枕，兰麝余香。回首看那壁上，即所题历尽寒窗一绝。字带龙蛇，句敲珠玉，哦咏数遍，不觉技痒难禁。便研墨濡毫，检出残笺半幅，次韵一章曰：

文章独步十余年，岂久灯窗坐冷毡。

若使蟾宫亲折桂，嫦娥须为玉人怜。

杜小姐将诗和毕，便欲搁笔下楼。忽又转道：「若不写着名字在后，使谢郎看见，岂知是我所和。」沉吟了半晌，即于诗后书着七字道：「杜僊乱次韵偶题。」把来折成方胜，放在砚匣底下。将次下楼，心下忽又想到：「我以一时意兴所至，偶前和题。倘或谢郎不揣其故，将谓我有他意了。况女儿家字迹，亦岂可轻易付人。」正在徘徊之际，忽值夫人连声催唤，遂急忙下楼进去。

当晚，谢宾又将及点灯时候，带醉而回，和衣上床。睡至更余酒醒，复又起身，把那残灯挑亮。正欲展卷，忽见砚匣底下，露出草书一行。连忙取出，朗诵一遍，不觉笑道：「我闻僊乱小姐，乃是杜老年伯钟爱之女，才貌两绝。我慕之久矣，岂料今夕亲获琼瑶，我谢宾又好不侥幸。只是老夫人的慈教甚严，兰闺迥隔，何以得降僊輶。况观诗意，感承小姐把我十分冀望。我只道孤生一世，谁想谢宾又的三个字儿，竟得传在那玉琢成、粉捏就的知音耳朵之内。他道蟾宫折桂方近嫦娥，分明许我得中之后可以联姻。天天，若肯平空付我一个举人、进士，便得与僊乱小姐作配了。」又低首沉吟了一会，不觉情兴勃勃，再将前韵，吟成一绝道：

自寓西楼已一年，清风淡月伴寒毡。

何缘亲把香车降，邀得嫦娥纸上怜。

吟毕，又把僊乱之诗，朗朗的哦了数遍，和衣睡倒，自言自语，整整一夜不寐。清晓起来，梳洗毕后，徘徊于步檐之下。也是事该凑巧，只见彩燕鬓发蓬松，手中拿着两枝菊花，笑嘻嘻的从外而来。谢宾又向前一揖道：「敢问姐姐，这菊花儿可是送与小姐插戴的么？」彩燕变色道：「谢相公好不扯淡，我自折花，何劳动问。」谢宾又道：「小生偶有一首诗儿，要烦姐姐转送与小姐妆次。」彩燕道：「谢相公，你一发痴起来了。我们老夫人治家严肃，小姐操凜冰霜，这字迹儿可是轻易传送得的么？」谢宾又道：「姐姐分付极是，小生亦不敢造次唐突。只因昨暮赴席回来，亲见小姐的珠玉在案，为此斗胆辄敢奉和请教，并无他意。谅小姐亦不致见责。」彩燕听说留诗一事，想起僊乱曾经

几番相问，未必无心。便假意儿推了一会，接诗放在袖中，急忙带进绣房。候着僮仆梳妆毕后，就把谢宾又再四央他传递诗笺的许多说话，备细述了一遍。杜小姐接诗看毕，低声说道：「好一个轻薄书生，何孟浪至此。幸得是你，若遇着一个不解事的，险些些弄出一桩天大的事来。我只索再做一诗，着你将去叮嘱他一番，今后切宜谨慎，不可胡思乱想，再有什么诗儿传递。」便提笔一挥，顷刻间已做下了绝句一首，付与彩燕。彩燕即又乘间潜上西楼，谢宾又欣然笑道：「姐姐此来，必有好音见惠。」彩燕从容传至僮仆之命，并以诗递过。谢宾又拆开细看，原来仍用前韵。其诗曰：

绣榻花深岂问年，曾无消息到青毡。

请君绝却闲思想，风雨孤灯且自怜。

谢宾又看毕，笑谓彩燕道：「小姐诗中之意，我已了然，备知其详。更有一诗，烦劳姐姐为我善言回复。」即检出素笺一方，连真带草，登时写付彩燕云：

羨杀盈盈二八年，春风深护绣花毡。

谁知独梦西楼客，空抱相思倩月怜。

杜小姐看毕，掷诗于几，怅然不悦道：「若真狂士也。今后出入，汝宜慎之。倘再欲挽汝说话，并有什么笺纸传寄，必须坚却。若或仍为带进，我必告知夫人矣。」彩燕连声唯唯。自此，月余无话。忽一夕更深人静，霜月满窗。杜小姐独自靠在雕栏，远远听着雁声嘹亮，不觉有感于怀，再拈前韵，赋诗以自遣云：

香闺寂寞自年年，花影空教上绣毡。

此夜断肠拈咏处，拂栏惟有月相怜。

吟罢，取出薛涛笺一幅，端楷细书。次日早起，密令彩燕持出，以付谢宾。谢宾又展开一看，不觉欣喜欲狂，抚掌笑道：「细观此诗，小姐之芳心毕露矣。」即赓原韵一绝，嘱令彩燕持报云：

未获相逢已问年，更传芳信到寒毡。

殷勤分付楼头月，早为琴心一见怜。

诗去数日，杳无信息。

一日中午时候，忽闻彩燕笑声，连忙趋下楼梯，候至厅左静处，备以衷曲相告。彩燕道：「郎之心事，不待细言，妾知之久矣。但以重门杳阻，莫言其它。惟郎卧后之北窗，即小姐房外之中庭也。虽则锁闭，我能窃钥付君。今夕人静时，可悄然开锁，将窗半启。妾当邀着小姐到庭，行于月明之下，饱睹花容。此则为郎效力之处，其余非妾所能副命也。」（原书下缺）

第十一回

杜僊乚燕翼传诗

诗曰：

姻缘遇合何所凭？只在绵绵共有情。

海可枯兮石可烂，惟有情根不可断。

失身细柳命莫苏，燕亦相怜俛首呼。

子卿雁帛不足信，此诚目击非虚无。

君不见，虞舜南巡二女哭，至今斑斑泪满竹。

当下谢宾又听着彩燕说罢，不胜欣喜道：「小姐深藏闺阁，何异天上僊姝。我以风尘下士，得一饱睹足矣，还要想着甚来。」既而彩燕去后，将至黄昏人静，轻轻的开锁推窗，屏息以俟。停了一会，猛听得门儿开响，只见杜小姐轻移莲步，走下庭除，彩燕与众丫鬟一齐随步出来。那一夜，恰值月光如昼，谢宾又仔细一看，那杜小姐果然生得如何？但见：

温柔态度，绝如杨柳更妖娆。洁嫩丰庞，仿佛桃花还艳丽。鸳鸯铺锦拖着地之罗裙；鸾凤衔珠披垂肩之霞帔。眉纤纤而若画，发绕绕以如云。漫云秀色堪餐，果尔胡然若口。正所谓：凭伊窈窕神难似，纵有丹青画不如。

杜小姐立在阶除，说说笑笑，徘徊了半晌。顾谓彩燕道：「虽则水蟾可爱，怎奈冷露欺人，进房去罢。」众丫鬟遂一哄掩门而进，但撇下半庭香露。顷刻间，已是重扉杳隔。谢宾又凝坐移时，便即将窗锁闭，慨然叹息道：「小姐，小姐，你自有众鬟簇拥，何愁寂寞。却怎知独眠孤馆，夜长似岁，何以发付小生。」自言自语的嗟叹了一会，不觉隐几而卧。蒙眈之间，忽闻低声唤响，急忙启扉相问，却是一个娉婷袅娜，二八丽人。仔细看时，原来即是杜僊也。便深深揖道：「深愧谢嘉，才微貌寝。荷蒙小姐错爱，屡以佳章见晤。今夕又获亲降云軿，此恩此德，使小生何以为报。」杜小姐低鬟微哂，徐徐应道：「家严为重君才，兼以年家世谊，所以馆君西席。则妾与君，实与兄妹相若，故特乘此良夜，潜出深闺，拟与足下剪烛一谈，幸勿疑有他意也。」谢宾又笑道：「小生饥渴之思，已匪伊朝夕。今既相会，可谓天从人愿。若使遇而不遇，其如窗前明月何。」伸手挽着僊的衣袂，僊半推半阻。将在绸缪之际，忽闻彩燕厉声叫道：「小姐快来，夫人寻唤不见，正在那里发恼哩。」杜小姐惊得面色如土，慌忙回身就走。谢宾又亦急急的送至扉边，被着门坎一绊，忽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想起梦中绸缪情态，不觉愁怀愈炽。赋得小词一阕，以

自遣云：

昨夜月华满地，亲见兰闺姝丽。真有杨柳轻盈，桃花妖媚。回越寻常，岂浅白深红而已。

欲把洛神赋拟，翻入巫山梦里。正欲牵幌从容，怜香旖旎，咫尺天涯，恨彩燕将人惊起。

——右调《隔溪花》

其年流贼攻陷全楚，朝廷降旨，起用内外大臣，杜公亮连升三级，以大理寺钦召至京。期限难违，即日束装就道，以俟到京之后，另将家眷择期赴任。当晚置酒，与谢宾又作别道：「老年侄学业已成，今科秋试，决当奏捷。幸获久留舍下，因值老夫俗事多端，失于朝夕请益。今又忽膺内召，虽愧迂儒浅识，只堪于林下栖迟。然以圣恩际重，敢惜犬马之力。但欲相屈贤侄一同北上，一则钦限严促，一则槐黄伊迳，所以留在敝居，且俟夺标之后，再容专人相请。」谢宾又再三谢道：「侄以驽骀下乘，谬荷老年伯破格垂恩。自揣庸愚，莫能图报。兹喜荣膺简命，指日台辅可期。本欲随附至京，以图朝夕省侍，奈缘学道录科在迳，愿俟老年伯荣覲之后，即拟趋聆严范。但骊歌既在明晨，小侄亦不敢再居潭府。」杜公亮道：「非敢屈留，欲使尔之诸弟，获切磋之益耳。」遂向启祥、启祯、启瑞三子道：「我奉简书，不及在家指点尔等入试。故特强留宾又，在□□□□□明二三场策论，未曾习熟，须要质疑请教，毋得师心自误，以负尔父之望。」于时将及更余，谢宾又不敢久坐，即便起身告退。至晓，同着启祥等三子，一直送到二十里之外而回。不题。

且说杜小姐，自与谢生诗笺酬和之后，不觉恹恹瘦损，茶饭慵思。待欲潜出闺帏，略寻散诞，因杜老夫妇十分严毅，虽五尺之童，不许步入中堂。即婢婆以至家人妇女，亦等闲不容出外站立。所以时遭拘束，寸步难移。每每坐在绣房，不情不绪，惟把些闲书消遣。谁想使臣忽到，奉旨超迁。自那日杜公亮起身去后，老夫人又值抱病在床，合家男妇，大大小小，恰像老鼠不见了猫的一般，无不纵恣自如，欢喜快活。杜小姐自奉汤药之暇，亦得时时出到园中闲步。一日傍晚，向着荷花池畔，少立片时，既而回到绣房，即事一绝云：

才上妆楼学画蛾，更从池畔看残荷。

深闺岂识愁滋味，不道眉尖愁愈多。

吟咏方毕，恰值彩燕走进房来，带笑说道：「适才打从西楼走过，又被那风魔的谢生扯住衣袂，再四相恳央我转达小姐，要求一见。致我一时恼着性子，将他骂了几句。你道那生痴也不痴？」杜小姐笑道：「劣丫鬟，见不见由我，你何消着恼。我今再写几个字儿，与你拿去回绝了他，省得下次又要胡缠。」

「便检出桐叶笺一幅，将那首绝句写上。着令彩燕实时持出，以付谢生。谢宾

又看罢，不觉莞尔笑道：「我细观此诗，小姐的芳心已见。然要成就好事，其权全在小娘子。倘若撮合，感恩不朽。」遂信笔立赋一绝，以复僊云：

荷花始面叶如裙，无限相思只为君。

纵使投梭欣折齿，痴情原是谢家鯤。

诗去数日，候着彩燕，杳不复至。

一夕，月寒更静，谢宾又和衣假寐。忽闻扉外低声唤道：「谢郎，谢郎，天上人已至矣，睡何为哉？」谢宾又自梦中惊醒，听得是彩燕唤声，连忙启扉，延入以问之。彩燕道：「小姐特命妾来，约郎于芍药圃中一会。好事已谐，恭喜贺喜。」谢宾又听说，喜出望外，连声谢道：「虽蒙小姐厚情，实出小娘子嘘荐之力，使小生一闻此信，不觉心境顿舒，变愁为喜。夙昔相思，眷慕之怀，倾于此夜矣。」遂跟着彩燕，趁那星月之光，悄悄步进园扉。由竹径转出荷池，过了小桥，向南数十步，始抵牡丹亭。自牡丹亭转弯过西，又数十步，只见六曲雕栏，珠帘半卷，其内画屏静几，铺设珍奇，即是芍药圃也。谢宾又慌忙促步而进，四围一看，那里见个杜小姐的影儿。急向彩燕道：「襄王已入梦中，借问神女安在？若非小姐爽约，定是小娘子哄着小生。」彩燕带笑谑道：「寒酸饿眼，你何消这等着急，包在我的身上，把一个小姐与你相会。」便周围寻觅，只见绣裙出于屏下。原来杜僊虽则一时乘兴，唤了彩燕出来。及远远望见谢宾又走至，十分害羞，禁不住心窝内突突的乱跳，只得与爱婢紫菊一堆儿躲在画屏背后。当下彩燕寻见，扯了杜小姐的衣袂，一把拖出来道：「小姐乃是月里嫦娥，谢郎亦系玉皇书吏，镇日传诗寄柬，累我彩燕赔了多少工夫。今当此良夜，最好婉叙心曲。你看月色溶溶，正三星在户时也。」谢宾又整衣向前，深深一揖。杜小姐背转立下，亦道了一个万福。原来谢生色胆虽深，终是儒生气质。见了杜僊的云鬓花容，不觉神魂飞荡，心下反觉忐忑忐忑，那里晓得调情引兴，做出那偷花伎俩。那杜小姐又紧紧的左手挽了彩燕，右手扯住紫菊，双脸晕红，低着头并不做声。停了一会，谢宾又方掬躬向前，徐徐说道：「荷蒙小姐厚情，不以鰕生微末，屡辱桃李之贻，愧乏琼瑶之报。奈自借榻以来，两易裘葛，心非土木，岂能无感。所恨兰闺咫尺，缩地无由，以致枯坐西楼，神魂颠倒。今夕幸蒙赐会，使小生喜出望外，不知小姐即肯见怜否？」杜小姐低低应道：「郎之心曲，与妾相符。但虽因春增感，怜才切念，其如婚姻之事，必待媒妁传言，严亲允诺，非妾所能自主。今夕之晤，特欲与郎一面，以订终身耳。」谢宾又听了这一席话，不觉神丧气沮，变色说道：「原来小姐故意将人哄弄。若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欲以贞慎自守，却不道做女子的，须要言不及外，衣不见里，岂可夤夜出来，与人相会。」杜小姐又微微叹息道：「妾终不负郎，郎亦何消这等着急。」遂令彩燕送回

，即与紫菊翻身进内。谢宾又出了园门，一步步捱上西楼，不觉泪下道：「小姐，小姐，你虽假意向赚，却令小生此际何以为情。」当夜翻来覆去，展转不寐。至晓，复裁一律，仍托彩燕，以致僮道：

自获琼瑶赠，思君已岁余。

竹风敲夜寂。花月上窗虚。

既乏相怜意，何烦数寄书。

从兹谢妆右，别去漫踟蹰。

诗既去，将及傍晚，彩燕又悄然潜出，因值启祥在座，密唤谢生下楼，附耳低言道：「谢郎做一好梦，今夕更深时候，小姐准来作伴，好把衾枕安排，不必再题怨句矣。」即于袖中取出寸楮递过。谢宾又接来一看，上面写道：

不须别去不须愁，几度寻思只为羞。

分付玉人休怅望，今宵准拟会西楼。

谢宾又看罢，大喜道：「谁想小姐果肯见怜，还望小娘子从旁催促，不致愆期为幸。」彩燕点头含笑，自向里边进去不题。那一夜，为值夫人病重，杜小姐亲煎汤剂，捧进服下。候至更余时分，即悄悄的从厨房后，蹑出外厢。谢宾又靠着栏杆，侧耳细听，早已伫候良久。及至相会之际，杜小姐低鬟微笑，犹带余羞。谢宾又一接花容，喜从天降，遂解带入帟，赴那云雨之梦。两情欢洽，不待言矣。既而事毕，将及半夜，彩燕低唤一声，杜小姐即便整衣而起。谢宾又亦即起身，送至梯边，再三相订后期，俱不消细叙。

自此月余，谢生既已赴试到省，杜小姐亦因京邸人回，接往住所。其时，老夫人病已全愈，择日雇船，起身向北。只有杜小姐，思忆谢生，时时堕泪。临行之际，修书一封，密付管门朱媪，嘱令觅便寄与谢宾又。俄而三场已毕，又当揭晓，谢宾又获中第五十四名。会过房师主考，回至无锡。闻得杜小姐已经北上，便与启祥、启祯、启瑞作别，将至江滨。只见管门的朱老之妻朱媪，随后赶来。谢宾又惊问其故，朱媪道：「小姐临去，说起相公，泪如雨下，因再三致嘱，留下一封书信，着令传语相公，场事一毕，须要作速进京相会。」说罢，即于怀中取书递过。谢宾又亦堕泪道：「原来小姐如此厚情，能不令人黯然魂断也。」遂拆书细看，上面写道：

妾不敏，自幼喜拈柔翰。然不过借月命题，引花成咏。初未尝羨崔莺箫寺之遇，夸韩氏叶上之诗也。所以深扃绣户，罕识春风，静处罗帟，岂援芍药。夫何郎枉掷果之车，妾起怜才之和，以致婢媵传言，遂谐私匹。每一扞心，能无惭汗。然妾所以爱郎者，情也。虽则我心匪石，难保君意如胶。拟欲订誓真诚，要盟终始。而槐黄忽届，君将鏖战棘围。妾以严命相催，亦当征辕北诣。遂不及握手言别，而临风慨叹，有不觉涕泪之涔涔者矣。即以学足三冬，何难

一捷。惟乞试后，即诣长安。倘西楼有再续之缘，家君下东床之命，此则妾之日夜冀望而有大幸者也。挑灯草奉，涕泣不知所云。

谢宾又看罢，连声叹息不已。那一日，为因风顺，至暮抵家。参见继母常氏已毕，到了次日，少不得遍向亲友拜望。一连闹了月余，即与同年顾长康，同赴公交车。在路晓行夜宿，不一日已到了长安，当晚投寓客店。次日清早，梳洗毕后，便去拜谒杜公亮，恰值杜公亮自朝内议事而回。一见谢生，满面堆着笑容道：「恭喜贤侄，获掇巍科，使老夫一阅乡书，不胜欣跃之至。」忙命备饭，即着人到店，搬取行李。自此，谢宾又仍馆于杜公衙内。虽则彩燕不时步出外厢，怎奈耳目众多，莫能通信。忽一夕，杜公亮设宴后堂，请着谢宾又进内赴饮，在座只有启祯、启瑞，宾主共是四个。既而酒过数巡，食供两套，杜公亮道：「今夕座无他客，可作心谈。老夫为着国家多事，流寇未灭，惟恐有负圣上拔用之意，寤寐不安。所喜仲季两儿，近亦婚配。其放不下者，惟一小女，尚未字人。今幸贤侄青年高荐，异时功名，决不在老夫之下。愿将弱息见托，未知贤侄意可允否？」谢宾又慌忙起身谢道：「小侄一介书生，谬荷老年伯厚恩奖拔，已出至幸。若蒙许配令爱小姐，只恐蒹葭难以倚玉，有辱门楣。还望老年伯另择快婿为是。」杜公亮掀髯笑道：「贤侄休得太谦。老夫秉性侃直，从来并无戏谑。自今夕见许之后，断无二三。但愿春闱鏖战，再图一捷为快。」谢宾又听说，满心欢喜。既而席散回房，口占七言一律，以述其欣喜之意云：

昨夜春风敞绮筵，红丝亲许为予牵。

不辜月底绸缪意，始遂湖中邂逅缘。

青翼漫教传怨句，碧窗拟共奏清弦。

新诗咏就重重喜，待报深闺窈窕僊。

话休繁絮，俄而又是二月中旬。三场毕后，谢宾又竟遭点额，以此怏怏不乐。又为了一件闲事，与启祯弟兄不睦，所以杜公亮屡欲卜吉议婚，俱被启祯阻抑而止。光阴荏苒，倏忽间又将一载。谢宾又既以小姐不得再会，又因杜公亮相待之礼日渐疏薄，意不自安，每每浩叹而已。正所谓：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且说杜公亮有一同乡至交，姓贾名安，现任巡城御史。其子贾传，新值断弦。闻得杜正卿有女及笄，央媒求恳庚帖，杜公亮欣然许诺。只为男长女大，那贾御史便即拣个吉日，行聘过门。谢宾又闻了这个消息，暗暗流泪道：「我只为图就姻事，所以勉强逗留。今既不谐，岂有再住之理。只是感荷小姐厚情，无从面谢诀别，使我身虽去而魂魄不能去耳。」当下自嗟自叹了一会，料想难以再留，只得吟就绝句一首，着令彩燕持进，以别僊道：

思卿不见又经年，不怨春风只怨天。
生死别离休再说，强拈绝句寄妆前。
将诗寄后，即向杜公亮告别。杜公亮挽留不住，置酒作饯。
要知谢生去后如何？且待下回解说。

第十二回 严协镇幕中赠美

诗曰：

寇锋不可灭，海宇忽骚然。
玉石既同尽，家室宁保全。
昨逢故乡友，备将家信传。
昔居锦绣国，今傍战场边。
家破不足恨，所恨妻少年。
不知生与死，从此各一天。
安遇杨越公，破镜再得圆。

且说谢宾又，自与杜公亮作别，即日离了北京，向南进发。那一时，正值流贼攻陷了湖广地方，山东州郡，无不望风瓦解。一路草寇窃发，十分难走。故自正月望后起程，直至三月初始抵淮安。将欲买舟过江，忽闻彰义门已破，大行皇帝缢死煤山。谢宾又不觉向北哀恸道：「神京既失，则杜年伯决然殉难，我那僊小姐，亦必堕于贼人之手。若不亟去寻访救援，西楼之约安在哉。」遂命店家暖酒，一连饮了五六巨卮，扬袂慷慨而歌曰：

有美人兮相会难，将翱将翔兮忽间关，神京一失兮必摧残。我安归去兮矢死寻，天若见怜兮彼必生，天不见怜兮死亦欣。

歌竟即便挥鞭骤马，向北而行。时有同寓者，询知其故，再三劝阻。谢宾又挥手谢道：「多蒙列位苦口相劝，岂不知感。只是人生一世，惟在情义两字，若使寡情灭义，生亦何颜。我亦明知此去无益，不得不空作情痴耳。」言讫，不觉泪数行下。那同在寓内的，无不感叹。谁想，自淮至京，地方残破，野店荒凉，行人稀少。谢宾又只得冲烟冒险，随路行去。历尽艰难，并无悔意。忽一日，将及傍晚，正欲寻店歇宿，只见一队人马，俱执鲜明器械，驰骤而来。谢宾又刚欲退后躲避，那马早已冲在面前。原来却是一伙土寇。见了谢生，那为首的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辄敢在此独自行走，从实供称，免你一死。」谢宾又略无惧色，亦厉声叱道：「我为觅死而来，何消以死相吓。奴辈

所利者行李耳，任尔取去，何用怒为。」那群盗内，有一穿白少年，向前问道：「尔莫非是苏州人否？」谢宾又道：「我即是苏州举人谢嘉。细听口音，想汝亦是彼处人氏。」那少年慌忙滚鞍下马，拜伏地下道：「原来就是恩人之子，每思图报无由，谁想此处相会。」便把谢宾又主仆，邀进寨内，置酒相欢。谢宾又茫然不解其故，只得将错就错，勉强坐下。既而酒后，从容启问。那少年道：「小子姓王，名焕，力能举鼎。当十七岁时，曾在太湖起义。为因醉卧虎丘，被着捕役擒解吴县，收禁囹圄，议欲将某立毙杖下。谁想令先尊与吴县知县同年契厚，恩蒙怜焕，自幼邻居，致书嘱县备，云焕方乳臭，误为湖盗张犬，引诱入伙，然亦鼠窃辈耳。幸宽法网，令彼自新等语，遂蒙吴县将某拟徒发配。则自今已往之年，皆出于令先尊再生之德也。向闻僊逝之后，深以罪重，不敢到城吊奠。今得幸会，正某报恩之日。但值中原鼎沸，荆棘满涂，此时此际，只宜速返故乡，为何台驾反向北去，愿闻其故。」谢宾又便将寻觅杜小姐的事，备细述了一遍。王焕踊跃而起道：「轻生重义，此正大丈夫所为，使弟辈闻之，不胜激烈。但此去燕京，虎狼遍地，纵使插翅，恐亦难飞。弟虽不材，愿当相送。且请安宿一宵，明日早行。」谢宾又慌忙起身下拜道：「若得壮士仗义相扶，何愁前路崎岖。俟到京之日，容图厚报。」当晚无话。

次早五鼓，王焕果即起身，与众人作别。腰悬双剑，手执长枪，装束得十分雄猛，拴着两匹骏马，与谢宾又各人骑了一匹，吃饱酒饭，实时前往。虽遇着几处关隘，俱被王焕夺勇冲过。不一日，已到了京都地面。王焕道：「此去京城，只有三十余里，一路自有大兵把守，可保无虞。弟以众弟兄相候日久，不及再送前去，只得就此告别了。」谢宾又道：「感承高义，正欲到京屈留少叙，谁想壮士急于返驾。但不知此番作别，后会何时？」王焕道：「当此南北分疆，正英雄求士之秋，公既文可安邦，弟亦武能戡乱，异途并用，岂无相会之期。」说罢，即挥手作别而去不题。

单说谢宾又，一到京师，就把杜僊徧处访问。自城外城内，并各营将士宅弟，委曲搜求，并无踪迹。自此，羁留数月，囊篋罄空，仆马丧尽。忽一日，于春明门外，遇着杜公家里一个老仆陈宣。谢宾又大喜，连忙扯到一个幽僻之处，问以京城破后杜公家室安在？那陈宣泪下如珠，不胜呜咽道：「家老爷于破城前一日，同着夫人投缳自尽。惟有小小姐，不知去向。及平静以后，始闻小姐被害于安福胡同一个姓蒋的家里。小人随即买了一口棺木，将来收敛，现今停厝在一个草庵里面，此去上南十里就是。自分骸骨难归，谁料获遇相公，莫非还在梦中么？」谢宾又道：「汝去收敛小姐，可曾仔细验视不差否？」陈宣道：「彼时闻了这个消息，小人亦未相信。及至细验，果是小小姐，所以买棺敛厝的。」谢宾又即令陈宣指引到庵。只见，观音殿左首屋内，停柩一口

，前有神位，上面题着：明故杜僊小姐灵位。谢宾又向前拜了四拜，不觉放声大哭道：「小姐，小姐，我只道还有见面之日，所以千辛万苦，不惜性命，赶到京都。谁知玉碎花残，已做了梦中蝴蝶。虽非因我而死，我岂能舍尔独生。但恐黄泉路上，不容相见。」小姐，小姐，连叫数声，哭扑于地。陈宣慌忙扶起。叫唤多时方醒。自此，谢宾又即于庵中作寓，逗留二载。遇一乡戚会试，始得相附同归。一日，夜次黄河驿内，只见驿壁题首四绝，其诗云：

忆昔随亲向北畿，膝前欢笑共相依。

宁知今日重回去，化作啼鹃血满衣。

其二

生长兰闺二八年，惟知学绣向花边。

江山忽失风云改，弱质那能自保全。

其三

双亲殉国已全忠，女孝还应葬北风。

谁料马嵬魂未断，又随征鼓过江东。

其四

一番风雨一番愁，自入戎行即似囚。

薄命尚迟身一死，还将痴梦忆西楼。

谢宾又从前至末，读了一遍。再观诗后，题着十一字云：「姑苏难女杜僊拭泪漫笔。」不觉骇然道：「杜僊已死，那里更有一个杜僊，岂偶名姓相同耶？」揩抹双眼，再将四首绝句朗朗的哦了两遍，低头沉想道：「若不是杜僊，为何诗中所指，与杜小姐的心事一一相符。据我思忖起来，那杜小姐定应尚在，其庵中灵柩，决系陈宣那厮被人讹报的了。」当夜宿在邮亭，展转不寐。遂又一心思想，要求踪迹。谁料时移物换，倏又经年，每日坐卧，只在一间小楼之上。忽一日，晚照在窗，南风荐爽，靠着雕栏，正欲拈题消遣。忽见一双紫燕，飞入怀中。谢宾又愕然嗟异，便将双燕捧住，但见两边翼上，俱有红绒系着片楮。即解绒取楮看时，其楮纵横俱有二寸许，绝细楷书。其一写道：

妾杜僊，堕入虎狼之手。现陷吴淞。玄鸟有灵，好向谢郎，一通悃幅。

又一楮写道：

鼓鼙动地忽成灾，独返江南事事哀。

寄语檀郎休薄幸，早随玄鸟向淞来。

谢宾又看罢，忙将二燕放在桌上，连连叩首道：「紫燕紫燕，我与你素不相知，感承厚爱。倘获与杜小姐再续良缘，皆出于二恩使之所赐也。」那双燕向着谢生，亦作点头之状，回顾呢喃而去。

当晚，谢宾又登即雇船，连夜赶至吴淞。其时镇守汛地，乃是提督标下副

协镇参将严公。清廉刚介，素为士民信服。那一日，军务稍暇，退坐后堂。忽报苏州谢举人谒见。严公最重斯文，即命小校延入。相见揖毕，分着宾主坐定。茶过两次，严公道：「贵乡既系姑苏，自远赐临，必有所谕。」谢宾又唯唯，停了半晌。严公又问道：「不知先生有何见教，愿即赐闻。」谢宾又欲言又止，容愈不怡。严公暗暗惊讶，又从容问道：「细观先生逡巡不答之故，岂于小弟有碍，故尔不即见谕耶？」谢宾又方徐徐说道：「小弟不知进退，为有一句要言，乃情义所不容己者，故特求见将军。然惟恐见罪，所以逡巡不敢启齿耳。」严公笑道：「弟辈武夫，有事便即直说，不若先生文士性格，自有如许委曲。望为明言，毋使小弟喉中格格然若有所阻。」谢宾又道：「小弟有年伯杜公亮，原任大理寺正堂。蹇遭闯贼，攻陷京师，以致杜公夫妇投缳殉难。料想史氏直笔，垂芳千古，这也不消说起。单为杜公有女，名唤僊，自幼许配小弟。谁料神京失守，彼此各天。近闻杜氏归在将军帐下，一则为年家谊重，一则为伉俪情深，所以星夜前来，辄敢冒昧琐渎。窃料将军，坐镇一方，岂乏金钗十二。望将此女慨赐完璧，庶乐昌之镜得圆，而图报将军，谅有日矣。」严公听说，沉吟半晌。乃答道：「小弟后房，虽有姬侍数十，那里耐烦逐一问他的居址姓名。若使尊夫人果系在内，当即悉唤出来，以待先生自行识认。」遂传命后衙，着令众姬一齐出见。俄而云板一响，只见袅袅婷婷，逐一轻移莲步，走出中堂，共是二十三个。俱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谢宾又欲仔细审视，忽见众人背后闪出一姬，身衣花绣罗衫，云鬟不整，面带愁容，向前唤道：「谢郎别来无恙！」谢宾又抬头一看，禁不住眼眶流泪道：「谁想小姐果然在此。今日此会，莫非梦里？」当下严公看见二人厮认，便令众姬退去，单留杜氏在堂。又命置酒，为谢生称喜。既而席上，严公顾谓僊道：「汝与谢君，夫妇久阔，何无一言？」杜小姐慌忙避席，含泪而对道：「惟恐将军见罪，是以不敢言耳。」严公欣然道：「汝今既会谢君，即谢君妇也，何必以我介意。」遂取金卮斟酒，将谢宾又杜僊各劝三卮。又取出衣饰相赠，约有千金。当晚二人即向严公谢别下船，明烛相倚而坐，各把愁怀细述。谢宾又即从前从后细细的诉了一遍。杜小姐道：「妾于城破之日，奉着严亲恩命，一同缢死。谁想妾缢在后，竟被侍女解救复苏。及城陷时，闯王遣贼逐户搜寻，妾知不免于难，即与三弟同避于安福胡同之蒋姓家。其后三弟与一同避难的女子，被贼杀害，妾以躲在柜中得免。不料闯贼既去，妾即为严将军所获，含羞忍辱，每不欲生。为闻严公提兵南下，带妾从征，所以觊颜苟活，冀与郎君一面。及至分镇吴淞，咫尺姑苏，莫能寄附一信。忽见梁间双燕，终日向人对语。以后渐渐飞入怀抱。值妾堕泪时，二禽亦即俯首哀鸣，似有相怜之意。妾戏抚翼而告之曰，鸟果有知，可能飞到苏州东门外，为我寄信于谢郎否？那二禽伏在

膝上，连连点头。妾以为异，遂即略草数语，将绒系缚于翼。谁想果至君所。古称黄耳寄书，未足异矣。」言讫，时已起更时候，遂即解衣安寝。其夫妇眷爱之意，不待细表。

次日黎明，将欲开船，忽闻岸侧有人高声叫道：「慢开慢开。我奉严将军之命，要与谢相公一见。」谢宾又听说，只道是追他转去，惊得魂不附体，连忙起身相问。那人早已跳上船来，仔细一看，原来非别，即上山东路上所遇的王焕。谢宾又把鬼胎放下，因问道：「王兄那得亦在此地？」王焕道：「自从别后，弟即投在山东总镇标下效用。以后跟随大兵，平定浙西。幸蒙题荐，拔授游击之职。为此得与严寅兄分镇松江。昨自郡城至此，因严翁谈及台兄，与尊夫人有此一番奇遇，所以特来贺喜。」谢宾又再三称谢道：「小弟向年，若非仁兄仗义相送，则久已命毙于虎狼之口矣，又安得与拙荆相会。然以风马各别，恐无见期。岂料兄翁协镇四郡，又于此地得瞻雄范，殊为欣快之极。」王焕又笑道：「此会亦不足为奇。弟于前岁，曾在山东驿舍，买一小妾，亦系姑苏人氏，性极聪巧，与弟夫妇之情，颇称相合。只是极欢之际，亦带泪痕。弟曾备诘其故，原来即尊夫人杜小姐的婢，名唤彩燕。为因思主情深，是以居恒抑郁。今杜小姐既得珠还合浦，此女亦归在弟室，却不道又是一件异常的奇事。」谢宾又听说，亦抚掌称快。王焕遂从便路，邀过私衙，备酒款待。杜小姐与彩燕，当下相见，各诉衷怀，无不悲喜交集。其年，杜启祥亦自北地寄信回来，云已归在旗下授职。惟启祯、启瑞，俱为乱兵所杀。至今苏人谈及紫燕，俱以为异事云。

第十三回

东方白月夜遇花神

诗曰：

神僊何必说天台，始信桃花徧处栽。

乱后春风缘易合，闺中环梦难猜。

艳姿会向瑶台见，幻质偷从月夜来。

堪羨幽期相共订，异香缥缈下苍苔。

从来人之寿夭，俱系乎命。然亦有修真炼气，辟谷餐霞，或为地僊，或得飞升白日，载诸史传，无足怪者。更闻百凡有情之物，久历岁月，亦得为精为妖，现形白昼，迷人黑夜。如唐人所述山魃木客，花妖月怪，以至狐狸变化。种种奇闻异说，虽云理之所无，实亦事之恒有。只是为祟害人的多，有益于人

的少。假使世人或有致遇见的，也有惊悸成疾，也有痴迷损命。所以目之曰精，称之曰怪。岂料其中，亦有成真正果，得道长生。虽或变幻出奇，并非害人自益。故佳人才子，遇着乱离，得谐伉俪，乃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的事。惟是闻声相思，未曾相遇的时节，先有一个似僊非僊，似妖非妖的，冒托娇姝，偷寻风月，奇奇怪怪，弄出许多佳趣。比似那蕉帕记所演龙生相遇的故事，尤为新妙。

这段话头，出在先朝崇祯年间，太平府繁昌县，离城数里之外，有一秀才，复姓东方，单名一个白字，乃汉朝东方朔之后。其母临分娩时，晓日初升，所以取白为名，晓生为表。父祖俱登科甲，在繁昌县中，号称名宦。只是累代清官，家事不能十分富厚。又兼东方白年才弱冠，父母相继去世，生长奢华，不勤家务，日逐饮酒赋诗，挥金结客。因此不上数年，渐渐消乏。忽一日，春光明媚，东方生邀了同窗的两个契友，一唤苏澹如，一唤林仲蔚，出到郊外闲游。将及中午，捡那水边林下，唤着家童，摆开酒果，席地而饮。既而酒至半酣，闲话中间，苏澹如笑道：「东方兄今年已是二十三岁，为何未娶尊阍？岂犹未识裙裾内滋味，抑如张君瑞别有西厢奇遇者耶？」林仲蔚亦笑道：「吾看晓生，风流倜傥，美如冠玉。日读美人闲情诸赋，岂不知钟情我辈。想必有姣好如朝云者，时作阳台好梦，故尔未寻玉镜台耳。」东方生叹息道：「弟家虽有数婢，俱是粗丑不堪的。即媒妁纷纷，不时将那庚帖来议姻，怎奈先君弃世以后，家渐萧索。所以百金之聘，尚难措处，以致蹉跎至此。「三个正在闲叙间，忽见老苍头周吉，急急的前来寻见，向着东方生道：「今有河南陈留县贾老爷，尚未知先老爷归天，差着两个管家，赍了一封书，特来问候。想书中别有什么缘故在里边。那管家要与官人面话，所以教我来寻，望作速回去罢。「东方生厉声道：「日色未斜，酒亦未醉，知己谈心，正在畅快之处，偏要你来絮絮叨叨，讲这一会。他既远至，就是晚间相见，亦未为迟，何必如此性急。老苍头道：「那两个管家，听说先老爷僊逝已久，就要回去报知贾老爷，专候官人拆看来书，讨一回札，星夜就即赶回去的。为此连催数次，不得不来相报。」苏、林二生遂即起身道：「东方兄既有正务，弟辈已入醉乡，不敢久坐，就此回去罢。」东方生挽留不住，即命苍头，收了杯？，与二生作别，取路回家。

你道，贾公是何官职？河南太平，隔省遥远，有何瓜葛，致书问候？原来贾公讳范，官居口卿，与东方生的父亲同中进士。于筮仕初，同任山东，最相契厚。后因足疾，告归林下。做人端方厚重，治家最严。只是年将六十，并无子嗣，只生一女，名唤琼芳。那年，已是一十七岁，为因择婿，尚未受茶。因闻东方生早岁游庠，声名籍甚，故特专书候问，并欲东方生到彼一晤。闲话休

提。

且说东方生，当下回来，与贾管家见过，接那书札，拆开细看。只见书上写道：

忆自都门分袂，音问遐疏。年兄既已高卧东山，弟亦蹇罹足恙，归息林下。虽暮云春树，驰想日深，而术乏长房，无由缩地，惟于子规声里，时堕数行泪耳。窃想年兄，膝前斑彩，不减谢庭玉树。弟也，弱息徒存，西河抱戚。其间苦乐，又不啻霄壤之殊矣。故特专口奉候，并屈佳郎公至舍一晤，俾得靚面请教，以开茅塞，则弟之甚幸也。统祈台鉴，无虚伫候。不宣。

东方生看毕，对着贾管家道：「重烦二位远来，足见你家老爷一片殷殷厚谊。不料先君弃世，已经三载。极欲同着二位，即去问候一遭。所虑家内乏人，难以远出奈何。」那贾管家道：「小人两个临出门之时，家老爷又再三叮嘱，必要请大相公前去一会。若是家内事体，可以托人掌管，望乞即日枉驾，庶不失家老爷盼望之意。」东方生沉吟半晌道：「二位暂且过了，今晚容思，明晨再为商之。」到了次早，贾管家又再四坚恳，东方生犹豫未决。因谈及贾公家内事情，从容问道：「闻得你家老爷，只有一位小姐，不知多少年纪，曾受聘么？」贾管家道：「家小姐今年一十七岁，还未纳聘。」东方生又问道：「生得如何？」贾管家道：「家老爷治家严肃，小人们也罕得见面。但闻琴棋诗画，件件俱精。若论容貌，真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东方生听说，心下大喜，主意遂决。即将家内之事，交托外母管理，外面帐目，俱着周吉主持。当日收拾行李，带了书童紫电，同两个管家一同起身前去。

不一日，到了陈留。两个管家先去报知家主，东方生随后而入。贾公喜悦，忙出来接进堂上。相见已毕，各叙寒温。贾公道：「忆自京邸与贤侄会后，倏忽已经五载。顷闻小价报说，令先尊去世，业已三年矣。道里辽远，不获以一觞作奠，使老夫闻之，五内俱裂。所幸贤侄气宇哀然，才名藉藉，异日功名，决不在令先尊之下。」东方生道：「小侄罪孽深重，以致先君早背。今蒙老年伯破格垂情，所以闻呼即至。但无寸芹为敬，负罪良多。」说罢，一茶再茶，又将些时事闲叙了一番，少不得整备酒肴款待，俱不消细说。当夜席散，将那堂之西首书室，把与东方生做了卧房。自此一住旬余，每日间供给之盛，礼遇之隆，胜似那嫡亲犹子。只是贾公家法甚严，日常并没一个婢女出到中门以外。那东方生，原为着小姐而来，谁想内外杳隔，心下怏怏，大失所望。幸喜卧房之侧，就是一所绝大的花园，中有牡丹亭、芙蓉阁，以至曲栏雕槛，十分华丽。刚又值二月中旬，娇红腻紫，竞艳争芳。所以东方生每日与贾公，在园游赏，尽堪消遣。

忽一夜，月明如昼，东方生因贾公外出，独自一个，慢慢的饮了数壶。将

至更余，书童紫电，已是蹲在窗边垂头而睡。东方生带着半酣，诗兴勃勃，朗吟一绝道：

十载交游侠客肠，负才自信有文章。

但知把酒邀明月，莫问他乡与故乡。

吟毕，又一连饮了数杯。忽听得竹屏之后，笑声隐隐。东方生心下惊疑，连忙走出轩外。四围一看，只见两个美丽女子，轻裾冉冉，携手而来。须臾近前，向着东方生，深深的道了两个万福。东方生仔细视之，那两个女子，生得如何？但见：

一个衣青，一个衣白。娇容绝世，秀发拖云。那衣白的，丽似梅花笼淡月；那衣青的，袅如杨柳轻烟。论妖姿，分明仙子临凡；问芳庚，恰值牡丹初绽。若非是郑康成的侍女，定然是白司马的青衣。

当下东方生一见了两个丽妹，按不住神魂荡漾，欣然笑道：「敢问二位姐姐，是贾老爷宅上何人？为何夜静更阑，还在园内，特来下顾小生，有何见谕？」那衣白的女子答道：「妾身名唤素馨，这个衣青的唤做秋影。俺两个俱是跟随琼芳小姐的侍婢。俺家小姐，素性爱月，故候着家老爷睡熟，即与妾辈偷出香闺，将那清光玩赏。今夜忽闻郎君高吟佳句，所以小姐特命妾来，要求咏月新诗，以作闺中珍玩。」东方生听罢，不胜技痒，连声应道：「向闻小姐能诗，奈缘重门杳隔，无由请教。今蒙小姐不以荒疏见弃，敢不抛砖引玉。」遂取花笺一幅，题下七言绝句一首道：

三五良宵月正圆，月当圆处倍堪怜。

莫愁今夜西轩静，争似嫦娥独自眠。

素馨微笑道：「郎君诗虽敏捷，意却轻狂。容俟妾辈转达小姐。倘有话说，当以报郎也。」言罢，接了诗笺，仍与秋影携着手，翩然而逝。东方生回进卧室，心下狐疑，不住的想道：「若使小姐果系怜才，则明夜夜深时，必然出来面会。倘有侥幸之处，也不枉了来此一遭。」又想到：「我到此半月，悉知贾公的闺闼，防范甚严，怎有疏虞，容着小姐夜深人静，独自出到花园之内？莫非是花木之妖，将人迷弄么？」当夜展转不寐。次日清晓起来，悄悄的问着一个小童，果有素馨、秋影二婢，遂坦然不疑。

那一夜，东方生略略的饮了数杯，即退入西轩，打发紫电先睡，独自靠在雕栏，咏那「月出皎兮，佼人僚兮」之诗。俄而漏下二鼓，只见素馨、秋影联步而至，莞尔而笑道：「恭喜贺喜，郎君做了好梦也。小姐已在牡丹亭上，专请郎君过去一会。」东方生听说，喜出望外，连忙随着二婢而行。到了牡丹亭，只见琼芳端然立于亭内。素影娟娟，轻裾袅袅。但觉一阵香气袭人，其国色也。东方生趋步向前，深深一揖道：「小生乃村塾鄙人，小姐是中州丽质，何

幸今宵得承清盼，情逾常格，感动五中。」琼芳低声答道：「蒲柳之姿，生长孤陋，幸遇郎君远顾，下榻西轩。虽则景慕才名，无奈重垣遐阻。诩意看月中宵，获聆佳什。故特专鬟相候，愿拜清光。」东方生笑道：「昨宵酒后俚言，有污清耳。愿求珠玉，以慰芜怀。」琼芳道：「贱妾偶附幻花之质，从无咏絮之才。君既见索，敢不杜撰一章，以求斧正。」遂徐徐吟道：

柳作双眉花作容，漫将倾国羨蒲东。

清宵独伴墙边月，疏雨常愁沼上风。

粉蝶何心春欲暮，黄鹂如怨晓来空。

君虽怜妾难知妾，别有幽怀未许同。

东方生连声赞道：「小姐真是锦心绣口，所以有此白雪幽兰之调。小生学惭窥豹，句乏雕龙，不敢复道只字矣。」琼芳道：「郎君诗才妙绝，不减庚、鲍，何必过谦。」东方生乃朗吟一律道：

春深偶向洛阳游，幸寓名园散旅愁。

帘卷孤亭风弄竹，花寒三径月当楼。

漫凭诗句成佳会，敢想睢鸠赋好逑。

只愧予非韩寿侣，异香安得倩卿留。

东方生吟讫，琼芳微微笑道：「君才远过韩寿，妾亦耻同充女。今夕之会，实因慕郎才貌，休得妄疑妾有他心也。」东方生口虽吟诗，一眼看了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闺媛，恨不得一口水吞下肚子内去。怎奈琼芳容色端庄，语言严正，又值二婢紧紧的侍立于旁，虽欲以情词动之，无由可入。遂将古今骚人淑媛，评品了一会。琼芳因从容问道：「从来名花倾国，原无二致。君之所评，古来姝丽，诚有当矣。但不知花有堪爱者几种？」东方生道：「花之可爱者甚繁，予独爱莲之清洁，梅之芬芳，菊之隐逸，海棠之绰约。此外俱属凡葩俗卉，卑卑乎不及数也。」琼芳变色道：「不谓郎以聪明之资，过人之识，而评论之陋，诚有可笑者。夫花中之王，惟称牡丹。花之香而最艳，亦莫如牡丹。所以魏紫姚黄，列于名谱，绛英绿萼，咏入新诗。虽使金谷园中，百卉俱备。而檀丽莫如此花，至以锦幔绣帷，遮风障日，而所获惟在此花。郎乃舍而不取，毋乃太谬乎。」东方生道：「小生妄加月旦，有失名花，小姐讥之良是。但已月转西廊，夜将半矣。客中寂寞，小姐亦肯见怜乎？」琼芳听说，低头含愠，拂袖而起。二婢簇拥，由特丹亭后，穿着竹径，环珊珊，霞裾冉冉，飘然而去。东方生目断意迷，如丧魂魄。回至西轩，长吁短叹，直到天晓，不能合眼。是日，神思困倦，假推有病，一直睡至傍晚。贾公进房慰问道：「贤侄贵体不安，愿加保摄。但闻解忧之物，惟有杜康。为此特备香醪，聊与贤侄消遣一会。」东方生再三谢道：「感承老年伯厚情，酒亦小侄平生所好。奈因家业飘

零，功名未遂，虽有醇醪，莫能解其郁结耳。」贾公又曲为劝慰，即命取酒对酌，东方生勉强饮了数杯。贾公见其怏怏不乐，随亦起身进去。当夜，和衣睡。至二更时候，只见素馨、秋影，携了衾枕，排闥而进，向东方生笑道：「快些起来，迎接小姐，睡何为哉。」东方生刚刚站起，那琼芳已至房中。素馨、秋影将门反掩而去。东方生欣喜之极，莫措一语。亲为琼芳解衣卸带，同赴阳台。云雨之际，娇羞畏缩，真处子也。既而漏下五更，素馨、秋影即来迎接，琼芳披衣而起，口咏一诗道：

夜深香雨散幽空，珍重郎君惜晚红。

若问根株何处是，教人重恨五更风。

东方生殷殷送至轩外，重与订期而别。自此，每夜二更而来，五更而去。同宿于西轩者，将及一月。东方生以为真是琼芳，拟欲倩媒求姻。不料流贼攻陷归安。消息甚近，满城士庶，咸思迁避他方。

一日中午，贾公自外慌慌张张挥汗而归，对着东方生道：「顷见中尊，据报流寇已犯境上，我今连夜收拾细软物件，打发老荆小女随着贤侄先出城外，暂于客店住下，我与舍弟贾子锡，随后出来。大都贼势披猖，不能平靖，必须避到贵县，就借贤侄宅上暂居，以观动静。」东方生听说，又惊又喜，连声唯唯。当晚更余，琼芳独自一个，悄然走至，低声嘱咐道：「适蒙家君分付，妾同老母，明早出城。惟恐路上郎或窥觑，或与侍婢交言，一露风声，不但好事乖张，必致貽羞蒙垢。故特乘闲出来一会，千祈谨慎为主。」东方生道：「不须小姐叮嘱，小生自当谨慎。」琼芳又拔下玉燕钗一只，留与东方生道：「异日相会，以此为证。」东方生接得燕钗，琼芳登即悄悄而去。

到了次早，贾公收拾停当，雇了一辆车儿，即令夫□□□□□嘱托东方生护领出到城外，安顿在客店内等候。贾公来时，一同前去。谁料等至午后，贾公并不见到。只听得炮声如雷，店门前经过男男女女，无不扶老挈幼，背着包裹，啼啼哭哭，争去逃难。不多时，连着店家也要关门闭户，收拾起身。急得贾夫人没做理会，忙唤两个老仆，并与东方生商议道：「流贼已在后面杀来，老爷又不見至，若不随众奔逃，必致被难。又恐去后老爷来时，不能相会。似此进退两难，如之奈何？」东方生道：「据着小侄愚见，老年伯必被阻隔在城。老伯母若不急去，祸必至矣。莫若到了前面地方，寻一安顿之处，然后再来探候老年伯的消耗，方无失误。」贾夫人点头道：「贤侄所见极是。」遂即同了店家夫妇，一齐起身，连夜趲行。

离了陈留，约有七十里之外，地名石沙村，借一庄房住下，当即打发一个能干的家人，唤做贾秀，回到县中探望。一去三日，不见回语。等至第五日午后，始见贾秀回来，向着贾夫人禀道：「小人当日奔行到县，只见流贼漫山遍

野，难以前进。向一村僻人家，过了二晚。至第三日，那流贼始拔寨而去，遂即挨进城内。到了自家宅子，只见贼将把一张封皮封着，四边邻舍，并不见一个人影。被贼杀死在地上，沿街遍巷，不计其数。到处寻问，竟无老爷的消耗。为此急来报知夫人，请再从长计议。」贾夫人与小姐听罢，止不住眼眶流泪，号哭起来。东方生再三劝慰不住。要知端的，下回便见。

第十四回 贾琼芳燕钗联凤偶

词曰：

百岁光阴过得易，何必劳劳为久计。关了门儿了香，做首诗，吃个醉，莫问阶前花落未。屈指五旬零又二，渐觉世情无趣味。白发羞将青镜对。忍些亏，耐着气，既不沽名还撒利。

——右调《天仙子》

当时贾夫人与琼芳小姐，呜呜的哭了半晌。贾秀劝道：「夫人且免愁烦，那闯贼虽则去远，本地土寇，处处窃发。若留顿在此，恐遭荼毒。夫人急宜起身，到了东方公子家里住下，方保无事。待小人就此再行前去，寻问老爷。倘遇着时，星夜赶到繁昌相会。但不及护送夫人，前途保重。」贾夫人只得拭干了泪，将些盘缠，打发贾秀去后，即日谢别了庄主，与东方生等就向繁昌进发。在路无事，不必细说。

单表琼芳小姐，年方一十八岁，能诗善画，素性端庄。生得姿容艳丽，举世无二。自小不出闺门，家中童仆，罕得见面。不料陡值乱离，当下随着母氏，到了东方生家下，住在靠东厅楼。虽则惊魂暂定，怎奈贾公杳无消息，又兼远离乡井，自有许多不便。因此双眉不展，时刻泪零。那女婢中，惟素馨、秋影两个，最得琼芳宠爱。一日，素馨偶从西首廊下经过，忽遇着东方生自外而入。东方生笑容可掬，以目睨着素馨。素馨双脸涨红，急急的趋过东厢。东方生心下疑道：「向时花园之内，素馨、秋影待我何等帮衬亲热，及至路上到家，一见了我疾忙掩避，唤之不应，并不瞅睬。然在那时，犹恐眼目众多，所以佯为敛迹。岂今在我家内，为何情致疏冷，遇见之时，依旧退缩，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写下一诗，遣婢小菊，假以送花为名，衬诗花下，送与小姐。他若见了，必有好音见示。」遂取出梧叶笺一幅，题着七言一绝，采下菊花数茎，并以诗笺衬放筐内，密着小菊送与琼芳。琼芳接花，方欲取贮瓶中，忽见花下露出笺纸一幅，展开一看，上面写道：

向在巫山路已通，幸今神女下巫峰。

为云为雨知何日，空使襄王入梦中。

琼芳看毕，（弗色）然不悦。心下想道：「料想此诗，必系东方生所做。但他以年家子侄到我家里，内外杳隔，与我并不会面。今不幸避难而来，只于进门时相见一次，因何突以邪词暗递？狂妄不根，一至于此，殊为可怪。」遂唤素馨，以诗示之。素馨道：「此生果系太狂，日昨偶在西廊经过，他即笑脸相迎，以目挑逗。若不是住他的房子，必将他辱骂一顿，看他怎样做人。」琼芳道：「我欲将此笺纸，告禀夫人，与他理论，汝以为何如？」素馨道：「虽则狂生无礼，然夫人已投寓在此，家老爷又凶吉未卜。若一声张，反为不美。自今以后，小姐只宜严戒诸婢，不许出到外厢，闭户深藏，以待贾秀回来。万一寻着老爷，贼去平静，那时收拾回去便了，何必与他争斗，以滋物议。」琼芳点头道：「汝言深为有理，只可恨狂童乱道，使我霎时怒发，按纳不住耳。」遂将菊花并把诗笺扯碎，着令小菊带回。东方生见了，越越惊疑道：「想我并无得罪之处，为何小姐骤然变脸？真教我难舍难猜，何以为计？」

正在沉吟筹忖，忽见族兄东方子期，远出而归，突来探望。东方生接进，相见毕，低头不语，并不叙着寒温。子期怪问道：「与贤弟别将一载，幸得还乡，当此中原鼎沸，闯贼纵横，将来身家难保。正欲与弟谋一保全之策，乃低首沉吟，口中咄咄，岂有什么紧要事情，抑或有所不足于愚兄耶？」东方生道：「实不瞒兄。小弟为因手中困乏，亲事难谐。今幸贾老年伯的夫人同小姐，避寇而来，寓在东楼。闻得那小姐年方二八，尚未纳聘，意欲求婚。怎奈无一稳当的媒妁，为此心绪摇摇，摆决不下。」子期道：「既系年家，门楣相对，只须向着贾公求取庚帖，可以立妥，何必过为愁烦耶。」东方生道：「只因贾年伯被贼围城，未能得出。今虽差人前去寻探，日久尚无消息。必须得一能言者，向着年伯母，委曲求之，便获成就。然不患无能言之人，而患不能相见。所以踌躇不决。」子期欣然笑道：「贤弟若肯筑坛拜将，何患无人。」东方生急问道：「还是那一个？」子期道：「就是我，只在明日，以年家侄礼，请见贾夫人。待恃那三寸不烂之舌，说着夫人，管教这头亲事，可以唾手而就。」东方生大喜道：「若得停妥，愿以负郭五十亩为谢。」当夜无话。

次日早起，东方子期将着几件浙江土宜，果以年家侄礼，请见贾夫人。贾夫人难以推辞，只得出来相见。子期恭恭敬敬，纳着头拜了两拜，备细叙了温寒。因问道：「老年伯为何不见？」贾夫人泫然下泪道：「只因老身同着令弟先行，拙夫在城，杳无下落。」子期道：「小侄昨抵京口，闻得陈留县中乡老先生，被闯贼掳去者，共有一十七人。只怕老年伯亦在其内，吉凶难保，如之奈何？」贾夫人听说，愈加歔不已。小姐坐在屏后，亦即呜咽起来。子期再三劝慰道：「此乃小侄传闻之言，恐未的实。老伯母自宜保重。」贾夫人又问道

：「近日闯贼大势若何？」子期道：「闻得闯贼破了河南全省，今已流至山东地方。所过郡县，无不望风投顺。只怕将来敝地，亦非安静之所。」贾夫人道：「拙夫生死未知，故乡已为贼穴，老身母子，全仗贤昆玉覆庇之力。倘获瓦全，感当不朽。」子期道：「小侄力微才劣，安能有以仰裨老伯母之万一。但闻令爱小姐，笄年未字，愚弟晓生，年逾弱冠，亦未有室。据着小侄愚见，老伯母何不以小姐许配晓生。在晓生弟，以年侄而兼半子，情尤亲密；在老伯母，择婿相依，则他乡即若故乡，不致有仳离之感。况今盗贼蜂起，朝难保夕，万一此地又动干股，那时舍弟自顾不暇，或与老伯母中路抛撇，使令爱小姐，出头露脸，或致失身匪类，则悔之晚矣。故为老伯母计，莫若许了婚事为上。」贾夫人道：「贤侄乃金玉之言，老身岂不知之。但俟拙夫作主，不敢擅许。」子期道：「正为老年伯先生日久无信，不若将小姐许了舍弟，待舍弟再同一个老仆，星驰前去探求下落，以婿寻翁，自然不避斧钺。倘即寻见了老年伯回来，择吉完姻，有何不美。况在乱离时节，拘不得平常礼数。须要反经行权，见机而动。此非小侄为着舍弟作说客，望乞老伯母三思可也。」贾夫人道：「郎君之言，句句切实，使老身闻之，如醉方醒。但小女迟至十八岁，而尚未受茶者，岂真无一宦室年家求联秦晋，皆由其中别有一事，所以难许耳。」子期道：「愿闻其故。」贾夫人道：「只因小女甫十岁时，有一玉工，将着一只玉燕钗来。小女见而喜爱，遂以重价得之。后有一个相士，见了燕钗，不胜惊异道：『此钗的系古物，但彼时原有一对，虽或分离，不久自当成偶。今小姐既获此钗，则异日有来求婚者，亦必以燕钗为聘，否则不是姻缘，不可轻许。』言讫，那相士忽然不见。所以愚夫妇信以为真，凭着多少年家故旧，求取庚帖，因无玉燕钗，故一概执意不允。今贤侄为着老身之计，言甚谆切，老身敢不听从。但问令弟果有玉燕，则亲事便可立时允妥了。」子期遂站起身道：「既有此说，小侄不敢强劝，容俟询于舍弟。倘有玉钗，再来回报。」遂即辞了贾夫人，出到西轩。那东方生等候已久，欣然迎进道：「谈了多时，想老夫人有些允意么？」子期道：「被我委曲言之，贾伯母已为首肯。但所要聘物，只怕吾弟未必能备。」东方生怔道：「要甚聘物？若是家下没有，容当多方措办。」子期皱着眉头道：「太难太难。若论此物，不减蓝桥玉杵，只恐吾弟未能得以裴航耳。」急得东方生火性直冲，连声道：「难与不难，不知要甚物件？乞即向弟言之，为何只管藏头露尾。」东方子期遂将贾夫人所言玉燕钗一事，备细说了一遍。东方生听罢，心下忽然想起，小姐临行那一夜，将着一只玉燕钗，与我说道：「他日相逢，以此为证。」想必小姐晓得这个缘故，所以付我为聘。遂笑道：「我只道要甚珍宝，难以谋求。若说玉燕钗，小弟久已谋之在篋。吾兄看得太难，岂不可笑。」子期道：「贤弟虽有玉钗，只怕与那边

的未必相符。且将出来与我拿去，倘若果是一对，则在今日便可以决定了。」东方生遂将玉燕钗取出，付与子期。子期捧玩多时，啧啧赞赏道：「此钗玉色晶莹，雕琢异巧，信是数百年之物。看来这段姻缘，必能成就。」当下子期将了玉钗，再去请见贾夫人，就递与侍鬟，转奉夫人一看，不觉失惊道：「此钗果与小女的一般无二，谁想姻缘果在此处。」忙唤秋影，着向琼芳取出那一只玉燕钗来。相并一看，果是天生一对。贾夫人笑道：「信是天缘，无容勉强。贤侄请回，待老身将此玉钗，与小女看后，即来回复。」子期道：「老伯母金口一诺，决无改易。待小侄先去回报舍弟便了。」子期去后，贾夫人随即进房，对琼芳道：「谁想东方公子果然获有燕钗，此乃天缘注定，应为夫妇。只是你的爹爹，自从贾秀寻访去后，杳无信息。我做娘的只得权自应允，但不知你的心下如何？」琼芳道：「全凭母亲作主，何必问着孩儿。」贾夫人遂即遣仆，回报子期，着令即日择吉行聘。及到了行聘那一日，贾夫人设酒款待。洒过数巡，贾夫人惨然下泪道：「老身命蹇，适逢乱世，抛离乡井，远寓繁昌，此真大不幸也。感承郎君留居贵宅，得蒙照扶，不致徘徊歧路，风鹤惊心，此则不幸中之大幸也。诩意子期贤侄，肯执斧柯，玉燕相逢，遂谐秦晋，以贤婿之才，前程万里，使小女终身有托，此则出于意料之所不及，又不幸中之至幸也。但尔岳翁，存亡未卜，自贾秀去后，经今数月，杳无回报。眼见得凶多吉少，使我寸心如剪，寤寐不安。前承子期作伐之时，亲许聘后当令贤婿同一苍头，亲去缉探。故以男长女大，应即选吉完尔伉俪。惟尔岳翁不归，碍难造次。意欲遣着苍头锤义，即于明日，随了贤婿去走一遭，不识允否？」子期道：「小侄前番亲口相许，岂有不去之理。」东方生道：「岳母请免愁烦，小婿虽则不材，愿当前去，必要根求一个下落，稳与岳父同归。」贾夫人又泣道：「若能如贤婿之口，得以无恙，则老身还可少留残喘。倘有不测，老身即当了你们两人姻事，亦图自尽矣。」言讫，放声大哭。琼芳在内听见，不觉哭仆于地。东方生与子期，亦为之凄感，当即告退。至夜，收拾行李。到了次晓，托着子期在家照管，辞了贾夫人，与老苍头锤义，起身向着陈留县去。

行了数日，将及河南地界。时已傍晚，投入客店。只见贾秀背了包裹，亦投进店来。东方生急忙叫道：「贾秀，你回来了么？」贾秀抬头，见是东方生，失惊道：「公子为何来到这里？」东方生道：「只为你去久不回，老夫人放心不下，特着我与锤管家再家寻问。你可探得老爷的消耗么？」贾秀道：「小人自在石沙村庄上，辞了夫人公子，连夜赶至陈留，打听了数日，俱说道：『本县共有十七个乡绅，俱被闯贼掳到东昌府地方，只剩两个，其余尽已被害。』小人当即奔向东昌，怎奈一路土寇窃发。虽则身畔没有东西，惟恐劫去落草。为此沿途延迟，将及半月，始到东昌府内。正欲根寻，被着一个贼头目拿去

喂马，一直随到陕西界上，方得脱逃。及至东昌，细细的访问时，并无此事。只得再回陈留，天幸遇见一个旧邻陈子佳，说道：『你家老爷，同着几个乡宦，俱被李闯麾下伪都统刘仁捉去，监禁在怀庆府姜宦的宅内。』小人闻了这个消息，随即赶至怀庆，问到姜宦门首打听时，老爷果然在内，但有贼众防守甚紧，不能进去。为此急急的赶回，要与夫人商议。今幸公子到来，必有高见。」东方生道：「你家老爷若还生在，待我与锤管家至彼，寻个计策相救。你已一路辛苦，不必同去，且到我家下，报与老夫人知道，免他挂念。」贾秀欣然依允，到了次日五鼓，自向繁昌而去。东方生只带了锤义，前往怀床。

不知救得贾公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老苍头杀身救主翁

诗曰：

仆事主兮臣事君，谁能重义轻其身。

请看长须能救主，愧杀区区负义人。

却说东方生与锤义，出了店门，在路昼夜驱驰。不一日，到了怀庆府内，投一客寓住下，遂问至姜宦门首。只见许多贼将，在门把守，插列器械，威风凛凛，怎敢向前打话。东方生寻思，无计进路，只得同了锤义，回至寓中，与店主人商议道：「请问，那把守姜宦宅子的将官，不知姓甚名谁？与贵府朋友，可有个相熟的么？」店主人道：「那个将官姓吴名忠，只与敝府一个好管闲事的袁恕斋最相契厚。吾兄若有什么尊事，只与恕斋商量，无不立妥。那恕斋，就住在寒前十字街东首巷口，朝南黑竹双扇门里便是。」东方生登时即写了一个名柬，前去拜望。恰好袁恕斋闲坐在家，出来见毕，分着宾主坐下。东方生道：「久慕老亲翁盛名，小弟无事也不敢轻造。闻得游府吴公，与老亲翁相厚。特有一事仰求鼎力，倘蒙钧庇，容图厚报。」袁恕斋道：「弟与吴游府，偶尔识熟，不知足下有何见谕？倘可有效力之处，敢不遵命。」东方生遂将前事，细细的述了一遍。袁恕斋道：「别项事情，尽可效力。若如所谕云云，只恐子牙再出，亦无计可施矣。」东方生便唤过锤义，于腰下解出所带之物，双手奉与袁恕斋，即跪在地上，再四哀求道：「带得白金百两，愿献为寿。久慕足下，侠烈丈夫，最能救人之危，济人之急。所以竭诚拜恳。若非足下，则妻父之命必休矣。」言讫，放声大哭。袁恕斋急忙扶起道：「深愧未有寸

功，安敢叨领盛惠。但恐坚却，足下反不放心。权为收下，以图奉璧。「东方生又细求解救之计，袁恕斋道：「并非小弟作难，只因令岳招了刘都统之恨，所以难为解救。前者贵县城破之日，缙绅先生被获而拘留者，一十余人。以后带至敝府，每人索银三千两。若照数馈送，立刻放还。不料令岳先生同了几位不识时务的，既不馈银，又将刘都统毒骂了几次。彼时即欲加害，缘值督攻卫辉，以此羁禁姜宅。若欲解救，实非易事。且待小弟，即在今夕设下酒筵，请那吴公，于饮酒中间，微露其意。倘有一线之路，即当报命。」东方生又谆谆嘱恳而别。回至寓所，吃过夜膳，与锤义两个闷闷不悦，挑灯而坐。将及更余，忽听得叩门甚紧。锤义连忙起身，开门一看，只见袁恕斋带着两个仆者，提了灯笼，特来回报。东方生慌忙整衣，迎进内房坐定。袁恕斋道：「适间备酒请着吴公，到舍谈起前事。据云，都统不日回来，就要绑出梟首。若教放走了贾公，谁去代斩。弟又再四求之，那吴公说道：『要小弟做情不难，只要一人，于夜深时进去，穿戴了贾公的衣帽，认做贾公，临刑代了一死。若得幸免，也是他的造化。如此，就是小弟在仁兄面上万分用情的了。』为此，连夜特来相报，望乞速为裁酌。只怕没人替代奈何。」东方生沉吟不语，锤义在旁，咬牙切齿，向着东方生道：「我闻古语说得好，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念小人向受老爷抬举洪恩，无可补报。今老爷被禁临危，正小人应死之日。愿即进去代替，誓不皱眉。」袁恕斋肃然起敬道：「壮哉壮哉，好一个忠义的管家。若得如此，你家老爷就有生路了。」东方生泣下道：「锤管家，你若果系真心，肯代主人一命，我就拜你两拜。」言讫，连忙拜倒在地。锤义双手扶住道：「不要折杀了小人，但有老妻弱子在家，万望公子垂怜看顾，则小人就瞑目于地下了。」又对袁恕斋道：「感承高谊，救我家主。但恐迟则有变，乘此夜深，情愿随了就去。」袁恕斋道：「难得你义气激烈，视死如归。真千古所少，不免就在今夜，换你家主出来。」又叮嘱东方生道：「足下好把行李收拾停当，待你令岳一到，便好起身。」言毕，遂带了锤义，急急的出门而去。东方生欷歔相送，锤义临行，亦回顾挥泪而别。

俄而漏下五鼓，只听得门上连叩三响，急忙开视，只见蓬头垢面，穿了锤义的衣服，随着袁恕斋来到。当下二人相见，不觉抱头大哭。袁恕斋慌忙劝住道：「你们翁婿，休为无益之悲。我已备下牲口，可即起身前去，昼夜趲行，不得有误。我亦为尔，惟恐事泄被祸，挈家远徙。直候锤义有了下落，方敢出头。」东方生与贾公，向着袁恕斋拜了几拜，辞谢了店家，便跨上牲口，如飞的赶出城外。一路不敢耽延，直待离了河南界上，方得放心。又行了数日，始抵繁昌。东方生先到家内，报知贾夫人。取出一套衣服，把与贾公换了，迎接进门。当下夫人、小姐接进在内，抱着头痛哭了一场。贾公便将闯贼攻

破县城、被擒前去许多苦楚，备细说了一遍。因问道：「夫人自到此地，前前后后的事，已在路上，闻于东方婿矣。但不知夫人主意何见，就把孩儿许了晓生？」贾夫人先将遣着贾秀探候，日久无信，再把东方子期相劝之言，亦细细的述了一番。贾公道：「深感夫人主张，若非东方婿亲至怀庆，寻着袁恕斋，则我已为他乡之鬼矣。但可惜了锤奴，使我时刻系怀，能无痛悼。」贾夫人亦伤感不已。过了两日，贾公备酒作谢东方生，并邀东方子期。正在酣饮间，忽听得外面呜呜咽咽，一片哭声。贾公惊问其故，原来是锤义的浑家，当日不见丈夫跟着家主回来，心下已是暗暗猜疑。这一日不知那一个漏了消息，所以母子两个，号啕大哭。贾公当即唤至筵前，惨然下泪道：「尔夫忠肝义胆，情愿替代，不是我忍心害理，屈他性命。他若被害，我当遍请高僧，诵经超荐。万一天若见怜，或得生还，我当侍之如兄弟。你母子两个，且免悲戚。」东方生又苦苦的劝慰了一番。当夜宾主怏怏，竟不欢而罢。东方生回至西轩，因值皓月当空，不忍就睡，独自一个坐至更余。忽于东北角上，吹起一阵香风，风过处，忽地闪出一个美人来。年约二□□岁，身披霞帔，手执纨扇，轻移莲步，走近栏杆。对了东方生，深深的道了一个万福，莞然笑道：「郎君别来无恙？」东方生又惊又喜，迟迟答道：「不知小生与姐姐，曾在何处会过？」那美人道：「原来贵人最易忘事，怎不记得去春，郎君寓在贾宦园内，妾同侍婢夜夜伴郎，新诗唱和，岂即相忘耶。」东方生道：「彼时相会者，乃是小姐琼芳，何为冒认？」美人微微笑道：「实不相瞒，妾乃牡丹花之神也。若不得男子真元，则难以飞升远举。幸遇郎君，聪明秀质，驻驾园中。妾遂变作琼芳，夜深相就，幸沾雨露。欲报无由，故特徧处搜寻那玉燕钗一只，使郎今日得谐姻好，则妾足以报郎之德矣。然不说明，惟恐合卺之后，夫妇猜疑。故乘此良夜，与郎一会。今而后，郎若再要会妾，只在年年三月尽头，牡丹盛吐之际，月皎无风，将着玉如意轻轻的叩花三下，则妾至矣。」东方生道：「姐姐乃是牡丹花神，既获闻命矣。敢问那素馨、秋影是何变冒？」花神道：「素馨乃是玉簪花，秋影乃是梧桐树。彼一花一木，亦系岁久成精，与妾为伴，故特倩伊说合，使郎无疑。」说罢又长吟一律，以赠生道：

休嫌幻质托花神，人世虚浮孰是真。
非子岂能成配合，因予方得缔朱陈。
三更鹤舞青城月，万里风高绛阙春。
从此相思不相见，期君麟阁建奇勋。
东方生亦口占一律，以赠花神道：
娇姿艳魄自翩翩，几度相逢洵有缘。
始识凡葩难表异，须知国色易成僊。

沉香亭北春风里，金谷园中夜月前。

从此思君浑不了，欲图后会是何年。东方生吟讫，欣然笑道：「月白风清，即承僊乡赐顾，不知西楼之梦，可能再续乎？」花神怅然道：「郎今新婚燕尔，其乐孔嘉。妾乃草木幻姿，安敢再共衾枕。况尘缘已断，保无天曹见罚。」遂拂袖而起，朗吟一绝道：

愧杀当时数会君，夜深偷解石榴裙。

只今已入清虚界，休想阳台旧雨云。

俄见微云蔽月，一阵清风飘动，花神即乘着清风，冉冉而去。东方生怅望久之，才归卧内。

又过月余，贾公与夫人商议道：「目今流寇纷纷，中原瓦解，料想未能回去。莫若选卜吉期，与女孩儿完了姻事，然后再为之计。夫人意下何如？」贾夫人道：「相公之言，正与妾身相合。当此离乱之时，那里拘得许多礼数。不妨草草完姻，亦免却尔我心上挂念。」贾公遂遣人邀请东方子期，以实告之。子期登即转达于东方生，东方生大喜。即日选了吉期，行过聘礼。及合卺之夕，男贪女爱，其夫妇相得之情，不待表矣。

一日东方生谈起花神一事，琼芳变色道：「何物妖魔，冒我名字，污我节操，殊为可恨，说他何用。」东方生道：「若非遇着花神，把那玉燕钗与我，安能与卿今日得做夫妇。则其大恩，自当求佩勿忘耳。」琼芳笑道：「怪道你这样一个酸措大，那里得这宝物作聘。原来出自花神所赠，便可以将功折罪了。」自此夫妻二人，愈加恩爱。每日无事，惟以诗词赓和。佳句颇多，不能备载。

再说贾公、夫人，自与琼芳完姻之后，就将家事托与东方生料理，吃了现成茶饭。惟一心想念那锺义，不知生死下落，打发贾秀前去探听。正欲起身，忽值一人，投刺晋谒，原来就是袁恕斋，当下贾公与东方生慌忙迎进。揖毕，贾公殷殷致谢救命之恩，彼此又细细问了起居。袁恕斋道：「那日别后，小弟深恐贵价与老先生面颜不同，或致事泄被祸，遂即远徙乡间。岂料尊价真是一个侠烈丈夫，轻生重义。到得次日，即将佩刀自刎，并把面皮剝破。揣度其意，惟恐同禁之人看见，事若泄露，累及典守，所以急于自尽。以后，不及数日，那刘都督回来，即取所禁诸公，典刑西市。较之尊价从容自决，得全首领，竟有宵壤之隔矣。小弟一闻此信，即日出城，捐金遍贿守门校役，领出尸骸，买棺盛敛，今特带至贵邑。一则敬重尊价义勇之气，当世所无。一则报复老先生翁婿，以免挂念。但不能出奇相救，以致尽命，罪切罪切。」贾公听毕，又再三谢道：「足下仗义任侠，如此肝胆，虽古之黄衫客、古押衙，不过是也。深愧老夫无以为报。」当夜即整酒筵，水陆毕具。请着东方子期相陪，宾

主尽劝，直至子夜而散。一连留住三日，袁恕斋坚执要行，遂赠以百金礼物，一直送十里之外。望着恕斋去远，贾公方与东方生回转，就将尸棺择地安厝。遍请高僧，启建三昼夜水陆道场。及经事毕后，贾(原书下缺)

第十六回

僧室藏尼偶谐云雨梦

诗曰：

向道僧扉闭得坚，焚修自合习参禅。

谁知夜静月明处，也有佳人同枕眠。

说话天下最讨便宜的，莫如和尚。那些俗家，男耕女织，终岁勤劳，常有个冻馁之时。惟独和尚，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偏自穿得暖，吃得饱，扞腹逍遥，无忧无虑。俗家要住一间房子，好不艰难，按季清还房租，好不烦苦。惟那和尚，住了名山胜境，高堂曲室，镇日清清净净，自由自在。据着这般看起来，凡做和尚的，受了施主的斋粮，享了自在的清福，务要参师访道，苦行焚修。一则报答檀那，一则自成正果。岂料，偏有那一等劣恶不肖之流，坏乱清规，不遵戒律。日常酗酒啖肉，见了一个妇女，就如苍蝇见了血的一般，千思万想，必要弄他到手。岂知，万恶之首，莫重奸淫。就是那施主的东西，也不是容易消受的。古语说得好：

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

若还不好劫，披毛带角还。

更好笑，有那一种庸蠢之徒，信重佛法，见了一个和尚，不管好歹，看待就如活佛，听凭妻女到那寺院听经，或去烧香点烛，或做鞋袜布施，往往弄出事来，被人笑话。所以正气的人家，不许三姑六婆上门，不容妻女到寺烧香。则奸局无由可入，门风不致破坏。只今一件新奇的事，也为着斋僧上起的，待细细的叙演出来，以为佞僧的下一砭针。

且说松江府娄县，城外有一静室，唤做古柏庵。庵中只有三个长老，那当家的法名证空，号叫蕉月，原是广东人氏，自幼出家，随师访道，年才二十五岁，性格聪明，熟习经典，更兼谈锋最捷，每讲论禅家妙谛，娓娓不休，真能使顽石点头，天花乱坠。所以，云游至松，无论僧俗，莫不敬礼，以为有行真僧。后因士绅公启，请为古柏庵住持。未几二载，起建禅堂佛阁，焕然一新。不待募化，钱粮毕集。远近闻之，愈加敬奉。只是天生一件毛病，见了一个妇女，便即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单为有了这件病根，遂将那经典做了口诵的虚

文，讲论做了哄人的套语。但见一个施主到来，他便满面春风，一团和气，就如《西厢记》内的法聪一般。因此人人喜爱，都来施助。也有点烛挂幡的，也有求取法名的。日逐纷纷，竟将一个清净的静室，做了热闹的道场。然在左近的护法，虽与证空相好甚多，单有一个黄在兹尤为莫逆。那在兹，原是府学朋友，也在世法上行走，故与证空话得投机。日常闲暇，不拘早晚，时到庵中随喜。话休絮繁。

且说古柏庵西首三里之外，有一尼庵。那当家的尼姑唤做朗照，年可二十余岁，姿容秀丽，谈吐如流。所以宦家富室，无不走动。因值证空在古柏庵做了住持，郎照听得沸沸扬扬，远近传播，也即披了袈裟，到庵参礼。证空一见了朗照的姿色，拴不住心猿意马。朗照见了这样一个标致和尚，越做出妖娆模样。证空手执如意，指着朗照道：「出家一般，男女各别，何劳莲驾至此？」朗照道：「大师你说错了。既知一样修行，又何必分着男女。况千圣相传，只有一法，岂女不可得之于男，男不可授之于女耶。」证空听说，明知语中有因，遂慌忙留着朗照吃了斋，直盘桓至暮而去。自此，朗照哄引那内眷，到庵烧香。往来既密，彼此眉来眼去，弄得一团火热，遂乘着无人之际，留进内房，竟做了比目之鱼，并头之莲。有诗为证：

尼不尼兮僧不僧，僧尼一样爱风情。

移柴近火应烧着，枉了檀那供奉心。

一日，庵中长老，俱到施主人家，做那三昼夜功德，单有证空并一道人在庵，便去约会了朗照。那一夜，恰值七月既望，皓月当空，明亮如昼。到了更深时分，朗照悄悄的将那房门锁闭，乘着月色，趑到古柏庵来。轻轻的剥啄数声，证空已是望得眼穿，慌忙启扉，接进内室。取出酒肴，饮了一会，就把朗照搂抱上床，那一番云情雨意，自然十分欢畅。正所谓：

为尼为释难分辨，两个光头共一床。

自此朗照潜住庵中，日则锁闭在房，夜则同衾共枕。一连三夜无话，到了第四日早起，证空为要登厕，穿上裤子，就急忙忙走了出来，竟忘记了锁门。也是合当有事，恰值黄在兹要讨烟吃，独自一个闯进房内。看见纱帐中光着头向里床睡着，黄在兹认道是证空，便把帐子揭开，向那雪白的屁股上打一掌道：「日高三丈，还是这般好睡么。」朗照又认是证空取笑，笑嘻嘻的掇转头来道：「你若不要撒尿，这些时也还睡哩。」黄在兹仔细一看，不是和尚，却是一个尼姑。朗照看见是黄在兹，羞得满面通红，忙把被单遮盖。谁想那毛松松的话儿，已被黄在兹瞧得明白。当下黄在兹惟恐惹祸，慌忙趋出外厢时，证空在坑厕上，猛然醒起，扯了裤腰就走，与黄在兹恰在廊下遇着。急忙问道：「你可曾到我房里去么？」黄在兹道：「我只在厨房里寻你讨烟吃，你却从那里

来？」证空也不答应，如飞的走进房内。只见朗照双脸涨红，再三埋怨道：「你去怎地这样不小心，竟把房门开着，放那黄秀才闯了进来。今若被他晓扬开去，教我怎样做人。」证空跌脚懊悔道：「刚刚来迟得一步，若在房内遇见，我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如今放虎归山，必要遭他诈害，却怎么处？」朗照道：「我向闻此人不波生浪，最是一个不长进、惯会诈人的主顾，不是轻易惹得他的。今既被他识破，只索将些东西送去，买他个不开口便了。」证空点头道：「你的主意不差，只是事不宜迟，须要速去为妙。」便向匣内取出纹银十两，悄然走到黄在兹家里，双膝跪下道：「望念平日相与之情，包容则个。」黄在兹假做不知，连忙扶起道：「禅兄为着什么缘故，却做这般模样？」证空道：「小僧心事，已落在黄相公眼里。今特具白金十两，聊充一茶之敬。万望曲全，生死佩德。」黄在兹见了雪白的十两文银，笑道：「若是一个不相知的，适才弟即叫破。只因禅兄面上，曲为含忍。乃以厚仪见赐，反觉客气了。」证空道：「些须之物，聊表寸心，必乞笑留，小僧方敢放胆。」黄在兹道：「论起相与至交，断难领此厚恩。若以禅兄名誉素着，那人儿亦在宦室行走。若要两全，怎值得这点东西么？」证空道：「这个意思，实为轻褻。但因一时不能措备，容俟另日补敬。」黄在兹道：「吾料禅兄三年蓄积，不下千金。小弟也不敢奢望，只把一百两与我，便即放过，只当没有此事。」证空听说，虽则怒从心上起，又不敢挺撞，只得屈膝哀求。黄在兹微微笑道：「禅兄是个聪明伶俐人，怎不见机。若再要多，小弟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了。若要短少，就是九十九两九钱，也不肯罢休。况小弟只当要了施主的，原不是禅兄的己财，何消如此悭吝。」证空知事不谐，暂为脱身之计，坚求宽限三日，定当如数奉纳。黄在兹道：「既属至交，要迟三日何难。但或爽信，弟将所赐之物，首于当事者。只怕禅兄更有些大不便了。」证空连声唯唯而别。回到庵中，朗照慌忙问道：「其事若何？」证空低头垂泪道：「一时失着，竟遭虎狼之手。尔我缘分，大都毕于今夕矣。」朗照道：「谅他只要银子，有何难解之事。」证空长吁了一声，也不答应，便将衣被物件，忙碌碌的收拾做了一包。朗照诘问其故，证空道：「我想此人，设心不善，就使今日买嘱了他，日后必要常受其累。为今之计，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我与你今晚一叙之后，送你回庵，即刻便要飘然远去了。」朗照听毕，止不住眼眶流泪，不能割舍。闲话休提。

且说当夜，两个上床，免不得又恣意绸缪了一番。将及五鼓，证空悄悄的起来，催着朗照起身，背了衣包，打从后门走出。送到半路，向着朗照道声保重，洒泪而别。遂从间道，抄到西关，急望嘉兴而去。

再表庵中两个长老，那一日等到日宴，不见当家的起身，只得推门进去一看，只有家伙什物，其余被帐衣单，一些也不见了。两个长老互相惊疑道：「

细看这个光景，必定是逃走去了。但风不吹，草不动，为着什么缘故，半夜逃脱？」正在猜疑未决，那消息已传入黄在兹的耳内。黄在兹专望到了第三日，要这一百两银子。谁想过得一夜，就逃走去了。当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急急的走至庵中，吓那两个长老道：「你们这些贼秃，怎把尼姑朗照藏匿在庵，昨早我亲眼撞见，证空与他睡在床上。已经呈明捕衙，差人提究，谁想你等俱是通奸的，所以令他逃避。少顷差人来时，你只要还我证空去听审。」两个长老再四辩诉，黄在兹那里肯信，只得把那磬钹并证空房里的几件朱漆家伙，都送与黄在兹，方才罢休。黄在兹又把朗照诈了一注东西，俱不消细表。

单说证空，那一日一直逃至秀州，投入楞严寺禅堂。幸遇几个相识的道友，交口赞誉，那住持僧欣然留住，倒也安稳。只是一心思念朗照，又仇恨那黄在兹，将欲再到松江，为报复之计。谁想，那一年正值宗师按临嘉兴，黄在兹同了亲戚家的几个子弟，来到嘉兴冒考，寓在楞严寺梧桐房内。一日，寓中无事，黄在兹信步踱至楞严寺禅堂，刚欲跨进山门，与证空劈头遇着。一个诈心不遂，还恨那一百两不曾到手。一个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又道是不秃不毒，当下证空一见了黄在兹，就冲胸一拳。黄在兹亦趁势扭了证空，两个揪住厮打。早惊动了合方丈的和尚，都来劝解。证空诉称，他是光棍秀才，白白的诈了我十两银子，今日必要还我。黄在兹喊道：「偷师姑的贼秃，我正要寻他，谁想逃在这里。」众和尚细听根由，明知两个俱不是正气的人。毕竟和尚只为和尚，众手帮助，把黄在兹多打了几下。黄在兹虽有同行的伴侣，俱是斯文朋友，被证空一推就倒，谁肯向前。幸值众人力劝，黄在兹方得脱身，已是眼青额破，衣服扯得就像蓑衣相似。回到寓所，十分恼恨。思欲出揭，央求入学朋友，具词公举。又因嘉兴要打冒籍，不敢出头。当晚禅堂内众僧，也因厮闹一番，惟恐惹祸，打发证空起身。证空暗想：「嘉兴寺院，决不容留。每闻湖州府名刹最多，山水秀丽，不若且到彼处，暂时寄迹。」主意已定，登时附舟，直至吴兴，投在眠佛寺内。每日沿街化斋，一住月余无话。忽一日，打从察院前东首经过，只见一家门首，站着一个人。证空立住了脚，仔细一看，那妇人生得如何？但见：

瓜子脸儿，梨花淡白；弓样眉儿，柳叶新青。自然幽雅，身穿着半旧的黑罗衫子；略加妆饰，鬓簪着鲜红的几朵海棠。论年纪三十左右，脚金莲五寸余长。貌非倾国，虽不能使张珙的情牵；态尽妖娆，也可以摄法聪的魂。

证空一见，把一个身体登时酥了半边。那妇也斜眼觑着证空，慢慢的掩了门进去。证空走至东首，略停了一会，随即转身又向那妇人家门前经过。只见门儿静掩，随又转身向东。如此一连经过三次，并不见那妇人再走出来。看看天色已暮，只得回到寺中，心下不住的想道：「怎设得一个法儿，弄那妇人到

手？」翻来覆去，一夜不能合眼。忽然转道：「除非如此如此，方可为进身之计。」遂买下一根梆子，每日到那妇人家左近，把梆子敲响，高声叫道：「贫僧来自岭南，身上不挂一丝，头上不顶寸木，只化众居士们每日施饭一餐。功德无量。」自此，日则往来敲梆，夜则盘膝跌坐在妇人家门首檐下。将及十日，地方上走出几个老者道：「细看这个长老，虽则年纪不多，日夜念佛，倒也是个苦志修行的。我们合成三十家，一家一日，将他轮流供养。只是他打坐在赵诚甫家门首，幸得赵诚甫归在家里，我们同去见他商议，要他做个领袖，便好去合那众邻舍。正所谓不看僧来看佛面，此乃美事，有何不可。」众老者便去见那赵诚甫。

不知如何？且听下回解说。

第十七回

佳人施饭大开方便门

诗曰：

世情反复欲如何？闲是闲非日日多。
架上有书慷展卷，樽中无酒莫高歌。
漫搜往事消愁况，偶述新闻慰病魔。
岂学荒唐恣胸臆，奸淫种种易生波。

话分两头，且说证空所见的妇人，娘家姓陆，丈夫就是赵诚甫。做亲六载，只生一个女儿，年方周岁。那赵诚甫只有二三十两本钱，亏他勤谨，出外贩线为生，一年倒有六个月不在家里。陆氏年才二十八岁，虽则小户人家儿女，倒有五六分姿色。只是生性轻浮，多言多笑。隔着十余家西首邻居，有一丘大，年将四十，未曾娶妻。因窥见陆氏美貌，又探知赵诚甫时常出外，心下怀着不良之意，往往借件没要紧的事头，闯进陆氏家里，坐着闲谈。及语到热闹之处，每带谐谑，陆氏笑谈自如，并不瞋怪。因此丘大认着陆氏有心。一日黄昏时候，丘大悄悄的潜立在门外，将门轻轻一推，犹未拴上。不敢骤然推进，只得伏在门边。里面陆氏，吃完了夜饭，收拾碗盏，方欲烧汤洗脚，忽记起前门未关，慌忙将着灯草，点火出来照着。丘大听见脚步走响，板缝里露出亮光，只得大着胆，推门进去。陆氏惊问道：「夜深了，丘家伯伯你来做甚么？」丘大推说道：「讨火吃烟。」陆氏道：「要点火，外面没有灯草？伯伯可立在街上，等我就把手内的火与你。」丘大等得陆氏递火过来，便趁势伸手过

去，将那奶边一摸。陆氏用力推开，急急的关门进去，并不做声。丘大又认着陆氏十分有意。到了次日傍晚，捉空挨身进内，一堆儿蹲伏在柜台里面。候至夜静，陆氏出来关门，便走到背后，拦腰一把抱住。陆氏惊喊道：「你是那一个？」丘大低低应道：「是我。」陆氏听得是丘大的声音，便乱声叫喊，早惊动了两边邻舍，都起身开门出来。丘大知事不谐，急欲走脱，反被陆氏扭住不放。当下众人看见，俱愤愤不平道：「人家一个内眷，好端端坐在家里，你怎么起那不良之意，就要把他强奸。真正没有地方，没有皇法的了。」内中有一张老亲娘，再三苦劝道：「赵家娘娘，我便与你贴壁邻居，那一个不晓得，你是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放得马过的。想是丘大官吃酒醉了，所以冒犯了你，你只索息怒，饶恕了他。万一声张起来，必要到官审问。一则娘娘也要出头露脸，二则外人不知，认道奸情勾当，带累赵官人面上不好意思。老身只要没事，所以苦口相劝。娘娘若肯依允，我叫丘大官磕头赔礼。」众人齐声说道：「张老亲娘劝得极是，丘大虽则不通，念他平日做人也是好的。赵家娘娘把一个天大的人情，卖在我众邻舍面上，待他赔个礼，饶放了他罢。」陆氏也便将机就机，放松了丘大。丘大满面羞惭，只得向着陆氏，磕了两个头，又向众人逐一拜谢，抱头鼠窜而去。

隔得半月，赵诚甫自外县回来。陆氏依着众邻相劝，搁起不提。赵诚甫置完了货，又欲出门。只见邻舍内几个老辈过来，商议证空化斋一事。赵诚甫平素最敬神佛，最肯布施，遂即满口依允道：「若要小侄做个领袖，其实没有工夫。若每月要小侄斋供一日，有何难事。设或小侄不在家里，自当叮嘱寒荆，照众轮供便了。」众老者看见赵诚甫允诺，无不欢喜。当即合齐了三十家，把证空轮流供养。证空每到一家吃饭，低头闭目，口中只念着阿弥陀佛。就有内眷将他张视，他便掇转头，并不偷眼一看。所以众人愈加敬重道：「他是个有来历的真僧。」

话休繁絮，只说证空。每夜打坐在赵家门首，到了五更时分，敲着木鱼高声念佛。及在日间，捉空就溜到陆氏家内，讨茶吃饭。陆氏因道：「他是有德行的长老，亲手递送，并不闪避。」说话的，你说错了。那陆氏独居在家，容一游僧出进，岂无地邻看见，没有说话的么？原来那一街，是个僻静去处。四边邻居，不在衙门，就是肩挑生理，各自门各自户，谁肯管这闲事。所以丘大敢于黑夜用强过奸。自丘大闹了一番之后，就值证空打坐化斋。那证空又是朝暮念佛，假做老实，自然没有人疑心他的了。

闲话休提，且说证空，暗暗察探陆氏，日逐动用，十分淡泊。遂将银买下花纱一疋，趁着左右无人，推门进去，见了陆氏，合掌施礼，嘻嘻的笑道：「小僧有缘云游至此，幸遇娘娘及各位檀越，施斋救度。又日逐在此打搅，无可

报答。适有王居士将着花纱一疋，施与小僧。念小僧是个出家的人，惟穿戒衲，要此花纱何用，特敢奉与娘娘，少答茶汤之费。」言讫，即向袖内取出花纱，双手递奉。那陆氏若是一个有见识的，严声厉色，将那花纱掷还，便可以绝了证空的邪念。谁想陆氏没有主意，竟把那纱儿接了。证空心下暗暗欢喜，想来已有三分光景。过了两日，又去买些茶枣，送与陆氏。陆氏殷殷谢道：「只因拙夫出外，没有什么好素菜供养师父，反要你出家人坏钞，教奴家怎好受得。」再四推辞了一会，便伸那嫩尖尖的玉指，接了进去。证空心下愈加欢喜，想来觉有七分光景。又过两日，只见街上卖布的，背着布包走过。证空叫进到陆氏家里，买取白布二疋。陆氏看见，要赊青布二丈，那卖布的不肯道：「倒是现买，情愿让些。」证空便又将银买了二丈青布，送与陆氏。陆氏笑嘻嘻的接道：「待拙夫回来，即讨银子送还师父。但不知师父买这白布何用？」证空道：「要做一件衬里衣衫。」陆氏道：「若不嫌奴家的手段不好，就替师父做了罢。」证空道：「娘娘若肯剪裁，定当以工金奉谢。」陆氏道：「只是日间没有工夫，且待夜来，与师父做罢。」证空道：「娘娘临做之时，小僧须要当面看裁，方不长短。」陆氏微笑道：「只怕夜间不便。」证空慌忙合掌道：「阿弥陀佛，小僧极是一个志诚的，娘娘何须疑忌。既如此，且到晚间裁剪，快些出去，省得外人看见不雅。」证空暗想，事已挨到十分光景，心下大喜。看看黄昏时候，各家俱已闭户，便即蹩进里边，等候陆氏点出灯火，将那布来量了长短。那陆氏若是一个正气的，就该把证空打发了出来，关上了门，也就没事的了。谁想陆氏看见证空，半纪后生，人物秀丽，又且有些油水，所以心上早已着邪。那证空又单为着陆氏，费尽心机。当夜剪裁完时，已是更深人静，禁不住欲火如焚，向着陆氏，双膝跪下道：「娘娘若肯见怜，万死无憾。」陆氏掇转头，掩口而笑。证空即便胆大，急忙向前搂抱。陆氏用力推开道：「我好意替你裁衣，怎生反来缠我。可见那出家的，不是好人。」证空又再四哀求，紧紧的搂住不放。陆氏假意将手放松，凭着证空抱到榻上，霎时间云雨起来。

但见：

金莲高耸，玉腕斜勾。闭星眸而杨柳轻摇，翻红浪而桃花无主。一个是恋色淫僧，惯会怜香惜玉；一个是空闺少妇，何妨骤雨浓云。光着与缘鬓，偷谐并蒂之莲；施斋兼舍体，总发慈悲之念。正所谓：和尚常闻三件妙，佳人愿费一条心。

有顷事毕，证空蹩出门外，依旧敲着木鱼，高声念佛。自此更静而入，五更而出。往往来来，将及月余。那赵诚甫，已经回来两次，只因做得稳当，并无一人知觉。单有丘大，一心思要勾搭那陆氏到手，谁想好事不成，反受了一

场没趣，心下十分怀恨，无由发泄。忽一日傍晚，偶在陆氏门首经过，只见证空坐在檐下，陆氏掩立门内，露出半个身体，笑嘻嘻的与证空讲话。丘大闪在一边，瞧了好一会，陆氏方才掩门进去。那丘大，若是一个有作用细心的人，只消暗暗察听，寻出破绽，把证空赶了开去，出了陆氏的丑，也便可消那一口气了。谁想丘大登时性发，揪过证空，掀倒在地，两个拳头就像雨点一般的乱打。街上走过的人，并两边邻舍，看见丘大势头凶猛，向前力劝。证空得脱，乱嚷喊冤。丘大亦向众人，备将证空与陆氏嘻笑讲话的缘故，说了一遍。那看的人，有个说着丘大不是：「证空是个有德行的长老。」又有个说道：「游方和尚，见了人家的内眷，探头探脑，油嘴嚼舌，原是个极不长进的，只嫌打得他少了些。」又有劝的道：「只消赶了他去就罢休，何必与他计较。」丘大又把陆氏着实骂了一顿，众人互相劝解，一哄而散。证空打得遍身青紫，戒衣扯碎，木鱼念珠，俱被夺去，坐在阶沿，只管叫痛不绝。到得夜深，陆氏轻轻的开门，放了进去，将酒劝着证空吃道：「师父为着奴家，遭那恶少之气，使我心如刀刺，坐立不安。惟恐尊体被伤，物央隔壁小厮，买下红花煮酒，你可多饮几杯，方能散血。」证空道：「我被那厮打坏，亦不足惜。但虑自此一番之后，不能仍前相会，如之奈何？」陆氏道：「奴家亦如此想念，不惟与你不得欢会如初，只怕我丈夫回来还有说话。」证空道：「小僧即使远去，怎能将你割舍得下。」陆氏道：「奴家也放你不落。」两个唧唧啾啾的，话了一会，不觉泪下如雨。既而陆氏又问道：「你在我家往来，已费了好几两银子，如今身还有些么？」证空道：「自松江带至嘉兴，原有二百余金。今自嘉兴来到这里，约共费了五十二三两之数，所存尚有一百五十余两。」陆氏道：「既有许多银子，尽可过活，但不知你会得营运么？」证空道：「要做生意，其实不能。但习得外科医业，遍识无名肿毒，并一切疗疮发背，俱能救治。据我想来，这一项道路尽可到处去得。」陆氏道：「有了这样本事，何必做个和尚，被人欺侮。」证空道：「小僧来至湖州，初意原要还俗。只因遇见娘娘十分美貌，所以假托化斋，逗遛不去。」陆氏道：「俺家丈夫，生性粗暴，稍拂其意，非骂即打。所以出外去了，倒也自由自在。他若回来，时刻战兢，不能安稳。不料前番丘大，黑夜潜入在家，强要奸我，被我喊骂不从，又被四邻羞辱了一顿，因此挟仇，今日将你出气。只怕那厮还要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那时有口难辩，必遭毒打。幸遇你这冤家，虽则是个长老，性格温存，人物俊雅，你今要去，教我怎生舍得。所怕你身边乏钞，又没有随身技艺，还俗之后，难以过日。今既有了一百五十余金，则数年之用，不消忧虑。又有那外科医术，则随他可以行道。据着奴家，到有一条妙策，你可允否？」证空道：「不知有何主见？」陆氏道：「你到明早，向着二十九家施主，都去辞谢一声，就把满帽

买了一个，扮做俗家，随去雇了船只，我和你半夜下船，逃到他州外府。你行医业，我做针线相帮，尽足快活过日。等我丈夫回来，问起根由，那些邻舍，见你去来明白，决不疑你，自然把丘大强奸事情说起，必致告官追究，使那厮有口难分，顶受罪罚。此计你道好么？」证空拍手大笑道：「妙计妙计。」当夜无话。到了次早，一一依着陆氏而行。随路换船，逃至杭州府城内，贡院前小巷居住。且把按下不提。

却说赵诚甫家的四邻，那一日到了午后，不见陆氏开门。又过一日，寂无响动。众人三三两两，互相猜疑不决，又不敢撬进门去。直到第六日，赵诚甫回来，把前门一推，却是拴上的。远远的抄从后门一看，只见铁锁锁着。赵诚甫大惊，细问左右邻壁，俱说道：「五日之前，夜深时候，微微听得你家尊阃，若与人唧唧啾啾讲话的一般，到得次日，门儿紧闭，就不闻有响动的了。日间并不闻有什么亲眷来往。即向来，尊阃每到亲眷人家去，必对我们说一声的。惟独今番，竟自悄然而去，事有可疑，大官人你须徧行查访才是。」赵诚甫呆了半晌，遂从后门，抽锁进去。一看，什物家伙，件件俱在，惟陆氏的衣服，并几件铜锡器皿，俱不见了。赵诚甫便把后门关上，遍向城里城外和亲戚人家寻问，俱说不知，只得又到各邻家备细访查。内中有个老年的，便把丘大黑夜躲在屋内用强逼奸、以后又与和尚相打、并将陆氏辱骂之事，备细述了一遍道：「我们邻里共闻共见者，惟此一事，其外并不得知。」赵诚甫听毕，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便去央人，写了一张状纸，到归安县里，当堂投递。县官问了情由，登即批准，差役行提。

那一日，丘大闲坐在家，忽见两个公差走进，将出火票看了，吓得面如土色。当即请着公差吃了酒饭，送了些差使钱，也央人写下一张诉状。投文之日，哀哀哭诉。县官当面批准，候审质夺。随即挂牌，午堂厅审。当晚，拘齐了一干饭证，跪在阶下，候那县官审理。

不知何如？下回再说。

第十八回 昭庆埋踪惊遇烧香客

诗曰：

昔为名山僧，今为杏林士。

洋洋西湖水，有美共栖止。

谁料天网疏，竟尔不能漏。

一朝罹严刑，自作应自受。

却说归安县中尊，虽则一清如水，爱民若子，只是执持一见，不可挽回。当晚提齐了赵诚甫、丘大及一干邻证到案，细细的审问时。原告、干证，俱质丘大强奸不遂，怀恨陆氏，以致倏无下落，生死未卜。中尊大怒，便将丘大严刑拷究。丘大连声叫屈，死而复醒，不肯招认。自此复勘三次，难以结案。丘大被禁在狱，倏忽四载，托着一个族弟丘子清，将词具告盐漕察院，蒙批本府提审，才得取保释放。丘大得脱囹圄，胜若重生，但一心恨着陆氏，徧行缉访。又将一载，竟无踪迹。

那一年，正值三月中旬，丘大、丘子清同了几个朋友，前往杭州进香。及到了天竺寺，烧香已毕，再往灵隐、岳庙、断桥等处，游玩了一会。打从昭庆寺前经过，只见那相面算命的，处处簇拥，好不热闹。又见靠东桥侧，挂着一招牌，上面写道：「龙门清隐道人，专治疗疮发背，诸般无名肿毒，效应如神。「丘大分开众人，打一看时，只见摆着许多膏药丸散，那个卖药的，年将三十左右，生得唇红面白，头戴一顶红缨满帽，身穿一件黑绒镶领的蓝布马衣，对着众人说道：「自家生在广东，长游江北。曾遇异人，传授海上奇方，青囊秘诀。所以亲往山中，一年采药，一年修制，合成万应神膏，八宝丸散。每遇奇疮异毒，将发者可以一服而销。已发者，可以刻期立愈。自到西湖，经今六年，只取药资，并不计利。远近驰名，屡试屡验。但在杭城住的，可以朝暮来取。若是四方君子，或因烧香而来，或以贸易而来，有甚疮毒，速来取去，休得当面错过。」言讫，只见那些众人，也有求取癣药的，也有讨那膏药的，纷纷取索，一时应接不暇。丘大仔细把那卖药的一看，甚是面熟。那卖药的，也在众人内，忽然抬眼，见了丘大，便即低了头，再不做声。丘大正看得热闹，被着丘子清及众朋友催促，便由昭庆寺后，转出一口庵下了船。当夜，丘大卧在船内，翻来覆去，只管想那卖药的：为何面熟？忽然醒起，就是那化缘的证空和尚。便与丘子清说知，丘子清道：「我想陆氏那个婆娘，必被证空拐去，累兄受刑坐狱，吃这一场屈官司。谅那和尚，必然还俗，做些生理。吾兄既遇见这个卖药的面貌相似，我们明日同到寺前，再将他细细盘问，便见明白了。」丘大道：「吾弟所见极是。」次日饭后，丘大、丘子清与在船几个朋友，一同再到昭庆寺前一看，那卖药的尚未见到，各向殿上闲坐。看看等至日中，丘大心下焦躁，走到寺前酒米店内，问其来历。那店内说道：「这个走方卖药的，想就住在敝地，只除风雨日日在此卖药，倒也徧处驰名，颇有主顾。但他姓字，却不曾问得。」丘大探了这个消息，便与丘子清商议道：「他既日日来的，为何今日徧不见到？想必看见了我，所以不来。」丘子清道：「若是这

般，那卖药的决是证空无疑的了。只是众人在此，盘缠缺少，难以再等，只索开船回去，慢慢的再为商量。」众人都说道：「子清之言，最有斟酌。我们回家，报与赵诚甫得知，看他怎生计较。」说罢，当即开船。遇着一路风顺，不消两日，回至湖州。丘大弟兄，不肯去见赵诚甫，即托同船朋友，走到赵诚甫家里，备将前项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赵诚甫愕然道：「若据这般说起，我那淫妇，被着贼驴拐去，岂真冤枉了丘大么。但他果系逃在杭州，一水之地，要去根寻，亦有何难。只是丘大，如果冤枉，必须随我同去，方肯信他。」众友道：「丘大哥咬牙切齿，恨着证空，兄若要他去时，他自然随兄同往。」赵诚甫即与丘大约了日期，一同起身，到了杭州，就在布政司前，寻一个相熟的寓所住下。每日，丘大自到西湖，遍处缉访。赵诚甫背了线篓，手内摇响唤娇娘，只在城内大小街巷，假以卖线为由，处处察探。倏忽半年，并无影响。且喜生意茂密，除了日逐饭钱费用之外，尚有一二分利息。所以赵诚甫安心住定，不觉厌烦。一日早起，丘大道：「闻得沙皮巷内，王心宇家的土地笞甚灵，试去卜问一卦，那个贼秃还在杭州，或又另移到别处？几时得见？在那一个方所？倘他断来有些意思，我和你便做一处去寻，撞见之时，也好协力拿他。」赵诚甫点头依允，急忙就向王打笞店内，对着土地，暗暗祷告了一遍。王心宇将笞丢下，却是三个圣笞，便道：「所问何事？」赵诚甫道：「是要寻人的。只在目下，就寻得着么？」王心宇连声应道：「若问寻人，登时就见。」丘大道：「向何方所？应在何时？」王心宇道：「只到东南方，今日午时三刻便得遇见了。」念着卦诗道：

三圣青龙卦，东南最吉祥。

寻人顷刻见，失物有人偿。

赵诚甫连忙辞了卦肆，回到寓中。吃过早饭，便背着线篓，只在东南方街市，穿来穿去。丘大远远的跟在后面。将近午时，来到贡院前，小小的一条巷内经过。只见上首门内，一个妇人露出半截脸儿，连声唤要买线。赵诚甫立住了脚，刚欲跨进门限，那妇人仔细看了一眼，如飞的走了进去，紧紧的关上中门。赵诚甫依稀认得，恰像陆氏面貌，乱声嚷道：「要买线快些出来。」那妇人应道：「不要买了，你去罢。」赵诚甫此时，心不由主，便将双脚踢进门去。那妇人喊叫道：「人家各有内外，你打进来，青天白日，要强奸我么？」赵诚甫听那声音，又打着杭州口气。将欲住脚，谁料门已踢开，只得三脚两步跨进。劈面一看，果然正是陆氏。只因住在杭城六年，所以学得一口杭州乡谈。当下赵诚甫一见，止不住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忙揪了头发，揪在地上，挥拳乱打。此时陆氏，已生下一个儿子，长成五岁。儿啼女喊，早惊动邻舍，登时族拥一街。看见是个卖线的打那陆氏，正不知什么缘故。有好事的便乱

嚷劝道：「有话好好的讲，为何这般毒打，打死了人，却不要连累地方么。」赵诚甫一头打一头喊道：「你不要管闲事，我自打死了人，我自偿命。」那邻舍中，又有个抱不平的，连忙去寻那陆氏的丈夫报信。到得巷口，劈头撞着。那陆氏的丈夫听说，大惊道：「清平世界，怎么有这样事。」便一口气跨到家里。只见丘大站在门前，仔细看那里面打着陆氏的，就是赵诚甫。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就在人队里，抢了那五岁的儿子，向外便走。丘大双手拦住，大喊道：「这个就是走方和尚、拐窃陆氏的奸夫，你们若放走了他去，须要连累高邻。」众人听说，就一把拿住。此时赵诚甫已被众手拆开，放起了陆氏。赵诚甫向着众人，细细的告诉道：「这个妇人，就是小子浑家陆氏。这个奸夫，就是走方和尚，唤做证空。」遂将打坐化斋、自己出外生理、被他拐逃到省始末缘由，备陈一遍。众人听毕，无不痛骂，遂一哄拥到钱塘县前。

知县正在问事，只听得头门外喧哗乱嚷，急叫管班皂隶捉拿闲人。管班皂隶禀道：「外面有桩风化事情，地方人拿住，特来呈报，要求老爷正法。」知县便叫带进。先唤赵诚甫问道：「你把妻子与和尚通奸始末缘由，从实说来。」赵诚甫即从头至尾，细禀一遍。知县就叫证空上去，拍案大怒道：「你这贼驴，既入空门，就该恪遵戒律，为何托名乞食，奸拐人妻。今日到我台下，有何话说。」证空哀禀道：「念犯僧向时也曾登坛说法，苦志焚修。奈缘艾色迷心，一时犯戒，望乞老爷慈悲超救。」知县微微笑道：「好一个艾色迷心，一时犯戒。只怕你西方无路，地狱有门了。我且问你，自□□□□曾奸几个妇女？曾拐几处人妻？一一招来，免受刑法。」证道：「犯僧自皈三摩，即持五戒，遍历名山，不知女色，只在松江与一尼姑朗照相处，未几被人捉破。遂尔避迹苕溪，获逢陆氏，只此是实，并无隐匿。」知县又叫陆氏上去问道：「你与赵诚甫结发多年，一夫一妇，岂无恩义，为何贪淫失节，背夫逃走？」陆氏道：「只因一时没了主意，以致如此。」知县又问道：「那证空怎样设骗，你就从了他？」陆氏道：「化斋打坐，证空虽有诱骗之心，然卖俏从奸，实属小妇人之罪。至于相从远走，则更自有说。小妇人自归赵门，虽则丈夫出外生理，独处在家，从无一点邪路。祸由邻棍丘大，黑夜强奸，仇氏不允，怀恨在心。因见证空与氏说话，就把证空毒打，又当邻众，将氏辱骂。氏恐丈夫回来，必加毒手，因此跟着证空潜逃。皆由丘大所激，望乞青天鉴察。」知县便喝陆氏退下。勒令证空供状。证空伏在阶下，执笔写道：

供得犯僧证空，生于清海，原为诗书之家。幼入空门，欲接曹溪之派。逃儒归佛，贤圣难讥。办道参禅，尘滓已绝。是以春之风而秋之月，坐冷孤窗。晨之鼓而暮之钟，心持半偈。犹谓海隅僻陋，遂携钵笠而遐征。讵知云鹤闲飞，竟向茸城而结宇。男女咸崇，青莲喻法，贤愚乐助，铺地多金。夫何，邻有

尼庵，法名朗照。白云自静，突来合掌于香台；红叶无媒，竟尔敲门于月夜。心猿顿逸，意马难拴。偷谐并蒂之莲，一时犯戒；浪窃巫山之雨，几度迷魂。遂有婪利子衿，生波扎诈，以致扁舟晓渡，避迹苕溪。高敲木鱼，本欲劝人念佛；陡窥粉面，顿忘国典僧规。既绾同心之结，复为执拂之奔。罪实难辞，孽由己作。噬脐靡及，顾影含悲。虽以龙图执法，不徇下情。犹幸秦镜高悬，少濡膏露。网施三面，恩戴二天。一字无虚，所供是实。

知县初时，欲将证空立毙杖下。及览供状，遂有怜悯之意，只拔签打了二十。又问赵诚甫道：「你这陆氏还要么？」赵诚甫连连叩头道：「他已随着证空六载，小人情愿另娶，决不要这淫妇了。」知县点头道：「你虽经纪小民，倒也是个汉子。」遂命皂役，将陆氏去衣，重责二十板，着赵诚甫具领回去，听凭变卖。其证空，依奸拐例，问徒发配赤城驿，摆站三年。所生之男，发与证空收领。

当下，赵诚甫谢了知县，领着陆氏，回到湖州。即有一个后生，贪爱陆氏美貌，央媒讨去，赵诚甫亦即成了一头亲事，自此只在家里做些生意过活，再不敢出到外边去了。只因赵诚甫没有主意，留着个小艾妻房在家，并无一人照管，竟自经旬累月，出外为客，以致做出这样事来，也罪不得陆氏一个。曾有诗为证：（原书下缺）

（全本完）